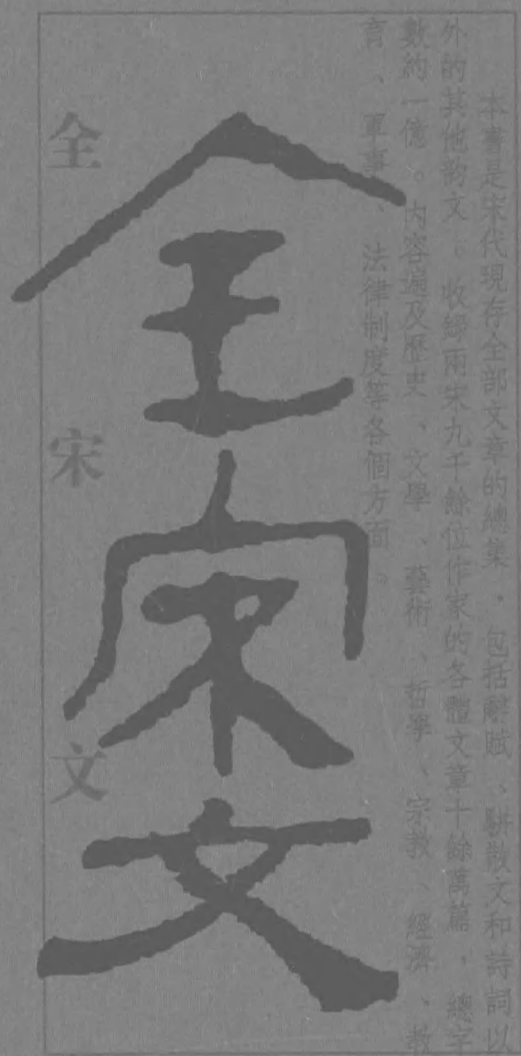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二一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一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六七五

黃次元

朱孝子墓亭記……………一

左守道

乞募人置場買茶奏……………四

馮巽之

乞將見行鞫獄條法刊榜於司理院當直司并縣廳事上奏……………四

王義賓

乞許令歸葬解潛遺骨奏……………五

許直可

輝映樓記……………六

何涇

延慶院圓照法師塔銘……………七

龔 沔

乞隨綱兵士使臣不許過淮奏……………一二

措置催還高郵軍貸米奏……………一二

唐 杲

乞降詔撫諭蜀民奏……………一三

象耳留題……………一四

石倉留題……………一四

邵及之

郢州新創般轉倉置官事奏……………一五

羅 諤

靈顯廟額碑……………一六

羅博文

書議論要語卷後……………一七

祭大慧禪師文……………一七

景 箴

乞蠲絹直虛估之數奏……………一八

陳剛墓誌銘 一九

全宋文卷四六七六

薛良朋

臨安府賑飢奏	二〇
上賑濟事奏	二一
上賑濟乞丐事奏	二一
乞給降度牒二道奏	二二
上賑濟飢民事奏	二三
臨安府與三衙差軍巡人事奏	二三
奉旨措置出銅坑冶事奏	二三
乞擇日進呈仙源積慶圖奏	二五
乞續修真宗仁宗二朝玉牒奏	二五
請審察縣令及川廣奏辟人劄子	二六
上恩科事奏	二六
上土軍弓手事奏	二六

傅自得

言福建路客販鈔鹽之弊奏……………二七

措置官賣鹽未便事項奏……………二八

言仕者妄捕良民充盜事奏……………二九

謝鄉官及士人獻折番樓詩啓……………三〇

海錄碎事後序……………三〇

韋齋集原序……………三二

題夫子泉……………三四

遊金溪記……………三四

吊黃預文……………三六

全宋文卷四六七七

李 浩

乞展限陳乞恩澤奏……………三七

論俗不美者八奏……………三八

通湖南楊提刑楫書……………三八

禮策……………三九

賂虜策	四〇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塔銘	四二
祭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文	四五
朱昌裔	
乞除放四川吏民舊欠鹽酒課息奏	四六
李良	
乞許陪位觀親耕禮奏	四六
朱大廉	
幽棲觀記	四七
崔敦	
賀皇帝行上壽之禮表	四八
白麟	
賀葉都督兼樞密啓	四九
淨慧巖銘	五〇
吳握	
言差充宗正寺點檢文字官奏	五一

伏 深

乞免揀汰四川駐泊東軍并行存恤奏…………… 五二

吳 拱

論襄陽不可棄劄子…………… 五三

乞安泊西北來歸人奏…………… 五四

收復鄧州捷報…………… 五四

全宋文卷四六七八

吳 棣

乞蠲除吏部增置民事之科奏…………… 五五

任 愿

重修隋帝子蜀王廟碑記…………… 五六

虞似平

仙都山留題…………… 五八

姚 憲

乞依祖宗舊法支鹽本錢奏…………… 五九

繳還支賜銀絹文字奏…………… 五九

乞令弓手土軍專一巡捕盜賊不得他役奏	六〇
乞將修蓋馬軍寨錢依例發送步軍司奏	六〇
臨安府城門施用管鑰事宜奏	六一
乞差權官未辟正員并一體批書到罷奏	六一
乞令刑部長貳每月下寺錄囚奏	六二
魯 冲	
論郡邑弊事奏	六三
徐時舉	
乞許出糶常平所積陳米奏	六四
錢師尹	
美報亭記	六五
趙士詡	
乞依例收使轉行奏	六六
趙士銖	
宗室祗應差破錢奏	六七
乞將士豢等四員與行在南班通差行事奏	六七

乞依例免諸處行事奏……………六八

乞存留大方脉一員奏……………六八

乞依官序立班在令德之下奏……………六九

乞依例將士忤第三孫與士謝爲孫奏……………六九

乞許趙寬夫過房與趙彥增爲後奏……………七〇

乞下有司施行藝祖之後襲封事奏……………七〇

史堯俊

賀任守啓……………七一

謝漕使薦舉啓……………七一

魏掞之

定婚 一……………七三

定婚 二……………七三

全宋文卷四六七九

釋咸傑

示曷禪人……………七四

示道禪人……………七五

示光禪人		七六
示覺禪人		七七
示應禪人		七七
示白雲然長老		七九
示哲珉二禪人幹帳		七九
示源監寺		八〇
葛主簿請跋先知府信齋遺偈		八一
示殊禪人		八二
靈隱佛海會中五比丘行丐求法語		八二
示中侍者		八三
答卜運屬		八四
示輝禪人		八五
示臨禪人		八五
示覺禪人		八六
示真隱朱居士		八七
讚布袋和尚		八八

讚開明禪師	八八
讚繡寶公	八八
讚應菴和尚	八九
讚木庵和尚	八九
讚徑山音首座	八九
約齋張直閣畫師頂相請讚	九〇
真際道人請讚	九〇
禪人請讚七首	九〇
佛日常長老請讚	九一
隆報著長老請讚	九二
皇太子妃請就徑山陞座末後說偈	九二
示善應道人	九二
爲南上座下火	九三
爲隆浴主入塔	九三

晁公遯 一

登賦樓賦	……	九五
屈原宅賦	……	九六
神女廟賦	……	九七
暑賦	……	九九
憫孤賦	……	一〇一
朝山堂賦	……	一〇三
眉州到任謝表	……	一〇四
謝太上皇表	……	一〇四
賀太上皇帝立皇太子表	……	一〇五
賀今上皇帝立皇太子表	……	一〇五
賀太上皇帝冊皇太子禮成表	……	一〇六
賀今上皇帝冊皇太子禮成表	……	一〇六
天申節賀表 一	……	一〇七
天申節賀表 二	……	一〇七
提刑司天申節賀表	……	一〇八

常平司天申節賀表 一〇八

會慶節賀表 一 一〇九

會慶節賀表 二 一〇九

會慶節賀表 三 一一〇

提刑司會慶節賀表 一一〇

常平司會慶節賀表 一一一

提刑司大禮進賀表 一一一

常平司大禮進賀表 一一二

謝賜曆日表 一 一一二

謝賜曆日表 二 一一三

全宋文卷四六八一

晁公遡 二

太上皇后牋 一一四

皇后牋 一一四

皇太子牋 一 一一五

皇太子牋 二 一一五

貢麩金狀 一		一一六
貢麩金狀 二		一一六
貢銀絹狀 一		一一六
貢銀絹狀 二		一一七
提刑司進銀絹狀		一一七
常平司進銀絹狀		一一七
眉州到任謝執政啓		一一八
上政府啓		一一八
上楊參政啓		一一九
與楊參政到任啓		一二〇
問候虞參政啓		一二〇
謝吳宣撫啓		一二一
賀宣撫吳郡王啓		一二二
謝監司帥臣啓		一二二
賀樊漕啓		一二三
賀趙總領轉官啓		一二四

賀陳茶馬啓 一二四

賀任運使被召啓 一二五

謝夔路監司啓 一二六

謝成都鈐轄啓 一二六

賀夔路周運使啓 一二七

與瀘州王安撫啓 一二七

與程安撫啓 一二八

全宋文卷四六八二

晁公遡 三

與趙參議啓 一二九

與交代范才叔啓 一三〇

再與范才叔啓 一三〇

答李雅州啓 一三一

答魏普州啓 一三一

答唐昌州啓 一三二

答楊知郡啓 一三二

答伏長寧啓		一三三
答嘉州何倅啓	一	一三三
答嘉州何倅啓	二	一三四
答嘉州何倅啓	三	一三四
答潼川袁倅啓		一三五
答邛州蒲倅啓		一三五
答叙州杜倅啓		一三六
答程倅啓		一三六
與眉州倅到狀啓		一三七
答史靈泉啓		一三七
答黎彭山啓		一三八
答劉銅山啓		一三八
答李眉山啓		一三九
答彭山知縣啓		一三九
答蘇小溪啓		一四〇
答梁山黃教授啓		一四〇

答朱教授啓 一 一四一

答宇文教授啓 一 一四一

答宇文教授啓 二 一四二

答張教授啓 一 一四二

答張教授啓 二 一四三

答張教授啓 三 一四三

答杜判官啓 一四三

答時官啓 一四四

答陳縣丞啓 一 一四四

答陳縣丞啓 二 一四五

答樊縣丞啓 一四五

答馮司法啓 一四六

答家司理啓 一四六

答張監稅啓 一四七

答王縣尉啓 一四七

答王司理啓 一四八

答楊茶幹啓	一四八
答師將仕啓	一四九
答周文學啓	一四九
答杜文學啓	一五〇
答張通直啓	一五〇
答侯縣尉啓	一五一

全宋文卷四六八三

晁公遡 四

答青神簿尉啓	一五二
答師監酒啓	一五二
答梁山劉知録啓	一五三
答金水楊縣尉啓	一五三
答蘇監稅啓	一五四
答眉州鄉官投獻啓	一五四
答官員投獻啓	一五五
答石簽判啓	一五五

答叙州孫監稅啓	一五六
答孫監酒啓	一五六
答朱將仕啓	一五七
答謝承務啓	一五七
答新及第楊宣教啓	一五八
答新及第張宣教啓	一五八
答新及第官員啓	一五九
答文將仕謝解啓	一五九
答趙監稅謝解啓	一六〇
答諸解元啓	一六〇
答史解元運司發解啓	一六一
答楊解元啓	一六一
答楊蒼舒投易啓	一六二
賀虞參政啓	一六二
賀虞樞密改除宣撫使啓	一六三
謝制置啓	一六四

賀制置加寶學啓	一六四
賀張茶馬啓	一六五
謝張茶馬啓	一六六
賀陳茶馬被召啓	一六六
賀張遂寧啓	一六七
賀張潼川啓	一六八
賀樊瀘南啓	一六八
賀利路張提刑啓	一六九
賀利漕王參議啓	一六九
賀查總領啓	一七〇

全宋文卷四六八四

晁公遡 五

賀成都鄭運判啓	一七一
賀潼川馬運使啓	一七二
謝樊運使啓	一七二
答任都統啓	一七三

答前夔路憲李敷文啓	一七三
賀利路王漕啓	一七四
答王興元啓	一七四
答眉州馬舍人啓	一七五
答楊蜀州啓	一七五
答何隆州啓 一	一七六
答何隆州啓 二	一七六
答何邛州啓	一七七
答叙州王鈐轄啓	一七七
答鮮于參議啓	一七八
答吳綿州啓	一七八
答達州程知郡啓	一七九
答宋嘉州啓	一七九
答梁彭州啓	一八〇
答楊榮州啓	一八〇
答劉漢州啓	一八一

答任恭州啓		一八一
答宋知監啓		一八二
答吳永康啓	一.....	一八二
答吳永康啓	二.....	一八三
答吳永康啓	三.....	一八三
答李富順啓		一八四
答劉懷安啓		一八四
答史梁山啓		一八五
答瀘州高倅啓		一八五
答瀘州張倅啓		一八六
答漢州師倅啓		一八六
答漢州趙倅啓		一八七
答眉州樊倅啓	一.....	一八七
答眉州樊倅啓	二.....	一八八
答閤判院啓		一八八
答隆州李簽判啓		一八九

答懷安馮簽判啓	一八九
答榮州呂簽判啓	一九〇
答權綿州李簽判啓	一九〇
答郭運幹啓	一九一

全宋文卷四六八五

晁公遡 六

答宇文提幹啓	一九二
答劉提幹啓	一九二
答趙提幹啓	一九三
答利路楊提幹啓	一九三
答朱總幹啓	一九四
答令狐江津啓	一九四
答劍門何知縣啓	一九五
答宇文知縣啓	一九五
答石照李知縣啓	一九六
答文瀘川啓	一九六

答師中江啓		一九七
答李通江啓		一九七
答何宣教啓		一九八
答石泉軍呂教授啓		一九八
答雒縣楊主簿啓		一九八
答龍安范縣尉啓		一九九
答張監稅啓		一九九
答李監稅啓		二〇〇
答王端復宣教啓		二〇〇
答趙將仕等啓		二〇一
答劉粹中詩啓		二〇一
謝王甲獻詩啓		二〇二
謝投獻啓		二〇二
答蘇解元賀年啓		二〇三
賀葉左相啓		二〇三
賀魏右相啓		二〇四

答眉州秀才啓		二〇四
答師解元啓		二〇五
答王解元啓		二〇五
答蘇解元啓		二〇五
答史解元啓		二〇六
答呂解元啓		二〇六
答令狐解元啓	一	二〇七
答令狐解元啓	二	二〇七
答楊秀才啓		二〇八
答宋解元啓		二〇八
答史解元啓		二〇八
答白解元啓		二〇九
答梁敦義秀才啓		二〇九
答宋秀才啓		二一〇
答楊昌辰謝依竹堂詩啓		二一〇
答彭州李倅啓		二一一

答眉州樊倅啓 二二一

全宋文卷四六八六

晁公遡 七

賀馬總領啓 二二二

答王丹稜啓 二二三

答何彰明啓 二二三

答孫主簿啓 二二四

答侯知録啓 二二四

謝李解元投詩啓 二二四

謝郭解元投詩啓 二二五

答宋教授啓 二二五

回王解元啓 二二六

答杜帳幹啓 二二六

答石泉吕教授啓 二二七

答叙州杜倅啓 二二七

答何合州啓 二二八

答楊提幹啓……………二二八

答王塾江啓……………二一九

謝李志脩投書啓……………二一九

賀韓刑書啓……………二一九

上宰相小柬……………二二〇

上宰相小柬……………二二〇

上宰相小柬……………二二一

上宰相小柬……………二二一

上宰相小柬……………二二二

上執政小柬……………二二二

上執政小柬……………二二三

上執政小柬……………二二三

上執政小柬……………二二三

上執政小柬……………二二四

上執政小柬……………二二四

上虞參政柬……………二二四

上王樞密柬	……	一二五
上楊參政柬 一	……	一二五
上楊參政柬 二	……	一二五
上楊參政柬 三	……	一二六
上楊參政柬 四	……	一二六
上楊參政柬 五	……	一二六
上吳宣撫柬 一	……	一二七
上吳宣撫柬 二	……	一二七
上吳宣撫柬 三	……	一二七
上吳宣撫柬 四	……	一二八
上吳宣撫柬 五	……	一二八
上吳宣撫柬 六	……	一二八
上吳宣撫郡王柬 一	……	一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二	……	一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三	……	一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四	……	一三〇

上吳宣撫郡王柬 五 一二三〇

上吳宣撫郡王柬 六 一二三一

上虞參政柬 一 一二三一

上虞參政柬 二 一二三一

上虞參政柬 三 一二三一

上虞參政柬 四 一二三一

上虞參政柬 五 一二三一

上趙總領柬 一 一二三三

上趙總領柬 二 一二三三

上趙總領柬 三 一二三三

上趙總領柬 四 一二三四

上趙總領柬 五 一二三四

全宋文卷四六八七

晁公遡 八

上查運使柬 一 一二三五

上查運使柬 二 一二三五

上查運使柬	三		一三六
上查運使柬	四		一三六
上查運使柬	五		一三六
上楊安撫柬	一		一三七
上楊安撫柬	二		一三七
上楊安撫柬	三		一三七
上楊安撫柬	四		一三八
上王安撫柬	一		一三八
上王安撫柬	二		一三八
上王安撫柬	三		一三九
上王安撫柬	四		一三九
上王安撫柬	五		一四〇
上王提刑柬	一		一四〇
上王提刑柬	二		一四〇
上王提刑柬	三		一四一
上王提刑柬	四		一四一

上任運使柬 一 二四一

上任運使柬 二 二四二

上任運使柬 三 二四二

上任運使柬 四 二四二

上任運使柬 五 二四三

上汪制置柬 一 二四三

上汪制置柬 二 二四四

上汪制置柬 三 二四四

上汪制置柬 四 二四四

上汪制置柬 五 二四五

與張茶馬柬 一 二四五

與張茶馬柬 二 二四五

與張茶馬柬 三 二四六

與張茶馬柬 四 二四六

上查總領柬 一 二四六

上查總領柬 二 二四七

上查總領柬	三		二四七
上查總領柬	四		二四七
上查總領柬	五		二四八
上張提刑柬	一		二四八
上張提刑柬	二		二四八
上張提刑柬	三		二四九
上張提刑柬	四		二四九
與樊瀘南汝霖柬	一		二四九
與樊瀘南汝霖柬	二		二五〇
與樊瀘南汝霖柬	三		二五〇
與樊瀘南汝霖柬	四		二五〇
與樊瀘南汝霖柬	五		二五一
與宋提刑柬	五		二五一
與宋提刑柬	六		二五一
與張遂州震柬	一		二五二
與張遂州震柬	二		二五二

與張遂州震東	三		二五二
與張遂州震東	四		二五三
與張遂州震東	五		二五三

全宋文卷四六八八

晁公遡 九

與魏普州東	一		二五四
與魏普州東	二		二五四
與魏普州東	三		二五五
與魏普州東	四		二五五
與伏長寧東	一		二五五
與伏長寧東	二		二五六
與伏長寧東	三		二五六
與伏長寧東	四		二五六
與伏長寧東	五		二五七
與伏長寧東	六		二五七
與潼川袁通判東	一		二五七

與潼川袁通判柬	二		二五八
與潼川袁通判柬	三		二五八
與潼川袁通判柬	四		二五八
與潼川袁通判柬	五		二五九
答嘉州趙通判柬	一		二五九
答嘉州趙通判柬	二		二五九
答嘉州趙通判柬	三		二六〇
答叙州杜通判柬	一		二六〇
答叙州杜通判柬	二		二六〇
答叙州杜通判柬	三		二六一
答叙州杜通判柬	四		二六一
答叙州杜通判柬	五		二六一
與隆州李簽判繁柬			二六二
答簡州鄧通判柬	一		二六二
答簡州鄧通判柬	二		二六二
答簡州鄧通判柬	三		二六三

答簡州鄧通判柬 四 二六三

答石簽判柬 一 二六三

答石簽判柬 二 二六四

答石簽判柬 三 二六四

答石簽判柬 四 二六四

答朱宣幹柬 二六五

答楊知縣柬 一 二六五

答楊知縣柬 二 二六五

答楊知縣柬 三 二六六

答楊知縣柬 四 二六六

與張待制震柬 一 二六六

與張待制震柬 二 二六七

與張待制震柬 三 二六七

與張待制震柬 四 二六七

與張待制震柬 五 二六八

與陳茶馬彌作柬 一 二六八

與陳茶馬彌作柬	二		二六八
與陳茶馬彌作柬	三		二六九
與陳茶馬彌作柬	四		二六九
與陳茶馬彌作柬	五		二六九
與宋知郡柬	一		二七〇
與宋知郡柬	二		二七〇
與宋知郡柬	三		二七〇
與宋知郡柬	四		二七一
與宋知郡柬	五		二七一
與黎彭山東	一		二七一
與黎彭山東	二		二七二
與黎彭山東	三		二七二
與黎彭山東	四		二七二
答蘇監稅柬	一		二七三
與蘇監稅柬	二		二七三
與蘇監稅柬	三		二七三

與蘇監稅柬	四		二七四
答李眉山柬	一		二七四
答李眉山柬	二		二七四
答李眉山柬	三		二七五
答李眉山柬	四		二七五

全宋文卷四六八九

晁公遡 一〇

與諸司屬官柬	一		二七六
與諸司屬官柬	二		二七六
與諸司屬官柬	三		二七七
答楊茶幹柬	一		二七七
答楊茶幹柬	二		二七七
答楊茶幹柬	三		二七八
答楊茶幹柬	四		二七八
答郭撫幹柬	一		二七八
答郭撫幹柬	二		二七九

答郭撫幹柬	三		二七九
答宇文教授柬	一		二七九
答宇文教授柬	二		二八〇
答宇文教授柬	三		二八〇
答程簽判柬	一		二八〇
答程簽判柬	二		二八一
答程簽判柬	三		二八一
答程簽判柬	四		二八一
答楊縣尉柬	一		二八二
答楊縣尉柬	二		二八二
答楊縣尉柬	三		二八二
答楊縣尉柬	四		二八三
答史靈泉臯柬	一		二八三
答史靈泉臯柬	二		二八三
答史靈泉臯柬	三		二八四
答史靈泉臯柬	四		二八四

答蘇小溪柬	一		二八四
答蘇小溪柬	二		二八五
答蘇小溪柬	三		二八五
答蘇小溪柬	四		二八五
答宋漢初柬	一		二八六
答宋漢初柬	二		二八六
答宋漢初柬	三		二八六
答宋漢初柬	四		二八七
答謝眉山柬	一		二八七
答謝眉山柬	二		二八七
答謝眉山柬	三		二八八
答謝眉山柬	四		二八八
與吳提幹柬	一		二八八
與吳提幹柬	二		二八九
與吳提幹柬	三		二八九
與吳提幹柬	四		二八九

答楊知縣柬	一		二九〇
答楊知縣柬	二		二九〇
答楊知縣柬	三		二九〇
答楊知縣柬	四		二九一
答張彭山東	一		二九一
答張彭山東	二		二九一
答張彭山東	三		二九二
答陳縣丞柬	一		二九二
答陳縣丞柬	二		二九二
答陳縣丞柬	三		二九三
答黃教授柬	一		二九三
答黃教授柬	二		二九三
答黃教授柬	三		二九四
答黃教授柬	四		二九四
答劉知錄柬	一		二九四
答劉知錄柬	二		二九五

答劉知錄柬 三 二九五

答王丹稜柬 一 二九五

答王丹稜柬 二 二九六

答王丹稜柬 三 二九六

答王丹稜柬 四 二九六

全宋文卷四六九〇

晁公遯 一一

答張監稅柬 一 二九七

答張監稅柬 二 二九七

答張監稅柬 三 二九八

答張監稅柬 四 二九八

答師將仕柬 一 二九八

答師將仕柬 二 二九九

答師將仕柬 三 二九九

答師將仕柬 四 二九九

答楊解元柬 一 三〇〇

答楊解元柬	二		三〇〇
答楊解元柬	三		三〇〇
上漕使小簡	一		三〇一
上漕使小簡	二		三〇一
上漕使小簡	三		三〇一
上漕使小簡	四		三〇二
上漕使小簡	五		三〇二
上王參政劄子	一		三〇三
上王參政劄子	二		三〇三
上王參政劄子	三		三〇三
上虞參政劄子	一		三〇四
上虞參政劄子	二		三〇四
上虞參政劄子	三		三〇五
上虞參政劄子	四		三〇五
上虞參政劄子	五		三〇五
上虞參政劄子	六		三〇六

上虞參政劄子	七		三〇六
上虞樞密劄子	一		三〇七
上虞樞密劄子	二		三〇七
上虞樞密劄子	三		三〇七
上楊參政劄子	一		三〇八
上楊參政劄子	二		三〇八
上張待制劄子	一		三〇八
上張待制劄子	二		三〇九
上張待制劄子	三		三〇九
上張待制劄子	四		三〇九
上張待制劄子	五		三一〇
上張待制劄子	六		三一〇
上張待制劄子	七		三一〇
上張待制劄子	八		三一〇
上張待制劄子	九		三一〇
上張待制劄子	一〇		三一〇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一	……	三一二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二	……	三一三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三	……	三一三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四	……	三一三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五	……	三一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六	……	三一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七	……	三一四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一	……	三一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二	……	三一六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三	……	三一七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四	……	三一七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五	……	三一八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六	……	三一八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七	……	三一九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八	……	三一九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九	……	三二〇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一〇……………三二〇

全宋文卷四六九一

晁公遡 一二

上查總領籥劄子 一……………三二一

上查總領籥劄子 二……………三二一

上查總領籥劄子 三……………三二一

上查總領籥劄子 四……………三二一

上查總領籥劄子 五……………三二一

上樊安撫汝霖劄子 一……………三二三

上樊安撫汝霖劄子 二……………三二三

上樊安撫汝霖劄子 三……………三二三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一……………三二四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二……………三二四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三……………三二四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四……………三二五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五……………三二五

上王安撫劄子	一		三二五
上王安撫劄子	二		三二六
上王安撫劄子	三		三二六
上王安撫劄子	四		三二七
上王安撫劄子	五		三二七
上王安撫劄子	六		三二七
上陳茶馬劄子	一		三二八
上陳茶馬劄子	二		三二八
上陳茶馬劄子	三		三二八
上陳茶馬劄子	四		三二九
上任運使劄子	一		三二九
上任運使劄子	二		三二九
上任運使劄子	三		三三〇
上任運使劄子	四		三三〇
上任運使劄子	五		三三一
上任運使劄子	六		三三一

上任運使劄子	七		三三一
上任運使劄子	八		三三一
上任運使劄子	九		三三一
上范運使劄子	一		三三三
上范運使劄子	二		三三三
上范運使劄子	三		三三三
上范運使劄子	四		三三四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一		三三四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二		三三四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三		三三五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四		三三五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五		三三五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六		三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七		三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八		三三七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九		三三七

上宋提刑劄子	一	……	三三七
上宋提刑劄子	二	……	三三八
上宋提刑劄子	三	……	三三八
上宋提刑劄子	四	……	三三八
上查運使劄子	一	……	三三九
上查運使劄子	二	……	三三九
上查運使劄子	三	……	三四〇
上查運使劄子	四	……	三四〇
上查運使劄子	五	……	三四〇
上查運使劄子	六	……	三四一
上查運使劄子	七	……	三四一
上查運使劄子	八	……	三四二
上查運使劄子	九	……	三四二
上查運使劄子	一〇	……	三四二
上查運使劄子	一一	……	三四三

全宋文卷四六九二

晁公遡 一三

上周運使劄子	一	·····	三四四
上周運使劄子	二	·····	三四四
上周運使劄子	三	·····	三四五
上樊運使劄子	一	·····	三四五
上樊運使劄子	二	·····	三四五
上樊運使劄子	三	·····	三四六
上樊運使劄子	四	·····	三四六
上樊運使劄子	五	·····	三四七
上樊運使劄子	六	·····	三四七
上樊運使劄子	七	·····	三四七
上樊運使劄子	八	·····	三四八
上樊運使劄子	九	·····	三四八
上樊運使劄子	一〇	·····	三四八
上樊運使劄子	一一	·····	三四九
上郭提刑劄子	一	·····	三四九

上郭提刑劄子	二		三五〇
上郭提刑劄子	三		三五〇
上楊運使劄子	一		三五〇
上楊運使劄子	二		三五一
上楊運使劄子	三		三五一
上張提刑松兑劄子			三五一
上羅參議劄子	一		三五二
上羅參議劄子	二		三五二
上吳鈐轄劄子	一		三五二
上吳鈐轄劄子	二		三五三
上吳鈐轄劄子	三		三五三
上吳鈐轄劄子	四		三五三
上范運使劄子	一		三五四
上范運使劄子	二		三五四
與程知郡劄子	一		三五四
與程知郡劄子	二		三五五

與程知郡劄子	三		三五五
與程知郡劄子	四		三五五
與唐知郡劄子	一		三五六
與唐知郡劄子	二		三五六
與唐知郡劄子	三		三五六
與唐知郡劄子	四		三五七
與蘇知郡劄子	一		三五七
與蘇知郡劄子	二		三五七
與蘇知郡劄子	三		三五八
與蘇知郡劄子	四		三五八
與嘉州知郡劄子	一		三五八
與嘉州知郡劄子	二		三五九
與程達州劄子	一		三五九
與程達州劄子	二		三五九
與程達州劄子	三		三六〇
與程達州劄子	四		三六〇

與程達州劄子	五		三六〇
與范知郡劄子	一		三六一
與范知郡劄子	二		三六一
與程邛州劄子	一		三六一
與程邛州劄子	二		三六二
與程邛州劄子	三		三六二
與程邛州劄子	四		三六二
與程邛州劄子	五		三六三
與程邛州劄子	六		三六三
與程邛州劄子	七		三六三
與程邛州劄子	八		三六四
與呂嘉州游問劄子	一		三六四
與呂嘉州游問劄子	二		三六四
與謝知郡劄子	一		三六五
與謝知郡劄子	二		三六五
與章閬州劄子	一		三六五

與章閬州劄子	二	三六六
與程知郡勤劄子	一	三六六
與程知郡勤劄子	二	三六七
與程知郡勤劄子	三	三六七

全宋文卷四六九三

晁公遡 一四

與宋隆州誨劄子	一	三六八
與宋隆州誨劄子	二	三六八
與宋隆州誨劄子	三	三六九
與宋隆州誨劄子	四	三六九
與石通判劄子	一	三七〇
與石通判劄子	二	三七〇
與馮通判劄子	……	三七〇
與宇文簡州師獻劄子	一	三七一
與宇文簡州師獻劄子	二	三七一
與宇文簡州師獻劄子	三	三七一

與嘉州知郡劄子	一	·····	三七二
與嘉州知郡劄子	二	·····	三七二
與叙州知郡劄子	一	·····	三七二
與叙州知郡劄子	二	·····	三七三
與楊榮州劄子	一	·····	三七三
與楊榮州劄子	二	·····	三七三
與楊榮州劄子	三	·····	三七四
與楊榮州劄子	四	·····	三七四
與李雅州劄子	一	·····	三七四
與李雅州劄子	二	·····	三七五
與任知郡劄子	一	·····	三七五
與任知郡劄子	二	·····	三七五
與楊蜀州劄子	一	·····	三七六
與楊蜀州劄子	二	·····	三七六
與何隆州耆仲劄子	一	·····	三七六
與何隆州耆仲劄子	二	·····	三七七

與何隆州耆仲劄子	三	三七七
與趙威州真劄子	· · · · · ·	三七七
與宇文黎州劄子	一	三七八
與宇文黎州劄子	二	三七八
與湯石泉尚之劄子	一	三七八
與湯石泉尚之劄子	二	三七九
與伏長寧劄子	一	三七九
與伏長寧劄子	二	三七九
與伏長寧劄子	三	三八〇
與任提宮希旦劄子	一	三八〇
與任提宮希旦劄子	二	三八〇
與任提宮希旦劄子	三	三八一
與任提宮希旦劄子	四	三八一
與吳永康洵劄子	一	三八一
與吳永康洵劄子	二	三八二
與吳永康洵劄子	三	三八二

與簡州王倅劄子	一		三八二
與簡州王倅劄子	二		三八三
與簡州王倅劄子	三		三八三
與簡州王倅劄子	四		三八三
與簡州王倅劄子	五		三八四
與簡州王倅劄子	六		三八四
與簡州王倅劄子	七		三八四
與簡州王倅劄子	八		三八五
與簡州王倅劄子	九		三八五
與簡州王倅劄子	一〇		三八五
與邛州蒲倅劄子	一		三八六
與邛州蒲倅劄子	二		三八六
與蜀州袁倅劄子	一		三八七
與蜀州袁倅劄子	二		三八七
與蜀州袁倅劄子	三		三八七
與蜀州袁倅劄子	四		三八八

與蜀州袁倅劄子	五		三八八
與蜀州袁倅劄子	六		三八八
與嘉州何倅劄子	一		三八九
與嘉州何倅劄子	二		三八九
與嘉州何倅劄子	三		三八九
與嘉州何倅劄子	四		三九〇
與嘉州何倅劄子	五		三九〇
與嘉州何倅劄子	六		三九〇
與嘉州何倅劄子	七		三九一
與嘉州何倅劄子	八		三九一
與嘉州何倅劄子	九		三九一
與嘉州何倅劄子	一〇		三九二
與瀘州何倅劄子	一		三九二
與瀘州何倅劄子	二		三九二
與瀘州何倅劄子	三		三九三
與瀘州何倅劄子	四		三九三

與方通判劄子	一	三九三
與方通判劄子	二	三九四

全宋文卷四六九四

晁公遫 一五

與李通判劄子	一	三九五
與李通判劄子	二	三九五
與李通判劄子	三	三九六
與趙通判劄子	一	三九六
與趙通判劄子	二	三九六
與趙通判劄子	三	三九七
與樊通判劄子		三九七
與高通州劄子		三九七
與何通判溫叔劄子	一	三九八
與何通判溫叔劄子	二	三九八
與李簽判劄子		三九八
與程省幹劄子	一	三九九

與程省幹劄子 二 三九九

與楊判院民極劄子 一 三九九

與楊判院民極劄子 二 四〇〇

與楊判院民極劄子 三 四〇〇

與楊判院民極劄子 四 四〇〇

與史主管劄子 一 四〇一

與史主管劄子 二 四〇一

與史主管劄子 三 四〇一

與史主管劄子 四 四〇二

與史主管劄子 五 四〇二

與史主管劄子 六 四〇二

與史主管劄子 七 四〇三

與史主管劄子 八 四〇三

與何制幹劄子 四〇三

與運司屬官劄子 一 四〇四

與運司屬官劄子 二 四〇四

與李檢法劄子	一		四〇五
與李檢法劄子	二		四〇五
與李檢法劄子	三		四〇五
與李檢法劄子	四		四〇六
與何運幹劄子	一		四〇六
與何運幹劄子	二		四〇六
與楊提幹劄子	一		四〇七
與楊提幹劄子	二		四〇七
與楊提幹劄子	三		四〇七
與王制幹劄子	一		四〇八
與王制幹劄子	二		四〇八
與王制幹劄子	三		四〇八
與張省幹劄子			四〇九
與閻機宜劄子			四〇九
與郭運幹中行劄子			四〇九
與史主管劄子	一		四一〇

與史主管劄子	二	四一〇
與史主管劄子	三	四一〇
與史主管劄子	四	四一一
與朱宣幹劄子	……	四一一
與孫洪雅劄子	……	四一一
與鈞奉節劄子	一	四一二
與鈞奉節劄子	二	四一二
與鈞奉節劄子	三	四一二
與史靈泉臯劄子	一	四一三
與史靈泉臯劄子	二	四一三
與程大邑雲劄子	……	四一三
與虞火井劄子	……	四一四
與王導江亢劄子	一	四一四
與王導江亢劄子	二	四一四
與石溫江知綱劄子	一	四一五
與石溫江知綱劄子	二	四一五

與張名山英仲劄子	一	……	四一五
與張名山英仲劄子	二	……	四一六
與宋嚴道劄子	……	……	四一六
與施彰明劄子	一	……	四一六
與施彰明劄子	二	……	四一七
與張依政劄子	……	……	四一七
與郭新繁劄子	……	……	四一七
與王陰平守節劄子	一	……	四一八
與王陰平守節劄子	二	……	四一八
與王陰平守節劄子	三	……	四一八
與張龍安劄子	一	……	四一九
與張龍安劄子	二	……	四一九
與黎彭山劄子	一	……	四一九
與黎彭山劄子	二	……	四二〇
與黎彭山劄子	三	……	四二〇
與蔡綿竹劄子	一	……	四二〇

與蔡綿竹劄子 二 四二一

與吳青神劄子 四二一

與祿峨眉東之劄子 四二一

與張彭山劄子 四二二

與唐資官劄子 一 四二二

與唐資官劄子 二 四二二

與孫知縣劄子 四二三

與李知縣劄子 一 四二三

與李知縣劄子 二 四二三

與張知縣劄子 四二四

全宋文卷四六九五

晁公遡 一六

與眉山王尉劄子 四二五

與丹稜陳丞劄子 四二五

與郭縣丞劄子 四二六

與趙縣尉劄子 一 四二六

與趙縣尉劄子	二	·····	四二六
與趙縣尉劄子	三	·····	四二七
與常知丞劄子	·····	·····	四二七
與程推官劄子	一	·····	四二七
與程推官劄子	二	·····	四二八
與程推官劄子	三	·····	四二八
與張監酒劄子	一	·····	四二八
與張監酒劄子	二	·····	四二九
與張監酒劄子	三	·····	四二九
與杜文學劄子	·····	·····	四二九
與唐縣尉劄子	·····	·····	四三〇
與李節推劄子	·····	·····	四三〇
與呂主簿劄子	·····	·····	四三〇
與候將劄子	一	·····	四三一
與候將劄子	二	·····	四三一
與候將劄子	三	·····	四三一

與王縣丞劄子	……	四三二
與宇文縣丞劄子 一	……	四三二
與宇文縣丞劄子 二	……	四三二
與劉監酒劄子	……	四三三
與蘇知錄劄子	……	四三三
與李縣丞松劄子	……	四三三
與李縣尉劄子	……	四三四
與王縣丞劄子	……	四三四
與楊主簿劄子	……	四三四
與何推官劄子	……	四三五
與張縣尉劄子	……	四三五
與杜縣丞劄子	……	四三五
與夏縣丞劄子	……	四三六
與王縣丞偁劄子 一	……	四三六
與王縣丞偁劄子 二	……	四三六
與王司理劄子 一	……	四三七

與賈主簿劄子	·····	四三七
與李清叔劄子	·····	四三七
上張待制劄子	一 ·····	四三八
上張待制劄子	二 ·····	四三八
上張待制劄子	三 ·····	四三八
上張待制劄子	四 ·····	四三九
上范運使仲南劄子	一 ·····	四三九
上范運使仲南劄子	二 ·····	四四〇
上范運使仲南劄子	三 ·····	四四〇
上王總領珏劄子	一 ·····	四四〇
上王總領珏劄子	二 ·····	四四一
與甄以道劄子	·····	四四一
與王文甫劄子	·····	四四二
與任似劄子	·····	四四二
與石監稅劄子	·····	四四二
與張司理劄子	·····	四四三

與楊監倉劄子	·····	四四三
與向邦輔劄子	·····	四四三
與范監酒劄子	·····	四四四
與李縣尉劄子	·····	四四四
與楊司法劄子	·····	四四四
與馮都監劄子	·····	四四五
與張監稅劄子	一 ·····	四四五
與張監稅劄子	二 ·····	四四五
與史頤老劄子	·····	四四六
與楊天祐劄子	一 ·····	四四六
與楊天祐劄子	二 ·····	四四六
與新都任知縣劄子	一 ·····	四四七
與新都任知縣劄子	二 ·····	四四七

全宋文卷四六七五

黃次元

黃次元，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紹興間官左通直郎、充全州州學教授。見《湘山事狀全集》卷九。

朱孝子墓亭記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紹興二十有五年，天子以冬至之日躬行三歲一郊之禮，訖饗，沛澤形於赦音者勤懇切至，無不以民爲先。且曰：忠臣孝子墳墓，仰州縣量加封護，不得侵損。於時，濟南王次山以倅攝湘源郡事，虔奉德意，諗於衆曰：「其有能詢訪郡境內以孝行聞者，無憚以告。」於是州學正管箕以行狀來白：「昔有朱氏，家自本朝，世以孝聞。」公得其狀，曰：「果爾，詎可隱乎？」乃詣學囑教官宜春黃次元曰：「其爲次山採摭前事，務得實狀，以記其事，仰副皇家敦樂孝行之意，不亦韙乎？」次元備員庠序，職當激勵孝行，不敢固辭。乃竅實於衆〔一〕，爲述其一二。孝子朱氏諱道誠，字信中。本青州益

都縣人，後寓居清湘。篤好儒術。幼喪父，事母俞氏至孝。俞氏多病，孝子截髮求醫。俞氏於景祐二年二月戊寅卒，葬於湘山下景德寺之左。乃築庵宿守於墳側，至感冬筭生成瑞竹，以蓋其墳。清湘、灌陽兩縣百姓僧道父老管殊等凡九百三十二人以其跡狀聞於州，州以其事表聞於朝。四年閏四月丁亥，太傅、中書令寇準奉旨令全州賜道誠束帛、米各有疋碩，仍令本州常加安撫。其事備載《仁宗皇帝實錄》，而《聖宋蒙求》亦有「道誠冬筭」之句，則信不誣矣。孝子盡將所賜作祝聖道場凡七晝夜。此又事親孝，而移其忠於君也。崇儀使陶輔嘗贈之詩曰：「沛國孝廉士，片心秋月明。諸侯不知己，天子已聞名。撫下有愉色，處貧無嘆聲。皇家舊科在，看即曉猿驚。」孝子於皇祐五年六月丁巳卒，享年四十有九，祔葬於母墳之側。瀘南安撫王獻可以詩吊之曰：「孝弟聞名久，清貧道愈光。奄歸泉下路，未有鬢邊霜。夜月明孤塚，秋風嘯白楊。皇天常祐善，行看子孫昌。」娶周氏，子三人，長曰勗，二曰揚善，三曰昇。揚善又於父孝子墳側爲庵以守。兩縣父老舉人等亦以聞於州，州聞於朝。至和二年，中書省奉旨賜揚善束帛如父恩。揚善後改名冕，李常寧榜蒙恩，官至宣教郎、權守融州。孫十二人。長曰浩，以母胡氏多病，誓終身不娶，不飲酒食肉。胡氏卒，禱於湘塔祖師，翌日復生如平時。清虛居士王定國喜其爲人，字之曰子直，因附其事於祖師碑中。次曰泳，弱冠兩預鄉薦。次曰激，以邊功從事，至化州刑曹。今曰洪者，即冕之子也，克志讀書，不喜應舉。曰澈者，即昇之子，處己謙厚，樂善慕賢。激之子曰相，字彥章，又勗之孫也，嘗爲舍法孫。山谷老人與激善，愛其子有文行，乃名字之。相卒，以詩哭者幾百餘篇。權守王公之爲州也，奉法不擾，民俗安之。尤急於遵行

國家稽古禮文之事，乃輟公帑常費，命清湘知縣趙善政爲亭於孝子墓之上，以爲其子孫春秋享祀之所。成於次年上元之日，不斷不削，不動衆，亭成而人不知也。次元竊考《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以孝爲先。漢唐之間取士，亦有孝弟、孝廉之科。孔子之設四科，以「孝哉閔子騫」居德行之選。則自古敦孝行可見矣。又考古《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庶人之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以此知孝子之母墳感冬筍生，作瑞竹爲蓋，乃孝子之證兆也。今在學有舜選者，孝子五世孫，相之子也。居鄉里，恂恂謹士行，業文爲科舉計，且能通經。以諭諸生，異日高大朱氏門戶者必茲人歟。亦累世積孝，理或然也。紹興二十有六年二月旦日謹記。右迪功郎、全州清湘縣令、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趙善政立石。左通直郎、充全州州學教授、賜緋魚袋黃次元撰。右朝奉郎、通判全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權州事、賜緋魚袋王次山書并題蓋。《湘山事狀全集》卷九。（劉琳校點）

〔二〕竅：當爲「覈」之誤。

左守道

左守道，紹興中累官左朝奉大夫，知資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九。

乞募人置場買茶奏

紹興二十五年九月

國家推行茶法，爲利甚大。比年以來，給賣茶引，多有虧欠。欲乞應州縣產茶地分，官募有力之家，權給木記，置場收買。候收成畢日，差官秤盤見數，依字號給賣與有引商旅，庶幾私販之弊自革，而官課日益增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九。（吳洪澤校點）

馮巽之

馮巽之，紹興二十六年爲大理評事，三十年任大理丞。孝宗朝遷刑部郎官。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四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于湖集》卷一九。

乞將見行鞫獄條法刊榜於司理院當直司并縣廳事上奏

紹興二十六年

四月丙戌

州縣獄官不躬親鞫獄，縲紲之囚有不識獄官面者。望委監司郡守將見行鞫獄條法畫一，刊榜於司

理院當直司并諸縣廳事之上，使晨夕觀覽，惕息奉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尹波校點）

王義賓

王義賓，紹興二十六年爲右奉議郎。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乞許令歸葬解潛遺骨奏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

竊見故建寧軍承宣使解潛歷事四朝，十任方面。頃守代州，首抗議燕山之役，已而得罪罷黜。逮淵聖嗣位，復加擢用。建炎間盜賊蠭起，分鎮荆南，首尾六年。尋蒙召還，三總環衛。昨緣與大臣不合，以祠祿罷居平江。後來知府王喚到任，承其風旨，媒孽以事，責南安軍安置，含恨而死。今其子亦已物故，諸孫零丁，煢然在遠。伏乞許令歸葬，不使宣勞之臣遺骨遐裔，實公朝美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李文澤校點）

許直可

許直可，字仲堅，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紹興五年進士。有才行，歷建康府、台州教授。見《金華賢達傳》卷九，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輝映樓記

胸山劉公偉以歲之丙子來字吾邑，下車甫定，恭謁大成殿，次延見諸生，諏以經史，徘徊校舍，步出戟門左前，瞻西隅外有層樓，其東乃瓦礫區也。公曰學校實俊秀所萃，質之陰陽家，則左右蟠踞之勢無乃偏乎？因潛有經始之志。未閱期，政成，問及東隅爲吾鄉胡君嘉猷地，胡君義襟開豁，敏於集事，謂以建樓，欣然領會，鳩工庀徒，躬董其役，不越月告成。平揖南山，傍顧雙峴，繚以畫水，夾乎儒宮。登茲樓也，固可以助發山川之秀而輝映乎鄉庠矣，他日邑之名流又將輝映斯樓焉，其得無所自乎？直可遲次里閭，以樓之成紀所以名之意，且叙吾邑宰劉公所以勸學成材之美，而無忘胡君喜義之風也。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三。（黃錦君校點）

何 涇

何涇，紹興二十六年以左朝奉郎除爲大理寺丞。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延慶院圓照法師塔銘

予故居鄞江之東，舍南不百步有古招提曰廣壽，崇寧間住持圓照法師者以義學導其徒〔二〕，以求丐給其食，以寬恕不授御其下。時廣壽衆二百，堂厨蕭然，無儋石儲。師每旦未明則就講，講罷，具小舟徧走檀越門，所至無貧富皆樂施，暮必捆載而歸。如是者十餘年，雖祈寒隆暑不少輟。予固已異，未之幾偶相見，軀幹堂堂，音吐如鐘，蓋偉然奇男子也。徐與之語，論辯蟬聯，出人意表，辭深義秘，落落難窮。詰其所宗，則曰天台大師吾祖也。其教即言說而詮解脫，繇文字而契性空。語其次第，因戒入定，因定發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攝諸方寸而無餘，擴之照用而皆足。要其極致，則心離名字，法等虛空，空假雙融，有無俱遣，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包大千而不礙，亘萬古而常存。茲所謂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無得無證，極深而探，頤者與？不然，又安得稱不思議境耶？予益服其辯博，始大奇之。爾後師數主名刹，予亦宦遊南北〔二〕，聲跡了不相聞。一日比丘

悟定、清皎自城抵山居，寒暄外袖出文書一通曰：「先師圓照法師已葬，願丐公筆誌其塔。」予既與師有疇昔之雅，又熟其行業之詳，故不辭而與之銘。師諱梵光，字和甫，姓楊氏，圓照其錫號也。世居明州奉化縣。初，母王氏感異夢而娠，十有二月乃生。既生，室有香異，親族駭嗟。髫齡警穎不類常兒，授以儒書，一覽輒誦。年十二出家，依普安院鑑脩爲師。十六落髮受具戒，器識已自卓越。一朝語曹輩曰：「三世諸佛，戒爲根本，菩薩六度，率先尸羅。戒律吾儕稻粱也，詎可一日亡哉！」乃詣湖心壽聖見通照律師，授以毗尼之學，凡三年盡通律部。始來延慶，從神智習台教。無幾何，厭城市囂塵，慨然有遊方志，即東走丹丘禮智者塔，仍遍歷祖師往昔經遊地。當是時，天台教盛於浙西，秀有智普，杭有元淨、梵臻，四海學徒風馳霧合，唯恐其後。師聞欣然，即日芒屨西去。初見辯才淨師於天竺，嘉其精專，爲授記荊及傳圓頓大義，得解脫知見。復之白牛慧海謁梵慈普師，心法相契，一見忘歸。留十有三年，日夕諮叩，雖疾病不廢業。或勸其養痾少休，則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普講《法華》，至《如來壽量品》廣揚三身報應，遂於言下大悟。久之求還鄉，普撫其背曰：「吾道東矣，子去必大振四明法席，宜自愛。」既歸，止郡之承天，衆請說法，舉塵揚音，滿座歎服。俄請住茅山普安，師受業院也〔三〕。居有間，太守王公資深以廣壽召，師焦勞一紀，聲價俞光。政和四年春，屬延慶虛席，太守呂公淙固請，不獲辭。初離廣壽，其徒願從者百有二十，却之弗聽，於是延慶增至五百衆，其盛殆過法智之席矣。給事中傅公墨卿使三韓，寄徑四明，傅家會稽，稔師譽望，首過延慶，請陞座敷宣妙旨，歎重久之，因贊所繪像，以示傾倒。靖康改元，高麗遣使修貢，及境訪師，

云國王問訊，翹佇大名，無階瞻禮，謹獻法衣一，并寄海東曉師所著疏論二百卷，屬師流通。名稱遠聞，雖蠻夷亦知嚮慕焉。建炎三年，以老謝去，退居茅山湛明菴，婆娑林泉，七閱寒暑，將有終焉之志。後寓奉化之福聖，會延慶燬廢積年，太守待制仇公忞思得人以振起之〔四〕，迎師再還，至遯避力辭終不許。入院日，郡僚畢集，佇聽講演，仇公歎曰：「微言發覆，聞所未聞。」士庶無不改觀。紹興十二年示疾丐閑，衆挽留之不能，乃以院事付傳法弟子道琛而歸老于擇陽之悟真。住持義誠者師弟子也，平日尤所親善，故往依焉。擇陽之西半里許即前發運使陸公實之舍館，往歲陸倅明時雅重師，與爲方外友，至是數過從。明年春忽謂陸曰：「老病久以口腹累悟真，且辱公異顧，銜戢亡可言者。生雖無常，滅必有所，今將以後事託延慶，請從此辭。」陸公即具舟楫遣行，既抵延慶，沐浴更衣，跏趺宴坐，集衆誦《無量壽經》，索筆書遺訓付稟法弟子，復作頌告別，投筆于几，再命衆誦《安樂行品》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恬然隱几而逝，實紹興十二年三月八日也。俗壽八十，僧臘六十四。手度弟子二人，曰正勤、正因，師孫八人，升堂入室稟法傳道者二百餘人，其餘四方學者殆不可勝紀。以是年四月二十八日葬于城南崇法院祖塔之側。師天資樸素，不事矯飾，坦率有度量，待人無貴賤之殊，公卿輿臺禮遇惟均。或者難之，則曰吾法以平等爲心常，不輕爲行，豈容分別耶？其在講席，妙如《玄義》、《文句》、《止觀》〔五〕，皆再終帙。平居似不能言，至剖析經旨，決隱破疑，霏霏如吐木屑，聽者終日忘倦。諷唄齋薰，尤務虔恪，雖陰功密行，痛自韜晦。若乃隨緣利物，却鬼救災，顯然在人耳目，有不可得而隱者。初住延慶，宣和壬寅夏旱，祈禱備至而旱日甚。郡中官吏以式

法築壇請講雲雨經，始披軸則雲興，甫離席而雨作，一境霈然，卒賴以濟。昌國縣戴氏爲鬼物所擾，呼巫覡，召羽流，百方驅攘故弗效。迎師誦呪，及門而祟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師增授大乘菩薩戒。奉化縣鄔氏子方疾革，如有物憑附，語家人輩曰：「吾汝之先久處幽冥，聞人間有光法師者道行高潔，爲衆施戒，是日冥中異類悉脫沉淪，故得暫歸別汝。」師之異跡如此非一，然亦未嘗語人〔六〕。人或詰問，則正色拒之。領家衆逾五十載，接物度人始終無如一日，及其示滅，識與不識皆涕泣戀慕云。頌曰：

宣尼居聊，士絕橫議。夢奠之後，儒墨分類。大雄降靈，心印不二。金棺甫闔，教禪殊致。岐判途別，其歸則同。曰教曰禪，均助宗風。教或譏禪，執有非通。禪復訶教，病在溺空。兩者紛紛，玄相矛盾。孰能統一，各固封畛。於赫天台，悼法將泯。兼綜二家，爲世標準。妙玄文句，教是以明。開止觀門，禪那乃行。智者既寂，傳數十燈。垂五百禩，法智中興。飛英鄞江，掀雷扶電。又百餘年，不絕如綫。逮生圓照，死灰復煽。遙追三智，示佛知見。脫法齊衆。蓋五十春。匪恕伊教，其徒日親。攘斥異端，如薙荆榛。拯漂援溺，如航巨壩。盛德辟邪，妖鬼奔怖。聲譽遠騰，蠻夷嚮慕。早既大甚，演經澤澤。幽魂靡託，戒法能度〔七〕。襟量汪汪，軀幹堂堂。釋門領袖，慧苑琳琅。道行雖高，鏟采埋光。豈如麀鄙，自伐己長。化緣既周，跼跼告別。不斷世諦，示有生滅。惟師之心，鑑像水月。嵩岱可磨，師名不沒。《四明文獻考》一四九頁，明抄

本。又見《四明圖經》卷一一。（黃錦君校點）

〔一〕持：原作「特」，據文意改。

〔二〕宦：原作「官」，據文意改。

〔三〕院也：原倒，據文意乙。

〔四〕太守待制仇公忞：句中原脫「制」字，據《宋史》卷三九九《仇忞傳》，忞嘗爲徽猷閣待制，後知明州，此處顯係稱其官稱職名，據補。

〔五〕玄義文句止觀：句中原無「義」字，按此處係言天台教義三大部，即《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據補。

〔六〕語：此下原衍一「語」字，據文意刪。

〔七〕戒：此下原衍一「戒」字，據文意刪。

龔 沆

龔沆，紹興二十三年爲溧陽縣丞，附秦檜，爲右通直郎、江南東路轉運主管文字，後直徽猷閣，二十六年罷。乾道六年權發遣盱眙軍。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二四、選舉三四之二六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一七二、一七九等。

乞隨綱兵士使臣不許過淮奏

乾道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每年津發歲幣過淮交割〔二〕，其隨綱軍及使臣等日不下四五十人，往往循習年例，私傳錢寶出界，并夾帶私商，不容搜檢。欲乞劄下本軍，自今隨綱兵士使臣不許過淮，止於本軍勾直官兵據合用人數差撥，庶可革銅錢過界之弊。《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八（第七冊六五七四頁）。

〔二〕幣：原作「弊」，據文意改。

措置催還高郵軍貸米奏

乾道六年

本軍去秋旱，申告朝廷，於高郵軍撥米二千石賑貸。今二麥收成，見淮總所牒催還，已一面告報，人戶情愿具到收成，熟田每畝送納課子小麥三升補助支遣。《續文獻通考》卷四二。（以上黃錦君校點）

唐 杲

唐杲，字和甫，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重子。嘗爲右承議郎，紹興二十六年知黎州，轉右朝奉郎，二十七年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一七八及《宋代蜀文輯存作者考》。

乞降詔撫諭蜀民奏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臣所治黎州控制雲南極邊，在唐爲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輿地圖棄越雋不毛之地，畫大渡河爲界，邊民不識兵革垂二百年。昨蒙遣鍾世明裕民川蜀，蠲減虛額，人受其賜，更乞降詔撫諭，庶幾蜀民扶老携幼，共聞德音。《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五八（第八冊七七九五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續資治通鑑》卷一三一。

象耳留題

象耳寔吾州邑之勝處，自斥律居爲禪坊及今五十年，住持得道人袁覺與其典座宗杲始能徹卑陋，正面勢，次第修建無遺力。高明巨麗，與山俱傑。聞之欣愜，乃同來游，爲留兩日。凡五人：任居實文孺、史旂行遠、楊仁剛仲、程敦厚子山、唐栢和甫，時紹興己巳季春云。《金石苑》。

石倉留題

月既望，唐栢和父、楊揆庭國華、史揚庭勝非，自平蓋舟行至臨江，宿石倉，明日爲此山之游。時苦旱魃，山靈出雨以相勞，爲留二日。至於覽勝槩而書奇跡，惜事吾人有不得與焉者已。《金石苑》。

（以上黃錦君校點）

邵及之

邵及之（？——一二七七），常州宜興（今江蘇宜興）人。紹興二十五年提舉廣南市舶司，乾道中爲司

封郎中，福建、湖南轉運判官。後以直徽猷閣致仕。淳熙四年卒。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四之九、蕃夷七之四八，《周文忠公集》卷六，《明一統志》卷一〇，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一。

郢州新創般轉倉置官事奏

乾道四年四月八日

被旨郢州創造轉般倉一所，合專置官吏。欲差排岸官一員拘催交卸，監官一員給納，專知官、攢司各一名掌管收支。排岸官就差本州都監兼管，專知、攢司從本路轉運司踏逐見役人吏衙前充。每月量行添支專知官食錢一十五貫，攢司一十二貫。監官不拘大小使臣、京官選人，或乞令踏逐所隸州縣見任官管幹，每月添支茶湯錢二十貫，排岸官十五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四之九（第六冊第五七四二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二之六二（第七冊第五九七九頁）。（祝尚書校點）

羅 諤

羅諤，乾道中耒陽進士。

靈顯廟額碑

夫自古有天下以來，爲神民萬物之主者，因其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德於民，必載祀典，委之祠官，世世不絕。以示報功。我宋受命，際天所覆，罔不臣妾。而上方以道懷柔，百神貽爾多福。吾邑僻左，有如三侯榮奉徽稱，暴著於時，可不揚厲褒崇，以著永奉之意？孰補舊碑之亡，俾來者可考耶？輒忘固陋，叙次其事於右。乾道四年十二月朔，進武校尉、權韶州仁化縣尉秦允修鐫石，文林郎、知衡州府耒陽州管學勸農營田公事侯書。道光《耒陽縣志》卷一九。又見《湖南通志》卷七五。（曾棗莊校點）

羅博文

羅博文（一一一六——一一六八），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今福建沙縣）人。用祖恩補官，授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汪應辰制置全蜀，辟爲參議官。秩滿，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卒，享年五十有三。見《文定集》卷二二《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書議論要語卷後

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叟公轍，紹興乙卯嘗爲延平學官，獲此題，云傳之郡人彭君。今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飄散未可知。觀其議論高致，真有用之學，致主庇民，修身養心，盡在於斯，於是知先生之學不爲空言也。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時乾道丙戌十月，寓成都燕堂，羅博文敬書。《豫章文集》卷一六。

祭大慧禪師文

嗚呼，楊歧之旨，四葉而得圓悟，已大其門而起其宗矣。五葉得師，而其法益光明盛大。惟師具爍迦羅眼，用劍鋒上事，踏翻小艷之章，透出薰風之句。縱橫妙用，卷舒自由。如臨濟德山，大機大用，訶佛罵祖，坐斷諸方。於一竹篋頭，鍛煉百千衲子。隨其根器，各得受用。諸多上足，皆叢林之梗枿，法筵之龍象。門庭之盛，儼然如馬祖雪峰之當年也。博文早服高風，願扣茲事，纔通消息，許以針芥。且言已發決定之志，他日聚頭，必無疑也。師由回雁，復遷程江，間關歲月，始得南歸。負笈謁師，由杭走明，乃獲相見於鄮峰之下以踐前言。一聞法語，即契初心，然後知先覺之不吾欺。則

師於我實有解黏釋縛、抽釘拔楔之力也。唯當拗折竹篴，如燒禪板，庶可少報不爲我說破之恩耳。得師遺墨，豈勝愴然。屬以王事，遠適贛川，哭師龍山，阻造塔前。迨乎歲晚，始返淮堧，謹遣伊蒲之供，遙瞻雙徑之巔。嗟法幢之忽仆，念祖道之難傳，得法眼者，可不著鞭？惟靈光之不昧，鑑誠欸之勤拳。尚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十六套第一冊。（以上曾棗莊校點）

景 箴

景箴，紹興中爲左朝散大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

乞蠲絹直虛估之數奏

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

四川絹直一匹不及五千，而官估取十千，他物之估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絹直不過作九千而已。臣嘗計會四川總領司物帛估錢之數，無慮六百萬緡。今若蠲其虛估之數，亦不過爲緡錢三百許萬耳。況昨降聖旨，已禁止餘財奇貨，其數可以補之。若有司尚以歲計爲解，如前所蠲瑣碎條目，復其一二，亦無甚害。或但上等仍舊，盡蠲二等以下戶，亦實惠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

陳剛墓誌銘

既外除朝參，以公資歷未深，堂除湖北茶鹽司幹辦公事。

公之家集必百卷，藏之必百年。當有公道，始定斯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五。（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四六七六

薛良朋

薛良朋（一一一六——一一八五），字季益，瑞安（今浙江瑞安）人，紹興八年進士，歷知麗水、徽州，隆興二年以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乾道元年除直龍圖閣，二年權工部侍郎，遷吏部，出守福、泉、荆南、成都，制置四川。食祠祿於家十年，淳熙十二年卒，年七十。見《止齋文集》卷四九《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壙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四七、職官二〇之六〇。

臨安府賑飢奏

隆興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本府奉詔取撥常平米，委兩通判賑給飢貧之人。今措置分委漕職官同廂官於在城并城南北廂巡門抄割實係飢貧、別無經營之家及流移人，開具姓名，支米半月，大人每口一斗五升，小兒減半。委兩通判踏逐城南北廂寬闊寺院，置場照關子支給。常平米見管不多，照得昨來於省倉下界糶場封椿米內借撥二萬石，除撥到一千二百石外，有一萬八千八百石未曾取撥，欲望行下省倉照會，據本府今來賑

給米數，逐旋應副，候散訖具帳銷破。《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四七（第七冊第六三二七頁）。

上賑濟事奏

隆興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被旨，日來雪寒，臨安府近城多有飢貧之人，今取撥常平米賑給，已委兩通判於城南、城北置場支給外，今據通判常裡、胡堅常申，日來多有鄉村及毗近州縣飢貧人戶，聞知本府賑給米斛，乘勢前來陳乞支請。若或一概支給，切慮人衆，所支米斛至多；若不賑給，又恐有失朝廷寬恤之意。今措置欲將日後鄉村及毗近州縣到來飢貧之人，分委錢塘、仁和縣尉躬親驗實，如委貧乏，給牌押赴養濟院，每大人日支米一升，錢一千文足〔二〕，小兒減半。《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四七（第七冊第六三二七頁）。

〔二〕千文：此數額太大，疑「十文」之誤。

上賑濟乞丐事奏

乾道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本府見依已降指揮支破錢米，收養乞丐。近緣浙西州軍水傷，尚有飢貧人戶多在本府城內外求

乞，切慮缺食，本府欲支撥常平義倉米斛，委官於近城寺院一十二處煮粥給散養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四九（第七冊第六三二八頁）。

乞給降度牒二道奏

乾道元年三月八日

得旨收拾街市，爲患不能行步，貧民用粥藥醫治，如有死亡，每名給錢三貫文，收買棺木埋瘞。本府今選募到有心力行者王祖禧、邵惠親專一管幹津送，乞給降度牒二道與王祖禧、邵惠親披剃。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二六（第七冊第六三一六頁）。

上賑濟飢民事奏

乾道元年三月十四日

今來已是春深，正當農務，兼蠶麥將成，諸處流移飢民利於目前賑濟設粥，以致將來荒廢農業，無所指望。今措置諸處糴米設粥，欲自四月十五日住罷，仍預期出榜告諭。其壯健人欲別給帖付與各人，仰州縣不得拘催官私欠負，并仰田主各支種糧，務令安居，不致離散。其有疾病羸弱未能行履之人，欲別踏逐寺院散粥煎藥，以待痊安，方可發遣回歸鄉貫。《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一五〇（第七冊第六三二八頁）。

臨安府與三衙差軍巡人事奏

乾道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本府與三衙所差軍巡人數，分定本府地界，每月均攤鋪分，逐鋪止差一處軍兵，不得依前混雜。仍於逐司并本府每月各輪差官統轄。《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九（第七冊第六八〇六頁）。

奉旨措置出銅坑冶事奏

乾道二年六月三日

奉旨，諸坑冶出銅去處，令臣措置，要見所收數目。今條畫下項：一、契勘鑄錢司祖額一百六十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貫八百文，內除六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五貫三百九十九文充銅本錢，實合發錢九十四萬三百八十貫四百一文，後來鼓鑄不數承降旨，權以五十萬貫爲額，每年盡行分撥起赴內左藏庫。臣拖照舊案并關會戶部，見得紹興十一年提點鑄錢官韓球曾陳乞支降茶引一十五萬貫作銅本錢。又紹興十六年支降江西茶引三萬貫，又紹興二十七年支降八萬貫，係於近便州軍經總制錢通融取撥，委是支降本錢分明。欲從朝廷支降八萬貫，仍以江西、江東茶引并一并見錢於近便州軍上供錢內撥下鑄錢司，以銅額多寡均撥諸州，將茶引轉變，同見錢逐時責付諸州給還坑戶銅本，庶可督責銅額。一、契勘州縣拘納坑戶銅寶，就使依官估支給價錢，尚自不酬實直，今既不支錢，又令將所採銅寶盡

行送納官司，其坑戶一無所得，參之人情，實不可行。臣今措置，且以坑戶採銅十斤爲率，內只許本縣收買七分，所有三分許令坑戶經本縣出給文引，備坐斤數，從便賣與他處官司，即不得私下交易。如數外擅賣，許人陳告，依本司約束賞罰施行。一、契勘坑冶興發人戶欲行告發，多畏立額，恐將來取採年深，礦苗細微，官司不爲減額，不敢告發。今相度應人戶告發銅鉛錫鐵坑冶，更不立額，但據採煉到數赴官中賣，即時支還價錢，庶使坑戶放心告發〔二〕。一、諸路坑場現今所產銅鉛錫鐵係鑄錢司二分抽收，八分權買。今來措置興復坑冶場務要課利增重，理宜優恤。今相度應見催趁并人戶踏發新舊坑冶，所趁銅免抽收支還十分價錢，優潤坑戶。一、參照昨指揮，坑爐戶每一名一年內中賣到銅五千斤，免差役一次，一萬五千斤，免差役兩次，賣及三萬斤以上，免差役三次，庶使加意趁辦。一、勘會已降紹興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坑戶自備錢本，採煉寶貨，賣納入官，從紹興格特與減一半數目，依全格推賞補官。契勘折減一半數目推賞，尚慮太多，難得預賞之人。今相度欲於所減一半數目上，以三分爲率，再減一分，依全格推賞補官，庶使人戶用心趁辦課利。《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五七（第四冊第三三五三頁）。

〔二〕庶：原作「度」，據文意改。

乞擇日進呈仙源積慶圖奏

乾道三年三月二十日

本所編修三祖下《仙源積慶圖》，舊例三年一次進呈。昨自紹興二十八年進呈之後，至今九年。今來本所再自宣祖皇帝恭修，至今上皇帝洎皇太子、皇子、皇孫世裔三祖下共一十八大軸，得旨許與《真宗皇帝玉牒》同《太上皇帝聖政》擇日進呈。今來《聖政》已進呈訖，兼《真宗皇帝玉牒》已用銷金紙修寫，梵版裝背訖，又恭修到太宗皇帝一朝《玉牒》成書，欲乞敷奏，一就擇日進呈。《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六〇（第三冊第二八五〇頁）。

乞續修真宗仁宗一朝玉牒奏

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本所見修纂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並今上皇帝玉牒及類譜等文字外，合依元降指揮接續修纂仁宗皇帝一朝並真宗皇帝十年已後一朝玉牒，欲乞依自來體例開局修纂。《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六〇（第三冊第二八五〇頁）。

請審察縣令及川廣奏辟人劄子

乾道三年九月

本部近承指揮，凡注擬知縣、縣令令赴都堂審察，其不才及老病者別注差遣或官嶽廟。本部遵守外，有在外指射並移注及四川、二廣定差奏辟人，欲依舊法，令本處知通精加銓量，保明申部。《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三十八（第四冊第三四七四頁）。

上恩科事奏

乾道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乞自今降嶽廟不理考指揮之前，應恩科出官，有嶽廟考第之人，並依隆興元年恩科出科官人一例理權入官，所有陞改循環，於上件考第並不合收使，欲望詳酌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三十七（第四冊第三五九五頁）。

上土軍弓手事奏

乾道五年五月

巡檢之士軍，縣尉之弓兵（二），州縣窘於財賦，凡舊以百人爲額者，止有五十人，日以減少，不

復招填，內有虞候、廳子、負轎之類，往往占破其半。乞行下逐路提點刑獄於所部州縣供具舊額，開坐闕額各若干人，就將闕數立限下州縣，須當招募填足，弓手合支常平錢米，仰於現管數按月支付，巡尉只許乘騎，不得以土軍弓手負轎，令本州那融官錢置造弓弩刀甲，日逐教閱，每季提點刑獄巡行按試。《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六（第七冊第六八一四冊）。（以上楊世文校點）

〔二〕兵：疑當作「手」。

傅自得

傅自得（一一一六——一一八三），字安道，孟州濟源（今河南濟源）人。以蔭補承務郎，爲福建提刑司幹辦公事，有能聲，累遷至尚書吏部郎中。乾道九年，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判官，尋遷本路計度轉運副使。歷知興化、漳、寧國等州府，淳熙間累官浙東提刑、福建路轉運使。淳熙十年卒，年六十八。著有《至樂齋集》。見《朱文公文集》卷九八《傅公行狀》，《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二八。

言福建路客販鈔鹽之弊奏

乾道九年

本路上四州縣客販鈔鹽，依近降指揮，限五日出賣，四月十六日方滿元所立限。緣州縣所用官綱

若從限滿日便於鹽倉支鹽，給付綱運人般載，其上四州軍並係沂流過場務校放，度至八月方到所運州縣出賣，其收賣價錢已是九月十月之交。兼鈔客明知鹽鈔有限，往往乘勢計會鹽倉，大造鹽籬，多買私鹽添入籬面裝角，影帶販賣。巡尉官司爲是客販鈔鹽，不切用心搜檢〔二〕，因公挾私，致私鹽擁併。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四二（第六冊第五二七六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八〇〇頁。

〔二〕切：原作「竊」，據文意改。

措置官賣鹽未便事項奏

乾道九年

措置下項：一、逐州縣運綱多就產借本印給關子付稅戶，候綱到撥鹽準還，或自行科納。今欲約束州縣，計置官本般運鹽綱。如實有闕乏去處，從本司勘量，逐急兌借〔一〕，候綱到日賣錢納還。一、南劍州、邵武軍所管九縣，隨處自來賣鹽體例不同。今欲將邵武、光澤、將樂、順昌、劍浦、沙縣六處并南劍、邵武兩州軍，並只於州縣市井置都鹽坊賣鹽，不許於鄉村創置。每州軍通不得過二坊，縣不得過一場坊。一、州縣鹽坊不能選官監視，遂致合干等人通同作弊，多以沙泥拌和，減剋斤兩，鄉民到坊買鹽，偷剋價錢，勒令陪備。今欲約束州縣，委官躬親監視，包裹一色淨鹽出賣。一、尤溪、建寧、泰寧三縣，自來體例計產賣鹽外，其餘諸縣欲令管下寺觀買月鹽、買季鹽，兼兩州軍諸縣逐日

判押詞狀着到公事，勒買詞狀着到鹽、保正副入役罷役鹽、人户理對賞罰鹽、罪人罰罪鹽、店戶鹹造鹽。今欲約束州縣，將逐項名色並日下罷去。一、本路諸縣拖欠州軍歲計錢物，鹽綱錢到河下便被截留準還。今欲約束州軍，不許拘截諸縣鹽綱，如有拖欠去處，並各正行放鹽綱下縣出賣。一、今來依舊官般官賣鹽綱，全賴禁止私販，累次約束不能斷絕，蓋爲停藏負載之家不曾禁遏〔二〕。今欲做私酒法，五家結爲一保，責立罪賞，不得停藏負載，許互相糾舉。巡尉不即檢察巡捉，亦行按治。兼訪聞民户昨來販到鈔鹽之人，不肯盡數中賣入官。如有停留鹽貨之家，從本司拘收入官，理充綱鹽。《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四三（第六冊第五二七七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八〇〇頁。

〔一〕急：《宋會要輯稿補編》作「給」。

〔二〕載：原作「戴」，據右引改。下同。

言仕者妄捕良民充盜事奏

縣尉獲強盜七人以上，與改合入官。比年仕者偶獲一二真盜，妄捕愚民以充數，箠楚所迫，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皋陶稱大舜之德，「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

《宋史翼》卷一一。

謝鄉官及士人獻折番樓詩啓

鄉校所臨，揖山川之美秀；賈胡何識，僭樓觀以崢嶸。漫不誰何，公爲障蔽。會廣文率生徒而有請，適使者下訟牒以如章。奏命惟勤，何力之有。過蒙謙抑，特枉篇章。袖出珠璣，光彩已驚於塵目；榜稱龍虎，寵榮即慰於名腸。《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海錄碎事後序

紹興十九年十一月

予幼學爲詩，嘗從先生長者質問爲詩之利病。或告之曰：詩當博當專，能專能博，未有不造其妙者也。韓退之言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慕思，酣醉無聊，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故其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謂詩爲當專者之論如此。夫詩之爲用，所以摹狀四時之造化，陶寫平生喜怒哀樂之性靈。前輩言凡天下之書，雖山經地誌，花譜藥錄，小說細碎，當無所不觀。古今之詩雖巖棲谷隱，漏篇缺句，當無所不講。謂詩爲當博者之論又如此。予深然其言。曩時爲高澣者作送行序，私竊識焉，曲折累數千百字，其說甚備。獨恨後學之士或能專而不能博，或能博而不能專，而予於斯二者皆不能致力焉。若今泉州太守、前兵部郎中翠巖葉侯嗣忠，其可謂兼之者乎！

予嘗得見侯所謂《海錄》者凡十數大冊，皆親書蠅頭細字惟謹，蓋亡慮十餘萬事，大抵皆詩材也。侯因自言：游宦四十餘年，未嘗一日不作詩，食以飴口，怠以爲枕〔一〕，無非此書之力爲多〔二〕。其博與專乃如此，以是其詩老而益工。如《題琴泉軒》云「不是妙音生妙指，只緣流水似流泉」；《無名木》云「人休清樾摩挲認，鳥泊高枝睥睨看」。置於唐人詩集中，殆不能辨。至其《和錢起江行百詩》，用事精當，寓意清高，與起詩甚類，士大夫間多傳錄之。故吏部員外郎朱侯喬年與予雅游，厚善〔三〕，喬年有能詩聲，議論高甚，少許可，顧常喜稱侯詩〔四〕。暨侯來守泉南，而予實客寓此郡，聲聞豫熟，既見歡如平生。雖月率不過一二還往，然見輒論詩，無它談。凡一歲間，相與更酬迭唱，甚樂。間一日，侯誦所作《郡舍羅漢堂》詩示予，其斷章言「幾多雁鷺行間吏，衙退頻來禮釋迦」。予曰：「韋蘇州詩云：『今朝郡齋閑，欲問楞伽字。』某每讀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想像應物之風流醞藉，而有以知蘇臺當時之無事也。泉爲劇郡，侯能鎮之以靜而不擾，使吏輩優游如此，抑亦可以見大府辦治而侯之風度矣。」侯忻然以予爲會心之友。未幾，予來佐臨漳郡事，侯送之以詩，有「戍兵數有流星遞，元白詩筒幸寄將」之句，予益知侯專於詩，未嘗頃刻忘也。雖然，使侯平昔不能博極羣書，撮其機要，廣錄而儲用之，雖能專如此，吾恐發而爲詩，事不足以副才，枯而不腴，華而不實，未必能如是之工也。然則所謂《海錄》者，其可謂之小補云乎哉！侯既自序此書，登載門類卷帙之日詳矣，又以書謁予文，乃爲具道少時所以聞於先生長者之說及屬者與侯酬唱論議之益，著于篇之首。夫《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況於會心之知乎？此則予之意也，覽觀者其自知之。紹興十有九

年冬十一月十九日，河陽傅自得安道叙。《海錄碎事》卷末，四庫全書本。又見《甯宋樓志》卷五九。

〔一〕爲枕：《甯宋樓志》作「怡神」。

〔二〕無非：右引無此二字。

〔三〕朱侯喬年：右引作「宋侯高年」。

〔四〕「詩」及下句「暨侯」：原無，據右引補。

韋齋集原序

淳熙七年四月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人之適相合也爲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未必得貴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顯也。故吏部員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聲滿天下，一時名公鉅卿交口稱薦，詞人墨客傳寫諷誦如不及。予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叩公，公不以輩晚遇我，而許從游。間宿于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語，蟬聯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淒然。公因爲予舉簡齋「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及韋蘇州「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直致，蓋與彭澤「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關捩。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爲詩之趣。別去未幾而公下世，予既爲詩以哭公，因求其遺編伏而讀之，愛其詩高遠而幽潔，其文溫婉

而典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乃喟然嘆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言之士非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寔。是無他，徒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幼小喜讀書綴文，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朝夕從事於其間。既久，而所得益深，故發於詩文，自然臻此，非有意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施諸潤色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絕人者。不幸位不媿德，雖兩入東觀，三爲尚書郎，卒不得以其所長發舒，又不得年而歿，天人之難合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雖然，人定亦能勝天，故公之嗣子今南康太守熹能紹公之訓，早踐世科而益篤志於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窮谷之中者三十餘年。明天子用寵嘉之，即其家拜二千石，君懇辭不獲命，強起視郡事。逾年而政成訟簡，一旦走介二千里，書抵予曰：「熹先人遺文，江西遂將刊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友盡矣，不孤之惠，誠有望於門下，敢以爲請。」予覽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恍如隔世，而緒言歷歷猶在。公墓之木既拱，而予蒼顏白髮，摧然其亦老矣。愴歲月之不留，懷餘年其無幾，爲之感慨不寐者通夕。而病憊廢書，筆力衰退，文不逮意。獨念自少至老，遊南康父子間爲最久，相知爲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爲悉，故不敢以不能爲辭。若夫公之詩文，自足以行後而傳遠，豈待區區之鄙言？顧予蚤歲承誨，迨老無所成，廼得挂名集端，以託不朽，其愧且幸爲何如哉！公名松，字喬年，韋齋蓋自號云。淳熙七年夏四月既望，河陽傅自得序。

《韋齋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清源文獻》卷一〇，《方輿勝覽》卷一六，《甯宋樓志》卷八一。

〔二〕採：原作「把」，據淵明詩原文改。

題夫子泉

此泉與皂筴、芙蕖並瑞圖諫。按五季間，廟庭有皂筴，木州人舉進士，視其生之多寡以爲驗。梁貞明中，忽生一筴有半，人莫測其祥。是歲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出身。後唐同光中，仁穎亦進士及第，半筴之枝遂生全筴。《清源文獻》卷八。

遊金溪記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紹興丙子八月十一日，携酒襆被，謁朱元晦於九日山。向晚，幅巾藜杖，相與徜徉渡頭，喚舟共載，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無纖雲，兩岸古木森然，微風搖動〔一〕，龍蛇布地，溪光山色，月所照耀〔二〕，遠近上下，更相映輝，殆非塵世境界〔三〕。朱子曰：「樂哉，斯遊乎〔四〕！」舉杯引滿，擊楫而歌楚騷《九章》，聲調響壯，潛魚爲之驚躍〔五〕，棲鳥起而飛鳴也。余亦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和之，每至會心處輒迭起酬勸〔六〕。時常飲酒，率不過三杯皆醉，至是連釂十餘觥而月逾好，舟逾快〔七〕，氣逾逸，飲逾豪，興逾無窮〔八〕。酒且盡，艤舟岸側，命老兵貸錢酒家保，亟挈一榼來，解

維復去。洗盞更酌，少焉斗轉參橫，風作浪湧。予曰：「樂不可極，將安之耶〔九〕？」鼓棹而返，會宿於東峰道場。明日元晦賦詩紀勝，次韻爲謝，殊恨筆力衰退〔一〇〕，無傑句稱勝游也。《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〇五一。又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七〇。

〔一〕微風：原無，據雍正《福建通志》補。

〔二〕月所照耀：右引作「隨月照耀」。

〔三〕「殆非」句：原無，據右引補。

〔四〕乎：原無，據右引補。

〔五〕句中「潛」、「之」：原無，據右引補。

〔六〕處：原無，據右引補。

〔七〕「快」及下句「氣逾」：原無，據右引補。

〔八〕此句原無，據右引補。

〔九〕此句原無，據右引補。

〔一〇〕「殊恨」句：原僅「恨」字，據右引補。

吊黃預文

才高毀至，道直怨多。擢使輶而中輟，司信璽而見訶。嘉靖《尤溪縣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六七七

李 浩

李浩（一一一六——一一七六），字德遠，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饒州司戶參軍，入爲太常寺主簿，兼光祿寺丞。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踰年，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乞外，除知台州。復入爲司農少卿，遷大理卿。與時宰不合，求外，除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政聲。召還，除權吏部侍郎。淳熙初，以秘閣修撰出任夔州路安撫使。淳熙三年卒，年六十一，詔贈集英殿修撰。浩少力學爲文，及壯益沈潛義理。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著有《文集》二卷。見《宋史》卷三八八本傳及卷二〇八《藝文志》。

乞展限陳乞恩澤奏

乾道三年八月

先准乾道三年正月六日旨揮，文武官依赦陳乞覃恩轉官，自今降旨揮日，立限半年陳乞，合至今年七月初六日限滿。緣限外尚有諸處申到，至今未得盡絕，乞更與量展日限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

八之三二（第三册第二五七三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二九頁。

論俗不美者八奏

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趣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宋史》卷三八八《李浩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五。

通湖南楊提刑楫書

守道真儒，庇民正學。自其馳驅於外，不辭小官；因知磅礴於中，而可大受。由子男之百里，游賓客於諸侯。廩給百司，簿正九扈，人皆疑其睨睨，公何有於鄙夷？園橋億萬人，甫知矜式；起家二千石，忽有薦揚。上憐皖伯之邦，久缺銅官之政，徒得君重，無俾民憂。孰期清僻之鄉，又缺皇華之使，爰得隆指，出總祥刑。德星臨翼軫之間，楚氛已靖；仙槎來雲漢之表，衡嶽頓開。遙知登車之慨然，必有解印而去者。乾隆《福寧府志》卷三九。又見嘉慶《福鼎縣志》卷八。

禮策

《春秋》之所貶，禮義之所否；《春秋》之所褒，禮義之所予。書天王狩于河陽，惡晉侯以臣召君，存君臣之禮義也；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惡晉侯殺嫡立庶，存父子之禮義也；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惡其亂夫婦之禮義也；書天王殺其弟佖夫，惡其亂兄弟之禮義也。若乃荀息廢嫡立庶，死於私暱，似忠而非忠，則書其名以貶之。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與之以惡名，此則禮義之深存焉者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達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蓋以禮義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聖人用之以爲維持防範之具，帝王之所同然，而孔子備載之於此書也。後之王者將欲抑詭類而暢皇極，非《春秋》何所法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誠以天子之事盡在是矣。後世諸儒不知出此，而妄意求聖人於名數凡例之末，於禮義之宗謾不能略究其意。故《公羊》以祭仲之廢君爲行權，則是臣可得而廢君，此不究君臣之禮義也；《穀梁》以衛鞅拒父爲尊祖，則是子可得而廢父，此不究父子之禮義也；《公羊》以妾母而爲夫人，則是妾可以配嫡，此不知夫婦之禮義也；《穀梁》以隱公爲不能以自正，則是弟可以犯兄，此不知兄弟之禮義也。唯《左氏》得聖人之意，明於禮義之旨，以爲《春秋》之意。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

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以惡無禮也。則又爲之說曰：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聖人之深意，《春秋》之極功也。《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五八。

賂虜策

自古天下之事有相反者三：春秋之時，諸侯職貢不共于王府，天子不責，而至於求車求金，此一反也；李唐之世，方鎮之將校殺逐主帥，自立爲留後，天子不討，而因賜以旄鉞，此二反也；西漢之時，匈奴侮慢，歲侵邊鄙，天子不治，而卑辭厚幣，以緩其兵，此三反也。是三者皆天子不當爲而屑爲之，故命之曰反，謂其反天下之理云爾。嗚呼！治天下有道，限華夷有法，後世所仰望而不可及也。豈非唐虞三代之際，聞有肅謹氏獻桔矢矣，聞有越裳氏獻雉矣，聞有西旅氏獻獒矣，聞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矣，聞有致密須氏之鼓、闕鞏國之甲矣。「五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其法載於《禹貢》。「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其言詠於《商頌》。周家盛時，一人端拱於明堂之上，而夷蠻戎狄之君畢賀。故其子孫得以自立，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若是者，愚則盡聞之矣，時未聞有中國以財幣輸之夷狄者。獨至於漢文，乃有和親之詔，遺單于以金繒之事。嗚呼！中國共貢夷狄，首反居下，

足反居上，上下倒置，此賈生所以爲發憤流涕也。然考之《匈奴傳》，孝文之費蓋不甚多，歲之所遺錦袍、繡帶、赤紵、薄繒數十物而已，賈誼已憤之如此，誠以中國夷狄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闇，中國不可行夷狄事，夷狄亦不可行中國事故爾。使其生於後世，見爲國者有竭民財以實穹廬氈帳而未知其限量，豈直流涕而已耶！夫以沙漠有久留之輿輅，京城有未祀之宗廟，洛陽有不掃之陵寢，中原有未誅之寇讎，此莫大之耻，而今之議者猶竭有盡之財以填無窮之壑，愚不知其故何也。以爲畏之耶，則是以堂堂國家之大，畏人至於納貨，耻也！以爲謀之耶，則是以貨爲間而行變詐之事以取其國，亦耻也！昔者晉之賂虞爲取虢計，越之賂吳爲報仇計，唐高祖之賂突厥爲求助計，石晉之賂契丹爲取天下計。是數者雖有所屈而各有所就，而君子以其名不正，其事甚辱，且猶耻之。不審今日以東南破傷之餘，赤子之命所存無幾，而北虜貪惓，乃欲厭塞其意，奉之彌繁，侵之彌急，其所就者果何事哉？縱有所就，賈誼所謂上下倒置者，亦不可不戒，況未有旦夕之安而有丘山之耗，吾又可以不耻乎哉？甚矣，言賂虜者之不之思也！其說曰：熊虎搏人，得牛而止。北虜固貪矣，賂之以厚貨則其欲必盈，其師必緩，區區之費又何足惜？嗟乎！谿壑可盈，貪欲不可厭，得牛暫止，牛常繼耶？牛盡則及人，有志之士切爲寒心也。愚聞熊虎將搏人，不制之以利戟彊弓則拒之以峻墻高垣，如是而已，未聞以牛飼虎而欲保其長無患也。昔者六國之事秦，以寶貨爲未足，而至於割地以與之，其爲患也大矣。然虎狼之秦，終不爲足，今日割地而明日出師，今日出師而明日割地。地日益割，師日益出，而六國忽焉而盡矣。杜牧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此方今之藥石也。然議論者謂以事秦之

心禮天下之武夫，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功臣，此則未善。要之上決不可事下，中國決不可事夷狄，其天尊地卑之分自不可易爾，非必計利而後弗賂也。苟計利而勿賂，則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師還又以滅虞，若此等事，堂堂國家之大，又可爲之耶？彼虜以詐，吾必以正，乃能勝之，豈可以詐勝詐耶？賈誼能論上下倒置爲可流涕，而其五餌三表之說，以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高堂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與相娛樂以壞其心。是吾中國陷於詐也，此史臣所以謂疏也。愚不佞，輒敢效賈生之憤，去賈生之疏，專以華夷大分陳諸下執事，伏惟覽觀焉，以復于上，則天下幸甚。《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塔銘

隆興改元，癸未六月十三，住持天童山應菴禪師曇華遷寂，塔全身于院之西麓。其侍者興會持遺書副以趙州之頂相來，且需文以銘。余曰：銘余宜爲。歲在庚午，始識師于番陽，十四年于今，念有所至，雖千里命車，忽焉去之，亦不爲少頃留，以是爲常。家居官居，其門弟子以化事往還，蓋未嘗絕也。知師之所歷至詳，銘余宜爲。示之信入，導以進步，既久而本然之法軒豁呈露，靡所逃遁。考觀其極，與吾儒所謂一貫兩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得踰之日月，不可階之天，無或少戾。知師之所造至悉，銘余宜爲。負二宜爲，最後又以古佛相貌寄意，銘余責也，其可辭？師，江氏子，蘄之

黃梅人。生而奇傑，骨日聳秀。童穉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于邑之東禪。明年，爲大僧。又明年，杖錫參訪，首謁隨州水南遂和尚，染指法味，歡喜踴躍。遂遍歷湖南北、江東西，所至與諸老激揚，無不投契。然師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爲足，要求向上鉗錘，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一著以厭滿初願。乃上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爲法之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會圓悟入蜀，指以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爲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爲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之出皆越格超量，人天罔測，道聲藹然，洽于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座于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天童，皆緇素欣慕同辭。公舉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于普說、小參、問答、勘辯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辨，操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槌拂，亦汗下心死，恨見之晚，先意出力，辨所難集，以申報效。舊嘗領徒典刹者，皆晦匿名迹，以得寓巾鉢于下陳爲幸。嗚呼，道亦宏矣！師既大振宗風，爲世眼目，至于行業高潔，咸可稱述。師初有發明，即與此菴禪師時號元布袋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菴于護國，相得歡甚。此菴之亡，意于師不無所屬，而開堂嗣法，訖不忘虎丘，與近世眩于名聞、牽于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矩範嚴峻，或有過失，往往面質，無所寬假，言既脫口，亦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仰之。每于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爲無窮計，未嘗苟且。至纖毫不可于意，即翩然徑去，

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虬蛇戀窟。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挂牌入室至夜分〔一〕，他日多類是。將終，或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跌坐而化。春秋六十一，僧臘四十三。偈頌語錄甚富，未及詮次，已盛傳于世矣。徑山妙喜禪師聲價隆重，方其顯赫時，爭屈下之，師執常禮無加損。及其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者，妙喜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歸宗，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逮妙喜還徑山，退居月明菴，師演化于明，叔姪相望，往來憧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咸曰妙喜、應菴無異辭。師寂後未踰月，妙喜亦化去，祖道其遂陵夷矣乎！後生可畏，必將有紹之者。銘曰：

臨濟一宗，支派分布。大于楊岐，盛于五祖。善美具并，厥唯圓悟。生子若孫，益振門戶。師固後出，氣雄諸方。發端水南，徧參江湖。所至皆靡，陳既堂堂。師視缺然，高翥遠驤。窮法頂底，乃梯乃航。槌拂巾瓶，一十三刹。示無緣慈，縱無畏說。魔族萬千，我殺我活。驅耕奪飢，定動智拔。還其本然，同此大達。太白峰之前〔二〕，玲瓏巖之下，有窄堵波，靈骨是舍，三十年後話行，猶是閉眼作夜。《天童寺志》卷七。又見《吳都法乘》卷五上之下，《正宗語錄》卷三一。

〔一〕猶：原無，據《吳都法乘》補。

〔二〕峰之：原倒，據右引乙。

祭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文

維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左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尚書吏部郎官李浩，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故天童山應菴禪師和尚。嗚呼！師遂遷寂矣夫，抑世諦流布也，弗祭其弗來矣夫，祭之果亦至也。方其彷徨于水南，周旋于江東西、湖南北，困頓于雲居、章教之久，如求亡子，如喪考妣，茲其未悟矣，夫抑未嘗不巍巍堂堂、煒煒煌煌也。已而獨踞道場，一十有五，說法如雷如風，奔走衲僧，如鳳如麟，茲其既悟矣，亦未嘗不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也。烹鍛諸佛，其無功矣，夫抑最上之功也。呵咄列祖，是無德矣，夫亦無等等之德也。走之于師，爰自相視而笑，授受兩忘，昔不爲宿習，淮江異出不爲阻，儒釋異容不爲間，時從杖履日瞻槌拂不爲親，曠絕彌年元字脚不通不爲疏，生而咨叩不爲敬，死不哭臨不爲慢。善觀走于師者于一奠焉，而觀之無餘蘊矣。尚饗。《天童寺志》卷七。（以上刁忠民校點）

朱昌裔

朱昌裔，紹興中爲左朝散大夫、知嘉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

乞除放四川吏民舊欠鹽酒課息奏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四川鹽酒場務自建炎中總領財賦官變法，以盡一時之利，應副川陝軍食，蓋勢有不得已者。自後累政，惟務增添，逮今每歲共收鹽酒課息錢一千一百餘萬緡，比之舊額，幾四五倍，遂至趨辦不及，積欠數多。乃者朝廷遣使裕民，歲減七十萬，雖未能盡去重額，民亦少寬。惟舊欠未除，追催嚴峻，官吏貧民俱被其害，破產舉債，終難補足。望將未減額以前舊欠，如非侵欺盜用，並行除放。《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刁忠民校點）

李 良

李良，紹興間臨安府學生。見《宋會要輯稿》禮六之二四。

乞許陪位觀親耕禮奏

紹興十六年正月

伏覩皇帝躬祀先農，親耕耤田，敦勸天下，茲實朝廷莫大之盛典。臣等切嘗稽考《國朝會要》，

仁宗皇帝明道親耕帝藉，開封府士人進狀乞與陪位，特可其請。今陛下崇尚文德，昭致太平，同符仁祖。臣等苟不能抗章自陳，無由仰觀縟禮，上負陛下教育之意，有愧明道之文。欲望特降睿旨，遵依明道故事，許令臣等陪位。《宋會要輯稿》禮六之二四（第一冊第四八九頁）。又見《中興禮書》卷一三七。（刁忠民校點）

朱大廉

朱大廉，紹興中爲溧陽縣尉。湖州（今浙江湖州）人。見《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一上，《吳興備志》卷一一。

幽棲觀記 紹興中

幽棲觀，舊梁普通二年有隱士號幽棲伯鍊丹成，全家白日昇天，其宅居道家流，梁以其號名曰「幽棲觀」。基延袤三十畝，周圍有田有園廣半頃，皆仙人之舊產。舊有碑，不存。觀中有藏丹九井，井泉甘美，不減惠山觀。東北有小阿，號朝斗山。山側有井，云幽棲伯祭北斗，器藏其中。山之右有望仙橋，當昇仙之際，居人瞻仰而名也。《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一上。又見嘉慶《溧陽縣志》卷四。（刁忠民校

點)

崔 敦

崔敦，南宋人，紹興二十六年爲某州知州。

賀皇帝行上壽之禮表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

慈闈旋養，諧上聖之誠心；惇史奏篇，紀皇家之慶事。消辰尊閣，率土忭歡。中賀。臣聞至孝實近乎王，大事則紀於冊。晉謝蕭君之質，因左史而詳明；漢迎呂后之歸，於班書而謹籍。矧乃策非凡見，事有至難。將侈厥洪休，放諸四海而皆準；必勒爲大訓，垂之萬世而無窮。陛下高行敷天，深仁冠古。始遣匈奴之使，君子以爲必歸；迄修長樂之儀，聖德無以加孝。城穎之賦融融，清溫無斁；虞氏之書渾渾，顛末不遺。臣遠守偏州，欣聆鉅典。參陪嘉會，阻趨稱壽之班；宣布惇風，恪謹承流之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刁忠民校點）

白麟

白麟，字宋瑞，孝宗時曾知嘉州，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首姓氏，李石《方舟集》卷一五，晁公遡《嵩山集》卷五。

賀葉都督兼樞密啓

分憂宸極，督戰江干。諸將四馳，競掃滔天之敵；中原一混，悉歸輿地之圖。宇宙廓清，神人歡喜。竊以寇賊姦宄，臯陶務正于典刑；敵國渝盟，孔子尤嚴于筆削。蓋以豺狼之當道，必率禽獸以食人；此智者見微而預圖，而仁人感憤以流涕。矧茲巨敵，介彼朔方，以其地則不大于周之蠻荆，以其民則不敵于漢之甌粵，驅馳徒衆，糜爛生民。清蹕翠華，又駐東巡之駕；載麾黃鉞，未銷北顧之憂。驚風吹射於四方，虐焰流移於三紀。謀臣策士，嘗歷算以周思；悍卒武夫，亦遊談于聚議。雖曰礪乃戈而鍛乃刃，孰能犁其庭而掃其穴？豈知興衰撥亂之功，苟符拯溺救焚之手。恭惟某官洪深而肅括，剛大以直方。上帝降康，特賴傅巖之說；皇天眷命，挺生崧岳之申。高明百世之師，智勇萬人之傑。自奮身于朝列，尤切齒于寇讎。固嘗登灞岸以望長安，涕洟交集；幾欲會涿郡而絕大漠，寤寐不忘。

逮秉西樞，亟圖北伐。念衆人有所不識，惟明主可與忠言。廟謨朝奏于九天，邊警暮馳于四鄙。士皆阻駭，公獨請行。謝安當淝水之師，了無懼色；裴度董淮西之役，敢計還期。籌帷端坐于一麾，軍氣頓增于百倍。旌旂所指，漿食爭迎。前徒奔潰以倒戈，元惡逡巡而授首。斷鰲足以立四極，射旄頭以靖八荒。故國山川，盡入職方之貢賦；中原父老，重瞻司隸之威儀。曠古所難，非公孰克！第功行賞，當冠漢庭之十八侯；裂土分茅，行錫魯邦之七百里。某迹遠六符之采，親聞三捷之音，上喜慰祖宗在天之靈，下幸息群黎塗地之苦。河如帶而山如礪，莫紀元功；墨成海而筆成倉，難形善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

净慧巖銘

净慧巖者，唐乾元中僧舍也。歲月深遠，莫知其詳。迄今僅四百年，舍宇既頽而巖前石像亦斧鑿矣，獨山巖草木，與古無異。處士趙慶昇飄然有山林之志，乃于紹興辛未創室巖畔，與木石居。既又鑿山骨，剗苔蘚，再修石像，飾以丹青，石室帡幪，可庇風雨，釋氏風致，煥然于松石之間。乾元之迹，于是乎不亡矣。銘曰：

士之履道，若巖石然。歲月弗治，莽蒼芊綿。維心與迹，其勢若聯。一或弗净，斯罔覺焉。君子有見，端本澄源。世務如脱，浩其孤騫。虚靈精瑩，乃復其天。萬事萬物，昭吾目前。藐彼金玉，塵

視冕軒。維此淨慧，岑寂有年。卓哉隱君，脫屣翩翩。萬木翳翳，一室獨懸。乾元之迹，庶幾永傳。松風清清，澗水涓涓。無物無我，是爲福田。康熙《安岳縣志》卷二，康熙六十年刻本。又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三七，乾隆《潼川府志》卷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吳 握

吳握，紹興中爲宗正寺胥長，玉牒所點檢文字。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五九。

言差充宗正寺點檢文字官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本所開局之初，依已降指揮，差玉牒所舊人王亨，元係宗正寺胥長，充點檢文字，因本人自陳解罷。續承紹興十四年五月三日指揮，正差宗正寺胥長劉侁充點檢文字，本人身故。本所節次差過本寺胥長徐士明、康昇承權。方欲申明朝廷正行差填間，逐人並皆身故。有進義校尉謝彥文、呂滋陳乞，一時創行差充點檢文字，作二年一次名闕。《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五九（第三冊第六五〇頁）。（刁忠民校點）

伏 深

伏深，紹興末爲左武大夫、知德安府。紹興三十二年爲臣僚所劾，放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一九九。

乞免揀汰四川駐泊東軍并行存恤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四川州郡駐泊東軍，皆係宣和間差發前來戍守，緣兵火各無所歸。今來邊事寧息，灼見諸州軍盡將年老或殘疾之人並行揀放，無所仰食，往往至於乞丐，甚可憐憫，殊失朝廷撫養士卒之意。乞下四川制置司，將應出戍東軍免行揀汰，如年老實有殘疾不堪執役之人，支破半分衣糧，至身故日止，仍將已揀放人拘收，依此存恤。《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一八（第七冊第六八四八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刁忠民校點）

吳拱

吳拱，宋德順軍隴干（今甘肅靜寧）人，玠子。初爲宣教郎、川陝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遷右武郎。紹興十一年，遷涇原路兵馬都監。十三年，充階、成、岷、鳳路兵馬鈐轄。歷知榮、成二州，二十八年，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爲樞密副都承旨，遷潭州觀察使，陞利州西路兵馬副都總管。紹興三十一年，移知襄陽府，爲鄂州諸軍都統制，同年遷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次年除安遠軍承宣使。乾道中，除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淳熙間，累官至武康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封武功郡開國公。卒，贈太尉，謚襄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〇、一四二、一四九、一六四、一七〇、一七九、一八一、一八九、一九四、二〇〇及《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一〇七。

論襄陽不可棄劄子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荊州爲吳、蜀之門戶，襄陽爲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游，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則撤其藩籬。況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以爲巢穴〔一〕，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卧乎？朝廷必欲守襄陽，爲一道固圉之計，非三萬軍馬不可保守。若欲保守荊州，自合將襄陽爲扞中之

計，當得軍馬一萬，使拱可得措置，則修置小寨，保護禦敵，營闢屯田，密行間探。《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二，《續資治通鑑》卷一三四。

〔二〕此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設若侵犯，據山以爲巢穴」。

乞安泊西北來歸人奏

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西北來歸之人甚衆，望權令踏逐寺觀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八。

收復鄧州捷報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

遣發將官劉革等十二月一日到鄧州新野鎮，地名龍鼻，劫番賊寨柵，殺死番賊棄頭不斫，其賊拔寨退走，入鄧州。至十二月六日，番賊棄城逃遁，收復鄧州了當。革等統押軍馬，會合忠義首領孫顯等跟蹤追襲外，委是勝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六。（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六七八

吳 棣

吳棣，紹興中爲樞密院編修官。紹興二十六年，臣僚言其由恩科入仕，朋附魏良臣，招權納賂，爲人求官，以此放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

乞蠲除吏部增置民事之科奏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

頃因臣僚建議增置民事之科，應緣民事被罪者，並不得注知州軍、通判、知縣差遣。夫守、令、通判，親民之官，苟有所犯，未有不干涉於民者。使其人實有奸貪而犯贓私之罪，則加以重法，固不足恤。萬一素行廉勤，偶陷公過，而或傳致於民事，遂令終身不入親民之選，則人才必有廢棄者，豈不重可惜哉？又況刀筆之吏，因此執疑似之迹，故生沮難，或致交通賄賂，爲害不細。一時權臣，欲專予奪之柄，故不肯遽罷，但令申取朝廷指揮，殊不以紊亂祖宗法度爲意。欲望睿旨，將吏部民事一條早賜蠲除，所有百官注擬及公私贓物罪格法，並依舊制施行，庶幾法令簡明，易於遵守。《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卷一七一。（刁忠民校點）

任 愿

任愿，紹興中爲左迪功郎、成都府司戶參軍。

重修隋帝子蜀王廟碑記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

□什邡之西行十里許，有古佛祠曰南陽，宋大明中所建也。後周□□□□隋文帝混一南北，以皇子秀爲蜀王，王以暇日獵於寺廢址，有兔逸入□中。發塊得石像，甚巨。於是即其舊□爲寺，以像肖焉。時有道禪師者，善水觀，王異之，從問道，得大無礙。今寺之左有王之祠，祠下有泉匯爲陂，浮於方亭，□於雒。其發原流百里許，溉田數千萬頃，歲大旱，民不告病，其爲利可謂深且博也已。即泉之始，則道禪師□水觀之餘波也。雖然，佛之力其深不可思議，非王初有以導達啓迪之，惠澤曷以加乎民，至於今混混然而不泯？是則王之有德於斯民甚厚，當求所以報王於無窮也。往昔廟隘陋，且遊手行丐者食息其間，□□□以宅王之靈□□，里人請以廟隸寺□□屬僧悟真復□□經營十□□始克成。自殿及兩廊厨堂門屏，煥然一新，□□乞□者視廟貌莊潔嚴奉□□里之人賴之，雨暘益時，年

穀益登，疾癘不作，□□然風俗益以厚，寺因之供□□入亦廣，鐘魚鼓板之聲朝暮相聞，久而□□悟真以愿居□□耳目所聞見，爲王悉請書其事於石。愿謂王以帝子之貴、神明之靈加惠茲土，德至渥矣，作詩俾民之歲時歌以享焉。其辭曰：

泉涓涓兮流長，沛膏澤兮一方。□□□兮水中央，鳥嚶嚶兮木蒼。民懷德兮無相忘，薦蘭茝兮奠桂漿。帝子來兮佩鏘鏘，登斯堂兮式安且喜，愛我民兮俾壽而熾。歲時報事兮罔敢或替，神其安此兮以千萬世。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左迪功郎、成都府司戶參軍任愿撰並書〔二〕，住持傳法賜紫佛智大師紹明立石。嘉慶《什邡縣志》卷四八，嘉慶十七年刊本。又見《蜀中廣記》卷九，民國《重修什邡縣志》卷八之上。（刁忠民校點）

〔二〕成都：原作「武都」，據《蜀中廣記》改。

虞似平

虞似平，字智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紹興中爲芝田縣主簿，遷知縉雲。

仙都山留題

紹興二十六年

紹興丙子，錢塘虞似平智甫自芝田簿移攝令，季秋晦日，邀丞東萊張良弼夢符、簿荆溪莊玠德將、尉建陽陳旦明仲遊仙都山。虞似昌剛甫自姑蘇來，同遊。道光《縉雲縣志》卷一二。（刁忠民校點）

姚 憲

姚憲（一一一六——一一七八），字令則，嵊縣（今浙江嵊州）人，舜明子。以父任補承務郎，監臨安糧料院，歷丞海鹽、龍游、宣城三縣，知仁和縣事。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遷提點刑獄，除兩浙運判，知臨安府。入權戶部侍郎，權給事中，除工部侍郎。乾道八年，賜同進士出身，擢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講，簽書樞密院事。淳熙元年拜參知政事，監修國史。俄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責居南康軍。起知江陵府。淳熙五年卒，年六十三。見嘉泰《會稽志》卷一五，《南宋館閣錄》卷七。

乞依祖宗舊法支鹽本錢奏

乾道元年五月

祖宗舊法，支鹽本錢分上下次。先以上次五分發下催煎場，呼名支散，貧民下戶均沾本柄；下次五分留買納場，候發鹽到，秤見寔數，却行貼支。行之久遠，歲有增羨。至紹興二十九年指揮，作料次支撥下買納場椿垛，就秤下支還。緣催煎地遠，內有貧乏下戶，無力守等交秤，支請本錢，上等有力量亭戶一狀有請數千貫者，下戶有經年不得本錢。亭場敗闕，不免逃移，乞詔有司遵依祖宗舊法。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一九（第六冊第五二六四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九四頁。

繳還支賜銀絹文字奏

伏蒙聖慈以臣除御史中丞，賜銀絹各一百五十疋兩，臣不敢祇受。所有降下合同憑由司支賜銀絹文字二件，臣已繳連牒入內侍省收管外，伏乞睿照。《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七之二七（第三冊第二七四七頁）。

乞令弓手土軍專一巡捕盜賊不得他役奏

乾道六年三月

巡尉所管弓手、土軍，本爲巡捕盜賊，往往多被占破他役，以致捕盜之時，人力不勝。欲將本府管下土軍、弓手，令逐處巡尉盡行拘收歸寨，從本府添置軍器，常切教閱，專一巡捕私鹽賊盜，不得他役。本府不時差官遍詣點檢按閱，如有占破他役去處及教閱怠惰，從本府按劾施行。《宋會要輯稿》（第七冊第六八一五頁）。

乞將修蓋馬軍寨錢依例發送步軍司奏

乾道六年三月

照得昨修蓋馬軍寨，應副班直居住，每間估計材植、磚瓦、蘆竹篾、石灰等價錢一十八貫二百五十九文省。今來所造寨屋二千間，共計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八貫文省，兩司各計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貫文省。欲依例發送步軍司交收，計置物料，用軍工自行修蓋。《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〇（第七冊第六八六四頁）。

臨安府城門施用管鑰事宜奏

乾道六年四月

府城十八門鎖年深，啓閉不謹。今造新者十八，其分給諸門，欲自今月八日施用。管鑰關大內鎖匙庫收掌，日休時降付諸門。《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三之三十一（第八冊第七五四五頁）。

乞差權官未辟正員并一體批書到罷奏

乾道七年十一月

元旨詣庫監官，許踏逐見任得替待闕，已未到部大小使臣、校副尉內，選差權官，候及一季，見有成效，方許申辟。緣去就稍易，皆以暫近爲辭，不復悉力。欲乞今後遇差權官未辟正員，並一體批書到罷，以歲額分計所權月分，合辦息錢誠無虧闕，方許批書離任。候界終，照指揮比較賞罰，吏、刑部減磨勘施行，庶有以責辦。《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七（第四冊第三七三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

編》第四〇六頁。

乞令刑部長貳每月下寺錄囚奏

乾道九年三月

伏以大理號爲天獄，雖隸于刑部，昨紹興二十七年，因臣僚有請，乞刑部月輪長貳一員，赴大理寺錄囚徒。後來勅令所看詳，只令取索公案點檢。臣以謂凡具獄來上，刑部長貳但視其長案而已，不曾親臨慮問，亦何繇知其委有冤濫？獄囚果有冤抑，亦何繇而伸訴？是審問一節，徒爲文具。欲望特降指揮，凡大理寺禁囚，每月令刑部長貳一員下寺親錄囚徒。《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三三（第三冊第二九〇八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魯冲

魯冲，嘗知宜興縣，紹興二十六年，累官官右承議郎（一作奉議郎）。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一，《宋史》卷一七四。

論郡邑弊事奏

紹興二十六年

臣前任宜興縣，漕計合收窠名，有丁鹽錢、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一歲所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打舡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受、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

今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獲罪而去，頗能迎合上司，一以慘刻聚斂爲務，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終日惴惴唯財賦是念，祈脫上司之譴，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又見《宋史》卷一七四，《續通典》卷八。（吳洪澤校點）

徐時舉

徐時舉，紹興中爲國子監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三之二五。

乞許出糶常平所積陳米奏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竊觀祖宗立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糶之，不使傷農；穀貴則減價糶之，不使傷民。本末不傷，公私爲利，誠萬世不刊之典。臣觀今日郡縣，惟常平所積，動盈億萬，然米積既久，慮多陳腐。其一路使者及守倖法官，又以擅移動者獲罪非輕，不敢變易。乞詔有司於新陳未接之前，許將常平所積陳米減價出糶，一則在市米價無緣稍增，二則在倉之米以陳易新，三則郡縣多積，民食不匱。至於秋成，又許據見在錢數，以三之一增糶新米。嚴爲約束，以絕弊倖，茲亦理財之先務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三十一（第七冊第五九六四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三之二五（第六冊第五七三二頁）。（吳洪澤校點）

錢師尹

錢師尹，紹興間爲安溪縣尉。見嘉靖《安溪縣志》卷七。

美報亭記

紹興丙子之夏，令尹李公來治是邑。既視事，言於僚窠曰：「出治之序，莫先於學校，尤莫重於社稷。是邦凋敝之久，二者圯而弗脩，其無乃曠於吏治？」邑尉錢師尹贊之曰：「韓吏部有言，天下通得祀者，惟社稷與孔子。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今學校社稷之未脩，上無以稱國家崇德報功之意，下無以慰士民之望，二者誠爲切務。」公曰：「諾。然是二役也，不可以併作，子爲我以次董之。」其冬，先葺黌舍。仆者興，缺者補，釋菜鼓篋，閭閻可觀。越明年冬，乃致功于社稷，除榛蕪，周峙墉榦，二壇崇新。特因舊址復爲三壇於側，西向南上，風雨雷師位焉，所以省役而便民也。攻位既成，旁列茂松，前植細柳；有亭屹然，以處禮官；簷楹翼之，以待執事。禮行事舉，農益知勸。公乃命以美報揭亭之額。夫春祈秋報，祀有常典；豐凶旱溢，歲無常數。今獨以報待神，則公之留意斯民，願其歲享屢豐之樂，蓋可見矣。又況藍溪之陰，鳳山之陽，縣治居之，而斯亭之作，乃當鳳珠之上，巖壑環繞，有以占一方之勝槩，而亭之篆額，得公妙筆，雄健倚偉，又有以增一亭之佳致。其賞心快目，殆若神物秘藏久而不發，以待公之來也。所宜遵仰景貺，年穀順成，風雨惟時，迅雷不作，載芟之祈，歲無缺望，則美報之意，邑人推其所自，且不專賽於神矣，休哉！

嘉靖《安溪縣志》卷七。

又見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六。（王曉波校點）

趙士詡

趙士詡，宗室。紹興二十六年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恭州刺史，二十九年爲成州團練使。乾道三年轉保信軍承宣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見《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二五、六之三十一、七之七，《宋史》卷二三〇《宗室世系表》一六。

乞依例收使轉行奏

紹興二十九年九月

父光山軍承宣使仲深，自靖康以後，遇聖節大禮恩澤三十餘次，未曾陳乞。兼自宣和三年陞朝，合理磨勘，至紹興十七年，方使過十周年轉行一官。所有紹興十七年已前實歷過一十三年，至今未曾收使。乞依復州防禦使居厚體例，及己未曾收使磨勘於見任官上特與轉行。《宋會要輯稿》帝系六之三十一（第一冊第一四五頁）。（尹波校點）

趙士銖

趙士銖，宗室。紹興二十六年由右監門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改蘄州防禦使。乾道元年爲洪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二年任常德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六年特授奉國軍節度使，九年贈少師，追封咸安郡王。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三之一七，六之二五，七之五，七之六，七之一〇。

宗室祇應差破錢奏

乾道元年三月四日

宗官宣借兵士合差破二十三人，書表客司每月添破茶湯錢十二貫，抱笏祇應每月添破茶湯錢一十貫。其抱笏祇應闕人，許踏逐辟差。欲乞並依士街、令詎已得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五（第一冊第一四九頁）。

乞將士豢等四員與行在南班通差行事奏

乾道元年三月四日

契勘宗司並吳益王府南班宗室，內士諳久患目疾，居端已得旨外居，士持、士周近又身亡，員數

大段稀少，每歲五享薦獻太廟、別廟、朝拜諸陵及奏告等非泛行事，委是論差不行〔二〕。欲望聖慈乞將紹興府行司南班士參、士程、士秀、士石四員與行在南班通差行事。《中興禮書》卷一六五。

〔二〕論差：似當作「輪差」。

乞依例免諸處行事奏

乾道二年四月

念臣年迫桑榆，筋力不逮，去冬因臘享行事，自太廟大病而歸，醫治四十餘日，方幸參告，尚今脚膝無力，拜跪艱難。欲望聖慈許依士輶體例，特免諸處行事〔二〕。《中興禮書》卷一六五。又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六（第一冊第一四九頁）。

〔二〕特免諸處行事：《宋會要輯稿》作「特與出入南北門，免諸處行事，趁赴六參起居」。

乞存留大方脉一員奏

乾道五年八月

本司諸宮院元差宿直醫官三員，近降指揮減罷，止差小方脉一員。今乞依紹興府大宗正行司例，更存留大方脉一員。《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三二（第三冊第二八三六頁）。

乞依官序立班在令德之下奏

乾道六年五月

據定武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德言，乞立班在臣之下〔一〕。尚書省條具宗室序位〔二〕：官同以尊卑爲序，卑幼官高，願在下者聽。劄令德照會。臣年齒雖長，其令德係是襲封郡王，於臣分守，有所未安。乞止依官序，令臣立班在令德之下。《宋會要輯稿》儀制三之五二（第二冊第一八九七頁）。又見同書帝系七之九（第一冊第一五一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一二九頁。

〔一〕立班在臣之下：此下《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九無「尚書」至「照會」一節，而多「臣竊謂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句。

〔二〕條具：原作「具條」，據文意乙。

乞依例將士忞第三孫與士詡爲孫奏

乾道六年九月十九日

保信軍承宣使、濮王位檢察尊長士詡老病，本房並無子孫，今本位堂弟士忞第三孫欲與士詡爲孫承繼。契勘昨在京日，有周王宮宗室允初爲無嗣，將漢王宮宗魯幼男仲速爲孫，今來士詡、士忞係同宮本位，委是昭穆相當。《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一〇（第一冊第一五一頁）。

乞許趙寬夫過房與趙彥增爲後奏

乾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故左朝散郎彥增妻安人元氏狀，故夫兄彥堪將第二男寬夫過房與故夫彥增承繼。緣彥堪及夫彥增相繼身亡，未曾陳乞附籍。契勘寬夫係彥堪之次子，即非嫡長，與彥增爲嗣，昭穆相當。伏望許令寬夫過房彥增爲後。《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一〇（第一冊第一五一頁）。

乞下有司施行藝祖之後襲封事奏

乾道七年九月

定武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德薨，藝祖之後，襲繼祠事不可久闕，欲望下有司襲封施行。《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一〇（第一冊第一五一頁）。（以上尹波校點）

史堯俊

史堯俊（一一一六——一一四七），字明甫，一字伯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伯鎮），堯弼之兄，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年二十六類省試，擢爲第一。黃甲恩解褐，擬劍南西川節度推官，從辟教授永

康軍，尋被誥授左文林郎，教授維川郡。未幾，除改四川茶馬司屬官。卒年三十二。見史堯弼《蓮峰集》卷一〇《兄伯振墓誌銘》及卷首任清全《蓮峰集序》。

賀任守啓

祇奉詔音，鎮臨寰服。惟茲大賢之里，本實東陽之墟。徒馭從容，宿舂糧而已至；吏民企羨，晝衣錦以何殊。恭惟某官學冠時髦，望隆禁路。言底可績，皆脗合于廟謨；知無不爲，幾轍環于方域。既登共理之最，力丐就閒之安。豈容與世以兩忘，果爲斯民而再起。望九重之闕，咫尺不違；據四達之衢，舟車相屬。實資材敏，以濟事叢。諒游刃之何勞，抑賜環之有漸。某一違誨益，再閱歲餘。心搖若旌，幸奔走之少定；地錯如繡，復庇休之可依。念披霧之未諧，已遡風而懷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

謝漕使薦舉啓

蓋聞貴德所以敬賢，報恩莫大薦士。何可專也，至誠惻怛不敢驕；以謂當然，極力推挽唯恐後。故爲士者求於己，無求於上；而在位者惟其才，不惟其私。前輩所以揚聲，而後生因之砥節。風流既

邈，趨競實繁。意此道之弗回，抱遺編而深慨。公未忘古，士亦蒙休。自顧么微，尚思奮起。不自知其蹇淺，竊有志於高深。處世之具彌疏，叩門之辭愈拙。不謁而獲，久見笑於輩流；終無可言，久自安於貧賤。獨嗟窘步，孰云騏驥之不乘；僅庇一枝，豈有藿蠋之能化？敢期觀采，辱在薦論。題評過優，位勢增重。使絕榆枋而決起，遂忘樗櫟之弗堪。初無自鬻之言，又乏先容之助。凡所蒙者，盡公賜之。此蓋伏遇某官志並古人，義高當世。惟能舉其類，蓋英髦已備於胸中；自薄責於人，故疵賤不忘之度外。流根膏雨，何止沾一溉之功？斂衽後塵，不敢效衆人之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四。

（以上曾棗莊校點）

魏掞之

魏掞之（一一一六——一一七三），舊名挺之，字元履，更名掞之，字子實，建陽（今福建建陽）人。少游郡庠，與朱熹同師胡憲，憲器之。已而遍從鄉之儒先長者游，又往四方，盡交先達名士，聞見日廣，聲稱日大。兩試禮部不第，遂不復出，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艮齋先生。乾道四年詔舉遺逸，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急務，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在太學，多所建明。未半年，以忤時相罷爲台州州學教授，慨然以歸。乾道九年閏正月卒，年五十八。見《晦庵集》卷九一《國錄魏公墓誌銘》，《南軒集》卷四〇《教授魏元履墓表》，《宋史》卷四五九有傳。

定婚一

粉榆相接，初無一舍之遙；龜筮協從，偶結二家之好。令愛素閑姆訓，某男粗讀父書。幸因媒妁之言，獲遂姻親之托。嘉偶曰配，已諧鳴鳳之占；其幣維何，聊贅委禽之奉。《婚禮新編》卷三。

定婚二

謀以筮龜，敢自紐於閭閻之陋；卜之臭味，蓋相求於道義之中。實惟聲氣之同，僭有姻親之議。令女婦能綽著，姆訓夙閑；男某方茲伉儷之求，得此閨門之助。雖人各有偶，固不可以苟成；然事播未形，又似成於素定。庸將純帛，以展微誠。《婚禮新編》卷三。（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四六七九

釋咸傑

咸傑（？——一一七六），字密庵，福州（治今福建福州）鄭氏子。博通內外，能文善書。壯齡出家，參曇華禪師得法，歷主烏巨、祥符、蔣山等剎。後詔住徑山，遷靈隱，晚住育王。淳熙三年寂。見《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五。

示昺禪人

祖師門下，直截省要。不歷階梯，立地成佛。學道人多不明此，病在於何？只爲太煞現成，不肯承當，一味鑽頭入知見網中，覓佛覓法，覓玄覓妙，向上向下，如何若彼。恰如蒼蠅墮在糍盤中，粘手綴脚，自作辛行宗苦。看他臨濟在黃檗會裏三年，白日只堆堆地坐，全不知佛法道理。首座勸令問佛法的大意，三問三遭六十拄杖。後到大愚灘頭，驀自知非，便道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遮般說話，豈是心機意識？預先安排而能致之然耶？復返黃蘗，蘗見來乃曰：「遮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

濟曰：「只爲老婆心切。」槩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濟云：「說什麼待來，即今便喫，隨後便掌。」槩曰：「遮風顛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濟便喝：「參學人須得一番如此，方可入作，亦未爲究竟。」從上有力量大人，終不肯容易小小了却。纔得遮般柄霸入手，直是撥草瞻風，覓箇咬猪狗惡手段，與他做冤家眉毛厮結。禁得惡拳趯，喫得沒滋味。大爐鞴中千煅萬煉，徹底淨盡跳得出。無絲毫領覽，超情離見，尚恐走作。錮鎔人家男女，安肯向平白地折合却。信知先達拈一機示一境，盡是脫羅籠沒窠臼。曾無針鋒許，與人作道理，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道禪人

先達抱道之士，巖居穴處，未曾容易以一言半句，急於人知。日久歲深，蘊藉成熟，人自知之。便乃裹糧躡足而就扣問生死，已躬大事，抑不得已。略露鋒鋦，何啻青天轟霹靂。只要當人於聲前領略，得一箇半箇，擔荷得行，便解據虎頭，收虎尾，爲如來種草。豈可胡亂朝呪暮呪，而欲使之然耶？年來此道大不振者無他，蓋爲人師者眼腦不正當，自無見處，但以名利得失居懷，深怕人道他無機緣。晝三夜三於古人方冊中顛倒熟念，釀在第八識田中，准擬學者來問。貴圖口不空，恰如羊屙屎。纔豎起尾巴，便有百千顆落地。學者眼目不明，如何辨白，盡情深信，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所謂打初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是達磨兒孫，決欲洞明祖翁家裏，事直須一刀兩段，肚

裏無一絲毫繫念，只就無繫念處看箇話頭。六祖示明上座道：「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但如此看來看去，到詞窮理盡，沒奈何處，驀然看透，便是一生參學事畢。《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光禪人

馬祖道：「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與麼揭示學者，恰如掘箇深坑，活埋了人，却向上面奠祭也。德山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又道三十年來未曾打著箇獨脫底，何曾夢見達磨未來時汗臭氣在。衲僧家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如火燒冰，莫誇少壯，休論老成，一處錯踏，翻千處百處一處透。如獅子王吒沙地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豈不慶快？平生當人幸有如是威光，幸有如是受用，不肯回頭自覷捕，多是坐在他人語默裏，及至終身無所成立。若要易會，不必泥在三條椽下，但向逆順堆中擲撲不碎。自覺省力，便是破家散宅時節至矣。《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覺禪人

蘊扶宗豎教英氣，本色行脚道流，不在游州獵縣、觀境致過時，務要與生死兩字作頭底，直截荷負跳出斷常窠臼。識得祖父田園落著，收拾契券一分曉，不被他人侵疆犯界，然後見佛殺佛，見祖殺祖，破盡上祖生涯，都無顧藉。著弊垢衣入群魔隊中，靡所不爲，仰不愧天，俯不愧人。顛顛顚顚，大棒打不回頭，千人萬人羅籠不住。一旦業緣成就，被人推出，向曲录床上胡言漢語，欺賢罔聖。世人說不到處一一說出，世人做不到處一一做出。傍觀者爲他面熱汗下，渠只閑閑地神色儼然。到者般田地，亦未稱扶豎正宗意氣，何況末上被邪師引入草窠裏？以沙糖蜜湯甜其舌頭，纔有些兒黃連氣味，便自己忌諱如此，永爲廢人。學道至要別無他術，須是硬靠却咬猪狗手段，喫得沒滋味，禁得惡鉗鎚，千煅萬煉，胸次淨裸裸地，全無佛法道理。但恁麼研究，如人學射，久久自然中的，誠不誣矣。《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應禪人

昔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起一枝花，獨迦葉尊者一人破顏微笑。世尊便云：「吾有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劈頭一錯，直至如今代代相傳，分宗列派，承虛接響，實謂世尊，有禪道佛法可分付與人。末學紛紛，不本其由，拋家失業，矻矻辛苦，奔南走北，向諸方老和尚舌頭上覓道覓禪，覓佛覓法，將心等他分付。殊不知劍去久矣，方乃刻舟。若是大丈夫漢皮下有血，終不喫別人殘羹餽飯。直下自家豎起脊梁，如銀山鐵壁相似，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中，搖撼不動。二六時中默默地回光返照，冷眼覷捕。驀然覷透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脫體虛凝，湛然常寂，盡大地都廬是箇解脫門。到此境界，暗裏點首自肯，已謂世出世間無第二人。豈知正是墮在解脫深坑，無生法窟。又謂之黑山下，恰似魂不散底死人守定。老鼠三寸眼光，以爲究竟極則。如此見解，有什麼快活處？若行是真踏著不疑之地，曾經本色大爐鞴中煅煉出來，如金翅擘海，猛虎插翼，豈有許多栖泊處？白日只閑閑地，要用使用，信手拈來，端若懸崖石裂，誰能禁止之耶？是故普化和尚，每於街頭道：「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臨濟令侍者搗住云：「總不與麼時如何？」化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所謂如人善射，箭不虛發。臨濟雖則坐籌帷幄，決勝千里，侍者撞入重圍，幾乎收身不上。普化縱饒八面受敵，要且無佛法身心，烏巨若更切切，定招拔舌地獄。《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白雲然長老

佛祖闢域，衲僧巴鼻，如火聚，無一針鋒許，與人作道理湊泊。只貴當人，具逸群氣槩，直截荷負，譬如真獅子王哮吼一聲，壁立萬仞，始見不孤從上爪牙也。靈山拈花已前，少林直指之後，繩繩相繼，如鏡照像，毫髮無差，皆是夙承願力。提持遮一著子，非獨與天下人抽釘拔楔，至於九有四生，俾令洞徹正知正見，是爲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

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只此靈鋒，阿誰敢擬？大凡超宗之士，垂手爲人，等閑示一機一境。快如倚天長劍相似，直下取人命根，了無異轍。終不向平地上與人和泥合水，巖頭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豈虛語哉？《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哲珉二禪人幹帳

有祖已來未嘗容易以禪道佛法指示學者，謂之學道捷徑。只要當人去却今時，向父母未生已前，混沌未分之際，直截擔荷，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一切處澄澄湛湛，一切處生殺自由，一切處自能生

風起草。不著有爲，不坐無爲。如斬一綖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綖絲，一染一切染。通上徹下，全體是箇大解脫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何處有一絲毫許外物之爲障礙？學道人力學而不悟者，病在泥於古人言句處，病在坐著勝妙境界處，病在空洞無象處，病在以禪道佛法居懷處，病在却迷就悟處，病在最初不遇善知識，引入葛藤窠裏處。此數病，非但初機晚進有之，從上大尊宿悟徹本心，見徹本性，自己本地風光現前，大法不明，亦有此病。看他興化和尚爲衆曰：「我聞前廊也喝，後架也喝，諸子莫盲喝亂喝，直得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撲下來一點氣息也無。待興化甦省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去在興化直截擔荷，騎賊馬趕賊，只是未得勦絕。前途撞著知音，分明舉似，必爲圓却遮話。」《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源監寺

源監寺，余俗門昆仲也。未出父母胞胎已前，雖然各不知其名字爲誰，便乃以法義相資，如水入水。及其出父母胞胎以至長成，捨家出家，圓頂方服，出叢林，入保社，見善知識，敦其法義，分其皂白，絲毫不差。余業緣所鍾，備員深山古寺，不遠千里而來，以道相聚。日久歲深，爲左右臂。勦力贊成，益見法義照著厚矣。予年來老景侵尋，方且乞閑，偶來告別曰：「蘿菴師伯卵塔雖成，四面墻塹未就，恐牛羊踐蹂，於義不便。欲往謁諸檀越，一等圓備。」余嘉其法義，愈堅金石，故不敢留。

昔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爲老僧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侍者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之，云：「相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噯，國師好箇塔樣，被耽源一句釘翻却了也。直得七穿八穴，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遂成叢林話霸。且畢竟喚那箇作國師塔樣，有般瞎漢便道：「即此良久處，更引外道問佛。世尊良久以爲，證據若如此，何異盲人摸象？要見國師塔樣，遠之遠矣。前途有問源監寺：「師伯無縫塔樣，如何對他？」急著精彩下取一轉語。《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葛主簿請跋先知府信齋遺偈

有力量大丈夫出游人間，自詩書由富貴，致君澤民，不被利名關鎖。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條脊梁骨，如生鐵鑄就。一切世間逆順境界搖撼不動，何故如此？蓋爲最初發一念時，撞入母胎中，便具正因正見，煉磨純熟。纔出頭來一撥便轉，本地風光頓爾現前，不假他求。及至出生入死，超然卓絕，談笑說偈，恰如平日，終無別道理。正所謂生如著衫，死同脫袴。信齋今日之設，豈虛語也歟！且如信之一字，如何提掇，如何受用，便乃如是靈驗？莫是信是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能爾耶？且莫錯會，要見信齋直截處，切忌向紙上卜度。《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殊禪人

達磨未離西竺，便將一條斷貫索，穿却天下人鼻孔。及乎遠泛孤舟，游梁歷魏，見武帝笑談間，不覺失却此索子。便乃無頓渾身處，直往嵩山九年面壁，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那知深雪中有箇不識好惡漢，拾得此索，返將穿却鼻孔。渠無面目得見人，復回熊耳峰前，做許多鬼怪。而今學道人不原所以，將謂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有恁麼事。晝三夜三，拚却性命，抵死窮究，無乃錯之甚耶。殊禪人質直無偽，深知此索子，不是口耳傳受而得之。謁來深山窮谷中，道聚究研，要知落著分曉，誠不易得。回觀此山，食指既多，常住不給，不忍坐視發心，爲衆持鉢。余嘉其志不凡，臨行欲語，故書此以贈之。但向紅塵逆順堆裏，默默提撕，驀地一齊失却，歸來與汝三十拄杖。《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靈隱佛海會中五比丘行丐求法語

行脚高士，跳出荊棘林，踏翻獅子窟，周行無轍跡，四顧絕遮攔。見佛祖如生冤家，聞禪道如風過樹。向祖師門下尚未得其髣髴，何況末上立志不堅？扶籬摸壁，隈隈碯碯。二十四氣，一時發現。

隨群逐隊，也道撥草瞻風。見善知識，輕輕撥著，便見魂飛膽喪。若無定龍蛇眼目，如何辨別？豈不見雲峰悅見大愚芝，首聞大家相聚喫莖齏之語？便乃倒戈卸甲，然後歷試諸難，初無玄妙語與之商確，只云佛法未怕爛却。考其心肝，見其壯志，過如鐵橛子，遂引入堂司。一日坐後架，桶箍爆墮地，激發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走到方丈，口似磔盤，知他底裏如何。密庵口門窄，不能爲汝說。到荆棘林中，老瞎禿必爲道破。《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中侍者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如珠走盤，不撥自轉。二六諸中，折旋俯仰，入魔宮，探虎穴，上刀山，攀劍樹，乃是當人著著得力行履處。便能以此心入紅塵堆裏，逆順界中，與一切人和泥合水，拔楔抽釘。令他不覺不知，驀地見徹本心，悟其本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人人鼻孔遼天，箇箇壁立萬仞，方敢稱爲行脚道流。若只守一機一境，終日冷湫湫地打坐，等箇悟來，便是喪達磨正宗魔子也，宜善思之。《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答卜運屬

向者不敢疏外，輒以管見不情之語，上浼台聽。重蒙不鄙，復有所問。只據目前，聊舉一二。昔龐居士、李都尉皆是誠心篤信，自己分上，有蓋天蓋地出格超量底事，從上若佛若祖互相出來。橫說豎說未曾說著處，便乃遍扣宗師，以期深徹證悟爲地頭。後皆得柄橛入手，不被世間出世間法羅籠得住。龐居士有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李都尉道：「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看他二賢揭示，過如生鐵橛，終不肯妄通消息。正所謂一滴獅子乳，迸散十斛驢乳也。每見士大夫著意學此道極多，只恐末上撞著道眼，不明宗師，胡說亂道，將古今言句妄意穿鑿，以爲極則。貴圖稱他會禪，此是第一等大病。恰如一件好物，十分現成，被人雕刻，作千般奇怪，以失其真，深可憐憫。若欲著實理會父母未生已前一著子，到大年三十日臨行之際得力，不被生死兩字攪吵，須是自家回光返照，向己躬脚跟下時時推勘，看是什麼。推來推去，推到無依倚處，平生機智伎倆淨盡，驀然一念頓消，心花發現，塵劫來事，盡在于今。好也添一絲毫不得，惡也添一絲毫不得，便是從前著衣喫飯箇官人，別無奇特玄妙理性可說，不妨慶快平生。燈下聊書大概，以助真源。知我罪我，盡在是矣。《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輝禪人

夙植般若種智，英俊上士才出母胎，立志挺然，與時流迴絕。行脚見知識，決要透脫生死大事，深期遠到，終不肯妄自尊大，求寮舍穩便，四事豐饒爲得計。然而透脫此一事，非是博聞強記，智識過人而能企及，亦非一味忘懷，百不知，百不會，而能造詣。十二時中，行住坐卧，譬如大辟罪人，欸案已就，平生有大機智，到箇裏總用不著，只待一死而已。一旦押到市曹，魂魄都不知落著。驀被人從背後一刀兩段，便是百了千當。參禪做工夫無他術，須是恁麼提掇，方可有明悟底時節。若是隨撻揪，驢年也未夢見。《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臨禪人

本色參學道流，入叢林見知識，決欲洞明生死已躬大事，無非具殺人不眨眼底氣槩。更不思前筭後，拚其性命，都無顧藉。一向硬赳赳地將心就一處研究，不捨晝夜。驀然一覷覷透，一咬咬斷，通上徹下，全體是箇大解脫門。活鱗鱗地見佛見祖，如破草鞋；聞禪與道，如風過樹，亦未是泊頭處在。正好入大爐鞴中煅煉，直教聖凡情量，徹底淨盡。透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逗到大休大歇之

場。身心若枯木寒灰，大棒打不回頭，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白日只閑閑地出一言半句，快如倚天長劍，便能殺人，亦能活人。千變萬化卓卓盡超格，則諸聖著眼不到，萬靈瞻仰無門。亦未可共語臨濟宗旨，更須知有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一著子。且道如何是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一著子？問取上人。《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覺禪人

人人自有一條通天活路，未曾蹈著時，行住坐卧，如人醉酒，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及乎一日踏著路頭滑脫，東去也由我，西去也由我，終不被別人胡亂指注，錯其正路。所以釋迦老子，末上踏著此路，便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及至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卷舒自在，縱奪臨時，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也不出遮條路子。流落人間，歲月浸久，相習成風，分枝列派，各宗其宗，主其法者不遵正路，專事邪佞詭詐，巧言令色，誘引人家男女，向草窠裏轉，從劫至劫，枉受輪迴。其間一箇半箇驀自知非回首，就有道一言之下，心地開豁，如果日當空，無一點雲翳，何患路頭不正也？前途忽有問上人如何是徑山正底路頭，只對他道：但辨肯心，必不相賺。《密庵咸傑禪

示真隱朱居士

承喻，二十歲時便知道自己一段大事，此乃是無量劫來，般若光中熏習，今生出頭來便爾也。又道每與尊宿往來，稍稍純熟，不至費力。竊觀來教，語意亹亹，非是錯用其心也。且爲說箇喻子，恰如被人引向大官驛路上，合眼也日行千萬里，都無疑慮。但不曾撞著箇惡手段，從面前劄箇硬塞，後面驅重兵趕逐，直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平生學得機智，到遮裏一點也用不著。果夙有力量，抖擻精神，驀地拶得一路通，四方八面活鱗鱗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恁時方有自由自在分。終日在聲色中出沒，聲色不能染污。世出世間，如蓮花不著水，豈不慶快平生？若只管向他人人口頭取辨方策中尋，要契合心田，縱饒參到彌勒下生，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安樂。何故？蓋起心動念，便被情識機先爲累也。所以二祖參初祖，種種說心說性，祖乃示一偈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初無奇異語似之。「外息諸緣，內心無喘」，且置之勿論，作麼生說箇「心如墻壁，可以入道」？遮裏疑不破，只在遮裏疑。古者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誠不誣也。《密庵咸

傑禪師語錄》卷下。

讚布袋和尚

禪不參，道不會，終日忙忙。弄箇布袋，十字街頭道等人。阿誰知渠綖績，稽首彌勒世尊。國有憲章，三千條罪。《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讚開明禪師

江郎入定，烏巨開山。林深路迴，火冷雲寒。道大不知誰辨的，帝王親手付金襴。《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讚繡寶公

針鋒上直入，線縫裏跳出。剪刀尺子自隨身，號令乾坤齊萬物。《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讚應菴和尚

眼大如環，頭匾似扇。從來不省己非，偏笑漳泉福建。著實處用無七縱八橫，脫空時曰有萬化千變。焚香稽首讚揚，也是神頭鬼面。《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又見《天童寺志》卷七。

讚木庵和尚

面目森嚴，語言希差。不出飛猿嶺，道聲藹天下。活潑菴不傳之宗，死衲僧虛頭話霸。五坐道場，叢林增價。稽首拜手，虛空貼卦。《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讚徑山音首座

氣宇雲閑，身心木槁。頂門正眼，紅日杲杲。早投長蘆剗草之機，晚分雙徑人天之座。名山屢招而不赴，一菴超然其高卧。夫是謂叢林前輩典刑，宜與趙州同年而並操者也。《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約齋張直閣畫師頂相請讚

挨開不二門，千聖須却步。直下便承當，略通一線路。佛也不奈何，誰敢當頭道。道著頭角生，一點黑如皂。盡情分付約齋大居士〔二〕，一等人間任揚播。《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二〕齋：原作「齊」，據題改。

真際道人請讚 孟參議恭人

一句全提，了無向背。臨漸正宗，恣意破碎。彌天過犯，不容懺悔。丹青畫出向人前，他家自有通人愛。《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禪人請讚七首

五戒不持，威儀破盡。空腹高心，言不足信。徒將朽木亂塗糊，衲僧添得膏肓病。

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如何形容，生此奇怪？爲僧不稟僧儀，學佛力破佛戒。鼓舌搖唇，叢林殃害。若無伽梨裹渾身，便是當年屈突蓋。

在家不讀書，行脚不參禪。隨流閑打鬪，掘地覓青天。而今老矣方知悔，捏人痛處力加鞭。眼橫鼻直村僧，肚裏渾無一窖。兩奉詔旨住持，添得叢林熱鬧。若論直指單傳，正是睡夢未覺。入室愛用拳頭，佛來也不放過。知他是聖是凡，便敢如此亂做。識得破，海壇馬子似驢大。德山臨濟，棒喝交馳。雲門顧鑑，總是愚癡。唯有徑山無伎倆，握拳端坐眼如眉。水黑染成，恰似真箇。據坐胡床，胡揮亂做。三十年後此話大行，籍沒乃翁膠黏滯貨。《密庵咸傑

禪師語錄》卷下。

佛日常長老請讚

赤手全提，金圈栗棘。跳出三要三玄，破蕩佛祖窠窟。試問有何神通，盡力吐露不出。咄咄佛日長老，與麼拈出。《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隆報著長老請讚

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了無禪道與人參，滴水便見波瀾起。太醒醒，難比擬，分付隆報著長老，好向叢林振綱紀。《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皇太子妃請就徑山陞座末後說偈

佛身無爲，不墮諸數。隨機示現，應無所住。如月行空，光照寰宇。廓徹信心，莊嚴福聚。記得先賢曾有言，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示善應道人

善應無私，當陽有準。直下承當，入佛祖闢。《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爲南上座下火

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袞著磕著，便乃以四大爲正體，以生死爲妙用，以壽齡修短爲游戲之場，以畢盡寂滅爲歸根得趣。遂以火炬劃一劃云，盡從遮裏流出。南上座急諦聽，莫遲疑，斫却那邊無影樹，却來火裏倒抽枝。《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

爲隆浴主入塔

遮些骨頭，礲礲誚誚，奇奇怪怪，他人住處不肯住，他人愛處不肯愛。每來室中，丁字著脚，上門上戶，却似少他禪債。而今罷戰不征，別是一般光彩。隆浴主，隆浴主，且道是什麼光彩？多子塔前，香雲鬢鬢。《密庵咸傑禪師語錄》卷下。（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四六八〇

晁公遡一

晁公遡（一一一七——？），字子西，號嵩山居士，又號箕山先生，鉅野（今山東鉅野）人。靖康元年，北敵發難，年僅十歲即隨家人逃離汴京，東游吳楚。次年十一歲時，父冲之留佐東道，敗死于寧陵。紹興初入蜀投靠姑丈孫涪州，八年與李燾同科進士及第。十年任梁山尉，二十五年留佐夔州路轉運判官王珏，三十年為涪州軍事判官，隆興元年知梁山，乾道元年知眉州，乾道二年升任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既兼漕輓。衰遲之年曾赴上都，再入江南。著有《嵩山集》。《宋史》無傳，事迹略見所作《憫孤賦》、《送子嘉兄赴達州司戶序》、《梁山縣令題名記》、《自過犍為山水益佳》詩、《上張待制劄子》、《與李仁甫結交書》、《省齋記》、《王少卿墓誌銘》、《程氏經史閣記》、《答蘇小溪小簡》、《上虞參政劄子》、《盡心堂記》、《與石通判劄子》等詩文及師璿《嵩山集序》。

晁有《抱經堂稿》，以甲乙分第，早佚。《嵩山集》五十四卷，同時人師傳甫所編，刻于乾道四年晁任成都府路提點刑獄時。《四庫全書總目》謂《嵩山集》「皆眉州以前所作」，非是。集中有乾道二年至四年間任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時之詩文，亦有乾道四年以後之詩文，今本《嵩山集》已非師編之舊，後代傳刻

時已有增補。本書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另輯得佚文二十篇，統編爲二十二卷。

登賦樓賦

晁子居於硤中，已聞西山之可遊。蓋武信之美，盡在西山，而西山之美，無如茲樓。己卯之冬，歸自益州，始及西山之下而休焉。霜露既降，天高氣清，山川開除，氛霧不興。乃從主人問茲樓而登焉，四山蒼蒼，其峙如屏，江流茫然，如帶縈城，一目千里，野曠川平。主人樂之，顧客而喜，將以是爲東皋，每登之而必賦也。晁子曰：富麗便美，流連光景，非今之所謂詩乎？世方吹竽伐鼓其門，在於五風，不幾於淫。如曰山林之樂，可以忘歸，藻繪巖壑，與之光輝，往告市朝，殆以爲欺。曾未加重，嗤點隨之。主人亦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古者十五國之詩乎？當酒酣而未闌，時勞賓而壽主，辯者縱談，豪者起舞，試爲之歌《蟋蟀》，則宴游者無荒而有度也；爲之歌《既醉》，則五福可致，而六極可去也；爲之歌《七月》，則有事於農者，識三時之先務也；爲之歌《碩鼠》，則收養吾父兄子弟者，感動而知懼也；爲之歌二南，則美哉乎，如周召之親睹也。於是至而樂之，登而賦之，其十五國之所詠，皆足以託吾意之所寓。凡其鄉人，孰不願主人之日遊而喜茲樓之有補也！《嵩山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七九。

屈原宅賦

余入蜀之初，嘗至於秭歸之山。有漁者過焉，指其墟中而告余曰：「此吾三閭大夫之故居也。」余聞而異之，問途而往觀焉，則群山連綿，若遠若近，風雲渟滯，不見其境。于時秋也，霜降氣肅，月光益明，風林水麓之影相亂，而大江之聲，若敲金擊石，泠泠然其可聽也。而所謂屈原之居，則無復可識。吾想夫牛羊之牧其上，而樵蘇之不禁也久矣，而彼漁者何自而知耶？余觀于屈原之前者，有唐叔之苗裔，襲霸主之遺風。方示侈于天下，築虎祁之新宮。傾四封以來會，賀匠氏之奏功。其玉帛之容焜燿於下，而環珮之音鏗鏘於中，固已爲諸侯之雄也。自後彊君桀主，日益侈矣。東西五里，南北千步，採玉砂以瑩礎，布金椎以隱路者，秦之驪山、阿房也。璧門鳳闕，上棲金爵，繚周墻以百里，而終南、泰、華之氣，上下而交錯者，漢之長楊、五柞也。嘉木崇岡，蔽虧杳冥，而珍臺閒館，間見層出於幽深者，唐之玉華、九成也。方其作而未毀，固極侈以增麗。五都之豪傑，足留而目注者，彷徨而不已。然而千載之後，皆漫滅而不記，又況屈原之宅哉？自沈沙之告終，凡幾易於星紀。噫，觀陵谷之遷變，想丘隴其已毀。而後之人猶於荒榛野蔓之間，求髣髴於田里，而謂屈原之在是也。噫，吁悲哉，獨何爲然？豈五方之異俗，惟楚人之爲賢？秦晉漢唐之址，已泯絕而無有，至于此而獨傳。考厥俗之所託，實祝融之世臣。能遺迹於不朽，矧郢中之舊京。然今也平原曠野，上下禾黍，九嶷雲

夢之間，水波煙雲之容，輪囷浩蕩而瀾漫於九土。其章華之館、蘭臺之宮，亦不知其處所矣。予於是瞻悵久之，泫然流涕，而後知名節之可尊，而富貴之爲不足恃也。漁者聞而笑之曰：「子真知吾三閭大夫者歟？觀此荒蕪尋常之地，豈昔者所以被放逐而不忍去者也？聞其始也，漁父語之而不從；其終也，宋玉招之而不來。卒自葬於魚腹，邈神遊於九陔。曩云懷乎故都，今何不少留而徘徊也？」余曰：「封狐雄虺，象蟻壺蜂，層冰積雪，流金鑠石之域，當凜而夏，宜燠而冬。生于四方，爲物之凶。然吾知其爲異，可前備而不逢。惟楚國之衆士，實同質而異心。吾不量其有毒，故見放于江濱。然則彼可畏歟，此可畏歟？雖漁父之見告，使揚其波焉，如誦《招魂》之哀唱，亦小智而大愚。所以赴江流而不悔，其何愛於弊廬！」《嵩山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〇，《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七六。

神女廟賦

漢武帝既封泰山之五年，臨朝而歎曰：「朕念元元之民，未蒙休德，周覽中土，以施惠澤。而南方以遠，故獨弗及也，朕甚憫焉。」是冬詔發飲飛羽林之士，簡車騎之衆，盛清道之儀，天子御雕玉之輿，服龍文而駕魚目，繫蒲梢而驂躡雲，至于盛唐，望九疑，登天柱，薄縱陽，而出休于琅琊。天子大悅，作《盛唐》、《縱陽》之詩，命協律都尉延年歌之，以觴群臣。酒未半，天子戚然不懌。時東

方朔、枚皋侍，因進曰：「陛下不懌，臣敢請罪。」帝曰：「朕適望琅瑯之上，忽然雲興，其氣甚異。因感高唐之事，聞楚陽臺之山下有神女，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朕心慕之。異時諸方士嘗言仙者非求人主，人主求之乃可致。今巡遊天下，冀一睹列仙之屬而莫獲焉，殆朕之德不如楚王能有所遇也。是以不懌。」朔跪曰：「楚王諸侯耳，有臣宋玉善爲微詞，感動神女，見夢於王。臣嘗笑之，王安知神女？若臣者乃知之。」上意乃解，命謁者給朔札，使爲之賦。朔即獻辭曰：徑西那之綿邈兮，積閭風之崇基。繚玉墉以千里兮，右翠水而左瑤池。崑崙層峙以嵯峨兮，弱淵周流而逶迤。中龜臺之清都兮，塏洪敞而甚治。粲丹房與玄室兮，罨浮雲而上齊。諒豐隆列缺之矜工兮，斧雷霆而斲之。疏懸黎以代礎兮，瑩結綠而飾墀。虞淵倒景而下射兮，光反激以交馳。萃飛仙之游遨兮，餌若英而咀瓊枝。戛叢霄之靈璫兮，歌白雲而忘歸。狀愉樂而不可殫兮，非羽輪其莫窺。帝九靈之少女兮，其名曰瑤姬。受素書於紫清兮，含洞陰之華滋。習玉瑛而厭處兮，乘回飈以長辭。狂章大翳爲之奉轡兮，策蒼虬而駕白蜺。馭八景之玉轄兮，曳紛綸之雲旗。載靈氣而輕舉兮，謁鸞戾而鴻飛。涉巨溟之層波兮，予將躡乎南箕。聆夢澤之雄爽兮，潏天水之相圍。介青丘而澶漫兮，奄高唐以冥迷。忽意樂而延佇兮，弭絳節以徘徊。肱丹笈授夫神禹兮，靖九土而安柔祇。下民懷斯遺烈兮，卽石化而爲祠。象瓊光之華闕兮，騫辛夷以爲楣。矯藻棟以垂虹兮，列葯房而張薜帷。群峰連卷而十二兮，爛雲屏而揚輝。儼玉立而正中兮，貌渥飾而具宜。沐蘭澤而含若芳兮，被袿裳而繡衣。炯黼粧之豐麗兮，澹聯娟之脩眉。肅容華之拱侍兮，紛環珮之陸離。神武蹲而抱關兮，夕夾陛以文狸。元媛悲吟以度曲兮，女媧倚

歌而舞馮夷。三足鳥往來爲之使兮，訊東華之靈妃。迹逍遙乎中區兮，亮素節之靡移。鼻祖祝融之裔子兮，竊息媯以荆尸。蠱文夫人于前兮，後又奪鄖陽子之妻。豹舄斃掩而攘內兮，蠱日暴芊而蒙訾。黑要挾夏而與居兮，於菟盜邛而遂孳。世朋淫而上蒸兮，嘗見刺於湘纍。橫下臣繫宋玉兮，揆暴戾之不可規。稱先王嘗與靈游兮，薦枕席而嬖私。今胡爲而復遇兮，意託諷於微詞。啓後世之瞽惑兮，誑魄化而爲芝。曰媚而服焉兮，則與夢期宜。聖鑑之孔昭兮，獨超悟於昨非。厲皇荒德而慢神兮，禍源起乎龍螯。悼衛蒯之失國兮，艾豸實發其亂機。屏宓妃而却玉女兮，幸後王之三思。《嵩山集》卷一。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二上，《歷代賦彙補遺》卷二一，《古今圖書集成》閩媛典卷三五二，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十六，光緒《巫山志》卷三二。

暑 賦

盛夏之月，風緘土囊，鬱伏不興，陽亢滋驕，鑠石流金，草木焦燃，氣蒸山冥。客有過其主人而告之曰：「吁，可畏哉，暑也！吾聞朝歌令質，從魏公子浮瓜清泉，沈李寒冰。嗟人壽之無幾，須富貴其何時！南皮之樂，僕甚慕之。試與主人觀乎崤函伊闕，東西二京，平樂異圭，長楊上林，高臺雖毀，故基猶存。苑多灌叢，交映紛披。渭濱雒雉，彌皋被隄。風來鳴枝，影爲參差。散于平中，清清泠泠。涼丘爽塏，不煩不蒸。則主人亦欲游此耶？試又倘佯四方，彭蠡洞庭，太湖松江。龍淵金隄，

汨羅瀟湘。瀕洞浩瀾，周數千里。蛟龍鬱怒，水涌波起。山谷震動，草木盡靡。觀者凜然，髮立膽悸，則主人亦欲游此耶？試又薄游東陲，四明會稽，衡廬九疑。玉霄赤城，高唐峨嵋。大木千章，崇巖百常。含陰翳陽，不見日光。深林宵冥，六月飛霜。則主人亦欲游此耶？」主人笑曰：「佚者不視勞，崇者不觀庫。終身戚戚，何時樂爲？今夫大農之廩，櫛比鉤聯。穀稚草壯，盡日出田。携畚荷鍤，長後幼先。此人適逢，綫溜濫觴，如驥赴泉。齊魯之交，平原廣野。黍稷盈疇，百里一舍。脩途曼曼，日赫如赭。車殆人罷，汗浹牛馬。舉首而望，不見尺瓦。此人思得一丘，息肩稅駕，止咸陽，游邯鄲。鄭衛《溱洧》，五都之間。迎夏之陽，群女條桑。柔柯沃葉，密不蔽日。炎光下射，膚澤沾溢。此人登營蒯之廬，意猶自得。從軍出戍，奉車挾轂。象弭百鈞，甲裳三屬。荷戈而趨，足蹈平陸。毒陽中體，炎沙燀目。此人幸得休徒止舍，以爲至足。繩樞之子，宅不盈畝。外逼闐闐，縱步無所。行者接武，如穴中鼠。銜窶齟齬，偃仄環堵。中置錡釜，煬竈之煙。煩冤勃鬱，衝牖襲戶。此人困于煩囂，不得動作。一見天宇，猶以爲樂。今吾偃仰一室，息交謝客。散髮弛帶，蕭然終日。客猶喔咿，不滿于色，豈不過矣哉？客無乃貪佚忘勞，挾崇棄庫？視我之居，若絆若縻，僭不得馳。我實不然，自適其適。以休以息，其樂易給。故自居此室，而暑不我疾也。且夫與客清談，相對危坐。隱几吾心，湛然清若。止水屏囂，塵其已除。視紛華而不起，尚何有於暑哉？而當世之士，惡寒附炎，焦爛不止。弗內省於厥躬，徒歸咎於一氣，亦甚矣！」客起而謝曰：「僕小人也，實不及此。」《嵩山

集》卷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卷九八。

憫孤賦

有衛氏之君子兮，鼻祖肇緒於初度。靈根大於元莊兮，益植德而垂裕。后皇揆其中情兮，嘉耿介以作輔。綿蟬連而通籍兮，逮五葉之踵武。皇考生而謇直兮，雜若芳以爲佩。中既有此修能兮，罹氛濁而不得試。服銅墨于巖邑兮，迫洿瀆而繚戾。鴟梟迭翔千仞兮，鸞畏嚇而增逝。甌窰薦于清府兮，倭傀紛其徑侍。惟謠詠之妬美兮，君猶天其何懟。犬戎忽其吠堯兮，肆齟齬猶未果。進鉛刀以禦衝兮，衆固知其不可。女嬃婉變而來告兮，聖亂邦而不居。昔予棄而今辭兮，揆厥禮而弗渝。皇考申之怫鬱兮，曰食焉其可捨？倚東藩以出奔兮，日重趼而百舍。奮大義以委命兮，元戎感而就駕。前茅蹶于寧陵兮，胡天命之不假？獨立而彌厲兮，遂結纓于此野。夫差悼于勲闔兮，豈忘越之傷指？眈盱啜泣于卞隕兮，寧蹈敵以偕死？余殺身其非難兮，實有慕于申子。眷欲留此故都兮，懷維桑之攸止。豹旂旻而眴關兮，宇將顛而藩墜。心怔怔而橫驚兮，撰余轡于睢之陽。朝發軔而南邁兮，慘去故而盡傷。睨帝閭以增遐兮，日沈翳其無光。岑石摧其重輶兮，豺狼跼夫中路。夕惴慄而不寐兮，晝徙倚而環顧。察九土之洪曠兮，予何爲此窘步？介淮海之具區兮，幸去危而即安。俄魏貍之涉泗兮，赤囊翩其若翰。幼遭世之阨艱兮，尚童羈而未冠。後猘獠之淫噬兮，前大江之奔湍。睇鯢淵之赫怒兮，柁將進而復止。委虎蹊以顛越兮，恐齎恨而永已。冒危途以徼福兮，寄性命于一葦。陽侯憫予而奔屬兮，

濟中流之湯湯。登句吳之崇壤兮，聊弭節而彷徨。魂僮囊而稍寧兮，卜予適其何方？著龜告予以坤維兮，盍避世以違害？惟厥土之側陋兮，藜藿曼其不採。厭勞亂而願游兮，問夫途之所在。歲作噩之杪冬兮，霜雪凜其漼漼。絕楚澤之泱泱兮，天無風而揚波。陟三峽之峻阪兮，陸紆軫而嵯峨。曩予邑於浚都兮，安平原之曼衍。絕垠忽其迫隘兮，感失徑而悲惋。念世遺予清白兮，特繾綣于賓戚。逮瑩獨而于役兮，適曠野其焉覲。踵尼父之厄陳兮，七日慘其不食。寒木蘭以繼糗兮，腹雖潔而愈瘠。顏有田以給飢兮，陶環堵而潛伏。夫吾塊處無所兮，餬予口其不足。下鄉困而哀歌兮，微漂母吾其殆。曾千金之獲償兮，蘭委霜而先敗。歲月怳其遄逝兮，視金鑿已勝憤。豈不懷夫遺烈兮，莫盛於疇昔。三歲進而賓興兮，非吾宗其誰克？豈來者之弗勵兮，降及予而若絕？夜慷慨以雪涕兮，恨放迹乎窮髮。俗務相之是習兮，巫覡以爲師聖。闔莽其榛塞兮，意惝怳其何之。粵予世有舊聞兮，退紬繹而覃思。嘗俾予充賦兮，求雖獲而忸怩。女采薇而驚悸兮，終即鹿而有喜。念墜緒之僅續兮，撫初志其猶未。義捧檄以娛親兮，善干祿之及時。三千鍾而不泊兮，在子輿其益悲。矧下秩之代耕兮，蚤顛沛于百罹。昊蒼何其不仁兮，而畀予以弱質。衷坎毒而豈忘兮，懼鞭笞其難必。監伍尚之引決兮，曰無愧乎今之人。顧毀傷其髮膚兮，豈聖言之是程？百年倏其幾何兮，徒悵鬱而終身。《嵩山集》卷一。又見《歷

朝山堂賦

吾行半天下兮，閱重岨兮西南之坤。北有萬夫莫開之劍門兮，東有險固百牢之夔門。外聯六詔作屏兮，中貫三巴而爲垣。梯磴鉤連莫知其際兮，儼嵯嵯以峣峣。遠宛延相屬而赴望兮，高蔽遮乎日星。臨以白帝之神秀兮，誠衆山之所尊。有美一人之顧此方兮，謂柱下史之耳孫。高四海以視營兮，時樹羽乎江濱。屹三峽之鎮其穹然兮，翼山四面而駿奔。啓物色分留之秘兮，欣所遇之畢陳。擇勝會以遠縹緲之飛觀兮，廩老氣九州之傾。觀萬川猶知宗海兮，雖九土莫得而堙。則群峰之起伏綿延兮，至是而亦必有所臣矣。奚興感于此義兮，蹇顏堂而正名。憎負固之非無意兮，髮有時或上衝乎冠巾。惟漢中興已受天命兮，而成家乃欲爭地而亡新。吾直欲鏟赤甲、白鹽之疊嶂兮，洗蒼藤翠木之幽昏。恐此復其偶然兮，綢繆牖戶以逆消侮余之下民。謹五更之鼓角兮聲悲壯，印殘夜之山月兮樓空明。諒身雖去國萬里兮，心未嘗一日忘君。嗟乎名堂之意高矣，爲慨然而賦之，尚庶幾起九原于東屯、瀼西之詩人也。《歷代賦彙》卷七八。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二上，《南宋文錄錄》卷一，嘉慶《四川通志》卷五三。

眉州到任謝表

列爵惟五，朝廷不輕用人；近古者三，風俗最爲務本。欲付牧守之任，必得通明之儒。夫何選除，乃在涼薄？中謝。伏念臣初無時用，偶出故家。豫臺閣之選者蓋已七人，食郡縣之祿者於焉六世。方當門戶寂寥之不振，豈意陛下收拾而無遺。近臣兄既執法於中，今臣愚復宣化於外。本乏治民之善狀，遽叨越次之名邦。退而省循，何以報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富國，勞以求賢。念喬木而懷世臣，歎西北人才之無幾；望中原而思王業，乘東南王氣而有爲。致令衰宗，亦被殊寵。臣敢不訪諸耆舊，考所見聞？前事可師，繼黎錚厚重而無擾；大節是慕，如蘇軾剛直之不回。《嵩山集》卷一五。

謝太上皇表

始試以政，治巴下邑之人；今得此邦，如魯好賢之國。豈其短淺，可以撫循？中謝。臣始者入疆，信其近古。務本力作，猶有三代、漢、唐之遺風；絜大度長，實與兩蜀、彭、漢之比郡。觀里閭文物之盛，被國家教化之多，赧然自慚，得此良幸。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德施罔極，道合無爲。不居成功，退捐天下而築特室；親授聖子，並建豪英以爲官師。夫何妄庸，亦膺任使！臣敢不勉修善

政，推廣上心？戒諭遠民，皆將敬老而知禮；追還舊俗，益當合耦以勸耕。《嵩山集》卷一五。

賀太上皇帝立皇太子表

一人元良，主茲大器；萬世永賴，繫我神孫。豈徒重太室之承祧，亦以見慈闈之垂裕。中賀。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既底于治，不居其功。財成以左右民，退藏于密；貽謀以燕翼子，永孚于休。申固慶基，式行冊禮。臣欣逢華旦，丕舉盛儀。乘綠車以從，但想日陪於侍衛；列黃麾之仗，無緣往預於會朝。《嵩山集》卷一五。

賀今上皇帝立皇太子表

正始王化之基，少成於是知禮義；太子天下之本，豫建所以尊祖宗。因肆宥以施仁，示與民之同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祇承慈訓，益懋永圖。念后稷之艱難，自周公所陳一之日；喜王季之壽考，見太姒之有百斯男。眷乃春坊，教之冬籥。臣屬居支郡，遙想路朝。位北上於橫街，初涓是日；瞻南向之御坐，獨後羣臣。《嵩山集》卷一五。

賀太上皇帝冊皇太子禮成表

宮架三十六簾，備樂在庭；玉簡七十五枚，臨軒授冊。蓋永中興之垂統，實繫上聖之貽謀。中賀。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嗣歷無疆，德施罔極。豈獨受於帝祉，蓋將裕於後昆。含飴弄孫，坐看勝衣之岐嶷；持節遣使，喜聞奏版之辦嚴。眷我慶基，安于磐石。臣仰知壽考之福，遂及本支之興。比宣帝之愛皇孫，今爲既長；見武王之爲世子，古蓋未聞。《嵩山集》卷一五。

賀今上皇帝冊皇太子禮成表

神器至重，長子主之；典禮既行，天下定矣。聖意喜大業之可託，人心知宗鬯之有歸。傳於邇遐，爲之鼓舞。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懋建上嗣，親承慈謨。世嫡皇孫，知宣帝之所愛；師道教訓，必太公之可爲。豈徒盛有司之儀，更將求端士之助。臣屬居支郡，阻會路朝。設次於重明門，莫觀贊引；拜表於文德殿，獨後走趨。《嵩山集》卷一五。

天申節賀表 一

養莫大乎天下，極其尊崇；穆將愉兮上皇，享此逸樂。載逢震夙之月，無不鼓舞于途。中賀。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儲思穆清，貽謀宏遠。一日而見三天子，當傳序於無窮；大塊之迷七聖人，益沖虛而自得。臣屬居民社，阻詣闕庭。獻禽于大安宮，但想君王之致孝；放雞於新豐市，莫陪父老之竦觀。《嵩山集》卷一五。

天申節賀表 二

伏以十四月聖人之生，慶關廟社；五十年天子之貴，事冠古今。載逢震夙之辰，尤極邇遐之喜。中謝。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德隆丕祚，威格遐荒。黃屋非帝堯之心，雖安清靜；便橋尋太宗之誓，由畏聖明。人既賴其至仁，天亦錫之景福。宜舉廣樂，以彰太平。臣屬領州符，阻趨朝列。方明爲御而昌寓驂乘，莫觀物外之游；豫章捧饌而聞喜持鎗，但想宮中之樂。《嵩山集》卷一五。

提刑司天申節賀表

三聖合符，同藝祖、太宗之建亥；五運垂統，適盛德大火之司辰。皇天所開，振古未覩。臣中賀。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剛健不息，志氣如神。有虞氏巍乎其功，殆將並駕；廣成子蹶然而起，願就下風。自得修身之方，永享垂衣之樂。臣屬使外服，阻趨路朝。君子既醉太平，無若今日；公卿迭起爲壽，莫望清光。《嵩山集》卷一五。

常平司天申節賀表

四七之際，蓋受命而再興；億萬斯年，當與天而無極。每逢震夙，無不詠歌。中賀。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經綸艱難，垂裕永久。陶鑄堯舜，燕翼聖神之子孫；軒墀禹湯，下視帝王之功業。非特宗廟社稷之保佑，亦應天地神祇之扶持。臣屬此按刑，稽於就列。豈不夙夜，庶幾忠臣之愛吾；多所平反，要助大德之得壽。《嵩山集》卷一五。

會慶節賀表 一

一人挺生，天以克肖其德；二帝驩樂，邦其永孚于休。翕然大和，萃於今日。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興隆丕祚，寅奉慈謨。伊、呂伯仲之間，求英才而既得；文武父子之處，同聖壽於無疆。臣不待示宴之慈，已備既醉之福。雖莫與玉帛之國，翼翼以趨；有如聞管籥之音，欣欣而喜。《嵩山集》卷一五。

會慶節賀表 二

遷亳居亳，再啓興王之符；以堯繼堯，篤生命世之主。惟天乃眷，介福無疆。恭惟皇帝陛下仰奉貽謀，增隆累洽。無怠無荒而蠻夷服，近王近霸而孝悌修。自世子而日朝三，今伸以天下之養；惟中國之長技五，更加以文德之威。隱然安強，致此寧乂。某屬膺郡寄，阻綴朝班。謹舉公等之觴，莫聞帝語；願使聖人之壽，豈止民言。《嵩山集》卷一五。

會慶節賀表 三

十月良月，共慶聖人之生；一元建元，莫窮年紀之數。欣逢是日，喜溢多方。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丕承聖謨，專用孝治。揜於往古，未有前後聖之同時；洽此至和，遂使大小邦之向道。宜膺眷佑，永享隆平。臣雖阻會朝，敢忘稱頌？堯父舜子，嘗同介福之無疆；鄭刀宋斤，常見銷兵而不用。

《嵩山集》卷一五。

提刑司會慶節賀表

起於后稷，大哉繼繼之無窮；生此文王，今我聖聖而相授。是日可謂非常之慶，上皇如見載育之初。喜溢宮中，歡騰海外。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志在復古，神惟與能。舍南之光屬天，蚤已眷於上帝；漣東之卜惟洛，終當返於故都。豈徒率土之濱，欣然而歌；又將華封之人，舉是以祝。臣宜修職貢，屬奉德音。臣事君以忠，心但勤於馳闕；儀及物曰享，幣莫備於充庭。《嵩山集》卷一五。

常平司會慶節賀表

漢四七之間，再見於昭于天之盛，舜五十而慕，常喜誕彌厥月之時。綿宇詠歌，慈闈歡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日聞寶訓，益務丕承。雞鳴而至寢門，何止神於大養；鳥迹之交中國，將克定於神州。奉迎上皇之歸，遂如至德之世。自今以始，受天之休。臣遙想宸居，真爲盛事。神堯在坐，皆稱萬歲於宮中；叔孫爲儀，更置九行於殿上。《嵩山集》卷一五。

提刑司大禮進賀表

圜鍾禮天而函鍾禮地，當吉土之肇禋；黃金爲上而白金爲中，宜諸侯之助祭。凡修職貢，敢後駿奔？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恭己事親，因時報貺。日至以出，建金支之秀華；禮成而歸，奉玉卮而上壽。臣屬持旄節，阻執豆籩。莫敢來王，不能瞻四簋之黍；惟恭用幣，庶幾同九牧之金。《嵩山集》卷一五。

常平司大禮進賀表

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式舉大祠；九州獻力以共皇天，實爲故事。適在當郊之歲，敢稽享上之儀。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因修明禋，益顯盛德。太和浹於穹壤，化羣慝於簫勺之中；至誠格於神祇，達精意於陶匏之外。臣將與郡縣，均被福祥。厥貢惟金，既已助於愍祀；其比如櫛，會當報之豐年。

《嵩山集》卷一五。

謝賜曆日表 一

曆象日月星辰，使知時令；善相原隰土地，用勸農功。豈徒太史之常，是蓋守臣之職。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則惟順帝，統乃得天。儉而愛民，安肯無益害有益；動必合序，未嘗先時不及時。凡在照臨，皆思宣布。臣敢不愈勤牧養，勿奪耕耘。令正日成，不待至於歲會；克謹天戒，更當奉於聖謨。《嵩山集》卷一五。

謝賜曆日表 二

晨閏分，夕閏分，惟上聖得推步之正；春圉圉，秋圉圉，使有司順省繕之宜。屬在平反，敢忘遵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覆露萬國，輯和四時。民懷有仁，知告以蠶晏之候；王省惟歲，至率其大小之臣。臣敢不欽誦是書，益思其職。萍始生而視原野，豈徒溝瀆之皆修？麥秋至而斷薄刑，要使狴牢之無滯。《嵩山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四六八一

晁公遡 二

太上皇后牋

藝祖之祧，主此圭瓚。秬卣文王之母，見我聖子神孫。喜溢宮闈，歡傳海宇。臣中賀。恭惟太上皇后殿下王基允正，壺化盛行。嗣皇承風，豈止於思齊所以聖；儲后稟德，能使之習貫若自然。臣考所傳聞，冠於圖史。授太尉冊，於是日已侈宏休；著雙童髻，於內朝更爲盛事。《嵩山集》卷一六。

皇后牋

命左庶子之贊拜，於是禮成；詣大長秋而進名，皆當牋賀。中外之慶，小大攸同。臣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慈教有成，芳猷允塞。能推行於坤道，以訓迪於震宮。乃生而聞正言，蓋自親睎；豫建以重

宗廟，實慰母心。臣欣覩昌時，初行盛禮。太尉入立於閤外，仰璽桡之尊嚴；司賓引出於殿前，想慈闈之歡喜。《嵩山集》卷一六。

皇太子牋 一

刻白玉之簡，持桡在前；服朱明之衣，執珪就位。初聞宣冊，莫不屬心。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孝以事親，早於諭教。乃聖乃神乃武，資我二帝之文；以嫡以長以賢，具此三者之美。慶關廟社，望協天人。某適在遐陬，阻瞻儲禁。諒守宮之設次，豈惟官屬之皆來；恨分土而剖符，獨望羽儀之莫及。《嵩山集》卷一六。

皇太子牋 二

以嫡兼以賢，當主宗廟之鬯；抱孫不抱子，實慰上皇之心。五學既成，萬邦以正。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溫柔毓惠，敬愛事親。出則近於正人，入復敷於祖訓。昏定晨省，惟堯言堯行可得聞；日就月將，宜文子文孫所以聖。青宮懋建，赤縣歡傳。某歎此閔休，掄於前古。問朝夕於內御者，常視膳於兩宮；置左右而帝愛之，更承顏於千歲。遭逢盛際，鼓舞遠民。《嵩山集》卷一六。

貢麩金狀 一

列聖所貴，莫如三品之良；舊章攸存，願從九牧之貢。前件麩金，蓋藏於市，非斂於民。遺子滿贏，皆有富饒之實；與土同價，益彰節儉之功。《嵩山集》卷一六。

貢麩金狀 二

天生五材，當供有國之用；貢惟三品，實爲麗水所生。爰率邦彝，敬歸王府。前件麩金利以從革，得於披沙。象物以知神姦，可助夏后之鑄；正土而底財賦，不須毛伯之求。《嵩山集》卷一六。

貢銀絹狀 一

孝莫大於尊親，養以天下；物無可以稱德，惟我友邦。爰率典常，恭修職貢。前件銀絹本以愛養，成此富饒。曲薄具而蠶繰，蓋由齋戒之勸；刑罰中則甕出，更彰瑞應之圖。《嵩山集》卷一六。

貢銀絹狀 二

屬臨彌月，山川鬼神莫不寧；咸率舊章，箱篚幣帛以將意。敬自侯服，旅於王庭。前件銀絹雖出地征，蓋由家給。夜皆識其氣，知風俗之不貪；冬年號其寒，見富饒之足用。《嵩山集》卷一六。

提刑司進銀絹狀

帝王之制可舉而行，茲爲故事；天下之物莫稱其德，聊抒下情。前件銀絹出於沃饒，取以藝極。往實作貢之筐，敢後走趨；鑄爲上壽之鎗，永資宴樂。《嵩山集》卷一六。

常平司進銀絹狀

大哉乾元，生民莫報其德；養以天下，聖子以事其親。前件銀絹本溢於山，蓋藏之府。仲夏東井，正御明堂之朝；大賂南金，豈止淮夷之獻！《嵩山集》卷一六。

眉州到任謝執政啓

不謂姓名，徹政事堂之右地；遽膺制詔，賜防禦郡之左符。揣分非宜，撫躬自愧。某切觀茲地，蓋異他邦。風俗甚文，有蘇、程、石典刑之尚在；江山良美，與彭、蜀、漢境土之相連。久矣所傳，號其難治。通儒宿學，則不令而治；庸夫俗吏，則雖令不從。廟堂何自於聽聞，忽加除授；閭里皆爲之以驚嘆，未有識知。豈徒無補於縣官，亦恐見輕於父老。某官輔佐明主，增隆丕圖。大賢無所不容，兼短長而並用；上策莫如自治，冀內外之舉安。豈期蠢愚，亦與選用。五十無大過，諒知更事之寢多；三千惟一心，當體同德而不懈。某敢不自知慶幸，親見升平。地接蠻夷，屬雪山之無警；民安田畝，喜天鼓之不鳴。《嵩山集》卷一七。

上政府啓

太宰詔王，必礪世而磨鈍；大夫授郡，當治業以赴功。外不乏於軍興，內無困於民力。使匹夫匹婦之得所，免吾君吾相之爲憂。惟有於歲月之間，能副上意；不宜於職事之外，輒通私書。若竿牘之屢修，致道途之相望，自非其敵，誰復敢然？某竭來效官，忽至踰歲。每聞二府大臣當出處之際，初

無一介行人達聲聞於前。以小事大，其體則宜；由卑瀆尊，於禮不可。惟將飢餓於土地，則合赴愬於門庭。載念羈窮，行及換代。儻歸休有地，亦飯蔬沒齒而無言；顧貧病可憐，須疾首蹙頞而相告。庶幾得祿，不至向隅。某官併幘斯民，衡石多士。以康濟之才，而力行康濟之政；有恢復之慮，而不示恢復之形。期於數年，成此偉績。惡不仁者其爲仁矣，愛四海而皆推恩；思有飢者由己飢之，恐一夫之不被澤。仰觀忠厚之意，具知宏遠之規。某竊恃高明，遽陳悃悞。波之餘者君及晉，庶軫大賢惻隱之心；人莫如於我敬齊，肯爲虛言寒溫之間！靜思干犯，併切兢惶。《嵩山集》卷一七。

上楊參政啓

猥被上恩，改臨劇郡。屬問途於境上，與故老言；知休駕於里中，有大臣在。拊躬自慶，進記宜先。竊以古之爲邦，政有先務。莫敢無人於子思之側，未嘗不式於干木之間。盡其禮蓋欲聞其言，敬其德所以訓其下。而況廟堂之老，近居鄉黨之間。藉其德望，則足以化民；承其風旨，則足以爲政。豈其迂拙，乃此遭逢。恭惟某官士之準繩（二），國之耆艾。卷懷天下之智謀，而居於五畝之宅；收斂天下之法式，而寄於三里之城。浩然而歸，始如孔子之反魯；淡乎不出，皆惜孟軻之居休。儀型可師，習俗自美。人皆成於謹厚，吏相戒於貪殘。吾黨小子，不知所裁，盡持循於善道，我孫黎民，亦職有利，咸安樂於故鄉。顧刺史何幸之多，將部封不勞而治。某睽離固久，就見匪遙。雖念樂正子之

來〔二〕，未定舍館；要事奇章公以禮，乃重朝廷。《嵩山集》卷一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四。

〔二〕恭惟：原無，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補。

〔三〕雖：原無，據右引補。

與楊參政到任啓

久疲遠道，念衣服之不潔清；將謁大臣，須沐浴而後齋戒。雖已入境，未遑款門。當諏日於卜人，復請期於侍史。瞻依良邇，向慕尤深。某官歸榮故鄉，震耀多士。霖雨之澤，斂之下施。於里閭台星之光，赫然上見；於分野益令茲地，加重他邦。某頃輒通牋，特蒙修報。人皆相謂，禮宜絕於百僚；情有可言，使更馳於一介。其爲干冒，併切兢惶。《嵩山集》卷一七。

問候虞參政啓

樂聖避賢，願歸印綬。過家上冢，言返里閭。釋政省之憂勞，獲故鄉之安便。難稽遠業，暫佚真祠。某官名高搢紳，勳在社稷。昨遇有爲之會，皆稱難得之時。若不靖夫邊烽，漢則幾殆；今猶傳於

境外，秦豈無人？帝不忘於念功，意將倚以納誨。爲政者每人而悅，誰復能然？不知者謂我何求，公亦奚恨？惟大臣進退之際，本前賢出處之常。溺者由己溺，而饑者由己饑，莫有識胸中之志；仁者謂之仁，而智者謂之智，姑一付天下之言。某早被深知，肯同流俗？當將相和而士附，自揣涼薄而安敢前；及賓客衰而家居，則思親近而不忍去。輒懷管見，仰測天心。聘使或來，必歎張昭之不在；國家所賴，寧容裴度之常閑？延英之開，跂踵可俟。《嵩山集》卷一七。

謝吳宣撫啓

郡縣轉輸，正當流馬之運；詔書選授，忽守卧牛之城。雖有懼於夙興，復退思而知幸。竊以遠方梗命，累歲窺邊。顧幅員凡在於提封，而安樂不殊於平日。至若蠢愚所領之郡，尤如從容無事之時。阡陌爲農，兵革之容不識；里閭好學，絃誦之聲相聞。夫何餘生，得此樂土？茲蓋某官書功盟府，爲國長城。比聞外敵之交侵，豈特遐方之所恃？坐而制勝，有長轡遠馭之謀；逸以待勞，無亡矢遺鏃之費。遂令巡屬，皆荷生成。某敢不效職惟勤，撫躬自慶？要須督父老之力穡，致周積倉；恨不遣子弟以戍邊，遵漢故事。《嵩山集》卷一七。

賀宣撫吳郡王啓

舍爵于廟，聖主深嘉其功；裂地而王，天下猶恨其晚。歡騰有衆，榮冠當時。竊以用兵以來幾四十載，帥師於外凡六七公。孰有兄弟父子相率以守邊，致使官府都鄙常爲之安堵？國家所賴，威望獨高。宜備禮以臨軒，并闔門而行賞。某官自授齋鉞，隱爲長城。敵人避其鋒，敢潛窺於塞下；士卒服其德，皆樂屬於軍中。頃出武都，坐收德順。將入關而拓境，忽受詔以班師。非惟惜功名於難得之機，蓋念遺君父以未除之患。如聞行路，巴人蜀人之有言；歷數近年，韓王張王之莫及。比執介圭而入覲，特歌出車以勞還。都邑爭先而聚觀，陛楯合語而歎息。舉家之經百戰，共謂其難；即日而封三侯，未足以報。併加寵數，式表元勳。豈與彭越之同功，更過汾陽之異姓。世祚東海，必傳後嗣之子孫；畫像南宮，盡掩中興之將帥。某喜聞冊命，阻賀轅門。帳御如漢王之居，想益隆於體貌；尊寵拜顯宗之傳，顧豈限於彝章？請今太史之屢書，傳作宗臣之盛事。《嵩山集》卷一七。

謝監司帥臣啓

比試治民，儉於百里；荐叨易地，違之一邦。始者入境以觀風，號其通經而知法。四邑著籍之

戶，蓋盈五萬；三歲較藝之士，殆至六千。絃歌之聲，閭里相接。西蜀成都之大，有不及者；東漢大學之盛，蓋庶幾焉。故多才智之民，尤難牧守之任。爲政未盡善，負薪必議於市中；讀書不知方，斲輪亦笑於堂下。賴高明之臨按，致教化之流行。悉稟成規，庶幾無事。某官宣上德意，爲國信臣。人主如堂，實有賴於廉陞；庶民惟草，皆自偃於德風。官吏無不洗心，愚蠢可以安位。但當遵守，無可施爲。某敢不更以詩書，訓其鄉黨？仕無遠近，實與寰內諸侯之不殊；政有迂疏，亦恐泉中老翁之見笑。《嵩山集》卷一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賀樊漕啓

即家而拜，鄉黨有光。乘傳復來，父老相賀。竊以國之遣使，職在觀風。均節一道之盈虛，考察四民之善惡。閭里欲爲浮薄而不敢，州縣皆以有無而相通。眷我提封，異於他郡。俗喜譏議，可畏文士之筆端；家藏詩書，乃多在庾之粟粒。地貧則斂之不足，人巧則服之也難。今得學古通明之才，而當持節循行之任。況當臨撫，罔不周知。必將條教，不日而成。於是蠢愚，可得而治。實爲幸會，尤極欣愉。某官學問精深，性資沈厚。文章深得其要，有三代坦明之言；政事尤爲所長，如兩漢循良之吏。比嘗漕引，復以最聞。致正寧之咨嗟，賜鋒車而促召。歷觀近世，皆不俟駕而亟行；獨歸故鄉，乃遂杜門而高卧。聖主益爲之嘉歎，大邦嘗畀於便安。以爲優游田園，期月然後之郡；不若寵賜旄

節，功利即可及民。恩隆如斯，公起可矣。某幸茲守土，聞彼聚談。皆傳昔日之曾來，亦愧休聲之莫繼。雖宰予不雕之木，朽質難追；而召伯所憩之棠，清陰猶在。栽培罔怠，矜式無忘。《嵩山集》卷一七。

賀趙總領轉官啓

天子大計三年，應乃懿德；命秩加進一等，並於正卿。雖咸謂之殊恩，顧猶稽於大用。某官才堪富國，德足芘民。念餽餉之久勞，俾師徒之宿飽。在廷皆思其至，得侍同朝；當宁方倚其能，可使治賦。難於選代，寵以褒遷。近者天語之遠傳，憫吾民力之重困。特煩考覈，將議蠲除。蓋如疾病之可憂，甚於膏之上，育之下；或恐簿書之難信，謂其有若無，實若虛。惟惻隱之深仁，必推行於上意。皆倒戈以北，正敵人徹戍而盡歸；有大造于西，使諸郡給軍之大減。庶幾薄賦，不致乏興。即見大門，受陽報於無窮；真是上穹，以陰功而相畀。某敢同闔部，亟遣奉牋。佇觀召節之來，茲又將賀；想開宣室以待，不可以留。《嵩山集》卷一七。

賀陳茶馬啓

帝念樵牧，擢華省之望郎；職在清華，加內朝之延閣。訓辭甚寵，眷倚益隆。竊以法始於前代，

而密於近年；效見於本朝，而盛於今日。既取其利，以寬民力；又發其餘，以空敵資。儻能事舉而政修，可使兵強而國富。公來何晚，衆謂有時。某官才宜六卿，名滿九牧。豈止從容於臺閣，固當謀議於廟堂。不遂持從橐於中，乃使乘使輅於外。惟試之詳者，蓋欲大用；而知之深者，特觀遠猷。僅取三千匹而還，顧李廣利之可笑；止增百萬緡以獻，若陸師閔其何功。必思利害之相權，即掩古今而專美。坐臻滋殖，誰肯伐園以避其征；盡致駿良，焉有數皮而歸其直？迄登休績，亟列近班。某獲在部封，行奉條教。當備執驅之校，無後會期；更繼思臧之詩，載形歌頌。《嵩山集》卷一七。

賀任運使被召啓

乘使者之傳，久勞遠方；招大夫以旌，蓋思至論。想黼宸之虛宁，望鋒車之亟來。凡在提封，切相與語。雖憂其去，無以芘覆於下；復喜所願，遂將論列以聞。非徒成就於功名，抑亦慰滿其郡縣。某官早負成德，每懷永圖。共推蜀部之英，宜預漢廷之議。嘗欲安民而濟衆，有伊尹心；誰敢較德以量才，與諸任齒。暨當漕引，深察盈虛。安得杼軸空而漫不知，坐視倉庫竭而督愈急。傷異時之聚斂，盡責所無；冀抗疏以建明，悉除其弊。方下巡屬，各具條疏。乃者南面之朝，慨然西顧而歎。見虞公而稱五絕，可爲大臣；計孟子所謂一鄉，必皆善士。無煩於外，遽召以還。與其通進於銀臺之前，曷若指陳於玉階之上？民斯胥慶，帝亦有言。喜朝夕納誨輔台，以其入覲；殆神靈使公教我，哀

此矜人。須即日以施行，俾有邦之休息。某茲因贊喜，輒敢問途。齋航果濟於大川，敝邑實爲於通道。君召不俟駕，固闔境之莫留；客入則就階，尚迎門之匪遠。《嵩山集》卷一七。

謝夔路監司啓

初至部封，未習民俗。坐堂上而稱太守，固已甚慚；視衆中而見老翁，殆將竊笑。私爲之懼，敢負所知。追思昨者稟受之良規，尚可取以施行於今日。某官列州承檇，多士向風。將爲君子而爲野人，使之各得其所；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宜其進用於朝。乃眷遠民，獨爲厚幸。盡涵濡於美化，如安樂於平時。今天下書同文，蓋有待乎於變；諸大夫皆矜式，茲特見於所臨。某近蒙薦論，雖去巡屬。必稱承流宣化之任，不辱眷私；庶使陳義秉法之民，無可譏切。《嵩山集》卷一八。

謝成都鈐轄啓

佩刺史之印綬，實領兵符；望大將之鼓旗，亦有軍禮。屬當視事之始，敢廢通牋之儀？某官才高和門，功在盟府。可與古人而並駕，豈徒敵國之知名。已試治民，季布守股肱之郡；更宜入衛，祈父爲爪牙於王。孰謂清時，尚留遠服？但使四川之地，恃若萬里之城。何幸斯人，再見雪山之重；寧久

於外，終列雲臺之圖。某仕本爲貧，器非適用。預憂他日之瘠曠，正賴諸公之保持。竭其土地之征，亦已極矣；責以軍旅之事，則願學焉。《嵩山集》卷一八。

賀夔路周運使啓

治民考功，既上三年之最；計戶轉漕，遂煩六轡之驅。煥乎皇華，溢於鄰壤。某官才任煩劇，聲聞京師。早讀傳家之書，典刑具在；蓋深開物之智，議論有餘。茲擢領於轉輸，必更圖於滋殖。力爲勸課，盡使長刀短笠以燒畬；皆有蓋藏，無復小市孤城之爭米。第恐鋒車之至，不容坐席之溫。某慕用良深，披承尚阻。雖百書不如見面，未接英游；而千里可以同風，固知道合。《嵩山集》卷一八。

與瀘州王安撫啓

近獲視事，未知爲邦。因念三揖三遜而外，初蒙置酒；蓋得一話一言而去，皆可書紳。與其誦歎而服膺，曷若施行而布政？拊躬自幸，拜貺實多。某官執德不回，作事可法。乘桴浮于海，能化嶺嶠之民；排淮注之江，嘗行吳越之地。觀其威德，則皆諸公之莫及；語其功效，則又當世之所難。慨然有爲，蓋自三十而立；考其已試，未易一二而言。某頃登公堂，熟聽至論。坐之坐而食之食，待之有

若於賢人；步亦步而趨亦趨，繼此當如於夫子。《嵩山集》卷一八。

與程安撫啓

千里而來，以利國家，藹然衆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此名邦？將何慰於輿情，亦惟恃於耆德。庶幾矜式，可免曠瘼。某官抱負智能，踐更夷險。進居宰輔，可爲寧王之大寶龜；傳及子孫，亦使郎君之施行馬。豈期退託，久爾燕閑。忽自樂於故山，遂無心於當世。三千臣之事虞舜，豈以耄老而固辭；八十歲猶亮武王，而況耄期之未至。某泛舟至具，望履有期。春服既成，雖喜趨承之匪遠；介圭入覲，第恐趣召而已行。《嵩山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四六八二

晁公遡 三

與趙參議啓

屬此守邦，懼不勝任。雖思家戒，當修身謹行而無墮媮；猶畏民言，或陳義秉法而相譏切。所恃賢哲，可爲芘存。某官卓然大才，推於當世。浚明祇敬，兼臯陶九德之施；直亮多聞，真孔子三益之友。宜逢大君子之知己，遂使小朝廷之得人。必將審事廢置而處其中，如欲救民疾苦而贊其決。推此實惠，洽于遠方。要歷數諸公開府以來，皆莫如今日用賢之效。某本緣逐食，猥至分符。方有抱虛負殿之憂，無忘應辦；所望循名責實之政，早議施行。《嵩山集》卷一八。

與交代范才叔啓

魚鳧蠶叢之開國，道此阻修；雞犬圖書之共船，困於偃仄。瞻承在近，沿泝忘勞。某官才猷靜深，器宇凝重。隱几而卧，顧名望之自尊；閉閣不言，已封部之大治。諒比屋之太息，念折轅之將行。某預憂迂疏，莫繼忠厚。至是邦也聞其政，皆稱刑罰之何施；惟有德者能以寬，但撫規模而永歎。《嵩山集》卷一八。

再與范才叔啓

泛舟而來，是何濡滯；解組已去，不見踟躕。悵良覲之莫諧，撫初心而自失。某官躬稟厚德，衆推耆英。正當收攬豪俊之時，豈宜回翔郡國之地？才能是用，蓋甚武帝汲汲之求；筋力何施，奚責子思僕僕而拜？即應還於魏闕，難更屈於彭門。某會晤未期，瞻依徒切。恨不窮日之力後宿，亟至近郊；庶乎期月而已有成，一遵善政。《嵩山集》卷一八。

答李雅州啓

猥守一邦，方愧心勞而政拙；相望百里，敢言地醜而德齊。竊承視事之初，輒致交鄰之問。某官政能知要，才善撥煩。雖云當塗之所知，尤恨用才之未盡。遠方何幸，盛德肯臨。治績屢聞，蓋共稱於循吏；交游相謂，豈宜棄於諸侯？想召節之遂來，恐親仁之難久。某無由趨謁，但切馳懷。如平生之懽，顧期會之未卜；察鄰國之政，當矜式於所爲。《嵩山集》卷一八。

答魏普州啓

德原

不見閭里，有飲鄉杖者出；遠承翰墨，如與上大夫言。載味情辭，彌增懷想。某官政務寬厚，世稱惠和。富貴不離身，無一日就於燕處；鄉黨莫如齒，蓋諸公謂之老成。深知治道之無爲，益笑後生之多事。豈宜承流宣化於外，正當饋醬執爵於朝。徒切傾瞻，何由會晤？或時指顧，識童子之釣游；安得來歸，從邦君之賦詠？《嵩山集》卷一八。

答唐昌州啓

守一州之地，得免抱長飢之憂；道千里而來，未克見故人而喜。重枉華翰，想同鄙悰。某官素稱精明，屢治煩劇。尤善爲剴切之論，嘗應詔而上書；皆謂出忠烈之門，宜褒賢而錄後。久藏利器，尚屈遠方。諒必詳試其才，然後大用於世。某前此未至，悵然有懷。自入封部而甚驚，果覺山川之良異。信爲故國，望喬木而知其尊；更考先賢，酌老泉以觀其味。豈徒賞晤，時望降臨。《嵩山集》卷一八。

答楊知郡啓

貧無以食，尚戀微官；愚不自量，輒當劇郡。迫簿書之期會，屬府庫之空虛。正欲謀於老成，庶幾有所矜式。某官政踰三最，名著一時。論才固善於爲邦，課最尤高於治賦。稱顯諸侯於世，蓋有成功；祿上大夫於家，猶稽大用。就閑雖久，爲樂則多。某既至之初，未知攸濟。要當蹈聖人之所戒，克勤于邦；不止從流俗之相傳，寧媚於竈？更望誨告，以警迂疏。《嵩山集》卷一八。

答伏長寧啓

分土治民，俱爲千里之長；撰詞遣使，遠辱一函之書。靜而省循，豈所宜稱？某官戎事曉暢，戰多著聞。嘗繼伊節度於安州，亦如皇甫正於益部。聞瀘川命大府之帥，自漢庭建高牙而來。乃謂此邦，蓋是君之寵弟；時加其禮，有若事其大夫。某幸以親仁，稽於奉記。非敢後也，屬簿書之少閑；何日忘之，藏懷袖而不滅？《嵩山集》卷一八。

答嘉州何倅啓 一

比獲接辭，特承告善。雖敷陳於治道，商也起予；顧越在於他邦，回非助我。某官凜有英氣，蔚爲聞人。父老惜其未歸，莫不聚歎丹稜之野；聲名隨其所至，徒以增重烏牛之山。某方此勾稽，幾於疲薾。每念操刀之欲割，使誰爲之；藉令飛舄之復還，行亦去矣。因報來問，愈切馳懷。《嵩山集》卷一八。

答嘉州何倅啓 二

使千室爲之宰，未遑期月之有成；取一人拔其尤，每恨鄰邦之所奪。更書忽下，染翰以辭。某官受知諸公，見謂良士。蓋久聞於政最，俾進列於州端。爲趙魏則優，而不可勝薛大夫，果即傳於治效；講齊魯之都，而以觀鄒嶧鄉射，乃將去而遠游。遂趨公朝，必有巨用。某尚期過訪，少慰傾瞻。是魯孔丘徒，但相望而竊歎；之景丑氏宿，肯不見而遽行？佇聆足音，併俟面寫。《嵩山集》卷一八。

答嘉州何倅啓 三

則吾大夫後，徒緣積累以推遷；奪吾同官良，孰助衰慵之拊字？遠承勞問，難副褒稱。某官儒學有聞，吏課屢最。爲當途之識察，移重部之劇煩。老者安，少者懷之，已去思於善政；鄰之厚，君之薄也，皆見誚於鄙夫。某深厭浮辭，願觀勝士。是故惡夫佞者，亦何取於空言？曷月予旋歸哉，遂共圖於實效。《嵩山集》卷一八。

答潼川袁倅啓

自頃入疆，蓋嘗問士大夫，曰未可也。更察衆言，鄉人之善者好之，孰如執事？遠承墜翰，恍若接辭。某官名聞友朋，學有文獻。若使論才而定位，任漢公卿；比從奉使以觀風，喻蜀父老。迨其返報，宜以同升。尚煩泥軾之行，未賜鋒車之召。近有里閭之彥，已趨表著之朝。祖生先吾著鞭，何足多羨；衛君待子爲政，行有特招。某惟望終更，即投閑散。擊壤當爲於一老，經邦悉付於諸公。必與貞觀之行，秘書俱登要近；願繼慶曆之頌，聖德盡入詠歌。《嵩山集》卷一八。

答印州蒲倅啓

桌

自金堂之別，相望千里之途；賜銅符而來，將見一鄉之善。況於敬慕，尤所詠思。某官郡縣著聞，里閭矜式。謂已登於通顯，何尚處於燕閒？不求贏餘，僅及中人之產，豈有老大，猶乘下澤之車。某行遂瞻承，願從咨訪。頒白不負戴矣，要令父老之相安；忠告而善道之，正望箴規之不吝。

《嵩山集》卷一八。

答叙州杜倅啓

剖符出守，初無橫草之功；遣使貽書，敢辱維桑之敬！過實之語，省己何堪。某官才能有餘，譽望甚美。城南舊族，尚傳二曲之風流；劍西聞人，無愧三蘇之學業。未趨召節，猶屈佐州。將咏樂郊，宜修問牘。顧長途之未暇，誦來翰以徒慚。《嵩山集》卷一八。

答程倅啓

道千乘之守，付此散材；州三老之家，尚其多士。辱緘滕之見及，知文物之具存。某官繼世象賢，修身謹行。如恥枉道，何必去父母之邦；誠能居鄉，申之以孝悌之義。使里閭盡化其德，則郡縣皆稱其賢。顧此衰遲，何其幸會！某俶裝已戒，就道有期。明日遂行，庶及鑽燧而改火；舍館未定，即當命駕以欸門。《嵩山集》卷一八。

與眉州倅到狀啓

春服既成，念將見於耆德；布帆無恙，喜遂及於近郊。未即承顏，尚勤引領。某官積有士望，蔚爲世家。凡先後之識知，無賢愚而稱歎。父子之道天也，宜克肖於風流；季孟之間待之，蓋可量於才美。某嘗爲同氣之執友，亦辱尊公之薦論。茲復游從，豈勝幸會！《嵩山集》卷一八。

答史靈泉啓

皋

千乘之家而百乘之家，俱爲分土；五年以長而十年以長，何足推尊？諒懷占數之私，過辱修書之敬。某官先猷不墜，治行尤高。素業相傳，蓋遠自周太史；清時何事，顧猶爲滕大夫。深思徒御之來歸，遂作鄉閭之矜式。某尚阻會晤，冀聞誨言。論其土地之宜，子之所知也；告以仁義之利，吾則願學焉。《嵩山集》卷一九。

答黎彭山啓

商老

伏承高才，肯治劇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諒審擇之甚明；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必施行之有道。某官勿憚巨室，先求弊源。念粟米之征與力役之，惟茲是急；彼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無以爲憂。儻府庫之盡空，則郡縣之不立。食焉而怠事，既有感於斯言；勉旃無多談，幸力收於實效。《嵩山集》卷一九。

答劉銅山啓

則掩口而對，有同事長之恭；不稅冕而行，無乃就途之遽？長牋爲貺，厚意難忘。某官足以決科，方將出宰。如雨追思於一別，于今豈止於三年？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顧相知之蓋久；何聞而來，何見而去，曾莫可以少留。感慚之深，悵惘兼至。《嵩山集》卷一九。

答李眉山啓

繁

及瓜而代，既解秩之亟歸；贈人以言，尚貽書而相告。敢忘此意，有感予衷。當今風俗媮媚而愈衰，致使搢紳習熟而莫怪。賞善罰惡者指其不恕，循名責實者謂之太嚴。不知多貪鄙之人，皇皇以求財利；儻亦爲苟簡之政，蕩蕩而無紀綱。或云漢宣帝之時，所稱魏弱翁之治，以朝廷深知其狀，於郡縣頓霽其威。蓋志在於用而不在於民，故性近於矯而不近於道。如其可改，則今日之是而前日之非；豈曰相違，恐智者有失而愚者有得。某官每欲語上，常思用中。盍觀九疇建極之辭，詳察三代循環之理？寬之敝則必濟以猛，弱之極則當救以強。正宜訓迪於友朋，安可唱爲於言論？可以終身行者，無若徇公而滅私；今之從政殆而，難與同條而共貫。願堅其守，以副所知。《嵩山集》卷一九。

答彭山知縣啓

有德者進而無德者退，初知易置以來；不令而行與雖令不從，必能灼見其理。茲承至止，殊爲欣然。某官名傳諸公，衆謂良吏。今得弦歌之地，號爲盤錯之難。既授版而不辭，想省躬之可辦。蓋由才選，豈待三注三唱以聞；當察弊源，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勉應有司之課，以寬老守之憂。遠辱華

牋，敢忘厚意！《嵩山集》卷一九。

答蘇小溪啓

方此入疆，粲然垂問。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宜爲讜論以相規；九原可作，吾誰與歸，今捨大門而莫可。某官盛德之後，舊學猶傳。爲縣有聲，不減績溪之政；藏家具在，可讀文安之書。聖朝方欲求耆老之子孫，指日必遂乘鋒車於道路。某永懷先壟，益想遺風。下馬尋董相之墳，敢忘故事；化鶴至蘇仙之里，尚冀神游。《嵩山集》卷一九。

答梁山黃教授啓

士曰何以利身，皆如市道；子可謂不背本，乃若古人。念改秩之匪遙，識察廉之有自。遠貽華翰，良佩至情。某官不忘爲僚，見謂知己。當面輸心而背面笑，肯同浮薄之風？全身害仁而殺身成，頗明歸潔之義。薦論何力，遠大可期。某聞諸往來，久矣嗟嘆。顏淵請事斯語，誰復能然？宋魑其如予何，彼安足算？亟爲裁報，併切感藏。《嵩山集》卷一九。

答朱教授啓 一

伏承命駕相過，修辭甚寵。肯輟南窗之寄傲，已荷重勤；更觀北闕之上書，益深嘉歎。某官學實足用，志將有爲。賦王粲從軍之詩，蓋嘗出塞；歌魯侯飲酒之頌，今乃就閑。惟二論雖高而易行，何諸公欲留而不可？某亦知慷慨，願與講論。一言以蔽之，固無先於富庶；五人者友也，恨不預於游從。佇送歸航，預增遐想。《嵩山集》卷一九。

答宇文教授啓 一

受成於學，方期訪道以質疑；接浙而行，忽乃終更而告去。共知散地，難滯長才。某官能讀典墳，見稱宗族。生于富貴，固無待司業之與酒錢；觀其勤勞，不可謂先生之糜廩粟。蓋得克己復禮之道，宜居知經近古之邦。自顧衰蹤，敢留逸駕！盍見明主，當七旬格苗之時；載誦來書，若有三宿出晝之意。良爲感歎，莫究敷陳。《嵩山集》卷一九。

答宇文教授啓 二

莅官行法，敢辭州縣之勞人；主善爲師，願聞鄉校之議政。過辱事賢之禮，仍多溢美之言。某官詩書該通，才智茂美。下帷受業，豈專一卷之師；問學質疑，可爲三益之友。惜將去於序室，喜即講於露門。某自領牧守之符，日勤官屬之問。獨喜高明之特立，不以諛說而相期。盡信書而不如無，蓋各厭於浮語；未免俗而聊復爾，乃卒貺於長牋。感忤之深，敷陳罔究。《嵩山集》卷一九。

答張教授啓 一

行役良遠，導江幾見於爲沱；會晤匪遲，飲酒將同於在泮。願見之意，翹企于中。某官才能優長，學問博洽。芝蘭庭內，尤多宗族之賢；枌榆社中，嘗出棟樑之具。宜膺召節，入講胄筵。某茲喜高軒，已臨家塾。吾其與點，風乎可及於舞雩；子必從周，文哉無忘於監代。《嵩山集》卷一九。

答張教授啓 二

王式病免歸家，誰爲講藝？曹交請留授業，日冀得師。今觀此行，良副其望。某官才秀蜀士，經傳漢儒。始學古以入官，不出門而知道。笑至海而航斷港，肯捨仁義而弗由？觀導江之自岷山，必使淵源之有本。想大府恨見之晚，而諸生盡出以迎。庶幾匪朝，遂稔嘉譽。《嵩山集》卷一九。

答張教授啓 三

伏承受命茲久，聞其却掃而杜門；趣駕肯來，助我化民而成俗。瞻承良邇，欣慰殊深。某官讀書既多，爲學甚富。果進膺於公選，俾分教於諸生。是邦大夫，已佇聞於告善；吾黨小子，皆相慶於得師。願言疾驅，以副遐想。《嵩山集》卷一九。

答杜判官啓

念當尊賢，未及坐云則坐；行遂入境，正望聞所未聞。何爲膏腴之辭，顧乃聯翩而至？某官蚤以

成德，游于諸侯。必將釐正於州綱，相與講求於吏道。況適丁於多事，杼軸其空；豈宜務於空言，簡牘而已？更期直諒，以輔衰遲。《嵩山集》卷一九。

答時官啓

事其賢者，自顧恐非其人；載之空言，豈若相規以善？但增慚悚，何補衰遲？某官綽然高才，溢於華藻。宜追近古之道，要爲篤實之言。如務唇舌之間，再斯可矣；盍思口耳之外，一以貫之。儻悉鄙懷，佇聞至論。《嵩山集》卷一九。

答陳縣丞啓 一

遠辱貽書，喜聞就道。勿謂已老，自同許縣之聾；所冀有爲，無使藍田之負。某官久登仕版，必悉民情。期會當峻急之時，縣邑須嚴能之佐。今日之事我爲政，豈可因弊以媮安？天下莫與汝爭功，佇望察廉而稱最。何當披晤，速副詠瞻。《嵩山集》卷一九。

答陳縣丞啓 二

學道愛人，必行其志；爲丞督事，肯曠厥官？苟無期會之稽，即稱考課之最。某官今將爲政，何異聚徒？日知其所亡，猶察簿書之放散；邑無不當問，勿容胥史之嬖媮。使官屬皆誦其勤勞，則太守敢忘於論薦？願言匪懈，竚俟有成。《嵩山集》卷一九。

答樊縣丞啓

奉法典城，正資官屬之相助；爲丞督事，乃辱才能之肯來。將遂披承，良深欣慰。某官早通吏道，本出世家。閭里皆賢，蓋襲召公分陝之舊；衣冠相繼，實從元帝渡江之行。豈謂三秦之英，尚爲百里之佐。某比幸良覲，願言疾驅。對南墻之松，無但謀於自樂；來北山之杞，顧肯使於獨勞。《嵩山集》卷一九。

答馮司法啓

汝楫

今之法曹，蓋仁恕椽；擇於選部，須老成人。乃能議獄以不苛，可使有邦之無枉。某官世濟其美，父教之忠。士何貴於決科，學要知於從政。讀書不讀律，顧前賢立論之未通；適重而適輕，蓋歷代折刑之所戒。得高才而能務此，則老守復何憂哉？佇俟瞻承，以副屬望。《嵩山集》卷一九。

答家司理啓

益部之賢，通義爲盛。諸老如草頭之露，乃易喪亡；當時若琴上之星，已多零落。豈謂行路，忽逢故家。某官風流尚存，文采甚富。聞老夫受天子之命，爲邦人喜刺史之來。必令耆老之相安，宜教衰慵之不逮。千里而來，亦將有利，使西蜀之皆傳；九原可作，其誰與歸，捨東坡而莫可。姑持此志，以謝所知。《嵩山集》卷一九。

答張監稅啓

方將之郡，未有膏澤下於民；何遽飛牋，乃與官屬誦其美。殊非所望，徒重其慚。某官蚤以敏強，預於推擇。雖踐更之未至，思奮勵而有爲。君子欲訥於言，當念才能之自效；天下願出其路，必令商旅之皆來。某佇期異時，遂酬斯語。使衰遲之有賴，顧敷染之奚殫？《嵩山集》卷一九。

答王縣尉啓

倫

各居異部，特貺華牋。謂因論薦而徙官，不敢忘德；更喜衰遲之授郡，可使足民。皆非所堪，徒重其愧。某官早宿其業，能世其家。察廉者至於交章，考課者爲之增秩。蓋由積功累行以致爵位，則異衆人；安可進賢授能而利國家，以爲己力。復念老夫之出處，欲同長者之戚休。相遺以書，殆有過於賀錢萬；自量其分，何以稱其近古三？姑爲獻酬，莫謝勤懇。《嵩山集》卷一九。

答王司理啓

三年使有勇，難望古人之功；數口可無飢，徒竊刺史之祿。遠辱貽書之慶，知無乏食之憂。某官繼世能賢，居鄉稱善。早致王公之譽，近居常伯之銓。有如丙少卿之賢，起郡獄吏；行膺魏武子之舉，爲縣大夫。某久阻披承，每深懷詠。茲更勤於勞問，顧愈極於感藏。《嵩山集》卷一九。

答楊茶幹啓

猥居屬部，實依喬木之陰；敢辱長牋，特致維桑之禮。第慚涼薄，難稱重勤。某官生于士鄉，濟以家學。洙泗之地，其人皆有俎豆之容；崑崙之山，所出必爲圭璧之寶。自宜得搢紳之敬，乃不居幕府之尊。有如問其長老先生，修辭甚謹，安得裁夫吾黨小子，上品或來。庶幾瞻承，遂慰傾向。某近亦遣使，愧弗如儀。誦來書之贈言，愧其不能也；視前日之上記，無乃太簡乎？更冀寬明，俯垂照察。《嵩山集》卷一九。

答師將仕啓

受命而來，如乘長安廐吏之馬；貽書相候，皆若單父陽橋之魚。既自謂於雅游，何乃同於流俗？某官庠序之老，鄉閭所稱。久爲其黨之師尊，宜識斯人之利病。屋漏在上而知之在下，盍爲慷慨而盡言；古學爲己而今之爲人，當察衰遲之有志。陳此篤實之論，愈於溢美之辭。會集匪遙，敷陳可略。

《嵩山集》卷二〇。

答周文學啓

望玉壘之雲，瞻依久矣；得銀鈎之帖，開讀粲然。但自撫其衰蹤，顧難堪於至意。某官尚居里巷，未試官曹。知柳下惠賢，鄉人皆同此論；使漆雕開仕，老夫嘗論於朝。辱懷感之不忘，致修書而相問。其如銘佩，莫究敷陳。《嵩山集》卷二〇。

答杜文學啓

壯歲讀書，乃不預有司之選；聖恩優老，當少慰平生之勞。被服增光，室家亦喜。某官始以命士，起於諸生。新沐者彈冠，得爲有官之君子；群居必異席，見尊達巷之黨人。富貴蓋由於天，功名多在其晚。田彼南山而治蕪穢，行將食祿以代耕；失之東隅而收桑榆，宜勉積功而累行。《嵩山集》卷二〇。

答張通直啓

自西徂東，想趼足之良倦；看南成北，顧老眼之何知。未審是行，其歸曷月？某官恪勤自守，溫厚無苛。昨者換縣之始來，安於繼粟之不入。可取可無取，共知處己之冰清；有能有不能，將見掄才而器使。遠承勞問，良切感銘。《嵩山集》卷二〇。

答侯縣尉啓

才不稱位，每愧諸侯之皇皇；賢雖滿前，孰若一士之諤諤？謁來茲久，未副此懷。某官居鄉有聞，學道自得。宜慕柳下惠直以事人，顧如司馬公言皆稱好。豈智者之過慮，乃淺哉其見量。自今傾耳以須，更俟苦口之告。《嵩山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四六八三

晁公遡 四

答青神簿尉啓

自領劇煩，正須官屬之助；雖稽遠大，未脫簿尉之中。其在衰遲，良爲欣幸。某官早承世祿，能習義方。惟時有無窮聞，必欲功名之遂著；爲吏視已成事，無忘祖考之所行。自然居官，可以稱最；勉哉就列，副我察廉。《嵩山集》卷二〇。

答師監酒啓

乘皂蓋之車，未至已慚於父老；過青衣之水，相迎敢辱於親朋。況獲高文，益慚至意。某官知道之奧，玩《易》之占。近觀通經學古之儒，止爲分章摘句之陋。莫識精微之用，徒誇誦說之多。有能

明吉凶悔吝之先，則不失進退存亡之正。惜哉斯世，達者其誰？願聞剴切之言，以豁衰鈍之意。何晏不曉者七事，想必已得於中；管輅莫及其一言，未委可與之進。更期會晤，併得討論。《嵩山集》卷二〇。

答梁山劉知錄啓

初無善政，誰能既去而見思？忽辱華牋，乃獨不忘而垂問。褒稱過實，展誦增慚。某官得道資深，持心近厚。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念刑罰之惟中；出納之吝是謂有司，視簿書而甚謹。宜膺論薦，行遂超升。某方在道途，亟修竿牘。如謂衰慵之可亮，無責報謝之不周。《嵩山集》卷二〇。

答金水楊縣尉啓

舍館定然後求見，喜略識鄉黨之賢；日月除曷云其還，承獨阻山川之遠。方深詠德，忽辱貽書。某官共推耆年，素負篤學。韶善而武盡美矣，此邦蓋兼二代之文；晉材而楚實用之，吾子乃爲諸侯之客。招延莫可，歎息何言。因來幹之告歸，布鄙悰而修報。《嵩山集》卷二〇。

答蘇監稅啓

藻

九卿之子，譽早著於里閭；千里而來，職乃當於關市。何爲蹭蹬，良切歎嗟。某官才誠有餘，命則未遇。文高同學，莫預南宮進士之唱名；詩似乃翁，俱法東坡先生之屬句。甫登仕版，將往算緡。請輕之以待來年，衆皆有望；不足者而廢中道，子豈肯然？佇觀刺史之察廉，遂錄世家而登用。《嵩

山集》卷二〇。

答眉州鄉官投獻啓

不圖厚意，乃得名邦。酌老翁之泉，要識前輩之風味；訪先賢之宅，必有故家之子孫。曾未欸於門墻，忽先候於道路。未相見云：「曾未及郊，忽先墜問」。某官世業不墜，鄉評甚高。周雖舊邦，有維新之文物；魯無君子，今焉取於典刑？豈容久客於外藩，即見榮升於高位。某才猷短淺，性識迂疏。固知民罔中惟爾之中，當思勉勵；更望子率正而孰不正，以助衰遲。《嵩山集》卷二〇。

答官員投獻啓

豈無他人，而不如同姓，故遠從愛弟之游；我有旨酒，而以燕嘉賓，亦欲延鄉人之善。既勤逸駕，復貺高文。某官辭章既工，趣向甚偉。宜求當世之豪傑，益廣平生之見聞。過我何哉，抑君誤矣。曳裾而至，蓋有逾於冠者五六人；揆藻可觀，寧止取夫武成二三策。但深嘉歎，莫報至情。《嵩

山集》卷二〇。

答石簽判啓

比自千里而來，思有矜式；首問一鄉之善，願見老成。悵然增懷，邈乎在遠。某官耆艾之後，交游所稱。先世風流，蓋並蘇、程之老；近時忠厚，豈減建、慶之賢。茲遽辱於貽書，尚不忘於尊吏。誦高文而永歎，喜前輩之如存。勉修蕪辭，莫謝至意。《嵩山集》卷二〇。

答叙州孫監稅啓

頃識先公，嘗爲東里之縞帶；今觀嗣子，非若西華之練裙。辭章不凡，儀冠甚偉。某官深達吏道，早知義方。作善而賞於朝，行致爵位；漱石以利其齒，蓋有家風。豈期相遇於是邦，益復追思於雅好。某既懷疇昔，且歎滯淹。轅下之駒何爲，尚留州縣；屋上之烏可愛，況見子孫。感慰之深，敷陳罔既。《嵩山集》卷二〇。

答孫監酒啓

每見諸儒，但修惟桑與梓之敬；豈無讜論，庶成拔薤置水之規。豈衰鈍不足有爲，故高明未嘗相誨。某官年爲耆宿，學富多聞，欲效王子淵作宣布之詩，不察衛武公求箴戒於國。孰謂無能之一老，果如所賦之二章。惟善人能受盡言，無乃過量於鄙志？有文章能聽規諫，正當見勉以前賢。載誦雄篇，良乖雅望。雖感慚之良甚，顧報謝之敢稽？《嵩山集》卷二〇。

答朱將仕啓

唐卿

承扣發之甚多，慮善以動；顧省循之不稱，何言之諛？安敢忽忘，第深慚忤。某官志思相助，才蓋有爲。至于再于三，皆所陳之剴切；利不百不十，當更熟於討論。每誦長牋，具知至意。非有求於鄉校，徒鋪啜而來；何以謝於忠謀，聞善言則拜。《嵩山集》卷二〇。

答謝承務啓

頃與尊公，嘗偕計吏。爲臣者射己之鵠，俱選於廷；愛人則及屋之烏，況逢其子。方欣良覲，更辱長牋。某官躬稟異才，蚤傳舊學。奕奕而有風氣，本襲高明；溫溫而維德基，尤爲粹美。夫何不鄙，如欲相師。儻緣聲氣之同，宜思直諒之益。念此衰鈍，困于劇煩。知之非艱，盍盡陳於治道；言之無罪，必見察於鄙懷。屬事不閑，裁報甚略。《嵩山集》卷二〇。

答新及第楊宣教啓

頃爲主司，分試諸彥。大比三年，考其藝不獲盡觀；朝取一人，拔其尤亦足自喜。所得厚矣，何辱謝焉？某官未嘗窺園，今果射策。幸逢願治之主，將使悉著於篇。十哲之列四科，吾豈夸多而爲貴？百夫不如一士，子當極意以盡言。儻今天下稱別闈之得賢，庶幾異日爲老夫之增重。《嵩山集》卷二〇。

答新及第張宣教啓

比在別頭，莫觀舉首。蓋如草木區以別，無由親選其材；盡使桃李在其門，於是莫諧此志。何有衰遲之力，難當推挹之辭。某官多聞前言，深識治道。賢能將獻於其上，再拜受之；功名要卜於此行，一見決矣。敢伸善頌，以報來牋。《嵩山集》卷二〇。

答新及第官員啓

近亦預被漢庭之分命，乃在別闈；不得盡觀蜀士之綴文，少窺麗藻。何爲謙謝，猥及衰遲？某官屢以言揚，果膺籍奏。無謂決科之已晚，當思學道之可行。念是邦文物之實繁，監於二代；顧有司品題之所取，作者七人。賓興雖少於他州，名節要高於異日。斯言不負，其得則多。豈徒太守之與榮，抑亦諸公之改觀。《嵩山集》卷二〇。

答文將仕謝解啓

榛

尚學尊儒，蓋出蜀郡守之後；考藝論秀，遂預周鄉老之書。皆謂世家，當膺鄉舉。某官學勤負笈，志務肯堂。況今多士之僉言，盡歎乃翁之清節。抽手板而還丞相，確不可回；乘肩輿而見主人，超然自得。高風如此，嗣子宜賢。沛然流澤之有餘，行矣決科之可冀。益堅茲志，即副斯言。《嵩山集》卷二〇。

答趙監稅謝解啓 彦材

凡在庠序，皆長孟子之詩書；見稱主司，孰若文王之孫子？果膺論秀，共喜得賢。某官通書屬文，授詩卒業。入爲王卿士，自先世之多才；樂有賢父兄，宜盛年之好學。勉哉待問，行矣決科。獻大夫賢能之書，豈徒從於鄉舉；上長安都國之頌，當更取於主知。茲因華翰之貽，略致善言之祝。

《嵩山集》卷二〇。

答諸解元啓

預鄉大夫之獻書，良爲公選；爲郡刺史以勸駕，實有光榮。特枉來牋，敢忘至意！恭惟某人才兼俊造（二），學富淵源。遠自先儒，不減西河之化；善爲高論，猶有東坡之風。及試於廣福之庭，殆多於矍相之圃。鞠躬以入，拭目可觀。嗟我士無譁，不閔有司而不累長上；諸大夫皆曰，以補文學而以爲郎中。蓋考行以宜然，顧歷年之未有。豈其老守，蒙此休聲。當更懋於遠圖，遂前登於高第。《嵩

山集》卷二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二〕恭惟：原無，據《文粹》補。

答史解元運司發解啓

厭鄉黨之考藝，不足發名；就計庭而決科，俱云得士。凡爲知識，同助懽愉。某人爲蜀顯家，出周惇史。非逃於楊而入於墨，顧常守於師承；豈愚於虞而智於秦，蓋始逢於賞鑑。勉登高第，以副願言。《嵩山集》卷二〇。

答楊解元啓

光雅

大比之年，將考道藝之士；計庭所得，多出公卿之家。皆無間言，可謂精選。某人傳其舊學，博以異聞。蓋廊廟之老臣，乃大門之諸父。兄弟之子猶子，信與其衆不同；仁義之心良心，固宜所蘊者大。還家少憩，躡屩遂行。請歌宵雅之肄三，看擢禮闈之第一。家聲不墜，鄉黨斯榮。《嵩山集》卷二〇。

答楊蒼舒投易啓

主人曾未有言，客不先舉；老夫況已廢學，叟之所知。意者感傷其無聞，乃以羅列而自獻。徒爲披玩，莫助發揮。某人蚤得師傳，欲明《繫》表。若止論象數而不究其用，則是執章句而有牽於辭。要慕聖人之通經，五十可以無過；常鑑匹夫之挾藝，二三動罔不凶。何須辨揚雄所準之何如，但當戒京房其行之非是。苟滯於迹，孰識其微？念難虛辱於咨詢，因輒妄談於陳腐。《嵩山集》卷二〇。

賀虞參政啓

王季日朝，每問廊廟之老；周公朝至，即處樞機之廷。士民聞乎復來，道路爲之相慶。竊以當天_下責望之重，逢聖君際遇之難，試觀經營於四方，真可謂之古未見。何至臨御之六載，曾不能以大有爲！或謂強國在得士，而固嘗求賢；或謂爲政在責實，而固嘗下詔。逮今列位，莫副眷懷。聽斷者專求己說之勝，而各務於乖違；按察者但徇私好所在，而不公於取捨。剛毅強敏則云苛刻而生事，庸懦貪鄙則以鎮靜而得名。苟思媮合以取容，孰肯與衆而爲異？上雖切於圖治，事何由而見功？如欲勳格于天，無若力除此弊。某官兼備九德，受知兩宮。蓋屬爲社稷之臣，將使復祖宗之土。昨上章甚力，

衆恨莫能留公；既去位則思，帝曰誰復佐我？顧還家之未幾，已召節之亟行。趣還路朝，親御神筆。一日不見，殆形寤寐之求；三年有成，必須功業之就。想如蕭何之謁而見高祖，盍用姚崇之說以要明皇？浸潤既知，取彼譖人而投畀昊；吁俞以戒，不與舅氏者有如河。某得於傳聞，爲之感歎。喜君臣之相悅，信載籍之所無。遙計倚毗太尉，相尊等爾；孰謂愚蠢小子，胡汝往哉？惟更授於閑曹，庶少安於孤立。茲爲大幸，實倍常情。《嵩山集》卷二〇。

賀虞樞密改除宣撫使啓

聖主乃眷此方，慨然南面而歎；諸將未有所屬，命我西樞之臣。往臨漢中，鎮服境外。豈徒連營喜而動色，固亦敵國畏而寢謀。諒天啓於睿衷，使公畢於能事。蓋新安之晚歲，頗失統御之和；況武興之重屯，莫知什伍之數。盡除斯弊，今正是時。某官深被柬知，再居宥密。必爲國家畫經久之策，遂於疆場圖備豫之方。宿兵三邊，而部分未甚明；綿地萬里，而緩急何以守？莫若坐轅門而申令，咸得超軍伍而自言。各相推舉，足以見議論之公；退加考察，然後究才能之實。昔周世宗於是拔以次而爲何徽之代，近曲將軍以此選於衆而得吳玠之才。既擇良將而付之戰攻，又建強藩而爲之扞蔽。果令形勢可得而恃，則免倉卒不知所圖。是爲節制之師，悉據要害之地。明公可歸廟堂而端委，有事則出羽檄而指揮。一定規模，但觀機會。當宁垂衣而何慮，寰區奠枕而不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兼可

收於故地；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孰得比於元勳？某竊願明公之名，高出古人之上。輒陳鄙夫管穴之見，皆本當世搢紳之談。敢冀高明，或垂採納。《嵩山集》卷二〇。

謝制置啓

七里之郭，久矣汗顏。六轡如絲，忽焉在手。不待臨軒而後遣，益慚充位之無堪。況此詳讞之司，最爲頽敝之極。雖近有馮大夫之可紀，蓋嘗爲沈益州之所知。然治閭里之民而不問其官曹，惟按郡縣之吏而不及其左右。莫識大體，徒爲小苛。果欲去姦猾委靡之風，宜遂用剛毅正直之士。夫何孱瑣，乃使循行？此蓋某官宜居九官，來鎮四道。蘊旌別淑慝之鑑，懷惻怛慈愛之心。事有可言，奏章屢上而無所畏；罪或不赦，諸公力請而安可回？陰察夫牧守之否臧，將請於朝廷而廢置。如謂愚蠢，或異輩流。致膺禮樂之光華，必自門墻之論薦。某益思自勉，要有可觀。有邦有土而告爾祥刑，豈惟奉詔；載馳載驅而周爰咨度，弗敢憚勞。《嵩山集》卷二〇。

賀制置加寶學啓

聖朝考績，明詔疇庸。巍乎昭陵之圖書，寶爲大訓；嘉我益州之連率，共惟帝臣。遂正學士之

名，式重大府之寄。尚嗟其晚，未稱其才。某官謀猷沈深，器宇凝重。望其容貌，足以使朝廷之尊；聞其風聲，自然增習俗之厚。九牧所歎，三年有成。錦城雖樂而不如還家，屢形奏請；蜀地之易而猶履平地，方播詠歌。將以慰故鄉之思，於是申延閣之命。某適依大厦之庇，尤願高牙之留。況眷倚之意推挽於前，而巡屬之情感戀於後。幸承平里閭之無事，與優游鄉黨以何殊？仍歲有秋，民皆安業；爲國強飯，公勿言歸！《嵩山集》卷二〇。

賀張茶馬啓

帝誦「在垌」之詩，歎其政壞；公由將漕之最，就以節行。咸謂精選而來，必有大革其弊。姦吏懾畏，士夫歎嗟。某官深通政經，素蘊賢業。周旋要近而乃稱，裁剴煩劇而有餘。屢更艱難，親與士卒而同甘苦；能發隱伏，一見簿書則知詆欺。共惟宏才，宜任計相。屬以著籍之數，駒不舉書；甚者去歲之終，馬以連死。慨然當宁，念此曠官。安得如唐太僕之良四十萬匹，何以充周天子之厩一十二閑？遂膺委寄之隆，即觀蕃息之盛。某所欣同部，即獲並游。亦喜此物之逢時，皆蒙伯樂之顧；佇見他時而入貢，復作穆王之圖。《嵩山集》卷二〇。

謝張茶馬啓

分土治民，莫上三年之最；受命乘傳，忽預八使之行。與賢哲以同升，撫迂疏而增愧。某官抱負仁義，通達古今。善論國家因革之宜，如指諸掌；不擇內外險夷之地，能致其身。帝憫其南鄭風霜偃簿之勞，詔休以西蜀山川便安之樂。輶車久駐於關塞，戎落多知其聲猷。少待初陽，必扈鐵驪之駕；盡來絕足，不煩金馬之齎。某蓋久睽違，每深懷詠。幸共居於治部，要皆奉於詔條。天下憂而憂，況嘗聞於前輩；夫子步亦步，更當效於宏規。《嵩山集》卷二一。

賀陳茶馬被召啓

側聞當宁，思見異人。豈有天下之才，使其久外？茲出省中之詔，趣以亟還。諒對路朝，即膺大用。竊以謀國者求其必合，則忠言孰敢進？事君者憂其不悅，則直道安得行？儻陳利害而甚明，果獲盡聞於上；或觸忌諱而不用，是亦無愧於中。雖微功利見於當時，要令歎息稱於後世。庶幾昭代，不謂無人。而況遇於聖明，每思獻納；寧不容於忠直，莫見聽從？惜諸公畏避之滋多，致累歲寂寥而可恨。察其用意，本所願持祿而養交；遠者逾年，終不免奉身而去位。觀聽之士，屬望於公。某官毅然

有爲，卓爾特立。昨乘傳而始至，曾坐席之未溫。方觀號令風采於七八月之間，已得根株窟穴者數十年之弊。聲績遠播，蓋若鶴鳴聞于天；市廛大驚，乃見鼠輩尸諸市。前者未有，凜乎其難。屬求治於臨軒，數興嗟於當饋。丞相之印頻上，政事之堂屢虛。凡束帶而立於朝，誰其勝任？將審象而求諸野，冀以得賢。忽焉眷懷，惟我樵牧。察所用於蜀部，信可移於漢庭。辟舉無私，官屬不可請謁而得；摘發皆當，姦猾於是次第而除。審參政謀，必副上意。某輒忘蠢直，仰揆高明。能受人之言者然後能諫君，能好人之訐者然後能遠佞。幸無計於用捨，期自比於聖賢。成功則天，固知其數之已定；有辭於世，將書於史以無羞。自今以還，傾聽以待。《嵩山集》卷二一。

賀張遂寧啓

起於真祠，授以督府。朝士昨聞而歎息，何乃遽歸？天子尋爲之驚嗟，夫豈不用？茲頒明詔，允穆輿情。某官如古爭臣，負世重望。至今表著之論士，皆稱切直而盡規。大疑謀心及人，後雖咨衆；忠言逆耳利行，誰復似公？頃居夔部之時，亦上漢庭之奏。力陳阜棧之性，難涉江湖之行。果驗其言，馬之死過半矣；每觀所至，獸相食且惡之。信爲蕃宣之良，尤推慈惠之最。未容報政，即入告猷。某不喜一方之民，獨霑九里之潤。所願執事等輩，盡登輔相之尊；遂使今日朝廷，再若祖宗之盛。《嵩山集》卷二一。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二八，乾隆《遂寧志》卷一一。

賀張潼川啓

懷箕子明夷之學，既幸逢西周之時；歌召伯《甘棠》之詩，乃出聽南國之訟。若時有識，竊相與言。使施於州郡，雖及民者多；留用於朝廷，則爲效也大。遙想提對之相慶，第恐召節之復來。某官時爲通儒，天降大任。至今廣漢之政，冠絕有唐以還。大《易》之書，能知夫天地鬼神之狀；平生所至，但見於簿書米鹽之間。顧其施爲，蓋已俊偉。比超升於華省，謂盡究於雅懷。豈謂明公，遽以疾病而辭；遂令當世，莫見功業之就。上亦歎息，恨難挽留。進直裕陵圖書之藏，上應奎壁之象；并付潼江形勢之地，中分參井之光。殆與成都，俱稱重鎮。某行當辭郡，忽預按刑。安得聲名籍甚諸公之間，良資推挽；敢忘天下譬如一堂之上，更盡哀矜。《嵩山集》卷二一。

賀樊瀘南啓

守邊最爲任重，詢黃髮則罔所愆；當宁深知公賢，錫介圭以作爾寶。想六纛之既至，同三軍之晏眠。人其相安，坐以無事。某官柔嘉維則，惓惓無華。語人必極其言，吾無隱乎爾；爲政莫見其迹，德其至矣乎！蓋平生不求於勇功，而措意專用於誠服。逮茲臨關塞之地，必有以得部曲之心。推其教

化，可以厚人倫；施其忠信，可以行蠻貊。姑且居蕃宣而作牧，行當盡尊事以乞言。某雖異提封，尚鄰樂土。顧此防虞之戍，介于保障之間。今喜諸葛亮之度瀘，南人不復反；但恐太公望之在鎬，東海其盍歸！《嵩山集》卷二一。

賀利路張提刑啓

朝廷念大臣之家，仕者托落；制詔出少府之節，命以循行。知寬厚之有餘，舉平反而相付。遙想其部，相慶於途。某官所至按臨，尤稱慈惠。凡千里皆歌舞其賜，無一夫不蒙被其恩。蓋推父母之情，亦各言其子也；雖是胥吏之賤，何以異於人乎？殆可求於前賢，顧難論於今世。專務省事，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庶幾無刑，導德齊禮而恥且格。某佇聞課最，即報召還。遂登近侍之班，不止今日之賀。《嵩山集》卷二一。

賀利漕王參議啓

送以禮樂之華，當調兵食；佐我樞機之老，仍參軍謀。傳聞皆謂之得賢，衰朽更欣於接壤。某官學爲足用，志欲有爲。固已朝廷不次而屢遷，然於才略猶蓄而未究。茲輟廣陵督之任，遂從仁壽公而

來。諒懷先猷，是爲舊鎮。按形勢之具在，歎規模之可尋。方盛年以臨漢中，慷慨而將有立；顧當時之制閩外，忌嫉而不能容。豈上天深惜於前功，使後嗣克成於今日。賓主相遇，古今所無。想九原之驚嗟，吾不如也；聞一時之措置，人皆仰之。某幸忝心交，莫遑面賀。令舉世始知於吾黨，故爾不凡；要平生闊視於斯人，有以自重。《嵩山集》卷二一。

賀查總領啓

南向而朝，甚念虛名之重賦；西顧而歎，不圖橫議者累年。欲寬此四道窮困之民，當用茲三館英俊之舊。制書初出，歡頌載馳。必使聖主美意即日而施行，於是遠方彫郡自今其蘇息。某官議論精確，詩書該通。豈特涉道之尤深，要皆適時而有用。昨去漢庭而出使，最憐夔部而軫懷。代民之輸以鉅萬計，愛君之至蓋不二心。尋命乘輅，乃來易地。相承玩習，至於簿書圖籍之盡亡；立爲更張，粲然法度憲章之具舉。諒應休問，亟徹睿聰。餽餉永久之規，須其裁定；詔令復除之惠，待以布宣。如止取辦州縣之間，何以滿副朝廷之望？既膺重寄，當有遠謀。某竊揆高才，盍登大任？非喜明公之居是職，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但喜斯人之得明公，助而不稅則皆說矣。《嵩山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四六八四

晁公遯 五

賀成都鄭運判啓 丙

益州最號富饒，實爲重部；漢庭不輕畀付，必屬名臣。諒治狀之升聞，果制書之寵授。聲華素著，歡頌已騰。某官望重諸公，才高當世。每見嗟稱於廟堂之上，蓋嘗揚歷於畿甸之間。故事皆先治民，爰出於外；大夫有可利國，益觀其能。衆語此方，帝勤乃顧。丞相以謂盍使公往，天子若曰其如予行。八百萬緡之給軍，當四路財賦之半；一十六郡之除吏，有二選銓衡之權。是惟天官地官之所難，將見大事小事之皆舉。並委茲任，即還于朝。某佇諧瞻承，深慰疇昔。一身二任，方憂攝官事之不堪；百拜三行，日望從燕私之匪遠。《嵩山集》卷二二。

賀潼川馬運使啓

南方之強，共深推服；東人之子，今喜按臨。見膚使之用賢，識聖懷之念遠。循行云始，歡頌宜多。某官嘗代王言，尤高朝望。謂當正鳳閣之位，顧乃乘熊軾之車。在於一時，可爲冠冕；視此二郡，真若秕糠。縱未還供奉之班，豈容置鄙小之地？久使外庭之留滯，仄聞黼宸之咨嗟。君薄淮陽耶，若有倦而欲去；子於天下也，蓋無施而不宜。姑領轉輸，佇膺趣召。某比聆乘傳，即欲修牋。計其道路之勞，重以簿書之事。至中昃不遑食，何暇報書；既數月可以言，敢無通使？其爲欣詠，莫究敷宣。《嵩山集》卷二二。

謝樊運使啓

錫之山川，謬爲分土；送以禮樂，不待臨軒。雖視事以觀風，實撫躬而懷愧。某官聲滿益部，望高漢庭。以九德俊乂之才，當一方循行之任。輶傳所至，無不砥節以向公；郡縣之間，各皆奉法而循理。豈特巡屬相慶於路，亦喜迂疏遂逢其時。某尋已問途，即將覲德。顧平生未習其事，何以使好生而洽民心；幸長者肯與之言，庶幾乎奉使而稱上意。《嵩山集》卷二二。

答任都統啓

上將軍處右，特畀兵符；諸大夫曰賢，實諧公議。豈止師徒之喜悅，當念疆場之晏安。全蜀之人，同辭相賀。某官勒功帝籍，布政和門。撫士卒而有恩，臨戰攻而無敵。昨闔外初失於大將，而軍中相與之聚談。雄名素高，群望所屬。授以將印，無復一軍之驚；坐于敵場，可決千里之勝。遂膺簡拔，共歎聖明。遐邇傳聞，咸謂新安王之尚在；部伍整肅，必爲仁壽公之所知。某亟遣行人，往馳慶牘。念英豪之既用，計恢復之可期。已幸平居，皆得着牀眠矣；更觀他日，跪而推轂遣之。《嵩山集》

卷二一。

答前夔路憲李敷文啓

言歸樂郊，喜遂雅志。臺中論列，正是北山之移文；林下優游，乃獲南窗之寄傲。其失何有，所得實多。無毀於後，無憂於心，蓋爲韓愈之歎羨；俾昌而熾，俾耆而艾，更享魯公之康強。佇俟安車之來，要當舉酒以賀。《嵩山集》卷二一。

賀利路王漕啓

遠乘輶傳，往當邊境之餽糧；近讀訓詞，知自公朝之論最。列城胥勸，清議攸歸。某官鄉閭耆英，郡國高第。學既優而適用，才屢試而有聲。蓋聞諸公之言，尤稱綿谷之政。想部封之相慶，喜使節之復來。一日不見如三秋，於以識周邦之意；六卿各率倡九牧，必能分主計之憂。凡屬循行，皆居要害。接連秦隴，乃犧牲玉帛之交鄰；按視褒斜，尚流馬木牛之可運。某雖相先後，俱被超遷。較量遠近之各殊，委任高明而實重。自茲考績，行矣趨朝。甫及飛牋之還，更期進牘以賀。《嵩山集》卷二。

答王興元啓

天子之命將帥，咸謂得賢；官府之聽師田，竊承視事。諒三軍之相賀，與百姓以同辭。某官久著勤勞，尤高輶略。陳行戒我師旅，蓋能禦侮以折衝；成績紀于太常，屢已策勳而舍爵。屬當宁有西顧之念，謂重兵屯南鄭之郊。皇帝若曰，孰爲予行？群臣皆言，莫如公可。況深懷於大志，必遐想於古人。上坐而對漢王，拜將之壇猶在；傳檄而定秦地，引兵之道具存。既膺委寄之隆，可待功名之會。

某方謀修問，先辱貽書。豈徒感愧之多，更益瞻依之切。《嵩山集》卷二二。

答眉州馬舍人啓

外事而問瞽史，既卜是日以按臨；太守而用近臣，益使此邦之尊重。江山改色，道路載謠。某官逢時休明，致位清要。既從容於相府，亦潤色於王言。夙興夜寐，而每告於嘉猷；旬除歲遷，而當究於大用。而乃乘傳車而去國，予印綬以牧民。迨武信之政有成，宜承明之廬再入。復移便郡，使近故鄉。遠如楊元素，自集賢校理而請于朝；近則周表卿，由禮部侍郎而爲之守。閭里皆傳於故事，廟堂諒悉於高懷。某未果修書，先承墜問。佇觀宣布，即作《中和》之詩，無念歸休，或尋《遂初》之賦。《嵩山集》卷二二。

答楊蜀州啓

廝養爲御而歸，蓋自長安之旤；舍館未定而見，已拜大夫之勤。迨涓吉日以布宣，復辱長牋之寵問。某官比對明主，見稱賢才。由朝廷不遠而來，想父老甚喜其至。皆云太府，乃是懿親。陟彼岡瞻望兄兮，顧方臨於彫敝；若潤澤則在子矣，必大有於蠲除。既深慰於疲民，更將觀其治狀。某交游實

舊，封部幸同。蘇孺文與飲故人，敢忘乃好；朱子元出教主簿，勉率其僚。無使衰遲，更勤督課。

《嵩山集》卷二二。

答何隆州啓 一

至麥秋而出輕繫，當思故事之修；說桑田而命倌人，敢憚征途之遠？華賤見貶，炎暑頓銷。某官布宣詔條，奉若時令。乘以朱路，莫陪聖主之朝；穆如清風，但濯遠民之熱。某願觀善政，行及樂郊。自顧衰遲，豈同趙盾之可畏；盡令決遣，惟冀臯陶之無刑。《嵩山集》卷二二。

答何隆州啓 二

乘傳長安，子既懷印綬而至；出節少府，我亦叨禮樂之華。與其更修賀問之書，不若各務安集之政。某官嘗憤流俗，欲追古人。儒於道最高，要相與有爲於當世；文勝質則史，豈但矜無用之空言？近時部使者以闊略稱賢，所在州刺史以委靡爲事。盍自吾二人而始，遂變此一代之風？願戒吏曹，不宜以身試法；勉修職業，安可恃舌得官？諒深識於鄙悰，顧無勞於多誨。《嵩山集》卷二二。

答何邛州啓

自立貳於官府，即以最聞；不待見於側門，遂膺郡寄。必大圖於稱塞，庸上答於眷知。某官共推高明，善治煩劇。常人則懼於頽敝，能者豈憚於更張？視其所以而觀其所由，識紀綱之攸壞；饑易爲食而渴易爲飲，致功利之無難。今在按臨，古稱富實。以卓王孫運籌算於下，童至八百人；況漢郡守有權勢之尊，秩爲二千石。何憂匱乏，當究設施。某願與牧守之良，同承制詔之意。雖復胥吏至賤，豈欲答罵薄責其人；惟冀郡縣多賢，皆上訟理政平之狀。敢期盛德，深諒鄙誠。《嵩山集》卷二二。

答叙州王鈐轄啓

錫之山川，已慚分土；送以禮樂，不待臨軒。方懷莫能勝任之憂，豈謂遠勤飛書之賀。某官名高閥閱，世載勲庸。雖圖畫不預於南宮，共推先烈；顧臚句合傳於東閣，入侍清光。尚煩絕塞之行，即有真符之賜。擘輕紅而飲酒，當喜燕閒；建大赤而誓師，豈忘宿衛？未皇言集，徒切瞻依。《嵩山集》卷二二。

答鮮于參議啓

延賢人而起館，久游漢相之門；拜節度之參謀，增重嚴公之幕。想聞其至，延佇其來。某官性資剛明，氣節慷慨。遇事有通達之識，居官得治辦之名。常誦尹賞之言，勿坐軟弱；蓋如王尊之政，專鉏豪強。使處二京良吏之間，可當三輔都尉之任。乃者頗稱於公議，惜其尚屈於賓筵。此聲行徹於睿聰，不日即膺於大用。某向風久矣，聞問欣然。重以婚姻，承不忘於雅好；報之瓊玖，愧莫效於鄙誠。《嵩山集》卷二一。

答吳綿州啓

慨然上章，自請治劇；傳於闔境，皆謂得人。惟父慈子孝之俱賢，顧訟理政平之可必。即當辦治，不待循行。某官其資高明，所見宏大。伊呂之國，土地傳序久長；耿鄧之門，子孫被服儒雅。宜居論撰之地，行升供奉之班。暫勞爲邦，以待舉最。某日冀斷獄之刑無枉，并令供上之貢以時。不復憶有一州，當副朝廷之所望；可以兼治三輔，亦知才力之有餘。因報來牋，輒陳鄙意。《嵩山集》卷二二。

答達州程知郡啓

錫之山川，已慚分土；送以禮樂，不待臨軒。方懷莫克勝任之憂，豈謂遠煩飛書之賀。某官深識吏道，見稱士夫。蓋因三歲大計之時，遂守五相舊游之地。頃頗聞當途之議，欲使見側門之朝。衆相與言，不知而作者；帝果有語，胡爲乎來哉？想置郵之初傳，舉提封而胥悅。某方此休舍，勞於應酬。儻肯顧於迂疏，願更垂於戒告。《嵩山集》卷二二。

答宋嘉州啓

共知上意，將用於朝；更授大州，益試以政。兼接連於荒徼，當申固於邊防。必令疆場之舉安，不獨里閭之無事。某官多所聞見，生而高明。父教之忠，蓋自典刑之後；世濟其美，有聲郡縣之間。比報更書，即思就道。雖歸掃於丘墓，誠是雅懷；顧見知於廟堂，寧容高蹈？某昨居鄰壤，每聽休聲。猶限阻修，豈若吾身親見？預量臭味，先得我心所同。正冀披承，以慰延佇。《嵩山集》卷二二。

答梁彭州啓

並游三館，不待富貴而後歸；出把一麾，乃乞便安而遽去。屬鄉閭之接壤，想封部之聞名。徒馭既臨，道途相慶。某官蚤以高第，稱於諸公。宜即置於中朝，顧屢居於外府。迨北趣召，謂將久留。遂登言語侍從之班，以極論思獻納之用。忽詣廟堂而自請，願懷印綬而亟行。此邦剥膚椎髓之餘〔一〕，其民痛心疾首之久。俎豆之事而軍旅之事，皆百姓之是供；布縷之征而粟米之征，先一年而預取。其如惻怛，必爲拊摩。雖整頓綱者爲力暫勞，然繼敝政者收功甚易。鈎校簿書之緣絕，推求賦調之負逋。於是沛然有餘，幾若儲以相待。少廢笑談之頃，即成富實之資。某近者按刑，由於延譽。太和在唐虞之際，同遇明時；此聲揚梁楚之間，敢忘君力！《嵩山集》卷二二。

〔一〕椎：原作「推」，據文意改。

答楊滎州啓

父老歡迎，得見益部之耆舊；官屬歎服，共知漢吏之循良。無煩條教之施，不待期月而治。某官

忠厚稟德，慈祥愛人。聞參佐之甚才，兼蓋藏之不匱。真是沃饒之地，不減郇瑕；少須畫諾之勞，盡付孟博。某念睽違之未久，辱寵問之已來。公侯之事而公侯之宮，尊俎遙知其燕樂；子弟多賴而子弟多暴，鄉閭獨遠於師承。其爲瞻依，未易敷寫。《嵩山集》卷二二。

答劉漢州啓

聞帝語於朝，可使從政；奉計最以報，何待來年？想耆老之聚談，喜近臣之出守。某官通達治體，博極群書。富哉多聞，蓋得黃香之未見；識者太息，乃與公叔以同升。謂將以斯文大用於時，顧亦及吾兄相繼而去。共惜通儒之久外，諒應宣室之深思。即有鋒車，趣還華省。某每懷景慕，尚阻瞻承。屬小司寇而士十六人，猥當任使；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實負兢慚。重蒙寵問之先，益佩至情之厚。其爲感忤，未易敷陳。《嵩山集》卷二三。

答任恭州啓

遴選具僚，乃施典而建其牧；入對宣室，親見問而觀所繇。遂分守符，必稱上意。某官蓋有士望，屢爲人師。萬民惟正之供，要在先行於直道；六藝致治之法，豈特可教於諸生？況聞德音，近在

文陛。有君子之道，嘗啓沃於聖聰；語大夫於朝，其遵承於邦憲。某不獲同部，敢忘素交？子路有聞而惟恐有聞，盡力修於善政？楚人之長而亦吾之長，顧難稱於重勤。徒爲感藏，未易敷寫。《嵩山集》卷二三。

答宋知監啓

比聞計庭，使待詔命。吏民相語，無以我公歸兮；朝夕以須，事其大夫賢者。復還州部，想慰群情。某官克對前修，共推令望。遠自先世，代言嘗在於北門；實爲故家，藏書上應於東壁。能傳舊學，宜列路朝。姑領林監之饒，即有鋒車之召。某久違合語，忽展來牋。冷厭蜀交，益念友朋之作別；誰謂宋遠，恍疑顏色之在前。其爲忻愉，未易宣寫。《嵩山集》卷二三。

答吳永康啓 一

太府奏聞，稱弱翁之治行；行路歎息，猶季子之來歸。蓋皆謂復至是邦，必有以深副其望。某官澹然近道，卓爾有才。益州未嘗輕論於朝，一朝遽以舉其最；蜀人相與竊議於下，三年何以報所知？宜更過前者之已爲，夫然後巍乎其特立。諒在高明之雅意，亦思振耀於當途。使衆言其上之知人，未

有於此時者；而君得斯名以垂世，豈不誠丈夫哉！某屬按列城，佇觀善狀。勉遵循吏之爲政，以直道而行；要令諸公之露章，不一書而止。《嵩山集》卷二三。

答吳永康啓 二

比知入境，即遂臨民。雖恨命駕之遲，歲云暮矣；庶幾爲政之美，予日望之。載觀貽問之甚勤，亦若在公之匪懈。某官功效已試，民情所歸。曾未號令於一日之間，已竦觀聽於千里之內。吏民皆喜於復至，則往拜其門；父老相顧而有言，何以利吾國？必滿其願，不勞而成。某嘗幸游從，可忘規益？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無爲翰墨之勞；天下皆耕於野而出於塗，宜副朝廷之意。《嵩山集》卷二三。

答吳永康啓 三

讀闕里之書，百未一試；修竿牘之禮，三茲益恭。承丹詔之初頒，諒朱幡之增重。某官臨事而懼，終夜以思。但見府庫再來而皆空虛，豈有版籍具存而乃匱乏？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惟勉布於教條；非居卿中，而名實未加，咸習知於威信。請移染削之力，盡按豪強之家。自然富饒之可期，想

應思慮之已及。謹同衆聽，以俟政成。《嵩山集》卷二三。

答李富順啓

遠貺以書，如事其長。我爲我，爾爲爾，蓋各在於統臨；辯亦辯，言亦言，顧可無於酬對？但增厚媿，曷報重勤？某官傳家直清，爲政果藝。惟其才之屢試，凡所至而有聲。來守是邦，適當其弊。昔刀筆箱篋以爲大故，徒然憂勞；今旗幟壁壘而皆精明，見者驚歎。在察舉者宜論其治狀，使褒寵之以勸夫具僚。某深佩至情，曲敦雅好。常念吾弟，與兄之室弗居；乃從君游，執子之祛無惡。莫諧集處，徒切傾依。《嵩山集》卷二三。

答劉懷安啓

伯虎

一乘五十七人，初臨千乘之重；八州五十六正，相望兩州之間。豈謂封部之殊，乃辱書滕之厚。若事其長，殆非所堪。某官世祿之家，官宿其業。惟曾門之盛德，爲元祐之名臣。承此積累之休，宜其昌熾於後。有酒食先生饌，致其祿及親之榮；知稼穡小人依，體吾君愛民之意。佇登高位，益慰慈顏。某每念天倫，獲聯姻好。蓋子路妻之兄弟，久服高明；如賈誼任於公卿，行觀進用。《嵩山集》卷

答史梁山啓

猥從支郡，遽按祥刑。相好者譽之過情，以爲勝其任也；不悅者爲之竊議，何以異於人哉！敢謂愛忘，亦貽慶問。某官學優則仕，治移於官。方朝廷核名實之時，屢下明詔；儻郡國上課最之狀，必有異恩。計指日之合符，即論功而增秩。某昨居牧守之職，屬在執事之先。惟是心存於愛民，可爲智者道；若謂地有於遺利，當如後患何！幸其辱明哲之知，不以爲迂疏之過。衰遲何有，彫瘵其蘇。

《嵩山集》卷二二。

答瀘州高倅啓

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不恨此地之徊翔；居是邦而事其大夫，乃喜吾兄之集處。更尋雅好，遠貺華牋。某官敏則有功，果於從政。蓋屢書於最狀，亦耆剖於守符。茲除司馬之官，顧爲節度之府。耕王之野而欲藏王之市，無忘勞來之勤；小國之君而當大國之卿，宜念推遷之重。某睽違滋久，懷向良深。屬來使之亟還，愧占辭之罔貺。《嵩山集》卷二三。

答瀘州張倅啓

辱貺以牋，如事其長。謂居屬部境，雞犬之相聞；行佐他州，風馬牛之不及。過承稱譽，徒極兢慚。某官藹然粹溫，輔以忠厚。十年種木，顧卜宅之已成；五月渡瀘，尚更書之未至。方當炎熱，宜在宴閒。北窗之風時來，雅堪高卧；南山之豆既種，可樂豐年。何爲涉遠道之行，乃欲從諸公之謁。亦煩臨訪，良切感藏。《嵩山集》卷二三。

答漢州師倅啓

敏功

七月流火，顧徂暑之未衰；一介行人，持華牋而相問。不覺開緘之際，頓忘攬轡之勞。某官爲政惠和，相時長養。莫居近侍，詠殿閣之生涼；但體眷懷，助道途之扇暍。念及疲老，困于馳驅。辱勞苦之甚勤，歎情文之俱備。固已欣快，執熱而濯清風；況當從容，近君而如白雪。其爲感忤，未易敷陳。《嵩山集》卷二三。

答漢州趙倅啓

主出迎而右入，喜見道途之歸；吾極知其左遷，想識人主之意。暫淹逸駕，聊佐名城。某官少而讀書，樂於爲善。豈謂才能之特立，有爲吏議之弗容。非止世祿之家，則從大夫後；焉有宗室之秀，如此罪罟何！雖一洗於刑書，顧尚憑於泥軼。昔汲黯自免官而守楚地，張敞起亡命而典冀方。況在公朝，度越前古。行詔太常之書贊，復分刺史之守符。今其少須，將以繼賀。《嵩山集》卷二三。

答眉州樊倅啓 一

乘別駕之車，已至治所；佩刺史之印，兼按郡條。習知風俗之宜，殆可笑談而辦。某官飾以儒雅，粹然中和。至今外邑之老人，尚誦當時之美政。而乃自列大府，願選守臣。儻復去此而爲邦，豈有不能於前而能於後？勿令識者之竊議，以謂無難於縣而難於州。理必不然，人誰肯信？與其循牆以走，退避而不敢當；曷若直道而行，慷慨而有所立。幸察衰遲之語，佇期善最之聞。《嵩山集》卷二三。

答眉州樊倅啓 二

錫之山川，已慚分土；送以禮樂，不待臨軒。顧非小己之堪任，敢辱長牋之稱譽。某官周旋中禮，惓惓無華。頃嘗至於是邦，尚多談於厚德。交游皆歎其莫及，休休焉有容；父老今聞其復來，欣然相告。某遽乘輶傳，初解兵符。憐其老與賓客而游遨，維莫諧於集處〔二〕；使其親爲喜笑而飲食，更相助於平反。《嵩山集》卷二三。

〔二〕維：似當作「雖」。

答閤判院啓

載馳載驅，猥被煩使；將安將樂，敢忘素交？顧修問之未遑，辱貽書而良愧。某官乃者會晤，翕然歎嗟。謂其臭味之攸同，頗以狂直而相許。得見狷者斯可矣，蓋嘗憤風俗之衰；非曰能之願學焉，亦欲副友朋之望。迨茲除授，敢不激昂？益知用捨之皆天，深悟窮通之有命。不求而得，愈自信其行藏；無忝所生，當更思於負荷。《嵩山集》卷二三。

答隆州李簽判啓

立其監，設其參，本爲陪輔；顯諸仁，藏諸用，要善彌縫。想賢者之既來，必歡然而相得。某官居官持重，臨事好謀。昔嘗爲一邑之長，而已洞悉於事宜；今所臨百里之吏，其孰能欺於視聽？況復刺史心知之久，自無近時位偏之嫌。魯平公豈惑於臧倉，天寧捨我？孫伯符能用於子布，名實在孤。不待踰年，俱當論最。因報來牋之辱，益增欣詠之深。《嵩山集》卷二三。

答懷安馮簽判啓

施於有政，久聞其名；挽之不來，良失所望。敢辱貽書之禮，見稱知己之恩。某官蓋出世家，能通時務。嘗以文無害而居大府，至於聲籍甚而游諸公。屬此嘉陽，鄰於邊徼。尚闕牧民之長，頗爲分閩之憂。今之居官，猶正牆面而立也；公乃抗論，不越尊俎而代之。顧會晤之無由，但瞻依而彌切。

《嵩山集》卷二三。

答榮州呂簽判啓

空虛囹圄，居官方愧於未能；跋履山川，遣使遠煩於相問。靜言迂拙，難副褒稱。某官出自世家，通知吏道。觀大邑通都之治，見遺風流俗之存。非虎非貔而非熊非羆，蓋克肖於尚父；有騂有騶而有驪有駟，尚遵法於先公。行刺大州，遂據遠略。某載誦來教，敢忘重勤？如居是邦而事其大夫，欲酬盛禮；顧燕嘉賓而將其厚意，未卜何時。《嵩山集》卷二三。

答權綿州李簽判啓

一年之內，三徙其官。雖考績論才，爲巴蜀之士稱首；而奪彼與此，使隆彭之老怨嗟。獨想提封，悉云多幸。某官所在舉最，久聞當途。凡有蠹壞不治之邦，皆冀疏理盡除其敝。諒其體國，無以告勞。何爲貽我以書而有辭，乃謂捨己之田而興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可致於撫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更宣於寬大。豈止副聖明之屬望，亦以佐衰老之平反。行遂披承，併期敷叙。《嵩

答郭運幹啓 明復

在官而事兩賢，可謂遇合；去家而無百里，不廢問安。既居幕府而優游，兼遂寢門之溫清。某官少能自立，壯欲有爲。常思富貴以榮親，每喜慷慨而論事。今雖養曾皙必有酒肉，乃得賦祿之良多；何由辭靈丘而請士師，來佐按刑之不逮。遠貽勞問，彌切瞻依。《嵩山集》卷二三。

全宋文卷四六八五

晁公遡 六

答宇文提幹啓

茲辱升堂，更承進牘。究觀家世，實兼文學政事之科；審察色辭，宜在身言書判之選。惟法所在，夫誰敢私？某官世祿相傳，典刑未遠。欲得公侯必復其始，嘗思富貴所致之途。儻令聲績之發，揚，何有宦游之濡滯？士相見皆有贊，已特貺於華牋；力有餘則學文，更佇觀於行事。《嵩山集》卷二四。

答劉提幹啓 惇

七里之郭，久矣汗顏；六轡如絲，忽焉在手。豈有不待臨軒，而遣其使於外；初亦未嘗詣闕，而

有以知其人。方懷芒刺之憂，敢當竿牘之賀？某官蚤與同道，頃嘗定交。聞我錫命之云初，恨其辭滿而將去。退而自解，去復何傷！子有酒酌言醺之，苟得須臾而共樂；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必追逐以相從？某過辱推尊，愈深慚悚。高才宜在於要近，安得使之三年淹？故事尚須於講論，或肯爲此數旬客。庶幾連城之不二價，遂作奏章之第一人。既擅舉賢之名，又獲告善之助。提封傳誦，衰朽光榮。

《嵩山集》卷二四。

答趙提幹啓

來見伯氏，獲觀賓筵。無間父母之言，誠爲令子；不挾兄弟而友，敢辱長牋？紬繹之深，兢慚良甚！某官蚤以強學，出而決科。蓋共歎於宗英，顧尚淹於外服。問職事之所領，似是馬曹；念本支之不同，皆如麟趾。佇膺夾輔，勉務激昂。姑少致於鄙悰，實莫酬於厚意。《嵩山集》卷二四。

答利路楊提幹啓

絳

頃者授命，乃在九月十月之交；忽焉踰時，所有三年二年而舍。常恐不明於審克，豈期遠辱於褒稱。某官少而多能，輔以博習。爲己之學而爲人之學，蓋兼達於古今；在家必聞而在邦必聞，實有聲

於郡國。久淹小宰之選，交上諸公之章。即當橫飛，遂致光顯。某亦預外屬，嘗聞內言。嫂使治棲，乃是徐吾犯之妹；義之與比，敢忘晏平仲之交？儻存至情，更冀忠告。《嵩山集》卷二四。

答朱總幹啓 璩

遠煩遣使，特辱貽書。何須今日而告言，非敢後也；止若衆人之稱頌，不欲觀之。亟誦華牋，敢忘厚意？某官讀書學古，射策起家。自當與俊傑以爭先，顧乃見衰遲而增歎。能勝其任而不勝其任，方議論相半之間；其可以言而未可以言，豈高明有待於後？儻加愛與，願惠箴規。《嵩山集》卷二四。

答令狐江津啓 記

受命往圖於撫字，秋以爲期；得書知困於劇煩，日不暇給。今規模之已定，必宴處之居多。某官官以最遷，職因才選。適當頽敝之極，無懼剗裁之難。聞巷議而族談，謂前貪而後耄。尊俎可越，昨幾使尸祝而代之；琴瑟不調，今惟有更張可鼓也。勉務爲邦之善，力求矯枉之方。有德者以寬，願思其次；請益曰無倦，孰易斯言？既以謝竿牘之勤，是亦塞朋友之責。《嵩山集》卷二四。

答劍門何知縣啓

劍門天下之壯，蓋謂此邦；鼎鼻山中之賢，今爲之宰。尚懷宿昔之好，遠貽勞苦之書。某官見重西州，嘗仕東部。頃同僚敗事而不可追，欲下吏議罰而有所分。誠加之罪其無辭，乃以相及；使惡其害而去籍，則不可知。君非避而逋逃，我何從而迫蹙？逮其置對，果以辨明。益見處己之公，何辱飛牋之謝？佇期善政，遂應最條。由是觀羞惡之心，亦以間讒慝之口。《嵩山集》卷二四。

答宇文知縣啓

乘逸興於椽曹，未遑出仕；歸時事於旅宰，乃欲請行。各屬攸司，豈容專達？某官資以果藝，生于膏粱。嘗蒙當途之知，將試字民之政。蓋可寄百里之命，信所優爲；而況貢九牧之金，殆其細事。君其請於外計，我敢忘於前言？《嵩山集》卷二四。

答石照李知縣啓

爲君子儒，屢臨百里；與鄉人處，今有二天。必將推挽以成名，何待衰遲之致力？某官宜在高位，久沈下僚。慨然有望於交游，謂我盍憐於淹滯。雖名譽不聞者朋友之罪，屬當今日而敢辭？然左右未可而大夫曰賢，難使諸公之必聽。命也有在，子其少須。《嵩山集》卷二四。

答文瀘川啓

淵

比居官曹，實在封部。不能察舉以論其最，則異於衆人；於是辟召而用其才，莫如我同姓。特勤枉駕，更示長牋。某官常思揚名，頗欲治劇。捨墳墓而遠去，受書幣而亟行。千里而來，何以利吾家，使有聞於斯世？千室之邑，可使爲之宰，惟不負於所知。非徒父老之舉安，抑亦宗族而相賀。

《嵩山集》卷二四。

答師中江啓

琛

聽孤獨老幼之辭，方念當按於庶獄；有夫妻子母之屬，相與辱在於懿親。乃自比於衆人，亦過形於嘉頌。某官既學而仕，將大其門。早讀聖賢之書，必明出處之際。可以仕則仕，而可以止則止，宜無累於行藏；甚易知莫知，而甚易行莫行，豈但專於誦說？子雖靳於直諒而相益，我敢忘夫親愛而不言？所望聰明，勉思忠告。《嵩山集》卷二四。

答李通江啓

惟子居官，以待都鄙之治；非吾屬部，且在邦域之中。忽貺以書，重增其媿。某官先猷是似，雅好不忘。三家子弟往來，復相從於今日；一門叔父阿大，顧尚記於當年。要各懋於遠圖，庶不隳於素業。末由會晤，良切瞻懷。《嵩山集》卷二四。

答何宣教啓

有道之主，方求士之甚勤；觀國之光，宜上章而自薦。諒應其黨，咸壯此行。某官喜逢休明，恥在貧賤。獻書于府，久擢賢能之科；爭名於朝，今往輦轂之下。必膺茂選，可謂良圖。鄰里想助其資裝，則具一日之積；廟堂當爲之歎息，不遠千里而來。寢向嚴凝，所祈保攝。《嵩山集》卷二四。

答石泉軍呂教授啓

商隱

對策龍墀之下，獲望清光；題名雁塔而歸，誠爲盛事。敢忘厚意，特辱迂臨。某官儒家者流，大夫之後。雖未果一言而悟主，今方以六藝而爲官。顧平日讀《春秋》之經，皆天子行賞罰之事。無煩下問，其可從政也歟；但於是書，更當盡心耳矣。功名不遠，談笑可期。《嵩山集》卷二四。

答雒縣楊主簿啓

景溫

選郡國博習之士，比分試於禮闈；策天人大槩于廷，茲遂登於高第。得賢之喜，非我敢私。某官

少而讀書，足以待問。況慕通儒篤實之學，兼好故家深湛之思。豈但著見于言，今當發施於事。息乎已學而勤乎未學，宜求爲政之方；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更勵在公之志。吾子於所知不忝，老夫亦他日有榮。《嵩山集》卷二四。

答龍安范縣尉啓

子庾

頃以諸侯薦人天子，躬上賢能之書；今者大夫毋諱有司，直陳帝王之道。游從交賀，衰朽與榮。某官早讀父書，力循祖武。當夙興而夜寐，思幼學而壯行。古所謂之賊曹，茲乃爲之官守。溫故而可爲師矣，更熟究於聖言；作易者其知盜乎，正宜施於行事。姑因裁報，略致切磋。《嵩山集》卷二四。

答張監稅啓

伏承歸見鄉黨朋友，得遂田園之間；免與商旅庶人，日算舟車之利。遙想居家之樂，少償在職之勞。某官追記向來，頗爲甚恨。正歲以法警戒，顧憲令之具存；征商自賤丈夫，況古今之共嫉。乃安於官府之敝壞，致容其胥徒之詆欺。何須屑屑而有言，如謂馬不進；姑置區區於既往，當若魚相忘。遠煩染翰之貽，莫識占詞之報。《嵩山集》卷二四。

答李監稅啓 元雍

頃參諸公之幕府，始識執事之庭闈。今安敢忘，昔者吾友嘗於斯矣；退復自念，人之愛子亦如予乎！故爲汲引於當途，何辱感銘而進牘？某官才堪筮仕，志慕決科。尚滯少常伯之選中，每見尊大君於坐上。蓋聞相語，顧小子未具有若汝封；莫省何時，使國人皆曰賢然後用。第恐老夫不足爲重，然在高才寧當久淹？佇觀自爾而奮飛，更冀往哉而勉勵。《嵩山集》卷二四。

答王端復宣教啓

如聞喜告其徒，遭先生於道；更煩趨進以禮，就主人之階。仍出長牋，敢忘厚意？某官決科筮仕，舉族爲榮。惜其不往一對于廷，今乃未獲三釜之祿。能念所自，謂我獻賢能書于王；無久此留，須子視朝夕食之節。益勉務於德業，期顯揚於君親。《嵩山集》卷二四。

答趙將仕等啓

西伯善養，盡收耆老以來歸；東方未明，喜著朝衣而顛倒。貽牋爲謝，撫己何堪！某官少而讀書，老益篤學。勿恨涖官之已晚，要觀行道之何如。視里中兒，雖蚤登於膺仕；扣囊底智，試自效於聖時。使其有聞，顧彼奚羨？因輒陳於忠告，用少報於高文。《嵩山集》卷二四。

答劉粹中詩啓

敢辱乃翁相顧之厚，見其二子焉；因知其家甚藝而文，作者七人矣。披詩書而載誦，歎詞采之不凡。某人出則趨庭，入則問寢。蓋嘗聞於學禮，豈止盡於事親。共高鄉黨之評，實爲庠序之秀。元方難爲兄而季方難爲弟，皆可謂之才良；賢人言如地而聖人言如天，更勉觀於遠大。行射主司之策，益顯親闈之榮。率爾占辭，聊以爲報。《嵩山集》卷二四。

謝王甲獻詩啓

時紆麗藻，見貺大篇。一言蔽之，蓋溢於美；三友益者，顧豈所宜？始開卷以覽觀，良撫躬而悵悵。某人博以學問，富於文辭。頗知東坡議論之遺，欲慕《北征》制作之大。誠能屬句，何君子多乎哉！若乃近諛，非王公尊者也。過飾老朽，併增感慚。《嵩山集》卷二四。

謝投獻啓

每承過客之臨訪，皆如執事之褒稱。謂其權可以察舉於人，將求所欲也；觀其牋莫不洋溢於美，無乃爲佞乎？雖非敢當，其可不報？某人能事長上，尤工辭華。有力以學文，蓋居於今而無泥於古；惡訐以爲直，喜論其是而莫稱其非。顧惟蠢愚，常用慨歎。聽其言而觀其行，難遽信於鋪陳；爲於家而賞於朝，顧更思於踐履。《嵩山集》卷二四。

答蘇解元賀年啓

謁來爲郡，坐見發春。何用賀爲，不知老之至爾；所期歲美，樂與賢者共之。某人生於聖時，逢此穀旦。既醉以酒，福自及於周家；言采其芹，冰方消於泮水。第慚老守，難稱華賸。農人告以暮春，行矣當勤於勸穡；壯者修其暇日，勉哉相率以化民。《嵩山集》卷二四。

賀葉左相啓

惟帝則哲，知當代非常之才；謂公其來，正上相久虛之位。識者相賀，翕然同辭。竊以無烈火則不能見精金之良，非嚴霜則何以表勁柏之節？故君臣之間，因事而益信；凡聖賢之德，遇謗而乃彰。睿懷有感於中，深恨大用之晚。某官言合稷、契，名高蕭、曹。頃在天官之銓，仕不賅吏；及居道揆之地，忠以事君。國之倚毗，衆所屬望。比奉身而遽去，俄當寧之有言。昔惑於詆欺，惟予一人佚罰；今望彼讒說，灼見三有俊心。自茲委任而不疑，必將功業之有立。某遙想都邑，歡騰詠歌。國人皆曰賢，其何傷於日月；太師以爲首，以其告於神明。竊見遠方，實同慶頌。《嵩山集》卷二五。

賀魏右相啓

置諸左右作相，爰選邇僚；踰於前後數公，莫如舊德。始正台衡之位，亟新海宇之觀。竊以載籍之傳以至於今，未有政事之堂而無其長。殆將踰歲，曾莫告廷。忽一朝典冊之遂頒，必千載明良之相得。某官自任以重，能尊所聞。出遇可爲之時，見知有道之主。舜受堯之天下，每躬稟於聖謨；尹相湯于鳴條，方共圖於武事。參決國論，時游機庭。屬宰席之久虛，顧朝紳之相語。衆但知居衡軸之地，惟帝其難之；上以謂預巖廊之游，非君誰可者？既執魁柄，即成顯庸。某猥被隆施，游膺煩使。有所譽其有所試，恐稱塞之不能；可與立未可與權，但恪勤之是勉。敢期晚歲，永託大鈞。《嵩山集》卷二五。

答眉州秀才啓

猥叨殊恩，獲守是土。讀詩書律令，蓋天下至於吏民；視動作語言，皆能習知於守令。況我俊造，秀於里閭。某人學由家傳，經有師法。如土地豐美而宜杞梓之產，須雨露長養以成棟樑之材。豈意餘生，獲觀諸彥。增置博士弟子，既已興太平之原；召問長老先生，正欲聞安集之道。過承華翰，雖感至情，顧稱譽之良多，非衰遲之所望。其爲愧忤，未易敷陳。《嵩山集》卷二五。

答師解元啓

昔卧東牀，偶與其選；今來西蜀，乃守此邦。方思往事以感傷，過辱親朋之慰藉。某人早游於藝，更博以文。當求攀桂之高枝，但用穿楊之舊箭。勉趨遠大，何羨衰遲！延賞不識於韋臯，高門固無其事；衛玠可齊於樂廣，老夫安有是名？念莫謝於貽書，顧徒爲之起愧。《嵩山集》卷二五。

答王解元啓

久處里閭，阻開仙桂之籍；特勤屐屣，來由瑞草之橋。念西華之子其甚貧，誦東坡之詩而永歎。某人年稱耆舊，學有淵源。尚餘棕鞋桐帽之風，乃困蓬戶桑樞之陋。席間相見，宛如紅帶之老人；江上爭扶，誰弔青衣之遺迹？因追思於往事，實有感於予懷。勉答長牋，莫酬至意。《嵩山集》卷二五。

答蘇解元啓

將臨劇郡，初無兩漢之循良；忽辱高文，已有三蘇之風氣。不勝其愧，莫稱此邦。某人生于土鄉，

輔以世業。固知辭彩之本其俗，更宜朴厚以率其人。不恥下問，是以謂文，乃過求於衰拙；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盍少變於浮華？庶還近古之風，皆云自子而始。愚或有得，謀敢不忠？《嵩山集》卷二五。

答史解元啓

行路棘澀，悵踰月而莫前；丈人冰清，撫舊游而不見。方爲興感，忽辱飛文。某人能敬先賢，不忘雅好。儻自知於肺腑，肯但作於面朋？周親不如仁人，願深明於鄙意；文質然後君子，豈專事於空言？跋涉方疲，報酬甚略。《嵩山集》卷二五。

答呂解元啓

每自念爲郡縣之長，刑人殺人；豈若論養性命之方，上藥中藥？可以濟衆，不專利身。喜承巾屨之臨，願聞水火之濟。某人蚤以秀士，游于膠庠。雖不能登賢能之書，顧今稱有典刑之老。彼列諸侯千八百國，顧反病民；而誦醫經數十萬言，蓋嘗起死。居官何有，較德良慚。某適會簿書之閑，要觀色脉之妙。知仲景之名世，雖識鑑不及於前賢；問思邈以養生，庶壽考或延於晚歲。因修牋牘之報，輒陳悃悃之言。《嵩山集》卷二五。

答令狐解元啓 一

嘗記往年，斯友一鄉之善；豈期今日，不遠千里而來。載誦高文，信爲良友。某人秉德溫厚，通經精深。長而多髯，尚肖乃祖之狀；微雖具體，肯作小人之儒？頃屬老夫之爲邦，乃偕邑子而見客。但謂同師於洙泗，不知異派於淄澠。陳亢問於伯魚，使吾兒之與處；仲尼失之子羽，顧我輩以何言？今觀徒步之相從，益歎久要之未有。佇看決科之選，當獲知言之名。《嵩山集》卷二五。

答令狐解元啓 二

統如五鼓，初去故都；違之一邦，復得劇郡。正望樂告以善，乃貽溢美之言。某人學問精深，行能茂美。肯如餘子，婁婁而爲丈夫？蓋慕古人，彬彬然後君子。某頃從宴語，每歎高風。要盡此生，相與爲盛德事；共矯其敝，不必解世俗書。繼自崇朝，願聞讜論。《嵩山集》卷二五。

答楊秀才啓

至三老之州，已喜觀於多士；望一區之宅，尚越在於他邦。方切詠懷，遽承勞苦。某人文能行遠，志欲決科。將求郡刺史而引嫌，遂就部使者之勸駕。四海皆兄弟，況老夫誠與之有交；三歲興賢能，在高才何患於不得？勉從鄉舉，佇慶彙征。《嵩山集》卷二五。

答宋解元啓

尚記去年，見於稠人廣坐；未知戚屬，出於大夫貳宗。載辱迂臨，愈增厚媿。某人深懷至性，篤念懿親。肯恕老夫之廢忘，復與天倫而趨進。人不知而不愠，能思先聖之立言；聲相應而相求，蓋謂外家之同氣。銘藏此意，感歎于中。《嵩山集》卷二五。

答史解元啓

一鄉友善士，顧每見而欣然；十年爲故人，況相從之舊矣。重承牋牘，益歎情文。某人屬詞甚

工，誨人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嘗辱教於吾兒；以樂嘉賓之心，復燕游於茲地。良爲喜快，未易名言。《嵩山集》卷二五。

答白解元啓

周之治尚文，蓋亦極矣；漢之斲爲朴，冀以返之。豈伊居塾而爲師，尚有貽書之過實。某人聚徒講藝，樂道安時。無心富貴而富貴逼人，茲固言其有命；匪求童蒙而童蒙求我，惟勿倦於教人。使郡縣獄訟之遂衰，而閭里絃歌之相接。孝弟犯上者鮮，安敢忘吾子之功？仁義非禮不成，亦當修太守之職。各期弗懈，庶俾有傳。《嵩山集》卷二五。

答梁敦義秀才啓

竊承負笈而來，鼓篋於此。要與人才而輩出，過於古磬十六枚；益思賢哲之善言，觀諸聖門二三子。況是文翁之興學，勿止張叔而爲師。列於左右之生，當異於衆；從彼先後之進，更審所宜。因辱賦詠之貽，輒效切磋之報。《嵩山集》卷二五。

答宋秀才啓

送以禮樂而有光華，是稱膚使；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敢辱長牋。良佩眷存，更增感怍。某人實在外屬，有懷至情。粲然鋪陳，言不可若是其幾也；觀其稱頌，謂吾何足以堪之？亟爲占辭，莫殫謝悃。《嵩山集》卷二五。

答楊昌辰謝依竹堂詩啓

家多竹而門可欸，每嗟瞻晤之無由；言爲詩而聲成文，姑託詠歌而相語。反勤遠駕，特謁賓筵。某人優游田廬，嘯傲林壑。如姑蘇山中之客，築少陵野外之堂。汗簡而寫殺青，夜然膏而不倦；班衣以奉垂白，冬生筍而可飧。若自結於歲寒，不復迫於時好。忽輟其寢門之問，而從我朋簪之游。何可一日無此君，能爲賢者之事；不遠千里利吾國，豈肯徒然而來？勿遽返於庭闈，請劇談於仁義。《嵩

山集》卷二五。

答彭州李倅啓

二月初吉，遠辱貽書；三歎遺音，深爲擊節。何鋪張之甚麗，乃退託於不能。某官涖官之初，休駕未久。雖雅志欲安於其位，願爲小相焉；顧諸公皆念於是邦，未甚此時者。聞簿書之緣絕，致期會之稽遲。巧匠旁觀而縮手袖間，忍視斯民之彫敝；謁者復通而望履幕下，往見其屬之走趨。責其在公，率以稱最。少副當途之意，益爲知己之榮。《嵩山集》卷二五。

答眉州樊倅啓

人之良會，當知有數其間；今者遠來，頗恨相見之晚。屬已去郡，莫遑爲僚。某官嘗仕是邦，久知其俗。必念辭滿之後，不勝彫瘵之餘。顧若衰遲，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宜加恩惠，山徑之蹊介然成之。勿令此道之不行，庶使斯民而有賴。願敦實效，無事空言。《嵩山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四六八六

晁公遡 七

賀馬總領啓

典司外計，盡按四道之圖；進預內朝，兼行六卿之事。途歌相愛，家給可須。竊以爲郡者常患於不知縣之盈虛，理財者常患於不知民之緩急。民力已竭而斂之愈甚，縣道已困而督之益嚴。上徒舉於空名，下將受於實害。使有司披籍而可以盡取，雖云掊克以何傷？計常年數貢而曾不少增，蓋是蠲除之未及。能去此弊，有待於公。某官性資寬平，德業遠大。執經以講，博洽爲明主之知；持橐可觀，沈深有輔臣之量。忽從邇列，出殿大邦。以爲置於言語侍從之間，不若試以勞來安集之政。近者聖慮，惻然有懷。若伊陟臣扈巫咸，必能奉使而稱意；及庸蜀微盧彭濮，遂令薄賦以輕徭。察群臣無以易堯，顧遠人安敢輕漢？初傳闔部，悉謂得賢。某屬以短才，領茲彫郡。一歲三十倍於古，方撫事以驚嗟；八家九百畝之田，庶自今而休息。其爲厚幸，實異常倫。《嵩山集》卷二六。

答王丹稜啓 與

感今懷昔，嘗預慈恩之題名；積行累功，暫屈武城之爲宰。雖欣集處，良歎滯淹。某官業精於經，才出其類。頃擢居於上第，蓋見譽於諸儒。但推所學於官，自然有聲於世。周大夫所舉，既高賢能賓興之書；蘇都官有言，亦如《刑賞忠厚之論》。某正望賢哲，以佐迂疏。《春秋》長於治人，豈難裁剴；君子文以會友，更願講論。《嵩山集》卷二六。

答何彰明啓 居實

謁來是邦，每歎多士。觀其游宦，豈止乘朱輪者十人；粲然貽書，幾至排牙籤之萬軸。茲勤臨賁，更切歎稱。某官蚤以學優，居嘗治最。承初辭於劇邑，恨晚見於高標。孟子遠來利吾家，願聞言論；相如未至居客右，益誦風流。屬爲郡之少閑，愧占辭之甚略。《嵩山集》卷二六。

答孫主簿啓

唐英

就客位而趨，未遑往弔；見凶服者式，况辱降臨。仍出詞氣於不勝哭踊之餘，重增迂拙以莫克負荷之愧。某官斬然在疚，善於居喪。節哀順變，念其始之，必無致於毀性；立身揚名，孝之終也，當務在於顯親。見加華袞之文，如誦素冠之作。既深銜感，因爲興悲。《嵩山集》卷二六。

答侯知錄啓

三日彈琴不成聲，甫終喪制；五國爲屬而有長，過見推尊。已荷臨門，更期墜翰。某官嘗事大府，無慚士鄉。成都出入之錢，蓋多於河南庫；通義傳授之學，不下於膠東生。乃能兼擅是名，必將有聞於世。勿深追遠之感，勉務立身之榮。姑陳鄙言，少答來貺。《嵩山集》卷二六。

謝李解元投詩啓

黯然而別，將去善士之鄉；富哉其言，特辱仁人之贈。披尋踰晷，感愧盈懷。某人才則患多，談

何容易。心醉六經而目營四海，實記覽之無遺；朝爲百賦而暮作千詩，殆從容而可辦。歷考前輩離筵之詠，孰如吾子今日之文？篇幾及於周詩，辭不出於鄭志。有以多爲貴者，觀璀璨而甚驚；必使反而和之，顧衰慵而難強。勉爲占謝，以報勤拳。《嵩山集》卷二六。

謝郭解元投詩啓

送乎淇之上，如欲追攀；殷其山之陽，忽爲驚歎。乃承歌詠，有動聽聞。某人善事公卿，猥及衰朽。有志於學，蓋異巴三峽之人；各賦以詩，足見鄭七子之志。既深稱賞，併切感藏。《嵩山集》卷二六。

答宋教授啓

自至是邦以來，每求故家之後。流風有存者，如平生之所聞；曷月旋歸哉，顧相見之何晚。伏惟某官奮自庠序，列於搢紳。結綬登王畿，願供當世之用；下帷爲博士，歸作諸生之師。忽然在乎賓客之筵，欲修事其大夫之禮。特貽華翰，莫亮鄙懷。但知禱于上下神祇，賜以樂歲；非求譽於鄉黨朋友，託之空言。益用感慚，曷勤敷寫。《嵩山集》卷二六。

回王解元啓

謁來效官，近方稅駕。叩門甚急，喜見玉川之長鬚；發函熟觀，如獲天祿之奇字。過情之譽，何德以堪？某人才冠士林，行高鄉黨。念久聞於韞櫝，但未見於昂霄。顧愚鄙夫，猶君等伍。本類虞卿之躡屨，辱在泥塗；偶先劉琨而著鞭，弛於負擔。何從者之不察，執禮意以甚恭？循省踰時，虛辱盛貺。遠詢冰氏之子，將問奚從；不知木偶之人，自忘所屈。高明過聽，慚負無窮。何以報之，念欲傾困而並進；無可言者，姑令垂橐以空歸。感愧之情，敷染難盡。《嵩山集》卷二六。

答杜帳幹啓

行臺官屬之賢，則從其長；闔部租賦所出，皆聚此書。喜耆宿之肯來，想勾稽之無隱。某官老故自任，見聞實多。雖如轅固壽考之高，乃有衛武康強之福。步趨猶健，尚能對前殿而據鞍；考覈必明，豈復容諸侯之去籍。計匪遙於瞻晤，宜可略於報酬。其爲欣愉，未易言寫。《嵩山集》卷二六。

答石泉呂教授啓

馬繫階下，今其寧居；雞籠城中，豈所宜處？顧致宏大者，其發常晚；將享富貴者，其初必窮。勿撫事而不怡，但修身而少待。某官出而干祿，近於居夷。意甚傷王中正之開邊，恨不及魏師魯之爲守。予雖僻陋，亦神祇祖考安樂之；彼有貫盈，則柱後惠文彈治耳。姑勤乃職，以教諸生。《嵩山集》卷二六。

答叙州杜倅啓

太宰之職，比爲官而擇才；別駕之功，將指日而報政。遙想封部，已皆詠歌。某官秉心剛方，臨事強敏。昨雖以噂噲相傾而遽去，亦足見正直不屈之可觀。勿云即叙之邦，而乃鄙夷其地。昔是漢夜郎之故國，今有黃太史之遺風。雖天下仕者欲立於朝，豈久煩於在外；而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宜亟使於移風。某遠辱華牋，具知厚意。愧編摩之罔既，致感謝之不周。《嵩山集》卷二六。

答何合州啓

始登公堂，丞列中庭而拜；近去大水，人得平土而居。計勞來之甚勤，想懽呼而相慶。某官治行之美，聖朝所知。已嘗佐糾繩之司，更欲觀安集之政。昨當昏墊之際，皆恨按臨之遲。幾如漢武之時，殆可沈於玉璧；早得王尊之至，必不近於金隄。某因考載籍之占，敢爲左右之賀。水所及則地美，害既去則利興。江流泛濫之餘，泥爲數斗；秋成收穫之厚，畝益三升。豈特邦人含哺而嘻，亦遂使君爲郡之樂。《嵩山集》卷二六。

答楊提幹啓

茲承就位，首辱修牋。戚戚焉於心，方懷臨事之懼；洋洋乎盈耳，甚非虛己之求。某官早以英才，玩於大《易》。多識必知於往行，寡辭宜慕於吉人。生之來日有所聞，乃其望者；文之敝當救以質，相與矯之。幸憐衰老之何堪，日佇箴規而無隱。《嵩山集》卷二六。

答王塾江啓

比淹小宰之銓，不知而不愠；今遇當途之士，有德者有言。交上薦賢之章，何勞進牘之謝。某官蚤膺推擇，屢試劇煩。或十年或七八年，同輩亦多於改秩；方百里方五十里，居官獨久於字民。迨茲考課之聞，竊恨奏論之晚。衰遲何力，感愧良深。《嵩山集》卷二六。

謝李志脩投書啓

茲承往駕，特辱貽書。若曰父義和，謂其乃益友之族；猶大夫崔子，顧予亦流俗之人。深愧衰遲，難當稱譽。某官早知儒學，蓋出世家。如有意於切磋，故相從而咨訪。天下之事不必問，汝曰安則爲之；賢者之道初何難，我欲仁仁斯至矣。舉以爲報，往哉踐言。《嵩山集》卷二六。

賀韓刑書啓

伏審簡隆宸扆，序陟禁塗。畫舜代之冠，方期於刑措；曳漢庭之履，宜奉於制除。有識相趨，不

謀同慶。恭惟判部尚書神標凝峙，仙韻邃清。練達本朝之舊章，洞明當世之先務。學皆探蹟，本胸次以推行；才足應機，至目前而迎解。早膺親擢，久列從班。疇公望之最高，屬憲曹之建長。果陞華於八座，併潤色於九章。蓋自元豐之正名，初復六職；至大觀之定令，始顓一司。茲得全才，肆兼重任。某猥縻印綬，阻叩門墻。雖頌歎之彌勤，顧編摩之尤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上宰相小柬 一

即日璇穹週迴，協氣充塞。恭惟坐於廟堂，兼運樞極。王室倚賴，神明並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敬奉牋，代其身賀於堂上。《嵩山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宰相小柬 二

邇日不省鈞用何如？聖賢相逢，坐建中和之極；當此淑節，更覺協氣周流。伏惟冲粹集於神衿，起居超勝。其在方內，拳拳之情，更乞盡消息理，永享三壽之祉。《嵩山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

上宰相小柬 三

某伏聞丞相之印，明天子久未有所付，海內延頸，日佇顯冊之頒，蓋踰年于此矣。屬者恭審詔自中出，告於大庭，卿大夫則相賀於朝，士庶人則相賀於家。乃知明天子必待其知之深而後用之，富公、韓公之登庸，直如是耳。某在遠，不得從百事詣光範門，敢致一牋於衮衣之前，伏乞鈞覽。《嵩山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宰相小柬 四

某名跡冗微，不敢以書通於名公大臣，而獨喜見東南來者，從之問名公大臣之賢。東南來者皆疊疊談相公頃在天官時，吏不敢爲姦，而士大夫恃爲津梁，已有廟堂之望矣。今某與遠方之人，自聞召還揆路，遂執鈞衡，無不欣欣相告，中外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宰相小柬 五

某少經憂患，異於他人。重以才具迂疏，不任當世驅使，以此實無宦情。顧出仕垂三十年，無田廬可歸，爲貧所驅，矻矻州縣間，但知自治而已。不自意猥蒙朝廷遽從支郡，擢付一道。而巴蜀之俗，喜爲朋比，以闊略不事事爲賢。某效之則違其本性，且負朝廷；欲不效之，雖民則喜矣，其如官吏不悅者衆。朝夕皇皇，不知所圖。輒敢布之，伏乞鈞察。《嵩山集》卷二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執政小柬 一

即日春服既成，恭惟端委廟堂，樞密云「端委宥府」。四方承式，神明並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敬奉一函於黃閣之下。《嵩山集》卷二九。

上執政小柬 二

此日不省鈞用何如？大君子與天地同流，體備四時，起居無不宜之也。更乞持精養神，永爲王室柱石。《嵩山集》卷二九。

上執政小柬 三

伏惟名振天下，德冠列辟，聖上所欲亟用，而中外猶恨於晚。某見方冊或有此，而不謂今乃親覩也，甚盛甚盛。自今傾耳以聽，必有以大副四海之望。《嵩山集》卷二九。

上執政小柬 四

比聞強敵窺邊，征戍之夫，無不懍懍。而彼終不復侵尺寸之地，卒於定議，和好無間。中國非閣下居衡軸之室，樞密云，「在樞機之庭」。何以使其無所疑而悅從哉？某與斯人，安於奠枕，幸甚幸甚！
《嵩山集》卷二九。

上執政小柬 五

今士大夫皆身至宰庭，乃得賜虎符而遣之郡。某獨媿安，坐獲二千石印章，既免往返萬里之途，而即享飽煖之賜。銘藏恩紀，無地寄言。《嵩山集》卷二九。

上執政小柬 六

某爲貧逐食，乃不自量，得此難治之地。百弊如絲棼，殆不可理，蓋有年矣。顧惟供億大軍，不可乏興，已於今月初六日領賤事。當竭綿力，有以塞責，不敢上煩汰遣，伏乞鈞察。《嵩山集》卷二九。

上虞參政柬

某陸沈於峽內久矣，昨者最蒙異常之知，蓋不以流俗相待，常懼不足副此意。及閣下立於九德之朝，先賜以手命，某慚悸即修報。而適遇使節出疆，持書者空歸，拳拳之誠，不能自達。殆是賦分窮薄，故姓名不克近貴人之門爾。後欲再以牋上公府，顧相望如雲泥然，又不敢遣。某今已至治所，故

事當謝於執政大臣，敢併以布下情，併乞鈞察。《嵩山集》卷二九。

上王樞密柬

某陸沈於峽內久矣，昨者最蒙異常之知，屢奏其狀，某每懼不足副此期待。今得守通義，號爲通經習法之邦，恐非短淺所能辦治。然不敢不勉，以無負疇昔，併乞鈞察。《嵩山集》卷二九。

上楊參政柬 一

即日氣迫槐序，恭惟勳在王室，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敬奉一牋，告至於行馬之前。《嵩山集》卷二九。

上楊參政柬 二

比來不省鈞用何如？伏以寅亮天地之才，佚於第家，則移其施於國者而施諸身，固宜陰陽和於中而協氣洽於四體也，豈待區區更獻尊生之請。《嵩山集》卷二九。

上楊參政柬 三

通義之爲州，今劍東西皆莫敢與爭重。蓋屬有廟堂之老，尊居里中，車過者下。而舉蜀之士大夫瞻望爲矜式，吾州實甚盛也。但恐赤舄不可久留耳。《嵩山集》卷二九。

上楊參政柬 四

迺者率爾貢牋於黃閣之前，蓋百僚事大臣之禮也。但得侍史通之已大幸，敢謂勞謙，特賜答教。公則爲盛德矣，其如損朝廷之體何！《嵩山集》卷二九。

上楊參政柬 五

今日已入境，念將至治所，即當步入里門，請見於堂下。顧惟謁大臣，合齋戒沐浴，卜日而後乞呼，召許則進。敢先以墨啓布之下執事，伏望察其不即入謁之意，悸恐悸恐。《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柬 一

即日惠風和暢，恭惟卧護全蜀，隱如長城，神明並相，鈞候動止萬福。某謹奉墨啓，申問節下。

《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柬 二

邇日不審鈞用何如？蜀地六十餘郡，仰恃威德，安於里閭，於食必祝，於社必禱。伏惟耆艾之福，自應日增月加，更乞盡消息理，下副巡屬拳拳之情。《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柬 三

自建炎以來，其以身爲社稷之衛，使西南一方之民，老死不見兵革者，計功孰出節下之右？強敵畏威，聞已請和。今之元勳盛烈，實在一門。蓋當如伊、呂開國，傳之子孫，與宋無極。《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柬 四

某自入益部，所在見里閭晏眠安樂之音相聞，初不知昨來敵之窺邊也。道途之間皆云，恃節下而然，無不歎息感戴。其在郡縣之吏，夫復何事？惟當餽餉以時，上寬後爨之憂而已。伏乞鈞察。《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柬 五

某得郡於巡屬，當詣節下受約束而後行。竊惟月有成，歲有會，不可少廢於須臾，以負課殿，上煩吏議。謹以便道取程，今日已至治所。其如不即奔走大府，退切悸恐，敢望寬貸其慢，以責其後效，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柬 六

某本不習吏道，爲貧逐食，推移至於爲郡。雖全家遂得飽暖，而夙夜是懼，將不勝任而去。所恃

寬明責其可爲而恕其所不能爲，某敢不自效。《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一

即日秋高氣肅，恭惟裂地稱王，威望益尊，敵國畏服，神明並相，鈞候動止萬福。某謹遣一介代覲。《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二

邇日不省鈞用何如？伏惟保安全蜀，社稷倚賴，功塞天地。自應四時之氣，集爲太和，洽於體府，固當起居安強，精力克壯，不待區區以尊生爲請。《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三

東至碣門，西抵長道，六十餘郡之人，仰事俯育，安於田里，終身不聞風塵之警，不蹈鋒鏑之患者，郡王可謂有大造於茲土也。上帝錫以難老，天子極其寵祿，尚未足報爾。顧某安能形容萬分，甚

盛甚盛。《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四

伏以本朝以來，元功大臣，疏爵而王之者，蓋皆可考。未有若今勲業萃於一門，坐扞秦雍之衝垂四十年，使敵人懾服不敢窺邊。論勲較德，宜有茅土開國稱孤。茲審有司擇日備禮策命，中外欣欣，咸賀主上之行賞當功也。其與巡屬之吏，執筆修慶，其敢後耶？干冒鈞聽，不勝悸恐。《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五

敢問一節以趨見於闕庭，衝犯風埃，跋涉山川，鈞用不致勞乎？伏想晝日三接，天子改容，出入三觀，都人聳觀。微豐功駿烈，何以得此！比來弭節漢中，幢蓋旌麾，光照城府，可以少休徒御。某恨不得拜於轅門，但勤引領。《嵩山集》卷二九。

上吳宣撫郡王柬 六

流落夔部，今將老矣，隨牒推移，遂至爲郡。某三月六日已視賤事，即具墨啓告於節下。伏值介圭入覲，不獲徹於侍史。今敢併以致於大纛之前，伏乞鈞察。《嵩山集》卷二九。

上虞參政柬 一

即日風扇微和，恭惟赤舄還鄉，神相次舍，鈞候動止萬福。某敬遣一介，以代橐韃之迎。《嵩山集》卷二九。

上虞參政柬 二

邇日不省鈞用何似，四時之氣，莫如春和，伏想泛舟而來，當此淑節，山川華潤，草木鮮榮，亦足怡神而寓目。更乞以道養壽，永究霖雨之澤。《嵩山集》卷二九。

上虞參政柬 三

伏以柱石之具，豈可一日而去廟堂？四方之人，如芑大厦。忽聞釋位而去，浩然自得。天佑王室，寧有使袞衣之遂歸乎？殆先太傅之丘墓，思得台星之光，一照映之耳，某敢言之。《嵩山集》卷二十九。

上虞參政柬 四

某平日受知最深，比年以來，幾若自絕於門牆。情非敢然，顧揣分量才，正宜爾耳。去年三月六日至郡，即爲一牋謝於黃閣，自後無事，不敢輒通名於侍史。引領兩曜之躔，但有馳爽。不省鈞慈，亦亮其悃悞否？併乞鈞察。《嵩山集》卷二九。

上虞參政柬 五

某伏聞齋航已入夔門久矣。今江水清平，風日妍暖，正宜錦纜徐牽，卧看江山，雍容而歸。某所

領郡，去玉屏山不遠，敢問鹿轡亦由敝邑以往否？惟朝夕俟權音，肅拜以近，不勝跂踵以待。《嵩山集》卷二九。

上趙總領柬 一

即日陽節清淑，恭惟位冠九棘，神相忠勞，台候動止萬福。某敬奉一牋，賀於節下。《嵩山集》卷二九。

上趙總領柬 二

邇日不省台用何如？伏惟君子所居，溫厚之氣，熏爲至和。在於起居，自應休暢。更乞步趨實下，以盡頤生之書，不勝至禱。《嵩山集》卷二九。

上趙總領柬 三

節下按蜀圖籍，內以撫民，外以給軍。論其功利，蓋爲天下之最，而勞亦至矣。謂當從容於九德

之朝，持精養神，以省思慮。何尚爾久煩以主計之事耶？想鋒車繼自今至耳。《嵩山集》卷二九。

上趙總領柬 四

節下領外計於是三年矣，故事當還朝，以預論思獻納。騎詔未至，而位冠九列之命先下。搢紳則知俊父在庭，莫可以代之；斯民則喜仁人在此，抱虛之籍遂除，而郡縣不困矣。幸甚幸甚。敢爲牋以具道路之歌，伏乞台察。《嵩山集》卷二九。

上趙總領柬 五

某爲此彫郡已踰旬朔，大懼不稱其任，或乏軍興，上煩簿責。今幸朝廷有蠲除虛額之令，以成節下愛養民力之意。某私自喜幸，迂疏可以充位矣。不勝朝夕以望條教之至。《嵩山集》卷二九。

全宋文卷四六八七

晁公遡 八

上查運使柬 一

即日槐序氣炎，伏惟攬轡入境，神相循行，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遣一介，候諸境上。《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運使柬 二

邇日不省台用何如？伏惟乘傳而來，雖當盛暑，玉節所至，肅然風清，自應不知煩鬱也。更祈厚自持養，以副巡屬之望。《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運使柬 三

伏以風度英秀，粹然如圭璧，宜薦天地，宜在清廟，不謂乃爾久使於外。雖一方受賜矣，其若不稱何！佇觀璽召之至。《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運使柬 四

硤內地褊小，無甚劇事，殆不足以展大才。所謂太阿龍泉匣而藏之，識者所惜也。近省制誥，改臨益部，聖主蓋亦知之矣。此方正議除虛額之調，未能即副上意，其有待於節下，願言疾驅。《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運使柬 五

某本不任爲郡，如得事忠厚之長，以保持之則可耳。向在梁山，微節下之賜，其何能免於戾耶？既來此部，猶一萍之託，茫然之水，日夕惴恐。忽聞輶車當來，喜不可言，不覺欣然起舞也。某更十

告朔亦去矣，預恨窮薄又如往時，不得久芘寒士之大厦也。《嵩山集》卷三〇。

上楊安撫柬 一

即日天氣淑清，伏惟高卧在家，安於爽塏，台候動止萬福。未間更祈嗇養冲粹，益究耆艾之祉。《嵩山集》卷三〇。

上楊安撫柬 二

嘗惜博大之用，滯於外服。今耄期稱道，尤宜膺大政之咨，不應尚居里巷也。惟喜此方漸染君子之澤爲多耳，幸甚。《嵩山集》卷三〇。

上楊安撫柬 三

比得見於夔門，雖足慰其景慕之懷，其如左右在行役，不劇言集，重爲惘惘矣。易守而來，喜遂室邇，顧衰慵困於應接，未及先以書走廬下。遠承勞問，感忤不勝道也。《嵩山集》卷三〇。

上楊安撫柬 四

某之才爲之小則可耳，今來治此才智之民，何以勝其任？公能告以所未聞而佐其所不逮，乃區區望於朋舊也。《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安撫柬 一

即日星回于天，恭惟節下民用遷善，化行一道，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守地不得登公堂，敬以牋代覲。《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安撫柬 二

比辰不省台用何如？歲律推移，便見春生始和之氣，浹於上下。伏惟沖衿翕受，益當粹溫。更乞以道養壽，前膺大政之咨，不勝至禱。《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安撫柬 三

爲吏盡瘁而在公，本其職當然。近時此風衰矣，至於民相視而不敢言，某嘗竊傷之。伏聞按節梓中未久，而民始知有官府可告，吏亦惕懼，識法令之爲可畏也。使節下推此施於天下，則所在皆清廉之吏，而無冤苦之民矣。某何時見此耶？天心仁愛斯人，節下必不滯於一方，行且見之。《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安撫柬 四

某性拙直平，時不敢謬爲恭敬，惟見可敬者則敬之耳。年過五十，老眼所閱多矣。所敬者獨有節下，不惟敬之，而且思盛德，每不能忘行念。獻歲發春，不浹日間，顧不得升堂舉一觴以上雅壽，私情恨恨不能自己。輒敢修牋以致善頌之意，伏望台慈特賜矜覽。《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安撫柬 五

某竊見節下待士，要自有衡量。某何人，乃蒙一見，遇以國士，相望數百里，每以書札問之，如待其敵。某常用愧仄，何以稱此？惟當益修職業，以爲報爾。《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提刑柬 一

某敢問弭節之地，涉夏何如？遙想鶴林牛頭，日有爽氣，當此炎月，亦復清涼。恭惟輶傳對之，無復煩鬱，扇爲清風，被於列城，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末由趨謁，輒請盡珍重理，歸執天下之平。《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提刑柬 二

某聞之左蜀郡縣，循習不振久矣。今得玉節臨之，幾於曠然大變其俗。由是廣安得去向來大有槩量之害，民受賜多矣，安得此賜均之天下乎？《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提刑柬 三

某不敢忘異常之眷，有以稱之。今已十三告朔，幸無過事，貽羞門庭。然終無大愈人者，以副期待，念之愧仄。《嵩山集》卷三〇。

上王提刑柬 四

某久不上記於侍曹，迹若自外，乃情則不然也。在今世君子，宜以爲怠忽，且得罪矣。遠蒙高明亮其心曲，而不誅其迹，特遣函使賜之名酒嘉肴與《臨川文集》，此豈今世所有哉？顧某不足稱此重眷，惟有銜感無窮。《嵩山集》卷三〇。

上任運使柬 一

即日土潤溽暑，恭惟一節以趨，神相俶裝，台候動止萬福。某敬奉此牋，爲聖主得賢之賀。《嵩山集》卷三〇。

上任運使柬 二

比日不省台用何如？仁氣所鍾，甘雨時霑，伏惟齋航未即乘流，尚居明臺，披衿受涼，無復煩暑。更祈益薄滋味，以順月令。《嵩山集》卷三〇。

上任運使柬 三

某效職於封內，已復三告朔。每見所下條教，嚴明清簡，郡縣安靜，固已自慶遇此。比聞欲爲茲部考覈抱虛之調，盡下巡屬條流，將聞於朝，是又爲吏以來未嘗見也。忽審騎詔之至，始則懼失幘幪，繼則喜其將聞於朝者，今則面論，斯民果受賜矣。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〇。

上任運使柬 四

發興以來，于今垂四十年，士大夫孰能爲國家遠慮，以成大功？惟是張魏公其志大矣，虞仁壽公則遂有歸然之顯效。天子蓋謂吾蜀實有其人，益思招延，盡出其才，以終恢復之圖。茲宜節下首膺鋒

車之召也，某敬當傾耳以聽軒天震地之休聲。《嵩山集》卷三〇。

上任運使柬 五

某迂拙無當世之才，得一州本爲食謀，非所堪也。然亦不敢不自課厲，顧乏趣辦之聲，常恐按臨者以此責之則敗矣。不謂初未謁於門墻，節下亦未知其爲何如人，而遽蒙鑑照。知其困乏，則分以鹽策；考其殿逋，則寬以歲月，若不以常人待之。某被此恩紀之厚，猶蚊負山，不自勝荷。今茲雖喜君子之得時，遂究大用，顧道暘之人，不獲喬木之陰，能不惴惴？伏紙不任增結，尚冀牙樞過敝邑，併布下悰。《嵩山集》卷三〇。

上汪制置柬 一

即日庚辛處躔，恭惟高牙在行，神明護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遣一騶詣節下。《嵩山集》卷三〇。

上汪制置柬 二

比來不省台用何如？益昌地接秦隴，會當早寒，計已授衣，遂御功裘。更冀無犯風霜，保合太和，區區以爲請。《嵩山集》卷三〇。

上汪制置柬 三

節下之治蜀，蜀人皆歌舞其賜，常願赤舄之留。如韋南康公坐至中書令，位冠廷臣。其如霖雨之施局於一方，使天下不被其澤，度聖上行當召公矣。《嵩山集》卷三〇。

上汪制置柬 四

仗鉞臨此四道，蓋三年矣。計其勤勞，論其見效，宜歸授魁柄，乃爲稱耳。今茲制詔頒下，領昭陵之圖書，地近職崇，以示光寵，蓋不欲奪蜀人之廕庥故也。某敢不爲蜀人賀！《嵩山集》卷三〇。

上汪制置柬 五

某按刑茲部，亦復期年。而司存實近蠻徼，向來諸公居此極岌岌，今乃得無事飽食者，公來雪山重耳。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〇。

與張茶馬柬 一

即日白露爲霜，伏惟持節來臨垌牧，神相行邁，台候動止萬福。某亟遣音介，往承次舍。《嵩山集》卷三〇。

與張茶馬柬 二

比來台用何如？計登輜車之日，已是火中暑退，復取道漢中，風物清爽，行役不爲勞也。今秋律垂盡，更宜預戒寒事，以具冬裘。區區之請。《嵩山集》卷三〇。

與張茶馬柬 三

某老無他好，惟喜問賢士大夫，一聞其名，乃心翹然思見之矣。有自三峽外至者，無不相稱頌，謂即宜歸表著，不當此來。豈意大用者試之詳，故屈逸駕，臨此蜀部，遂有會期，以償夙願，幸甚幸甚！
《嵩山集》卷三〇。

與張茶馬柬 四

馬政，大事也。魯公之頌，以《駟》爲首。蓋非大賢，不能爲之旄節。西來道路誠遠，顧聖上所付屬之意重矣。期年即見充牣於十二閑，遂賜褒詔，趣還邇僚也。
《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總領柬 一

即日露往霜來，伏惟坐總賦輿，四道蒙惠，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奉一牋，候諸侍史。

《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總領柬 二

邇日不審台用何似？天地已肅，道路無復埃氛，按節徐行，當無甚勞。況君子體備四時之和，豈畏偃薄也？其如養性怡神，亦不可忽，不勝拳拳之請。《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總領柬 三

節下周旋於行都英俊之林久矣。今之登廟堂者，皆其等夷，豈容一時名流尚在外服？想皆懷想高標，日佇還朝也。《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總領柬 四

當今九德之朝，正須通儒博洽者居之。豈謂兩煩持節，以臨輓輸煩劇之地，議者皆不滿也，殆是未知通儒無適不可耳。國朝大用者試之必詳，公其自茲翱翔要路也。敢具墨啓爲賀，他日要獲知言之名。《嵩山集》卷三〇。

上查總領柬 五

某平日企德懷風，嘗恨集處不諧。今幸同部，而又不可時至弭節之臺，固已恨恨。自聞畫省當寓益昌，相望彌遠，豈勝惘然？尚冀音介時來慰勵之，寬此馳心。《嵩山集》卷三〇。

上張提刑柬 一

即日露淒風息，伏惟弭節漢中，樂此高寒，台候萬福。某奉此候諸節下。《嵩山集》卷三〇。

上張提刑柬 二

邇日不省台用何如？秦隴之間，地寒節爽，處之不疾，伏計體府宜之，起居多豫。更冀時觀夏小正書，隨其令而加節宣爲望。《嵩山集》卷三〇。

上張提刑柬 三

丞相之門如崑崗、鄧林，所出皆爲世寶，左右宜在通顯久矣。始爾驅六轡於外，原隰有光，識者尤恨其晚耳。佇看璽召。《嵩山集》卷三〇。

上張提刑柬 四

去歲益州相值，各在行李中。雖得暫面，區區之懷，何曾得展？至今良恨。散集驟然，自聞出節少府，喜不可言。會行部疲繭殊甚，還家自力作此記，萬不一陳，愧仄愧仄。《嵩山集》卷三〇。

與樊瀘南汝霖柬 一

即日風已戒寒，伏惟按節瀘上，神相萬福。具此以候寢戈。《嵩山集》卷三一。

與樊瀘南汝霖柬 二

邇日不省台用何如？治府氣候雖冬，亦不甚嚴沍，況以中和臨之，起居當超勝也。更宜預爲堦塞，以順時令。《嵩山集》卷三一。

與樊瀘南汝霖柬 三

守邊正須安靜者爲宜，節下忠厚之名，徹于睿聽。詔下之日，孰不稱允？今想先聲已騰滇池之外，酋豪皆敬畏矣。《嵩山集》卷三一。

與樊瀘南汝霖柬 四

朝廷思用老成，以咨大政。節下蜀耆英，豈當久外？今賜瀘南之節，姑示褒寵益部將輸之最耳，行有騎詔。《嵩山集》卷三一。

與樊瀘南汝霖柬 五

某向來密邇風規，每歎老成人宅心知訓，固自不同，甚用矜式。今承開府於瀘，雖云異部，然猶爲接壤，伐柯亦爲不遠，欣幸何可言。《嵩山集》卷三一。

與宋提刑柬 五〔二〕

某爲貧所驅，乃不自量，得郡於巡屬，號爲難治之地。顧差以自寬者，比得見於節下，至語諄諄，皆忠厚之訓。獲以奉承，施於有政，庶幾免於戾矣。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一。

〔二〕原注：「上四幅同前卷查運使。」

與宋提刑柬 六

某自南浦，送使華之西，夙夜不忘馳心。婦兄閭丘君繼蒙召至節下，近又署尉曹，某平生游於當

世大君子之門多矣，未有如節下不相忽棄者。感刻不可寄喻，敢併以爲謝。《嵩山集》卷三一。

與張遂州震柬 一

即日暄濁已除，伏惟始開大府，神相靜治，台候動止萬福。某敬致一牋於墨曹。《嵩山集》卷三一。

與張遂州震柬 二

邇日不省台用何如？伏計將適以時，氣和體平，豈惟復初，更當過之耳。風霜駸駸作寒事，敢冀頤養神性，永究遐福。《嵩山集》卷三一。

與張遂州震柬 三

某常念天子求治之切，而神州尚未復者，當是未有以佐上者耳。如節下向來在朝時議論凜然，真稷契輩語。若趣還表著，盡行其言，功業豈可量耶？大藩不足留逸駕也。《嵩山集》卷三一。

與張遂州震東 四

昨者解寧江節符而歸，遂安林泉之上。士大夫無不高此舉，顧抱如此才器，而置于閒地，爲國遠慮者以爲非宜。聖上求賢如不及，豈有見賢而不用耶？果審就付武信印綬，試之詳者，其委任必大，行且遣鋒車至矣。《嵩山集》卷三一。

與張遂州震東 五

某遊于門庭舊矣，聞建牙而出，某竊爲之喜，非其私也，喜一方受其賜矣。敢無一言以贊其父老之喜，顧恨短筆不能盡萬分，併冀台察。《嵩山集》卷三一。

全宋文卷四六八八

晁公遯 九

與魏普州柬 一

即日暑氣隆赫，伏惟黃堂靚深，台候萬福。因步吏之還，奉此答。《嵩山集》卷三一。

與魏普州柬 二

治所聞是山川爽氣所集，炎月當高涼矣。更宜順時令，薄滋味爲佳耳。《嵩山集》卷三一。

與魏普州柬 三

某久在硤內，不復與蜀士大夫遊。比至此邦，問名德而訪耆哲，知左右乃乘熊軾在外藩，不得有所矜式。但劇懷詠，其可量耶？《嵩山集》卷三一。

與魏普州柬 四

某不自量，來此難服之邦，正望鄉之耆年宿輩，有以陳舊聞而道遺俗以見教。方欲致書於鈴下，以此仰咨，不謂先承手札之貽。意則厚矣，顧非所望於先生長者也。自力作牋，併叙鄙悰。《嵩山集》卷三一。

與伏長寧柬 一

即日涼風初至，伏惟撫寧徼外，神相循良，台候萬福。未間厚自持前賜弓鉞。《嵩山集》卷三一。

與伏長寧柬 二

左右功在盟府，蓋常總益部之兵符，其任重矣。顧乃屈守一障之地，何也？第恐公朝未知之耳，行有騎詔。《嵩山集》卷三一。

與伏長寧柬 三

强獠平日亦時不免小小跳梁，聞自麾幢臨之，極馴服，塞下無夜吠之警。守邊果在得賢，勝于長城遠矣。甚賀甚賀。《嵩山集》卷三一。

與伏長寧柬 四

頃在益州得一見，雖小慰積年懷向，顧忽忽爲恨耳。自爾耿然不相聞，但劇馳心，蓋至今也。

《嵩山集》卷三一。

與伏長寧柬 五

去三月至此，雖免乏食之憂，而短才不勝其任，日困于期會簿書之間。欲爲一牋之間，迄今未暇也。遠承貽書，情旨俱腆，開讀愧汗洽背，亟作此報，幸恕其略。《嵩山集》卷三一。

與伏長寧柬 六

此邦有委，幸不自他。某久聞治所出奇石，欲得小峰，可爲筆格，并可焚香者各一。敢望歷意，干浼愧仄。《嵩山集》卷三一。

與潼川袁通判柬 一

即日雨欲戒寒，伏惟雍容州端，台候萬福。因函使之還，奉此爲問。《嵩山集》卷三一。

與潼川袁通判柬 二

梓中氣候今何如？牛頭、鶴林蚤有爽氣，想起居愜此秋清，眠食定佳也。更宜盡珍重理。《嵩山

集》卷三一。

與潼川袁通判柬 三

比見公在州縣間，不啻如野鶴在雞群，昂昂有凌霄之氣。謂即聲聞于天矣，不謂尚爾乘屏星車於外藩也。良爲缺望。《嵩山集》卷三一。

與潼川袁通判柬 四

虞仁壽公甚爲主上尊禮，方倚以收天下之才，以興造功業。左右行當不俟駕行矣，願言趣裝以待。《嵩山集》卷三一。

與潼川袁通判柬 五

違闊不可計日矣，懷向未嘗忘，但平生懶作世俗書，故至今未果通訊耳。遠承貽書，如待上官，非所望於雅遊也。開讀且愧且感，亟就研削爲報，幸恕漫略。《嵩山集》卷三一。

答嘉州趙通判柬 一

烏牛山氣今當寒矣，伏惟泥軾對之，台候勝常。未間千萬保齋，前有九遷。《嵩山集》卷三一。

答嘉州趙通判柬 二

連辱手誨，不忘前日下邑之敬，感感刻刻。來牋情辭貶屈太甚，何必爾耶？苟肝膽相照，無事空言可也。併冀孚亮。《嵩山集》卷三一。

答嘉州趙通判柬 三

相與俱落南客，節至但有感慨。遠承以履長見賀，不敢當也。惟勉進於道，與陽皆長，乃誠所願。
《嵩山集》卷三一。

答叙州杜通判柬 一

即日暮春，伏惟雍容州端，神明所相，台候萬福。奉此牋以復將命。
《嵩山集》卷三一。

答叙州杜通判柬 二

比辰不審台用何如？今歲節物遽爾妍暖，桃李事已退。伏惟多受春和，體履休勝，更宜盡消息之方爲佳耳。
《嵩山集》卷三一。

答叙州杜通判柬 三

益部號爲士大夫之崑岡，所出必爲當世之寶。顧乃屈佐一邑，瑚璉之器不應爾耳。佇觀登於清廟，始爲稱也。《嵩山集》卷三一。

答叙州杜通判柬 四

某久寄峽內，不得見益部之英俊，每有固陋之慚。遠貺手誨，譽之過其實，開讀不覺汗洽背。果辱愛憐，繼此願聞直亮之益。《嵩山集》卷三一。

答叙州杜通判柬 五

某得守眉陽，雖喜不乏食，顧不稱其地，奈何！浮家西來，正欲咨訪蜀士之秀。今知執事近在棘道，願見之心以日爲歲，須面乃既所懷。《嵩山集》卷三一。

與隆州李簽判繁柬

牛刀匣而不用，幾彌年矣。今得一邦，佐刺史恢恢有餘地，殆不足盡長才。天下固多盤錯，公朝豈容利器置閒處耶？《嵩山集》卷三一。

答簡州鄧通判柬 一

即日暄濁已除，伏惟神相休舍，台候萬福。未間千萬厚自持，升刺大州。《嵩山集》卷三一。

答簡州鄧通判柬 二

治所號爲劍西道院，封內沃饒，民不約而趨令，無勞程督，可與邦君坐嘯而臨之。遙想泥軾始至，當甚喜也。《嵩山集》卷三一。

答簡州鄧通判柬 三

左右精明之才，發于盛壯之時。今更踐多矣，聞見益博。其於爲政，殆不復爲勞，顧尚屈陪貳之位，士論良未快也。自今最狀升聞，必賜二千石印綬，幸少須之。《嵩山集》卷三一。

答簡州鄧通判柬 四

自吳下始識風度，爾後不多會集。向來益州匆匆，殊不盡兩懷，至今惘然。遠承音介見存，開讀華牋，感愧不勝道。自力作答，百不一陳。《嵩山集》卷三一。

答石簽判柬 一

即日燒薶行水，伏惟雍容大府，尊候萬福。未有見日，千萬厚自持，遂膺簡拔。《嵩山集》卷三一。

答石簽判柬 二

某未得豫英俊之遊，而讀東坡先生之詩，已知世家乃此州三老之一。其憑藉厚矣，豈謂尚游外藩耶？佇有吉徵。《嵩山集》卷三一。

答石簽判柬 三

某隨牒推遷而得此邦，顧爲貧所迫，遂忘不能者止之戒。視事已三月，想爲閭里譏切多矣。正愧仄間，遠辱惠書，盛有稱道，豈所望於一鄉之善士也耶？勉作答，殊漫略，併幸照察。《嵩山集》卷三一。

答石簽判柬 四

古之爲邦者，正須得成德耆宿，問風俗之所宜，求前事之可師。某之來，正恨左右之在遠也。尚有可以垂教否？亦鄉黨所冀于仁人之言，有溥哉之利也。《嵩山集》卷三一。

答朱宣幹柬

知爲益部大家，而未得瞻承爲恨。此部蓋如崑崙，所出必瑰奇，何乃爾淹於外太府耶？《嵩山集》卷三一。

答楊知縣柬 一

凜秋之別，忽見星回。伏惟課效已應歲會，尊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前有九遷。《嵩山集》卷三一。

答楊知縣柬 二

三秦由來近鄠鎬，其風聲剛毅。某涉世之久，益厭浮僞。比於試闈，得見左右氣勁而持論甚公，每懷欣歎。使士大夫皆然，郡縣豈有不治者耶？至今不忘於懷。《嵩山集》卷三一。

答楊知縣柬 三

治所久不理，得飛舄臨之，想百姓始知有官曹，而惡吏斂手矣。今當事簡，亦足自適否？承公朝論功，遷以中都官，吾黨亦知勸也。《嵩山集》卷三一。

答楊知縣柬 四

某既歸，亦如公料理積事，極不暇。程季藩歸，不能爲一書，止令致多問之意，甚愧。今乃遠辱眷存，先貺翰札，開讀益增慚感。《嵩山集》卷三一。

與張待制震柬 一

即日歲旦更始，共惟齋舫按行，如在枕蓆，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先遣一介，前候次舍。

《嵩山集》卷三一。

與張待制震東 二

比辰不省台用何如？伏惟久厭硤內山粗土惡，今入益部，所見水石清嘉，復近始和，更加秀麗，想高懷甚喜，飲食爲有味且佳眠也。然所以頤生者，尚敢以爲請。《嵩山集》卷三二。

與張待制震東 三

夔部之人得公二年覆露之，正如蒙霧而行，莫知其潤，斯爲陰德多矣。古之君子爲政直如是耳，彼求赫赫名者，淺哉其爲人也。節下亦肯此言否？《嵩山集》卷三二。

與張待制震東 四

某遊子思故鄉，聖賢皆不能免。伏惟節下連率印綬而歸，其爲忻喜可知也。然聖賢出處之論，固以爲不可久出，亦不可久處，公豈可懷抱濟世之具，而不一拯斯民乎？主上亦必念此，願無弛擔，行且追鋒至矣。《嵩山集》卷三二。

與張待制震東 五

某去節下甚久，不勝朝夕之思，幾夢寐見之。喜聞牙檣近止，即約束官奴買花鈿，酒人潔壺觴，願親執竿於尊下，請車騎振臨之，以盡門牆之情，亦使徒馭少休跋涉之勞也。敢先以布下執事。《嵩山集》卷三二。

與陳茶馬彌作柬 一

即日麥秋至，共惟六轡徐行，原隰有光。神明並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遣一介，以候前驅。《嵩山集》卷三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九。

與陳茶馬彌作柬 二

邇日不審台用何如？盛德所臨，百靈自當呵禦不祥。伏想當此炎夏，山川之氣皆效清涼。更乞盡消息之方，不勝至請。《嵩山集》卷三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五。

與陳茶馬彌作柬 三

天下之俗，委靡不振久矣。士大夫習於寬簡，非君子剛大之氣，其孰能起之？某得諸縉紳之論，以爲今可望以此者，捨節下其誰哉？蜀部聞風，已皆有立志。某獨恨所被者狹耳，何時曠然盡變天下之俗耶？拭目以俟。《嵩山集》卷三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五。

與陳茶馬彌作柬 四

摧牧之政，蓋可以強兵而富國，主上舉以屬之節下，其意深矣。方此講好修睦，正當閒暇之時，使茶戶富實，取其饒以助給軍食，出徼外之駿以佐卒乘，爲之數年，恢復之具成矣。節下當擅此功，天下幸甚。《嵩山集》卷三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五。

與陳茶馬彌作柬 五

某流落遠方，以貧所驅，而冒處劇郡，欲罷不能。重以積敝之後，府庫空虛，賦入不及所出之

半。視事踰月矣，茫然未知所圖，惟當夙夜匪懈而已。更望高明有以誨告之，某之願也。《嵩山集》卷三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五。

與宋知郡柬 一

即日嘗酌，伏惟談笑而了一州，神明加相，台候萬福。奉此牋致之鈴下。《嵩山集》卷三二。

與宋知郡柬 二

比朝台用何如？治所山川沃饒近鹽，氣候當不同他邦，其在啓處定佳也。更冀厚自持，前遂增秩。《嵩山集》卷三二。

與宋知郡柬 三

大名洋洋於縉紳間，某聞之久矣，而未得瞻承。但恨經遠之器，不應屈於外藩，使儒者之用不究耳。聖上豈遺賢者？竚有持招。《嵩山集》卷三二。

與宋知郡柬 四

此邦與重部接壤，休聲日與郵傳俱來，爲政者得矜式矣。某不量力而當煩劇，所喜伐柯不遠，敢以墨啓致區區之情。《嵩山集》卷三二。

與宋知郡柬 五

某視事已再浹日，而承積弊之久，府庫一空，賴爲計庭憐察于治府，給鹽五十擔。某不喜計庭知其匱乏，而喜執事之波，必能及此土也。敢遣一介以請，伏望憐察。《嵩山集》卷三二。

與黎彭山柬 一

歲晏冰霜凜凜，伏惟尊候勝常。未間千萬養志和補，勉應最條。《嵩山集》卷三二。

與黎彭山柬 二

劍西蓋多才矣，雖未瞻奉，已知其出於名國萬家之城，必非生於三家市者比也。何尚未掀奮而起乎？《嵩山集》卷三二。

與黎彭山柬 三

彭山久不治，郡庭每以爲憂。今承外選，推擇其才，不待注唱，必清議所歸也。願副此意，使老守有以塞責乃幸。《嵩山集》卷三二。

與黎彭山柬 四

遠承書札甚寵，此浮言也。固愛華爛，足以動心駭目。猶不若使施於有政，俾塗歌里詠爲佳耳。所冀勉旃。《嵩山集》卷三二。

答蘇監稅柬 一

即日風且解凍，伏惟喬木在望，尊候勝常。未間更祈澡練，前繼此業。《嵩山集》卷三二。

與蘇監稅柬 二

行役往返幾萬里矣，跋涉不至勞乎？歷覽山川，太史公所以成一家言，想所得良多，會當發於斯文。《嵩山集》卷三二。

與蘇監稅柬 三

向來於李仁甫坐上，見眉宇秀徹，謂當即翱翔矣，何始爾結綬乎？功名自有時，更涵養以須之，關市之征不足溷子也。《嵩山集》卷三二。

與蘇監稅柬 四

自來此邦，訪問里中之英，怪左右不在焉。方切懷詠，辱手札勤勤懇懇，便如晤對，欣快何言，更遲劇語。《嵩山集》卷三二。

答李眉山柬 一

即日布農事，伏惟休駕里中，尊候萬福。未間千萬噓吸冲和，前有翹車之招。《嵩山集》卷三二。

答李眉山柬 二

某始來，方在絲棼中，公獨助我，使不復憶有一縣，不敢忘此。但遽解組而歸，爲之悵然累日也。《嵩山集》卷三二。

答李眉山柬 三

某向來每賴相規，真我三益之友也。飛舄既去，尚能惠藥石之誨，今世豈復有若人也？感刻不勝道，區區具之牋中。《嵩山集》卷三二。

答李眉山柬 四

承釋此喧闐而就燕閒，大可樂也。春首幸一至堰上，無忘斯民，敢復以告。《嵩山集》卷三二。

全宋文卷四六八九

晁公遯 一〇

與諸司屬官柬 一

即日氣迎槐序，伏惟雍容賓筵，神相賢勞，台候萬福。某遣此介代謁。《嵩山集》卷三二。

與諸司屬官柬 二

邇日不省台用何如？儒者必觀夏小正之書，順其時令以自調適，更冀加之意而已。不勝區區之請。《嵩山集》卷三二。

與諸司屬官柬 三

漢之所取爲公卿者，多自諸府參佐。今朝廷益重此選，率自除用，蓋將試其才，以漢制待之也。伏惟執事之德業，朝廷所知，出以輔其長，藹然有聲矣。佇觀趣召。《嵩山集》卷三二。

答楊茶幹柬 一

即日萍始生，伏惟帳下清閒，台候萬福。因函使之還，奉此記。《嵩山集》卷三二。

答楊茶幹柬 二

起居比何如？益州風土最美，西山之雪，下照城郭，雖近炎月，當亦爽塏，食寐甚宜。更冀厚自持，前有九遷。《嵩山集》卷三二。

答楊茶幹柬 三

益部蓋多賢矣，而此邦尤爲英俊之躔，其一時之秀，比略得見之。獨恨車騎未歸，不獲瞻承爲惘惘耳。何時按部而來，豁此馳情。《嵩山集》卷三二。

答楊茶幹柬 四

某得郡于此，實受大府控制，其事參佐敢不敬？比忽忽遣一介上記，尚未返，乃辱札翰下逮，如待先生長者。於盛德固美矣，得不損大府之尊乎？開讀之次，始覺前所上記大爲漫略，愧仄不可言。今併摧謝，幸望矜亮。《嵩山集》卷三二。

答郭撫幹柬 一

雨罷山川有佳色，伏惟憑軾徐行，神相次舍，尊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前有弓招。《嵩山集》

答郭撫幹柬 二

某豫大門群從之遊，而獨未識風儀。要知出於藍田者，莫非美玉也。顧尚淹外府，豈其稱耶？行且橫奮。《嵩山集》卷三二。

答郭撫幹柬 三

某受夔州之知，見夔州所與者敢不敬？況其親昵耶？舟航已戒津吏無苛留，何時復東還？亦取道於此否？尚冀瞻晤，慰其傾佇。某不敏，先辱勞苦之間，愧仄何言！《嵩山集》卷三二。

答宇文教授柬 一

即日錦江風物益佳，伏惟尊候萬福。未間更祈珍攝，前有橫奮。《嵩山集》卷三二。

答宇文教授柬 二

庠序之教可以化民成俗，其功亦大矣。然以公之才居之，猶爲閒地，某固知此不足久留逸駕也。但恨衰遲遽失助我者，奈何！《嵩山集》卷三二。

答宇文教授柬 三

某比方弛擔，公則巾車矣。曾不獲爲數旬客，恨恨何言！印紙廩券並如所屬也，郭君更爲趣之。如須幾何人，當遣去。來書云更有可任者爲誰？一一開諭，某非善斲者，血指汗顏之聲想已流傳，幸垂告。《嵩山集》卷三二。

答程簽判柬 一

即日麥已登場，伏惟參決郡政，有神相之，台候萬福。奉此記以復將命者。《嵩山集》卷三二。

答程簽判柬 二

台用比復何如？炎涼之交，更宜厚自頤，前須光除，乃誠扣扣。《嵩山集》卷三二。

答程簽判柬 三

某頃游益部，見諸公治行甚美。上方勵精政事，思得郡縣之最，以次表用，何爲尚游外藩耶？行且有尺一至矣。《嵩山集》卷三二。

答程簽判柬 四

家弟每歎長才，某聞其言，甚思會晤。遂州忽忽一見，雖慰夙心，而恨不從容爾。謁來爲郡，亦訪問鄉曲之英，乃知車騎遠在他部，殊極懷詠。正擬修書，乃辱手誨先之，尤深愧仄也。自力爲報，百不一陳。《嵩山集》卷三二。

答楊縣尉柬 一

即日王瓜生，伏惟盜奔他境，雍容無事，尊候萬福。未間更祈珍頤，前有最賞。《嵩山集》卷三二。

答楊縣尉柬 二

比承東歸過梁山，得接辭氣。知左右蓋益部長者，屈爲縣游徼，良非其宜爾。勉務政事，會有識察。《嵩山集》卷三二。

答楊縣尉柬 三

某逐食求郡，乃得煩劇，始甚懼不滿邦人之望。相與有一日之好，宜告以里閭之所宜。都不及此而盛見稱頌，豈所望於耆宿也？繼此有可以誨諭否？《嵩山集》卷三二。

答楊縣尉柬 四

向來於雲頂山，爲何卿祠堂作數語，不足觀也。不謂主僧刻之石，公更舉副墨見遺，無乃爲調嗤否乎？雖荷厚意，益憎愧仄。《嵩山集》卷三二。

答史靈泉皐柬 一

即日風扇朱辰，伏惟巖邑清曠，尊候萬福。未間更冀厚自頤，前位顯密。《嵩山集》卷三三。

答史靈泉皐柬 二

公此邦大家也，蓋如高山窮谷，固爲多材。其榱桷栝柏，則其最耳。植根所滋，至今稱美。不待一見，已深頌慕。但恨一邑，不足淹也。《嵩山集》卷三三。

答史靈泉臯柬 三

侍郎家兄受尊大君之知，闔宗不敢忘。承敦此好，益見拳拳於先友如此，彌增感佩。《嵩山集》卷三三。

答史靈泉臯柬 四

某之才爲數千戶之長，亦自不稱，忽逐食來此，日懷愧懼，正望鄉人之善者有以規之。不謂遠貺書札，溢於頌詠，愈劇悚仄。不省繼此能貽藥石之言乎？《嵩山集》卷三三。

答蘇小溪柬 一

即日綠野已秀，伏惟民安善政，尊候萬福。奉此牋復來幹。《嵩山集》卷三三。

答蘇小溪柬 二

起居比復何如？遂州風氣清淑，左右亦宜之否？更乞厚自持，必不久于百里淹也。《嵩山集》卷三。

答蘇小溪柬 三

封內亦易治平，公家所論《刑賞忠厚之至》，蓋可以施於政者，必復用之。近聞蜀士多趣召，東坡先生忠直之節，朝廷想思之，豈容其後尚滯州縣耶？《嵩山集》卷三三。

答蘇小溪柬 四

金水之別，不覺便許久。某繼此之官梁山，短才日困簿書，既二年復易守是邦，行役幾兩月，疲薾可知也。未遑爲問，先承翰札之貺。公之鄉閭易治而難服，某未知其方，亦能見誨否？《嵩山集》卷三三。

答宋漢初柬 一

即日天地閉藏，伏惟弦歌無事，尊候萬福。未間更祈厚自持，前躡要途。《嵩山集》卷三三。

答宋漢初柬 二

久不聞音息，不謂尚爾徊翔百里地。富貴要自有時，願加涵養以須之。《嵩山集》卷三三。

答宋漢初柬 三

臨江之別，爲日遠矣。靡日不懷，但無從致問。先辱記存，貺以翰墨，如事其長，何也？尤增愧仄，忽忽布答，不盡所欲言。《嵩山集》卷三三。

答宋漢初柬 四

漢初亦易治否？今公朝議蠲虛額，自今郡縣拜賜，況在政成，益當擁黃紬高眠耳。更書復在何時，此去遂改中都官乎？《嵩山集》卷三三。

答謝眉山柬 一

即日歲晏多陰，伏惟尊候萬福。未間千萬厚自持，前最察舉。《嵩山集》卷三三。

答謝眉山柬 二

劍西人物，不與他州並。公儒家者流，所傳遠矣，尤當秀出。恨未見爾，良深延佇。《嵩山集》卷三三。

答謝眉山柬 三

眉山亦劇邑，老朽所冀縣有賢君，得以蒙成，幸矣。公不屑就之，必能不孤此意，願言勉旃。
《嵩山集》卷三三。

答謝眉山柬 四

遠辱書札，稱詠過其實。世俗浮言，聞之多矣，幸相與爲篤實之論。自力作報，望亮其略。
《嵩山集》卷三三。

與吳提幹柬 一

即日麥已食新，伏惟交修摧牧之政，主公詢仰，神明加相，台候萬福。某無由詣賓客之席，輒以牋代謁。
《嵩山集》卷三三。

與吳提幹柬 二

不省台用何如？七閩山川清麗，過于蜀部，不審君子居之，亦安其土風否？更乞厚自持，以合四時之和。《嵩山集》卷三三。

與吳提幹柬 三

某平生頗與世異鹹酸，惟樂聞賢士大夫之名。每有得焉，輒累日喜，以爲吾黨其振乎！此邦往來之郊，近屢有自益州來者，無不稱頌左右，蓋數十年幕府所未見也。佇觀亟徵。《嵩山集》卷三三。

與吳提幹柬 四

爲郡於明使者之封內，聞有參佐至帳下，即當爲牋自通姓名，實故事也，敢敬以徹於左右。伏惟明使者風望凜然，更得九德之彥爲之輔，此部幸矣。豈惟鄙夫！《嵩山集》卷三三。

答楊知縣柬 一

即日農乃登麥，伏惟鳧舄就道，尊候勝常。未間所冀厚自持，前施所學。《嵩山集》卷三三。

答楊知縣柬 二

益部號多才，公其耆舊也，必有以異于其儔者。行觀設施，以副所望。《嵩山集》卷三三。

答楊知縣柬 三

聞之邦人，公所得邑最爲易治。然天下豈有難易者？能以公勤廉清臨之，則雖難治者亦易矣。不然，一閩之市，豈易服乎？竊計高懷深達於此，老守之幸也。《嵩山集》卷三三。

答楊知縣柬 四

遠承惠書諄諄，疊重浮語虛辭，世俗所不能廢。然自今更望相與爲篤實之政，非賢者其誰望？

《嵩山集》卷三三。

答張彭山柬 一

即日草木鮮榮，伏惟尊候萬福。未間千萬保頤，前膺推擇。《嵩山集》卷三三。

答張彭山柬 二

爲別屬耳，更勤寵問。在行李中，當亦勞也，猶能及此耶？感佩至情，其何可言！《嵩山集》卷三三。

答張彭山柬 三

所諭廩食有不給者，須得公驗，今付僮幹。忽忽作答，幸亮之。《嵩山集》卷三三。

答陳縣丞柬 一

邇來蒸溽，伏惟尊候萬福。未間千萬調適，更須光除。《嵩山集》卷三三。

答陳縣丞柬 二

蜀蓋多才矣，然未見有磊磊落落大厭人意者。豈某見不多耶？左右肯來爲丞督事，必能使衰拙有所驚歎，乃所望也。《嵩山集》卷三三。

答陳縣丞柬 三

甫爾至郡庭，方懼無以爲政，官屬賢者能有以教其不逮，則幸也。遠辱來書，溢於稱頌，不敢當，不敢當。意者必待見而後言耶？繼此以俟。《嵩山集》卷三三。

答黃教授柬 一

即日稻將登矣，伏惟尚留芹宮，尊候萬福。未間千萬珍攝，前進班列。《嵩山集》卷三三。

答黃教授柬 二

比聞已報代更，意謂但持閤閱下三硃，中臺論功，則必當量才定位，當在虎闥，何尚陸沈耶？

《嵩山集》卷三三。

答黃教授柬 三

承以論薦之章上於公車，仕宦得去小宰之選，旬除歲遷，自可坐致爵位，以爲親榮，聞之喜甚，遙爲左右賀。貽書歸德於衰鈍，知拳拳不忘，良增嘉歎。《嵩山集》卷三三。

答黃教授柬 四

某來此已四告朔。尋常硤內望風，謂益部難治。今身履之，前言謬矣。比來殊無事，公能一來同登遠景樓，舉酒相屬乎？延佇延佇。《嵩山集》卷三三。

答劉知錄柬 一

即日草木敷榮，伏惟折獄有閒，莫候萬福。未間更祈厚頤，前進班秩。《嵩山集》卷三三。

答劉知錄柬 二

相從一邦，良賴賢者之助。臨岐又勤追送，至情乃爾，但增感歎。人生如鹿豕然，此別所望進德修業，他日有聞于此，以慰老懷。《嵩山集》卷三三。

答劉知錄柬 三

某違異以來，每恨傾企。遠辱不忘，更貺華翰，溢於稱頌，非所以輔衰朽者，愧不敢領此意也。已見祥刑公，如所戒言之矣。《嵩山集》卷三三。

答王丹稜柬 一

即日寒蟬鳴，伏惟尊候萬福。未間更冀厚自持，前上要津。《嵩山集》卷三三。

答王丹稜柬 二

某頃常預在太常籍奏中，是時歎慕高才而取上第，謂即翱翔天朝矣。豈意尚爾陸沈州縣耶？功名會自有時，更少須之。《嵩山集》卷三三。

答王丹稜柬 三

丹稜地亦褊小，左右《春秋》之學，長於治人。肯來臨百里，行稱最矣，其如留滯何！《嵩山集》卷三三。

答王丹稜柬 四

某迂疏非治郡才，推移至此，每以爲愧。正望賢者佐之，乃可塞職爾。遠辱一函，推許過其實，不敢當。惟有以相輔，則幸甚。《嵩山集》卷三三。

全宋文卷四六九〇

晁公遡 二

答張監稅柬 一

即日草木茂遂，伏惟里舍就閒，尊候萬福。未間切祈調適，前膺最賞。《嵩山集》卷三三。

答張監稅柬 二

益州文物盛矣，左右天資之秀，加以耳濡目染，必將有異於他邦之士。惟升高者必自下，從茲佇觀橫奮。《嵩山集》卷三三。

答張監稅柬 三

某得一州，短淺豈能獨任其責？正賴左右之賢，相與共圖之。公職是筭緡，必能使行旅願出其途，則某所望也。《嵩山集》卷三三。

答張監稅柬 四

久處硤內，未果早識英標。遠貺書札，辭華璀璨，遙知爲勝士也。何時遂來，以慰馳懷？《嵩山集》卷三三。

答師將仕柬 一

即日春事垂盡，伏惟優游里舍，尊候萬福。未間更祈厚嗇，前有推擇。《嵩山集》卷三三。

答師將仕柬 二

廣漢之別，不覺草木三發榮矣。道遠不相聞，惟有懷向。良晤在旬朝間，預爲欣浹。《嵩山集》卷三三。

答師將仕柬 三

知己遂懷黃，亦足慰平生力學之勤也。外選何日唱注，佇觀治行。《嵩山集》卷三三。

答師將仕柬 四

某得郡於益部，乃是今之好學之國，寡陋何以滿群望？方以愧悚，遠辱書滕，稱譽甚過，非所堪也。《嵩山集》卷三三。

答楊解元柬 一

即日行遂嘗麥，伏惟起居勝常。未間更祈厚頤，前豫賓興。《嵩山集》卷三三。

答楊解元柬 二

益部信多士，遠辱詞翰，粲然溢目。行見一第溷子矣，願言勉旃。《嵩山集》卷三三。

答楊解元柬 三

某久處硤內，不相聞，披玩來書，知相與有連，甚慰甚慰。既在外屬，宜有以規諫，不當若疏者，徒爲頌詠也。所諭須移試，偶數日前已白計庭，云無之，奈何！幸體亮。《嵩山集》卷三三。

上漕使小簡 一

區區參訊，已列右記。即日仰惟清心肅物，有神自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再勒副上承。《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〇。

上漕使小簡 二

仰惟吉德君子，所至如和氣祥雲，品物爲之悅茂。而某獨煢然億矣，得公之來，濯濯遂有寬裕之意。然高文大手，當施之北門西掖，豈久淹於此乎？丘林之纍，尚爲公一增氣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〇。

上漕使小簡 三

頃因迂吏，草創上狀，蓋念世間陽尊浮禮，非所以事長者。而又自聞使旌壓境，其閒人也〔二〕，若將遑遑然，與負弩之吏竿牘爭先，則公亦將鄙之矣。故有所待而後講，乃蒙高義不忘，首賜牋記，

褒借甚寵。下情愧忤，重以自咎，尚惟寬明有以原照，幸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〇。

〔二〕其：似當作「某」。

上漕使小簡 四

蜀士多文采，其學業，其志節，足以與古人相上下者，蓋亦有之。但生長遐陋，俚俚無所統盟，程能定價，使之依以揚聲而補於世用，則公當任此重也。某老矣，百念灰冷，唯於人物猶有莫助之愛。敢竊以私於下執事，區區唯所財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〇。

上漕使小簡 五

門下尊少，伏惟均介盛福。某焚棄筆硯久矣，偶作小記，漫遣呈上，亦足見其憂患廢學如此耳。併《師相生辰詩》五首，往干一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〇。

上王參政劄子 一

某守地不得從百執事之後，日至黃閣問起居，不省鈞用比何如？恭惟大君子體道，四時一致，推其緒餘，以福方內。神明所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敢爲天下以請，持精養神，永爲人主之基杖。《嵩山集》卷三四。

上王參政劄子 二

某間者將去梁山，以饑爲憂，忽易守眉陽。退而思念，恩公蓋嘗憐察，而以二條薦於朝。今而獲此，豈敢忘大賜？初視賤事，即遣步吏奉一牋代端拜以謝，伏惟鈞慈必賜矜覽。干犯威尊，至今愧懼。《嵩山集》卷三四。

上王參政劄子 三

某忽忽至此，已四告朔。夙夜效職，幸不致大曠敗，以爲門牆羞。然才薄地大，終恐非所宜處，

要不敢不勉。惟屈指以計去日，以俟大鈞之播，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四。

上虞參政劄子 一

比日始有清和意，不省中台之光所照山川氣序何如？伏惟赤舄燕居，倍膺冲粹，加以神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守地不得詣行馬之前，敢乞爲天下未究之功，盡消息理，以須璽召。《嵩山集》卷三四。

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虞參政劄子 二

某伏聞袞衣西歸，凡鄉黨之士與嘗從賓客之游者，無不迎于道路，候於里門。而某平日受兩世之知最厚，顧獨不得前，豈勝愧恨？雖再上牋牘，終不能紓下情萬分也。伏紙悚仄。《嵩山集》卷三四。

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虞參政劄子 三

某敢問久處衡軸，乍還甲舍，向來封植之木皆已成陰，按行三徑，景物增麗。雖釋機務之勞，就此閒暇，固足以樂，敢誦《獨樂園》之詩，恐造物不我捨耳。某敬傾耳以聽。《嵩山集》卷三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虞參政劄子 四

某伏惟門下翹材之館，固應日盛日富。而平昔得之於硤內者，惟某與李健爲耳。健爲尤答颯不振，甚爲門牆羞。近聞大爲州將所苦，且將就逮，極可念。能爲解其急者，非歸窮於門下不可。敢亟以請，儻軫鈞懷，徑從府庭遣一介致書於州將，宜聽。率爾申論，皇悸！《嵩山集》卷三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虞參政劄子 五

某爲郡綬所縻，不得預賓客之下者得見於四府，敢以一牋代躬問起居狀，不省鈞用比何如？恭惟

輔佐明主，建中和之極，赤舄宴處，與時具宜，加以神相，鈞候動止萬福。某輒量王室倚賴與中外屬望之意，敬以持生爲請。《嵩山集》卷三四。

上虞參政劄子 六

某平生得士大夫不鄙而與之遊者，蓋二十五年矣。率未有震耀於世者，豈由某之窮累之耶？比聞大君子立巋然之功，聖上倚以爲重，俾執天下之樞，與謀大政。某不覺失喜噎嘔者累日。誠是輔相之才，自當軒天地而出，豈惟某之窮不足仰累，殆是某之窮將瘳矣。自今更須爰立作相，別爲中外賀。

《嵩山集》卷三四。

上虞參政劄子 七

某去年十一月將去梁山，方念蜀銓無注擬處，何以療饑，不勝皇皇之憂。退竊思之，豈有伊尹在上，而使門下士有饑者乎？已而果被命易守此邦，嘗奉一函謝於黃閣之前。今饑則免矣，然地大才薄，復恐非所宜處，要不敢不勉。忽忽四告朔，無大曠敗，屈指以計去日，更俟大鈞之播。《嵩山集》

卷三四。

上虞樞密劄子 一

某近已上一牋於墨曹，以候起居狀，不省邇來赤舄入蜀，次舍何如？恭惟忠貫日月，所在神祇自當擁衛，鈞候動止萬福。某無由侍寢戈，敢乞嗇性養恬，指授既竟，遂歸廟堂。《嵩山集》卷三四。

上虞樞密劄子 二

某伏念西樞之府，出臨蜀漢，凡在巡屬，禮當奔走於前後。某屬有官次，不可越境，故遣一騶持咫尺之書代趨謁。特蒙鈞慈眷接加等，賜以手教，撫存甚厚。下情感刻，不知所言。《嵩山集》卷三四。

上虞樞密劄子 三

某聞蜀人向來岌岌不寧，有境外憂。今見黃鉞來皆按堵，想敵國守約益謹也。此方何足久勞，當歸從巖廊之游，圖回天下，乃中外之望。《嵩山集》卷三四。

上楊參政劄子 一

某昨日詣鈞屏，禮也。伏蒙親屈赤舄之尊而辱臨之，三台之光爛然下照，不覺眩目失措。當即往謝於行馬之前，不敢更爲副丞相揖客之勞，仰乞鈞照。《嵩山集》卷三四。

上楊參政劄子 二

某昨日侍尊下，致辱親屈衮衣之尊，賜之卮酒。某無以稱此，復上雅壽，使營妓歌小詞以爲侑，退切悸恐。但蒙鈞慈不謂之瀆已幸矣，豈料俯爲寵和，是亦漢相國與小吏歌呼相和之意也。敬當藏之，以爲黃鍾大呂之寶。《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一

函使至，伏聞齋舫已次凌雲之下。敢問犯此寒江，挽牽而上，神相行役，台候動止萬福。某日須擊汰之音見於檣下，更乞洗練神宅，迎舍春和。《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二

某自審麾幢去夔門，日日問諸道路。蓋久不望光儀，願見之心不啻饑渴。比傳舉還鄉之旆，次舍近止，即遣僦步奉牋迎諸榜人。尚未返，今日忽拜手命，若待儕流。顧惟白首百僚底，敢望西掖貴人寵待如此？感刻不勝道，更遲面謝以究。《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三

某伏蒙一番開諭勤懇，某敬皆遵承，即日下彭山，雇竹筏十五，并約束館人供張以待。區區敝邑，乃得車騎臨之，臺頤山，光溢於原野矣，幸甚。《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四

某日日俟車騎至舍下，欲遣一介候起居狀，而春來益復多事，短才不勝其任，遂未果遣。忽奉手誨，開讀愧仄，且復感嘆。今之通官貴人，誰肯如此？敢問台用比何如？恭惟三徑如昨，手植益茂，

可以偃息。神相燕閒，台候動止萬福。某已一年於此，預憂退歸，無以續食也。使航謹如所戒以行。未間惟乞盡消息理，再立玉墀論天下事，中外幸甚。《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五

某恃門下知察，不敢自同衆人，有懷不盡吐於受恩之地，故敢言之。某生十一年而孤，爲孫姑丈所教育，已恨不及其存時報之。今孫氏惟有一孫文昌，見任南平軍司理參軍，輒不自量，欲其改中都官，使少慰其下泉。念不告於節下，其孰能憐其不背本之情，而成其欲報之志？敢望台慈，特賜惻念。或論薦之員已滿，特爲推轂於查、周二使者，不勝幸甚。干冒威嚴，死罪。《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六

某去大府，邈乎千里之遠，不得遣一介問起居。比因伉步至吳下，奉牋於侍史，殆非專敬，每懷愧懼。今日忽拜手命，乃蒙高明不以是督過之，勞問拳拳，如待素交。老來所閱天下滔滔，獨見此爾，甚盛甚盛。不省台用此何如？恭惟白鹽、赤甲秋氣已高，坐撫連城數十，神相靜治，台候動止萬福。某守地未被汰遣，無由瞻謁，敢望盡消息理，前有急召。《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七

某比在梁山，顧得二年而以理去，非真勝任而然爾，蓋節下與諸公有以容察之也。謁來此邦，誰復知之？重以迂拙之性，與衆異鹹酸，反不及范才叔卧治之。因是益感歎，如節下誠爲難遇。遠蒙告以事有不可爲者，以此邦觀之，亦可知矣。須印書籍并其目授來幹，併乞台察。《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八

某區區之地，近辱持紫荷之橐照之，光生原野，幸甚幸甚，但念不能更少留車騎爲恨耳。不省台用比何如？恭惟喬木在望，大慰歸志，神相次舍，台候動止萬福。某未有再侍几杖之日，敢乞蕃舍冲和，爲蒼生一起。《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九

某邇來益無宦情，其如貧驅之，奈何！方今虛額爲州縣害，故申言之。今乃詰問紛紛，期於無虛

額而後已，付之慨歎。近又常平司來封閉諸倉，收其管鑰。自來逐年兌支，至十月收租撥還，今則即日軍兵絕食，事干軍政，念之凜凜。因見益州，試論其狀，得已之，大幸。忽忽亟遣此介，更俟休駕里中，專好爲狀，併冀台察。《嵩山集》卷三四。

上張待制劄子 一〇

某喜於大君子爲時而起，一方蒙其休澤。比輒上一牋，重勤裁報，感戢重眷，無地寄喻。行更好爲狀，伏冀台察。《嵩山集》卷三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一

某守地且遠，不得日承起居狀，敢問涉秋台用何如？恭惟君子善養浩然之氣，宜于四時，加以神相善政，台候動止萬福。某於法不可越境，無由詣鈞坐，惟乞盡消息理，佇膺大政之咨。《嵩山集》卷三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二

某窮薄所致，遭窮空之後。今幸部內相安，調度不至不給，皆恩公所以誨告爲政之方，故至此爾。銘佩不敢忘。《嵩山集》卷三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三

某得一州，安敢便以法繩官屬？惟黃滙者始留之，詰問征算之虧，傲然不顧而徑去，已具申省部矣。今付之有司，某亦不得輕重也。凡事若愛之者使免，則惡之者亦可使不免矣，更望台察。《嵩山集》卷三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四

某連日併奉二告，便如朝夕在公坐，其聞起居狀爲詳，下情喜不可言，敢問信後台用復何如？炎日過中，甘雨時作，煩蒸爲解，共惟大府政條清簡，登臨紅白樓，神相步武，台候動止萬福。某守地

無由趨謁，所冀積精適神，再開宣室。《嵩山集》卷三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五

某伏惟節蓋臨梓中，亦復久矣。膚寸之雲，尚留太山，未澤天下，其在梓中則幸也。屢聞恩公欲脫屣而去，休於丘園，又如梓中何！想勉爲大君且作三年淹也。《嵩山集》卷三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六

某念不得至門庭，故比專遣步吏抒情愫。敢勤恩公兩賜札翰，此意之厚，近世所未有，某何以堪之哉？惟當益勵朽鈍，無致曠職，爲賓筵羞，不識亦足以爲報否？《嵩山集》卷三四。

上費寶文行之劄子 七

某賴恩公之庇，既得於梁山理去，又叨除守眉陽，某敢忘德？竊恃異眷，輒復有請於節下。某眉陽考滿，當升知州資序，法須論奏者三章，豈可捨知己而異日求之於它門？敢望矜察，檢照昨按臨夔

部，某紹興三十年內任施州通判日合舉之數，特賜剡牘，不勝幸甚。《嵩山集》卷三四。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一

某不自量，久居於蜀。見其窮困，常爲蜀憂。朝夕顚顚，惟望朝廷有以救之。伏惟國家聖聖相授，恭儉愛人，但恐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惻怛加惠。昨者已蒙遣鍾郎中至蜀裕民，而當時不能仰體聖意，將虛額錢盡行蠲除，顧乃遺患至今，使州縣拮据係省租賦，侵奪官兵廩食，空竭府庫，以求趣辦。某每慮天時不能常豐，或遭荒年，百姓艱於輸送，府庫又無儲積，不惟有乏軍興，兼官兵無以贍給，思之可爲寒心。而當途諸公孰有念及此者？某仄聞節下學道之至，更事之多，蓋嘗深慮遠覽，有意於此。今幸朝廷灼知前日虛額尚存，特命總領所以所椿錢引三百萬代充大軍用度。向若未有此錢，猶當措置，況已有備，豈可不盡用以救其急哉？全蜀之人初聞之日，無不東向歡呼，稱頌聖明，想節下亦爲之喜也。某竊譬之，陽春之澤，歲不可再。今聖恩汪濊，蓋已再下矣，則知朝廷何嘗咎所放之太多，而使所除之不盡？有司不可防所申之未實，而坐視所及之不廣，遂令郡縣追恨。以盧、扁之難遇，幸而遇之，而靳惜藥石，長病根。復如鍾郎中之來，有失上意，致煩宸慮，更下此詔，豈宣廣詔書、勤恤民隱者之所宜哉？某重惟民者天民，天豈不恤，抑其有數以待節下？伏惟斷自高明，勿徇吏議，使郡縣抱虛之額，因節下而除；朝廷裕民之意，至節下而始盡。既以下救困乏，又可上寬顧憂。

所有本州虛額錢計一十萬七千餘緡，絹九千六十九疋，已別具狀申陳。儻獲盡從蠲除，非獨某一州幸甚，實亦全蜀幸甚。敢乞台慈，俯賜詳察。《嵩山集》卷三四。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二

某竊見四川州縣，財力窘迫，所在官兵，多不能以時支給錢糧。豐年尚復如此，一有饑饉，實可寒心。近准朝廷旨揮，以總領所見椿管錢引三百萬道用除州縣虛額，應副大軍。自此州縣免將官兵合得錢糧侵那起發，大軍虛額之數不至如前窘迫，雖遇饑饉之年，似亦少可支梧。然某竊詳朝廷之意，蓋念民力重困。今來所除州縣應副大軍虛額，與民力係是兩事。州縣之困在於侵那租賦，民力之困在於科斂重大。且如本州大軍春冬衣絹，以人戶稅錢每三百文以上科納絹一疋之類，則是取之幾二十倍以上，其於民力可謂重困。正當仰體德意，有以寬之。某契勘州縣虛額多是實無之數，每年亦不曾起發得足，只是總領所將今年之錢償補作去年之額，年年如此，虛掛其欠於簿籍，無可催理。若取見遞年實到庫錢數，即知所謂虛額者，非大軍指準支遣，便可據實豁除。所有遞年實到庫錢數，如後來又有虧迭不敷去處，則將上件錢引三百萬道量與補填。其百姓所科官物，亦與裁減從輕。隨所餘錢數，以上件錢引却行對補。如此，州縣省計不闕，則錢糧足用，不致預有科借。百姓重斂既輕，則民力亦寬，可以增固基本。伏惟節下出宣天子德澤，撫安四道之民，固欲使州縣給足，百姓富實。況承上

旨，乃是天與節下除弊興利之時，以成節下除弊興利之志。蜀人相慶，不易逢此。某退竊自念，身爲州縣長吏，常恨無力以拯民病。幸遇其時，豈忍緘默？先已具論州縣從來虛額蠲除不盡因依，今更有管窺之見，率爾申陳，或可以採擇之。乞賜詳酌施行，伏候台旨。《嵩山集》卷三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三

某非有建白，不敢以牋牘至大府，以是久不聞起居狀。敢問台候比何如？春晚，不謂乃爾作寒，恭惟寢戈在衛，宴坐高明，復御兼衣，神明並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末由參詣公座，敢乞盡珍重理，即當入見延英。《嵩山集》卷三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四

某不任治郡，顧免吏議，尚爾充位。于今已書吏考，豈不知所自？伏惟節下條教清簡，易以遵承，人無大過，輒皆容覆。是以雖此迂愚，亦得竊食於下，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五

某與全蜀之人，感荷聖明燭幽深，詔節下以除州縣抱虛之害。雖尚未拜賜，而闔部欣欣，知節下之意，惻怛之至。某竊嘗自喜，此害果去，州縣庶幾少寬。近得財賦所公文，復來追理紹興八年鹽酒餘剩錢，不覺歎息。豈非天欲困此州縣乎？今日之抱虛者未去，而三十年前無名之帳，復以程督。所謂紹興八年鹽酒餘剩錢，蓋是當年鈎考所得，而兩經裕民使者覈實，見得尚有五十餘萬緡除放未盡，則豈復有是年餘剩之數哉？率爾布之下執事，敢望裁察，無使一害僅除，而一害仍生，則與不拜賜均也。某行亦去此，非獨爲一郡憂，實爲全蜀憂之。併乞台照。《嵩山集》卷三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六

某竊念禮大則簡，而尊者不可瀆，故久不徹一牋於侍史。敢問比日台用何如？蒼旻啓節，恭惟三陽之和，集於體府，施及所部，品物欣榮，神明相此，台候動止萬福。某守地無由詣公座，惟乞持精養神，前究台相遠業。《嵩山集》卷三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七

某伏以吉月上日，几案之役、走趨之隸，皆得賀於堂下，而某獨以在遠，曾不能致善言之祝於前。欲爲竿牘，則幸奉約束矣，下情不勝鬱結。《嵩山集》卷三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八

某近聞梁正字入對，聖上即及虛額事。梁正字首以節下爲言，必能上副眷懷，天顏甚悅。郡縣顒顒，日夕冀拜此賜。計庭遣簡州王通判來考實，得十二萬餘緡。近復遣王通判來謂，如前所陳，則當對移其官。某不勝憂懼，若此則郡縣誰復有虛額耶？以某蠢愚所見，十二萬餘緡者，誠難盡減，但取見在數裁量，有若干錢可以對減，則據數減之可也，不必令郡縣虛額不得盡言。不省台慈以爲如何？

併乞台察。《嵩山集》卷三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九

某所領郡歲收民租三萬餘石，月支軍糧二千餘石，十月開倉，一歲當支二萬五千餘石。十數年來，民租多爲諸縣過數截用，及有失催去處，皆經赦除放。逐年借兌常平倉米，某去歲三月六日至官下，常平倉止餘一萬五千餘石。某去冬拘催民租，支十月、十一月軍糧外，盡行撥還常平倉二萬六千餘石。年例却自正月兌支，至十月開倉，復行撥還。某自謂今冬可以盡數撥矣。近提舉司遣簡州通判來封閉諸倉，申解管鑰，即此月二十五日軍兵便無支遣。聞一道皆然，事干軍政，不敢不控告於節下。伏乞台慈特賜矜察，因一言於使者，勿云某有謀，幸甚。《嵩山集》卷三五。

上汪制置應辰劄子 一〇

某伏蒙眷接良厚，以漢臘貺之珍劑，以獻歲餽之名酒，遂有以禦陰陽之寇，而飲椒柏之和。舉家同拜此賜，敢敬謝于節下，併冀台察。《嵩山集》卷三五。

全宋文卷四六九一

晁公遯 一二

上查總領籥劄子 一

某今日遣一騶賀於節下，因有區區之請。劉文潛之弟、眉州司戶參軍燾，欲侍其母并文潛妻孥往行都。某已與荆鄂綱不多也，使所昨差楊絳。今年夏秋一綱，絳以憂去官矣，敢望改差劉燾司戶，得藉此可以東適。如辱矜從，便告以一檄與之，幸甚。《嵩山集》卷三五。

上查總領籥劄子 二

某屢言計庭有未還本司羨餘鹽錢，未辱許可。今旄節往臨益昌，似不須靳也，敢望台察。《嵩山集》卷三五。

上查總領籥劄子 三

連日殊寒，晴色亦可愛，伏惟華省節蓋正宜就途，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無由送輶車之行，切冀澡練神宅，即升近侍之班。《嵩山集》卷三五。

上查總領籥劄子 四

伏蒙開喻，書勲考敬如令。竊惟節下聲績久矣，達於天朝，豈復待此？行且大用也。《嵩山集》卷三五。

上查總領籥劄子 五

伏蒙賜以律令，朝夕敬以從事，正所願也。近得徽紙似佳，輒進三百并三碑，恐或須之，所幸台察。《嵩山集》卷三五。

上樊安撫汝霖劄子 一

茲承已建高牙，尚此凜秋，伏惟神相具行，台候勝常。末由良晤，所祈嗇養冲和，前與三壽作朋。
《嵩山集》卷三五。

上樊安撫汝霖劄子 二

近審已拜制書，尚留甲舍，未敢率爾爲賀，少須開府。繼聞六珈之賢奄棄內閨，念欲弔諸阼階，又恐徒勤無益之哀。二者皆不果遣音介，殊爲愧仄。遠承手誨，當批勳考，即如所戒，即付步吏矣。朝夕專馳一騶，敬通訊也，併冀台察。
《嵩山集》卷三五。

上樊安撫汝霖劄子 三

某日日伺開府，即遣一騶預堂下之賀。嘉陽道里回遠，比方聞之，亟令持書以行，不省何日通於侍史。今日遠承手翰，情辭諄諄甚厚，感愧不勝道。會初攝將漕，事叢沓，不克更好爲狀，併冀台

察。《嵩山集》卷三五。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一

某朝夕聞休聲，益增敬慕，願聞起居狀。劉提幹來，伏審雍容明臺，體府已受春和，大以爲喜。恭惟佐天以成歲功，見於所部，令行威肅，姦猾無隱。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無由參詣，謹奉一牋以報。《嵩山集》卷三五。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二

獻歲發春，執椒觴以賀於堂上，禮也。某守地既不敢出境，又奉約束，不獲道輿人之頌，致善言之祝。下情愧仄，不可寄言，冲於已舍。三陽之溫，飲此春酒，益介眉壽。《嵩山集》卷三五。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三

某每念王公大人，自非其敵，誰敢時以竿牘往來？用是久不徹聲聞於下執事，但有馳心。豈謂寬

仁先以手筆問之，開讀不勝感刻。五肩輿敬遵符令，併乞台察。《嵩山集》卷三五。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四

某巡屬吏也，履長之賀敢不講？伏奉手命，又不敢違，但引領公堂，預伸善頌，仰乞台察。《嵩山集》卷三五。

上陳茶馬彌作劄子 五

某職在統內，節下有所號令，付一符檄可也。豈謂特屈威尊，賜以台翰，丁寧告戒，敢不仰體眷意？所有牽馬人即當椿辦，以待會期，敢乞台察。《嵩山集》卷三五。

上王安撫劄子 一

某自去公座，不得日聞起居狀，敢問台用比何如？恭惟按臨一道，惡去善伸，神明並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行役益西，未有見日，敬請盡消息理，前膺大政之咨。《嵩山集》卷三六。

上王安撫劄子 二

某向來於涪陵始獲望旄節，但歎服前輩盛德儀形而已。近至堂上，熟聞開物成務之方，古之君子功烈著於簡冊者，不過如此耳。五十之年，老眼未嘗見此。西來雖極罷憊，所得蓋多矣。至今感詠，要當終身誦而行之。今遣六騶還，併以謝於鈴下。《嵩山集》卷三六。

上王安撫劄子 三

某伏聞士大夫皆稱節下鑑裁甚峻，獲進於前而得一嘖一笑者已少，況辱尊俎之奉，待之如其敵者耶？某何人，首蒙是禮，思所以稱此者，惟服膺法度之言，見於行事，不負期待耳。歸語家弟，相對歎息，家弟以未得預賓客見爲恨也。已約家弟往眉山，他日須負擔者，更當申言，併乞台察。《嵩山

集》卷三六。

上王安撫劄子 四

數日甘雨霑然，不省治部何如？恭惟善政所格，風雨以時，南畝均被餘潤，公堂亦復清涼。神明右之，台候動止萬福。某爲邦無他長，以勤補拙耳。賴庇尚爾充位，末由參詣，惟乞以道養壽，前持荷橐。《嵩山集》卷三六。

上王安撫劄子 五

某視事將復三告朔，常愧無可紀者，爲知識羞。不謂節下用過客之言，盛有推挹。此蓋常常當行者耳，何足爲先生長者道哉？高明果愛之，願教以所不逮，則幸甚。《嵩山集》卷三六。

上王安撫劄子 六

某伏蒙台誨，欲得諸書以補文房之遺，即令求之市。其無者亦往他邦求得之，版墨止如是耳，不審滿盛意否？其細具錄子，併冀台察。《嵩山集》卷三六。

上陳茶馬劄子 一

某守地不得前詣車下，敢問跋涉良遠，台用何如？恭惟幢蓋所至，飛廉獻涼，無復道暍。加以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更同巡屬，以請保輯太和，前究霖雨之施。《嵩山集》卷三六。

上陳茶馬劄子 二

某久聞大君子之名，比傳制詔，委以全蜀樞牧之政。平生常恨不得事大君子，今乃得豫在封內，喜甚。亟遣步吏奉一函以抒下情，伏計已徹聽下。率爾干冒，悸恐。《嵩山集》卷三六。

上陳茶馬劄子 三

某伏以郡縣想聞明使者風采，孰敢怠惰？皆當奔走率職，不待號令。今日忽驛隸至，奉手命，告以聖訓，丁寧同濟國事。某開讀惶懼，致煩節下憂其未知攸濟。某敬以服膺，朝夕遵承，期無稽違。此邦歲有期會者，蓋先已施行矣。別具錄子，併乞台察。《嵩山集》卷三六。

上陳茶馬劄子 四

某今日伏準劄子，告以聖上戒敕嚴峻，欲使郡縣仰體宸慮，同濟國事。某敢不夙夜匪懈，遵奉約束。除條例已施行者，遣人持詣節下，今先具遵依申稟。《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一

伏審乘鋒車還朝，方此發軔。恭惟騶馭在行，勞於趣裝，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敬候道周以見，更冀順秋之令，厚加調適，亟趨宣室。《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二

某仄聞輶軒近在梓中，想不無去鄉閭之念。然泰山之雲，豈守故岑，而不布滿天下，一爲霖雨耶？比來潦水已平，大江穩流，正宜鼓枻以下三峽，殆須神相此行也。願亟進道，使聖主早聞康濟之論。斯人預蒙福，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三

某近見制旨，以總領所錢引三百萬蠲除虛額，某爲之感歎。此蓋節下嘗慨然爲斯人建白，故有此詔。斯人其孰不拜賜？此部父老固已念節下之去，自是重憫憫也。惟識者則語之曰：「公之德豈可局於此部？要當均之四方。他日之拜賜，又不止於今日者耳。」父老於是自今更跂踵以須之。《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四

某初未得望六轡之光華，而遽來此邦，日懼不勝任，上勤程督。不謂高明不待其謁，而所以矜察其愚，教誨其不逮，有如賓客之舊。某何以得此？但歎頌盛德，直求之前輩中耳。某不敢私自慶幸，竊爲士大夫慶其得見前輩盛德於此世也。即期參詣，併致區區銜感之意。《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五

某近奉手命，伏審邇來起居狀，下情欣慰。不省台用比復何如？恭惟益州佳麗，明臺所卜，尤得爽塏。賦調已定，諸州承檟，雍容無事，神相宴處，台候動止萬福。某守地末由瞻謁，敢乞盡消息理，前開宣室。《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六

某得郡於巡屬，當詣節下受約束而來。伏蒙符令，欲使治業赴功，不可曠職。既不克前，即亟爲墨啓代見。但得侍史通之，賜以一覽幸矣。豈謂特屈答教，感誦辭旨，銘佩不敢忘也。《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七

某雖未面君子之光儀，乃蒙眷顧，厚於他邦，益用慕向，直欲日日上一牋代謁見。敢問台用比何

如？恭惟仁風所扇，被於列城，無復劇暑。神明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無以效於門墻，惟與受帡幪者，敢請以道養壽，爲國柱石。《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八

某視事以來，初未有以自效，率先諸郡以應期會，但數有請於節下。論其迹可謂愚不勝任，上煩處決，宿夜悸恐。所有春季綱即已盡起，自今敢不更竭衰鈍，要使凡餉大軍者悉如令。伏望台慈無以此邦爲憂，特勞帳下遠賜程督。《嵩山集》卷三六。

上任運使劄子 九

某以迂疏之才，而當頽敝之後，常以空乏告於節下。如蒙不責其短淺，以不能興起蠹壞，有所摭摭，以應公家之須，不賜譴訶，已大幸矣。敢謂寬明特加憐察，賜以隆州井鹽，使軍吏得以足食。某自念何以拜此大貺，惟當終身歸德門下，自今日始。《嵩山集》卷三六。

上范運使劄子 一

伏承鵬首之西，正爾濁熱，不省台用何如？恭惟盛德所至，川后寢波，山祇獻涼，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遣一介以候榜人。《嵩山集》卷三六。

上范運使劄子 二

敢問去夔門今幾何日？跋涉之久，伏想厭齋舫之偃仄，思棟宇之軒豁。某州廨有可以偃休，不審肯留宴休，以揖千里之風，敬以請於節下。《嵩山集》卷三六。

上范運使劄子 三

某間者初見父老，忘其不勝任之愧，而有不乏食之喜，輒具一牋，謝於門墻。但所遣持書者徑下吳甸，似非專敬，至今慚悚。不謂台慈不以是督過之，尚賜手答。下情感刻，無言可喻。《嵩山集》卷三六。

上范運使劄子 四

某辱門下生之列，又得與寵弟合符，造物重以此好，使爲小人之光榮，幸甚幸甚。每念昨在硤內，以無可紀之政而蒙深知，當時但爲感歎，今則始識其難遇也。胸中壹鬱，更須言侍，當悉布之。

《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一

某伏省旄節按行巡屬，當此盛夏，敢問跋涉不至勞乎？恭惟褰帷問俗，神明嘉相，風伯獻涼，不知煩暑，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遣一介，以候車塵。《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二

某聞諸部內之民，思仰盛德，朝夕願見，不啻當暑而思濯清風。忽聞使輶近止，上下延頸以望，不勝喁喁。《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三

此月正是土潤溽暑之時，居爽塏者猶病煩熱，伏聞轎車犯此炎天，慮有淹繫。蓋仁人之用心，闔境歎息，不知以報。惟冀戴星而行，日出而舍，以避道暍，不勝拳拳之請。《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四

某迂疏不勝一郡之寄，而復視事日淺，州綱頽壞多矣。遽承節下按臨，爲之悸恐，更望台慈有以教其未達，而寬其不逮，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五

某不勝瞻仰之情，日日欲聞食味狀，而念數遣書則瀆，不遣書則乃心無由宣寫。顧寧瀆耳，敢問台用比復何如？邇來江雨時作，山田膏潤，暑氣亦解。恭惟盛德所格，獄訟衰息，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與闔部仰祈以道養壽，再登赤墀。《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六

某不自量，投屯煩閥，晨興符檄滿前，皆爲錢而來。衰鈍殆不能應期會，夙夜憂懼。然念節下在當道，素辱憐察，豈忍使之坐不勝任而去？必有以左右之。今日鮮于法曹忽來告，明臺遣鞠獄於雅安，某不覺惋駭。方恃節下有以左右之，今乃奪其同官之良，何也？既而思之，節下蓋不知之爾。此邦官屬率罷懦，而判官、司戶輩皆出，惟法曹君可屬以事。正委之究治諸縣逋負、諸司歲起緡錢，如明臺所督綾絲及贍軍科目，稍見涯涘，比去年有加矣。若一出旁郡，動須數月。鞠獄常事，他州官皆可辦，而此邦失法曹君，則某將無以免負殿以累節下。所繫甚大，伏望台慈特免其行，幸甚幸甚。

《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七

伏以乘傳按行所部，道遠，天且炎熱，不省台用不至勞乎？恭惟宣布上意，哀矜庶獄，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竊聞揭節還臺，遣一介候於境上，敬以煩令持生爲請。《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八

伏惟六轡所臨，不待號令之施，郡縣竦畏，皆知警厲，以愛民奉法爲先。斯人拜貺大矣，道路嘖嘖嗟稱，咸願使節之日按臨也，甚盛。《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嗣孫劄子 九

某治郡無狀，日者使輶臨之，所宜得譴訶者多矣。獄吏止從薄罰，某亦止以對易獄掾違戾而賜薄責，得以微罪行免，積久有大曠敗，以累平日識察，在某亦可謂幸也。朝夕杜門以俟汰遣，更當俟弭節過郡，痛自摧謝，併乞台照。《嵩山集》卷三六。

上宋提刑劄子 一

某敢問使節循行一道，跋涉甚勞，既還明臺，休駕息徒，台候何如？恭惟始就宴息，心廣體胖，喜此節爽，神明加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敬奉一牋，候諸侍史，惟以尊生爲請，前須璽召。《嵩山集》

卷三七。

上宋提刑劄子 二

某治郡不進，兩辱輶車臨之，實大悸恐。謂將被汰遣，不謂尚賜全度。朝夕畏懾明使者之威稜，終憂難以安位，益覺迂拙，非適時之才。惟理折轅，以須黜免，伏紙愧仄。《嵩山集》卷三七。

上宋提刑劄子 三

某到官承頽敝，逋負不入，官兵至半年無牢廩。某即勾稽以督其輸送，蓋是累年賦租爾。近見節下揭榜，備坐赦書，正謂布估水脚，此州無之。某豈敢違戾肆眚之文，壅遏德澤不下？伏恐不知其狀，輒布露之。《嵩山集》卷三七。

上宋提刑劄子 四

某妄庸之姿，輒來汙重部牧守之列，加以不能仰遵條教，每勤程督。豈可更出意見，妄有申論？

然大君子納汙藏疾，肯斥其愚而不容貸，某用此敢言之。彭山劇邑，賦調居十之五，其令昏老不任事，惟丞常巽方倚以集事。今蒙節下委任唐安，勢須數月乃歸，則邑事愈致曠廢。某不敢祈免其出，但自憂懼不治之罪將愈大矣。惶恐惶恐。《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一

伏計夔部爲仁氣所熏，今夏雨暘以時，無復煩蒸。恭惟弭節所臨，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亟欲徹聲聞於節下，敬以置郵返報，因請尊生以究台相遠業。《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二

某近睹邸吏報，聖上以硤內不足勞節下，惟益部爲西蜀重地，移玉節臨之。某爲之喜者累日，向來不得久在巡屬，乃今復託庇庥，殆天憐之，從其志耳。已作牋遣詣輶車之前，今日驛吏出示教賜，尚未語及發軔，何也？梁山所放錢穀事，開喻本末乃爾，固知大君子用意自應如此。昨得之景少叔者，妄傳耳，併乞台察。《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三

東望節下眇然，不省台用比何如？硤門多風，伏惟調度已定，塞向禦冬，神明交相，台候萬福。某敢同巡屬以頤生爲請，遂歸行內。《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四

比蒙印諸書，方念恐不契高意爲懼爾，重承開諭，再以紙來，要補文房之未備。已屬書肆矣，函使不可待，敬遣詣明臺，須鄭明至付之也。孫掾荷矜憐，欲一振其淹滯，幸甚。如西舍可爲致力否？某不啻如飢者捧杯棬以待，更冀台察。《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五

某幸甚，蚤獲預英游，而姑氏孫涪州亦識先府君，且有海陵之好，某恃此輒敢言之。某生十一年而孤，爲孫涪州教育，已恨不及其存，有以報之。今涪州惟有一孫文昌，見任南平軍司理參軍。某已

爲求得薦章二，念欲使之改中都官，庶以少慰九原。微節下不忘疇昔，其孰可告之？伏望台慈憐其不背本之誠，而就其欲報之志，特賜論奏，則豈惟某銘佩恩造，其孫涪州亦當銜感於下泉。率爾干冒，悸恐。《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六

某比在巡屬，不得見節下。既來此邦，又不能專以一介修敬，因遣至吳會者持牋以通之侍曹。不謂遠蒙手答，勤勤懇懇，益增愧仄。不省台用比何如？秋已深矣，恭惟漕引阜通，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守三里之城，坐糜廩粟而已。末由與賓客見，敢冀厚自持，復歸行內。《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七

某平生不樂與世追逐，老益衰慵，得一郡豈其所堪？直爲貧所驅耳。常思得田租百餘斛，茅茨數椽，即棄官而歸，杜門面壁，以了餘年。書亦不復觀，今誰能用書之說哉？此邦書籍甚富，未嘗求之市。節下嘗爲人主所知，其學蓋可用於天下。此邦書籍，非節下尚誰求之？已即印造，敬付侍史以歸，併冀台察。《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八

驛隸轉致旨告，欣省秋深偃節臺府，台候勝常。令叔同劉君舟行欲少遲留，無傷也。恐須報忽，附驛馬隸不及細。未間所冀善調適，前侍黼宸。《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九

畫省之節未行，履此杪秋，伏惟四道欣欣，願聞薄賦。神明所相，台候萬福。末由趨詣，切祈積精適神，佇觀燭野光朝。《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一〇

聖上知巴蜀之人困矣。節下蓋嘗入侍清光，妙膺簡在。今以外計相付，某已染削爲巴蜀之人賀，朝夕致之墨曹。《嵩山集》卷三七。

上查運使劄子 一二

某充位以來，無可算錄。所賴伐柯不遠，遂得期年無大曠敗，感刻不勝道。望戒主者吏即批吏考，敢以爲請。《嵩山集》卷三七。

全宋文卷四六九二

晁公遡 一三

上周運使劄子 一

比奉手命，已作答未遣，諸郎至，復辱勞苦之問。下情感佩重勤，無言可諭。因得具省邇來起居狀，尤用欣喜。嚴霜已零，恭惟硤門甚寒，調度已定，宴處溫密，神明所相，台候萬福。某守地無由詣見，更冀持精養神，前升清要。《嵩山集》卷三七。

上周運使劄子 二

某遙想聲名，當與赤甲、白鹽爭高。甚恨去硤內之蚤，不及見此豫治部受賜之數。然外姪、右修職郎、南平軍司理叅軍孫文昌，實事節下。儻因薦賢之餘，特加論奏，使獲秩滿改中都官，則某雖去

破內，不爲不受賜也。率爾言之，悸恐悸恐。《嵩山集》卷三七。

上周運使劄子 三

台庭內屬過此，上下俱安，諸郎秀偉之姿，真山嶽之寶不匱也。適會慶節屠肆不開，而使艍不可少留，姑具蔬食爲愧耳。《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一

大君子所舍自有中和之氣，敢問台用比何如？恭惟偃節宴居，衿抱春溫，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遣一介詣節下，代肅拜之謁。《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二

某巡屬吏也，元日不能從賓客賀，當修竿牘以伸善言之祝。顧奉約束，敢忘遵承？惟是拳拳之情，日冀履此泰亨，遂歸廣內，以膺大政之咨，不勝誠禱。《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三

某伏審掖垣書贊始下綸告，封內傳誦制詞，以爲聖上知節下深矣。一道循行，豈夕留之地耶？某願賀於明臺，而所被符移中親灑手筆，戒以無得通牋。某安敢違令？但與吏民稱幸而已，伏乞台察。

《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四

某近上一牋，方懼爲瀆，豈謂特被答教，告以無若昔者病守期於盡應歲會。某何以仰副責望？由來性本迂拙，無豐財之方，亦如病守循守故常，何能充此歲虛之額？但不敢奪官兵奉，稍求免乏興而已。今者獲遇明使者委官考覈，將爲之蠲除，以救彫敝，幸甚幸甚。比所委官已考覈得二十餘萬緡，使司如疑其未實，載加詰問。某竊思之，使司亦安能於此一郡盡除其數？不若量度闔部可減若干錢，而此一郡爲當若干，則於考覈得十二餘萬緡之中止取某科名除之，其他不從可也。庶幾不致上勞符移之煩，易以得實，不審高明以爲可聽否？更乞台照。《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五

某伏見夏令未應，天氣甚清，敢問體府亦愜此否？恭惟宣布德音，遂致中和，旄節所居，神明來衛，台候動止萬福。某守地無由詣節下，敢請盡珍重理，前升九德之位。《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六

某充位以來，已復踰年，遵奉教條，罔敢失墜。封內今年麥亦善收，無大疾癘。竊與父老感歎，不敢忘節下之德。《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七

某伏見今歲日寒，而寒天序甚，正似於遵養爲宜，敢問台用比復何如？恭惟理財以道，中和之氣浹於封內，神明並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敢同巡屬以請，餐衛適時，保固體府，前與三壽作朋。《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八

某職在巡屬，當日詣屏下聽約束，顧守地不獲此志。又不敢時以牋上明臺，乃心馳向於公座，不啻川駛而雲飛也。伏乞台察。《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九

某於元日不得從賓吏賀，恭惟一道稟畏，皆應歲會，明臺無事，飲此春酒，以介眉壽，台候動止萬福。某無由叅詣，敢乞節宣以時，遂如《閼宮》之頌，永享台背鯢齒，爲王室輔。《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一〇

某比率爾上一牋，巡屬修敬當如是耳。伏蒙寬仁特賜答教，展讀在手，銘佩著心，幸甚幸甚。

《嵩山集》卷三七。

上樊運使劄子 一一

某去三月六日至此邦，舉隅皆弊，而常平倉米止餘一萬五千餘石，其累歲不撥還者二萬餘石，蓋諸縣截用及負逋不入故也。某即皆程督，去冬盡以所收撥還二萬六千餘石，所餘今冬可以悉如額矣。近准使司委簡州通判王宣教來封閉常平倉，申納管鑰。此邦從來以新易陳，自正月接續支軍糧，至十月收民租則撥還。今若閉倉，則即日諸軍無廩給，兼貧乏乞丐口食亦無支矣。敢望台慈，特賜矜察，行下王通判免解管鑰。事迫言切，惶恐待命之至。《嵩山集》卷三七。

上郭提刑劄子 一

伏聞節下將歸甲舍，江水尚平，川原清麗，足以寓目。恭惟冲衿超然，神相次舍，台候動止萬福。某日聽擊汰之音，前詣江干，未間更祈盡消息理，前膺大政之咨。《嵩山集》卷三七。

上郭提刑劄子 二

某久不通問節下，非敢忘盛德，屬以不勝郡寄，且念高懷超絕，豈事世俗之禮故耳。其如馳心夫子之墻，則夙夜以東也。齋舫即日行矣，伏乞台察。《嵩山集》卷三七。

上郭提刑劄子 三

某比不敢違手命，輒記雲谿勝地，顧何足汙樂石耶？遠蒙賜以墨本，得託大名及妙墨，并以不朽，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七。

上楊運使劄子 一

黃濁返壑，江水清平，正宜鼓枻下碇。伏惟建節而東，神相行邁，台候萬福。某正遠參覲，所冀恬養冲襟，即趨廣朝。《嵩山集》卷三八。

上楊運使劄子 二

某每歎風儀玉立，蓋是總章中人物，不宜在外服，日日須鋒車至乃賀耳。今審往領荆湖輓輸，廟堂豈復重勞以計籍哉？殆以入覲道近故也。計璽召已來，更不爲墨啓，恐行李中裁報爲勞，併冀台察。《嵩山集》卷三八。

上楊運使劄子 三

某比在益州，即蒙眷接，有如素交。綢繆至意，施及孫掾，蒙披論奏，拳拳感刻，銘於衿抱。忽聞牙檣東峙，徑自巴中以行，不獲奉一觴以送鷁首，不勝馳心。《嵩山集》卷三八。

上張提刑松兑劄子

某昨見敕目，伏審遂膺禮樂之遣，則馳一騶賀於節下，度已半道矣。遠承長牋爲謝，某但與朋舊歡喜，豈敢當此禮耶？忽忽作報，前書已悉具矣，併冀台察。《嵩山集》卷三八。

上羅參議劄子 一

仄聞學道之至，清心宴坐，事來則應。故不欲以虛言之問更煩開覽，遂若自疏于門庭，顧乃情則極馳向也。夏氣已炎，伏惟大府每事詢仰，台候勝常。某正阻良覲，惟祈步趨實下，前膺有道之徵。

《嵩山集》卷三八。

上羅參議劄子 二

某迂愚不任爲郡，充位于此，忽然踰年。非諸公長者保持之，久已汰遣矣，幸甚幸甚。嚴成忠近自帳下來云，左右謂某於公事之間，若有疑於統府。某安有是哉？某平日於訟牒初亦無意，有所輕重，過亦忘之矣。伏冀台察。《嵩山集》卷三八。

上吳鈐轄劄子 一

久雨近止，氣遂清和，伏惟總戎一道，神明所相，台候萬福。某末由參詣，所祈養性頤神，前授

齋鉞。《嵩山集》卷三八。

上吳鈐轄劄子 二

某近嘗上記，未遑嗣遣音介，方切懷向。今日忽於郵中伏奉教誨，感喜兼并。所諭張師顏具知之矣，伏冀台悉。《嵩山集》卷三八。

上吳鈐轄劄子 三

風日頗清寒，不省宴居何如？伏惟布政和門，神明所相，台候勝常。某末由趨謁，所冀盡消息理，前建旄節。《嵩山集》卷三八。

上吳鈐轄劄子 四

某賴庇存，已復期年，無事不欲爲虛言之問，以勤通覽，但有馳心。伏辱手誨，寵問甚至，感愧不可言。馬監押遠涉江湖而歸，敢不知其勞勩，伏幸台照。《嵩山集》卷三八。

上范運使劄子 一

某連奉二誨，感愧之餘，因省起居狀，下情至慰。日將履長，恭惟偃節未行，神相徒馭，台候動止萬福。末由趨謁，敢乞持精養神，遂登計相。《嵩山集》卷三八。

上范運使劄子 二

某投老無聞，其或有知之者，不過節下一二公耳，亦不敢忘此識察之意。近審利東使者之節已至，恨不得從賓客賀，但遙慶其部父老將被德施也。近多言關外以牛計租，一牛有歲納六七十斛者，其敝不可勝言。節下必爲振救之，幸甚幸甚。查漕印書，即以紙付書肆，須鄭明至，當授之，併乞台察。《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知郡劄子 一

麥可嘗矣，伏惟優游里舍，喜此食新，台候萬福。未間更祈厚自持，改賜輶傳。《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知郡劄子 二

久聞大門與蘇、石爲一州之望，所積既厚，人才輩出。蓋至今也，顧如左右所至，不止三最，正當蜀士彙征之時，不應獨未被尺一耳，行且見之。《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知郡劄子 三

某壬午冬道過遂州，公實乘泥軾在焉。初意得識老成之風儀，不謂適出行縣，乃心悵悵，今未衰也。豈料將有承教之便於此，其何喜似之！《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知郡劄子 四

某止欲得祿食耳，不意廟堂不量其愚，畀此名邦。方欲訪耆哲而求未聞，以爲迂拙之指南。先蒙記存，貺以札翰，感忤大不可言，更須面謝。《嵩山集》卷三八。

與唐知郡劄子 一

數日天氣淑清，伏惟高卧在家，安於爽塏，台候萬福。未間更祈嗇養冲粹，益究耆艾之祉。《嵩山集》卷三八。

與唐知郡劄子 二

某嘗惜博大之用滯於外服，今耄期稱道，猶宜膺大政之咨，不應尚居里巷也。惟喜此方漸染君子之澤爲多耳，幸甚！《嵩山集》卷三八。

與唐知郡劄子 三

某比得見於夔門，雖足慰其景慕之懷，其如左右在行役，不劇言集。一笑之歡，翻爲惘惘矣。易守而來，喜遂室邇。顧衰慵困於應接，未及先以書走廬下。遠承勞問，感忤不勝道也。《嵩山集》卷三八。

與唐知郡劄子 四

某之才爲之小則可耳，今來治此才智之民，何以勝其任？公能告以所未聞，而補其所不逮，乃區區望於朋舊也。《嵩山集》卷三八。

與蘇知郡劄子 一

數日不瞻晤，方切懷詠。辱手示，欣省甲舍安穩，台候勝常，敬具此修報。《嵩山集》卷三八。

與蘇知郡劄子 二

比屈熊軾一來，而漿酒臠肉不精，都不足致陶然，至今爲愧，何辱謝也？羣騶須券食，已付邑主者矣，尚有他委否？《嵩山集》卷三八。

與蘇知郡劄子 三

久聞熊軾當歸，今日忽奉手誨，喜可知也。風日正爾妍和，伏惟見故山草木，意自休暢，台候勝常。未間更祈厚加調適，佇觀河潤九里。《嵩山集》卷三八。

與蘇知郡劄子 四

某比至郡，未及修問，先辱華牋，所以撫存甚寵，至今愧不能滿此意也。終日汨汨簿書間，欲繼爲一番之書，竟亦不辦。積年之懷，何由宣寫？喜聞朝夕至郭下，併須面究。《嵩山集》卷三八。

與嘉州知郡劄子 一

比來草木鮮榮，伏惟千騎行春，與民同樂，台候勝常。某遙歎高風，無由良會。惟祈盡珍重理，前膺禮樂之遺。《嵩山集》卷三八。

與嘉州知郡劄子 二

某既未得奉色辭，直思日日爲問，顧不欲奪裁剴而勤修報耳。近婦兄閭丘君來，備言眷接異於輩儕，敢謂不鄙迂拙而辱顧之，因施及其外屬，感刻何可言，敬具此謝。《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達州劄子 一

日日望熊軾，尚未來，極懷向。辱手示，欣省戒途有日，台候勝常。賢從子欲參外選，一一如所諭。某四日暫往視通濟堰，往返只數日耳。敢問雙旌何時至郭下乎？未間千萬保裔，前膺表用。《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達州劄子 二

獻歲已數日，伏惟陽和充庭，台候勝常。未間更祈頤神益壽，進領輓輸。《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達州劄子 三

元日不得賀廬下，又不能致區區之禮，特辱來告，深相贊頌，益增漸悚。十騶并廩食具久矣，更聽後旨也。《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達州劄子 四

遙想林廬清勝，無復暑氣，伏惟台候超然。未間更以順令薄滋味爲請，以俟增秩。《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達州劄子 五

某日懼爲政不滿邦人之望，不省亦有以相規否？示喻程處約取蔭自其本宗，不謂重勞台慮也。秋涼能枉熊軾見顧乎？《嵩山集》卷三八。

與范知郡劄子 一

仲月多雨殊清，伏惟安於甲舍，體府自康，台候勝常。瞻晤末日，更祈調適復初，以究遐祉。
《嵩山集》卷三八。

與范知郡劄子 二

比因侍史歸奉報，并致奉錢矣。洊承手誨，感感刻刻。送騶十二已還火伍中，餘留使令於前，無傷也。他有委否？《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邛州劄子 一

久不聞問，不省台用比何如？田野風日晏溫，伏惟熊軾將駕，台候勝常。日佇臨顧，慰此傾向。更祈厚嗇，前賜節傳。《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邛州劄子 二

近日益州歸亦小憊，未能問諸舍下。先承手誨勞苦，感愧不可言也。某忽忽七告朔于此，終無可紀，以副群望，公何譽之深乎？正願求所以施於一邦者見教，某尚何有出於公之意外者耶？《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邛州劄子 三

涉夏以來，白鶴山爽氣日加，伏惟宴坐甚清，神相布政，台候勝常。某末由參詣，更冀全真養和，前膺軟輪之召。《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邛州劄子 四

某治郡不進，常恐爲門庭羞，日望有以誨其不逮。忽承爲不肖子開說，驚怛良久。此公事，不得曲聽，愧仄愧仄。併祈台察。《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邛州劄子 五

天氣始爾開霽，漸可御絺綌，伏惟鈴下無事，神相清淨，台候萬福。某末由參詣，更祈盡消息理，前賜節傳。《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邛州劄子 六

某不勝郡寄，日不暇給，遂疏上記，但有馳向。忽奉手誨，得聞起居，喜慰之外，且增慚作。示諭備悉，更有他委，願聞之。《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邛州劄子 七

涉冬不聞起居狀，不省台用比何如？白鶴山高，氣當寒冽，伏惟政成坐嘯，神明並貺，台候萬福。某尚賒良覲，更冀繕嚼輔生，前賜盛漢之節。《嵩山集》卷三八。

與程邛州劄子 八

某於此忽八告朔矣，迂拙當劇郡，曠瘵甚多，常憂不稱。平日論薦不賜一言之誨，何也？今歲東隄又當修，遣人往市隄材，敢望戒津吏蠲其算緡，使此隄亟成，邦人不敢忘粉榆之蔭所及也。想在高明，必念及此，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八。

與呂嘉州游問劄子 一

歲垂盡，伏惟九頂之下，和氣充塞，台候勝常。某婦兄閭丘君，行臺已有檄罷之，願爲保持得亟去，幸甚。未有詣公座之日，所祈珍賫，前升台室。《嵩山集》卷三八。

與呂嘉州游問劄子 二

某比遣伉步持齋釀以奉椒觴，輒忘其味薄也。方愧不足飲長者，遠承函使臨門，分以兕觥之餘。洗醖開嘗，便覺有泱泱大國之風，當戒酒人自今用此典型也。感刻不勝道，紙短不能伸寫。《嵩山集》

與謝知郡劄子 一

某久聞歸休甲舍，而日困於簿書期會，欲遣一番相勞苦，至今未能也，愧仄何言。即日草木已萌動，伏惟衿抱，受此始和，台候勝常。未有見日，更祈耄期稱道過於喬松，前膺乞言之拜。《嵩山集》卷三九。

與謝知郡劄子 二

公解臨江印綬久矣，何尚未賜左符乎？今日爲邦，無復古之樂者，得從容廬里，却似差勝耳。賢從子來此，郡庭望分憂，然其性似寬緩，更告佩之弦以戒之爲佳。《嵩山集》卷三九。

與章閬州劄子 一

在梁山時，辱函使臨之，自爾不復聞音息，不省台用比何如？南陸修景，伏惟政成已久，千里緩

帶，神明寵相，台候勝常。各守一邦，未有會期，更冀盡珍重理，前建盛漢之節。《嵩山集》卷三九。

與章閬州劄子 二

某比爲郡終更，得以理去已幸。乃復被命易守眉陽，短淺無聲稱，何以得此？皆庇存所及耳。久欲爲一牋謝於長者，始至不勝簿領之煩，迨今少閒，遣此介通訊，亦已晚矣，愧仄何言。向來久在硤內，不能具暑服，治所出嘉穀，輒因是往錢引二十，告爲求之市鋪耳。修交鄰之間，而遽以溷執事，惟恃眷照乃然，更祈台亮。《嵩山集》卷三九。

與程知郡勤劄子 一

數日江雨時作，涼暄殊未定，伏惟甲舍高明，啓處具宜，台候勝常。未間更冀厚自持，前有趣召。《嵩山集》卷三九。

與程知郡勤劄子 二

某比過廬下，特勞熊軾，釋燕安之樂，而遠至道周，此意非衰鈍所宜致也。欲爲一書以謝，而始至不暇，先承貽問，尤增感愧。《嵩山集》卷三九。

與程知郡勤劄子 三

某唯耆哲居是邦，爲其長吏者所宜加禮，以勤里閭，況執事耶？所諭使令不足於前，敢不曲聽？但營兵出戍他州及充牽馬之役，日爲上司督責，尚未能也。輒納公移去，切幸台亮。《嵩山集》卷三九。

全宋文卷四六九三

晁公遡 一四

與宋隆州誨劄子 一

仲月頗多雨，不特解邑屋煩鬱，稻粟亦美。伏惟治部阡陌有佳色，坐嘯對之，台候萬福。某末由瞻謁，更冀導養得理，前賜節蓋章傳。《嵩山集》卷三九。

與宋隆州誨劄子 二

某區區此邦，而士多於農，詩書多於蓋藏，乃寰州也。幸接樂郊，日夕思矜式善政，有以富之而不能也。近蒙計庭憐其窮空，分治所鹽筴見餉，敢往請於庾吏。所謂以君之餘而波及於此，豈勝感

作？所望早爲給之，幸甚幸甚。《嵩山集》卷三九。

與宋隆州誨劄子 三

幸此壤界，日聞令音，有得於函使往返之外，喜慰何可言。秋氣頓爾肅清，伏惟跨鼇之峰，爽氣來萃几席，政成無事，享此宴閒，台候勝常。某無由與賓客以奉談笑，惟祈盡消息理，前膺禮樂之遣。《嵩山集》卷三九。

與宋隆州誨劄子 四

某短淺不勝千里之寄，而屬當窮空之後，殆無以給調度。賴治所嘗分牢盆之饒及之，非惟某拜貺，實亦闔郡拜貺也。尚有一百十五擔，敢以請於鈴下，所望矜察其窮空，而盡付以來，不勝幸甚。

《嵩山集》卷三九。

與石通判劄子 一

山中風已寒烈否？伏惟台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進領藩要。《嵩山集》卷三九。

與石通判劄子 二

歲將窮矣，董攝封內，以應期會，亦少勞乎？使某得以蒙成，幸也。令子來治關市之征，某正欲見鋒穎，因書勉之。《嵩山集》卷三九。

與馮通判劄子

泥軾比見過，正慰馳懷，但恨不可更留談宴，以妨曹事耳。辱手示，知己休舍，疏理填委，亦良勞也。山氣計已作寒，伏惟台候勝常。某按刑已不堪任，況兼將漕？正望左右率先此部，使餽餉不稽也。未間千萬厚自持，前升清途。《嵩山集》卷三九。

與宇文簡州師獻劄子 一

某爲貧所驅，日投喧闐，益覺宴閒可樂。伏惟佩二千石印綬，從容林廬，卧看遶屋扶疏，台候勝常。某未有見日，更祈厚自持，前有騎詔。《嵩山集》卷三九。

與宇文簡州師獻劄子 二

某久知左右，固是大門後來美器。壬午之秋，始得見於益州帳下，率忽忽不能盡窺涯涘，要略如所聞矣。爾後相望眇然，又衰懶之性，不喜作世俗書，但有馳懷。今來此邦，去甲舍不遠，正擬爲問，先辱記存，以勞苦之，愧仄不可言。《嵩山集》卷三九。

與宇文簡州師獻劄子 三

某不自量而當劇郡，日夕愧懼不勝耳。常辱貺以書者，宜有規之，不謂愛之太深，而忘其短過。欲修飾固陋，加以溢美之言，左右其誰欺乎？繼此願聞忠告。某既勞於事，亦思退而休息，近治一

室，而居山之久，喜山之念不衰。或傳齋座有奇石，有可焚香者，求一峰。惶恐。《嵩山集》卷三九。

與嘉州知郡劄子 一

此距鈴下不遠，日聞休聲，有不待書函往來，故遂疏上記，不省台用比何如？秋高尚未全清，伏惟兼領二臺，裁剴有餘，神明所相，台候勝常。未間更祈盡消息理，佇觀真賜使節。《嵩山集》卷三九。

與嘉州知郡劄子 二

某幸預世好，凡某之外屬，則於大門亦外屬也。安給事之子，某外兄，奄卒益州帳下，靈輶東歸，行路且傷之。今道過治府，願無令津吏滯留，得即行。使逝者早就壙，不敢忘德。伏想寬仁，不惟念及世好之家，亦必動心矣。率爾敢言之，愧仄。《嵩山集》卷三九。

與叙州知郡劄子 一

仄聞自瀘上來守邊，爲大府所知，徼外亦當畏服。涉秋以來，伏惟緩帶宴居，威自及遠，台候勝

常。末由言集，所祈厚自持，前尹環列。《嵩山集》卷三九。

與叙州知郡劄子 二

某衰懶未能即通訊，今正欲候食寐，會外兄安制幹之喪東歸，取道治府，因附其子致此書，敢望無使津吏滯留也。修問而及其私，愧仄。《嵩山集》卷三九。

與楊榮州劄子 一

久別靡日不懷，忽奉手誨，喜審已駕朱輜，行役安穩，台候勝常。遣伉步以候前驅。《嵩山集》卷三九。

與楊榮州劄子 二

通川得奉談宴，未嘗不念此樂。謁來益部，無從爲問，惟悒悒耳。比見勅目，知領三榮之左符，不謂熊軾乃過此邦，親得舉一觴，爲其父老賀也。館舍汛掃已，併期面究。《嵩山集》卷三九。

與楊榮州劄子 三

三榮山中，秋氣計已作寒。伏惟黃堂已當堽塞，台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更偃大藩。《嵩山集》卷三九。

與楊榮州劄子 四

相距接壤而不能時通訊，正厭世俗浮辭故耳。其於懷向老成，正自不置也。香橙，西州所無，特承分甘，感刻感刻。蜀牋二百，謾助揮染，薄少愧仄。《嵩山集》卷三九。

與李雅州劄子 一

治所號爲多雨，秋氣益當增爽。伏惟宴坐甚清，台候勝常。未有見日，更祈保練，前有賜金。

《嵩山集》卷三九。

與李雅州劄子 二

某性益衰懶，省視簿書罷，即高卧矣，不能時以一介候鈴下。方切馳懷，忽承惠翰，拳拳之情有加，但劇愧仄。報道路之傳，安有是哉！
《嵩山集》卷三九。

與任知郡劄子 一

林壑間已覺陽和至矣，不省舍下何如？伏惟冲衿粹溫，台候勝常。未間更祈嗇養，前賜節符。

《嵩山集》卷三九。

與任知郡劄子 二

某不勝郡寄，日不暇給，不能時致鄉長者咨請風俗所宜，劇懷向。元正，佳節也，當奉羊酒以賀。既不辦此禮，又未及修牋，致善頌之意。先承華翰相慶，愧仄大不可言。春和亦可少出否？併冀台察。
《嵩山集》卷三九。

與楊蜀州劄子 一

承熊軾已歸甲舍，伏惟遠行犯寒，得就堽塞，台候勝常。闊絕亦復旬朔，懷向不可言。知且燕休，坐阻言集，伏紙悒悒。餘祈厚自持，前觀舉十五州之最。《嵩山集》卷三九。

與楊蜀州劄子 二

比見趨朝，意謂諸公睹二難之高致，即留漢庭。今乘長安厩車而歸，千里蒙福矣。況唐安乃節度府，廟堂不輕畀付。當自是小則遣以禮樂，大則補公卿之次矣。幸少須之。《嵩山集》卷三九。

與何隆州耆仲劄子 一

累累奉來訊，皆親染翰，開讀便如晤對也，感感刻刻。比來秋氣頗淒緊，伏惟三嵎爽氣日加，台候勝常。所告爲政一二，古來良二千石正自爾耳，幸不倦以終之。促膝未近，千萬繕性，前當振藻皇途。《嵩山集》卷三九。

與何隆州耆仲劄子 二

比來寒暄尚未定，伏惟黃堂宜於四序，台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前有冲邁。《嵩山集》卷三九。

與何隆州耆仲劄子 三

某從來嗟嘆幹略，左右要亦自期於古人，標置軼群，凡百不待程督也。仁壽縣乃爾縱吏，自今幸爲深禁察之爲佳耳。某暫爾兼將輸，迂拙豈所堪任，正望左右勉應期會，爲一道率也。《嵩山集》卷三九。

與趙威州真劄子

辱書，欣聞乘塞甚安，尊候勝常。治所接近徼外，益州所恃以爲藩垣，正在行以公廉，則疆場寧靜矣。從來守邊市，徼外物，幸無然。未間千萬厚自持，要觀臧狀。《嵩山集》卷三九。

與宇文黎州劄子 一

塞上益當多風有寒意矣，伏惟預戒堽塞，台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前升華劇。《嵩山集》卷三

九。

與宇文黎州劄子 二

治所亦復少事否？徼外馴服，期會無違，此二千石之最也。遙想夙夜匪懈，無怠于此。某於一道之課，自稽考焉，幸滿此意。《嵩山集》卷三九。

與湯石泉尚之劄子 一

飽聞治所在泉石間，地勝事簡。伏惟黃堂邃清，尤與夏宜，台候勝常。會晤末日，更祈保裔，前有進律。《嵩山集》卷三九。

與湯石泉尚之劄子 二

某爲別幾年矣，懷向豈可言。但尋去梁山，即在行役中，去月六日至此。承頽弊之後，短才不勝煩劇，復不辦遣一介，修交鄰之間。先辱眷存，寵以華翰，感慰且忤。不敢稽留函使，草具爲報，幸垂台亮。《嵩山集》卷三九。

與伏長寧劄子 一

炎蒸始爾，伏惟政成將歸，父老挽留，台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衛，前偃大藩。《嵩山集》卷四〇。

與伏長寧劄子 二

某相望有山川之險，雖休聲日聞，而書問良簡，乃情馳向，其何可言！先勤眷存，貺以名酒、精鹽，感愧尤至也。蔗糖五十斤，恐食肴須之，輒致鈴下，非足爲報也。《嵩山集》卷四〇。

與伏長寧劄子 三

伏惟功在盟府著矣，固嘗總一道之戎，剖大府之符，向來暫屈守邊，議者以爲不稱。今承報政而去，計朝廷已書贊，佇當馳賀。熊軾莫且歸益州甲舍少休否？取道於此，敬潔豆觴以待。《嵩山集》卷四〇。

與任提宮希旦劄子 一

近在郊墅，不時聞動靜，懷向可量。一雨頗解煩鬱，伏惟高卧北窗，台候勝常。未間更祈厚嗇，前復起家。《嵩山集》卷四〇。

與任提宮希旦劄子 二

山林阜壤與城郭不同，其爲清致，足以慰愜高懷。視區區於簿書塵埃間者，當亦憫笑也。何時一來郡齋，快聽名言，臨紙馳繫。《嵩山集》卷四〇。

與任提宮希旦劄子 三

秋來廬下益覺節爽，伏惟宴居甚休，台候萬福。未間更珍嗇，前有軟輪之召。《嵩山集》卷四〇。

與任提宮希旦劄子 四

比承至郭下，忽忽僅舉一觴，都不盡兩懷，至今爲歉。杖屨何日復一游乎？延佇延佇，所喻悉施行矣。《嵩山集》卷四〇。

與吳永康洵劄子 一

別來日月推遷，秋復垂盡，環城皆山，朝夕多風，已當有寒意。伏惟班政千里，台候勝常。未間千萬頤愛，更典劇州。《嵩山集》卷四〇。

與吳永康洵劄子 二

遠承修敬之意，洋溢尺牘，感愧何可言！山氣計已知秋，伏惟台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前上亨衢。《嵩山集》卷四〇。

與吳永康洵劄子 三

某每相程督，非是迫蹙長者，王事不得不爾。左右爲郡而忘董攝其屬，則一郡廢耳。必亮此意，所應會期者，更爲實懷。自今悉如最條，則不復憶有此州矣。《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一

爲別未幾，不省起居何如？伏惟歸及燒燈，與民同樂，閨庭歡豫，台候勝常。未間更祈恬養，前踐清途。《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二

某敝邑兩勤左轡臨之，賴庇厚矣。近已得請於常平使者，許以管鑰付監郡掌之。敢望授皂隸以歸，忽忽不能盡所懷。《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三

連辱手示，欣省履此淑節，台候勝常。未間更祈盡消息理，前嗣大門之官。《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四

蕞爾地屢勤程督，愧仄。上供綾絲錢更發千緡，今以綱解往。不省虛額事，作何等狀返報乎？左右必有以貺敝邑也，幸甚。《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五

今日發郵橐，得來翰，欣慰并深。春事已半，伏惟官餘亦足以樂，台候勝常。未間更祈保裔，前搏扶搖而上。《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六

敝邑困窮，幸明詔議除給軍抱虛之錢，微左右孰能成德意而救此邦哉？示諭當除五萬餘緡，幸甚幸甚。顧言不足致謝，要使邦人社而祝之。《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七

比已遣人上記，今日辱函使臨之，感慰并深。春事繁興，伏惟樂此芳時，台候勝常。未間千萬保衛，前授超階。《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八

敝邑不能應期會，一一爲上臺憂，而勞長者程督，愧仄愧仄。上供綾絲錢，蓋用田契所收，此寧可急耶？已趣屬縣矣，有公移持上，併冀照亮。《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九

某不爲上臺所信，重勤左輶再駕，跋涉亦良勞矣。豈可臨發輒，更不舉一觴乎？萬望迂臨，不然，將有以督過之否？敢望台察。《嵩山集》卷四〇。

與簡州王倅劄子 一〇

某比已專介奉記，薦承移文，以所考覈爲上臺所却，重勤措懷，愧悚愧悚。今遣主者吏并具案以往，伏幸台照。《嵩山集》卷四〇。

與邛州蒲倅劄子 一

比得泥軾過之，獲談宴者一再，但尊俎蕭然爲媿耳。竊計已至治部，參懷教條，百姓已有邦國不空之歌矣。共惟白鶴之山爽氣來集，宴處甚恬，台候勝常。某日日偵視印章，欲爲賀。今日家嫂之弟衡正雅之官夾門，敢先通此記，更望庇存其人，使有大厦之依也。未間千萬保嗇，別有尺一之除。

《嵩山集》卷四〇。

與邛州蒲倅劄子 二

別後時移節遷，遂見秋杪。來書稠重，良戢至意。因審比來台候勝常。郡無太守，上網正當行其事。事豈有難者？但少垂神董攝，封內自應趨令。所諭已爲施行，未間千萬厚自持，佇期仗節撫藩。

《嵩山集》卷四〇。

與蜀州袁倅劄子 一

天高景徹，氣體宜快，伏惟寢食復初，台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前刺大州。《嵩山集》卷四〇。

與蜀州袁倅劄子 二

居官無他，惟不失王事程，乃不負縣官耳。承小失適，而能不忘其職，果踐此言，良副所望也。官餘更宜親近藥物，善自遵養爲佳。《嵩山集》卷四〇。

與蜀州袁倅劄子 三

歲云暮矣，伏惟參懷大府之政，神相賢勞，台候勝常。未間更冀善調適，前登神州奧府。《嵩山集》卷四〇。

與蜀州袁倅劄子 四

某日益衰懶，公事外惟靜坐耳，遂忘長者，都不辨時致問。左右精力絕人，裁剴之餘，尚能相勞苦，更分九轉刀圭，感刻不可言。偶有丹砂并蒲墨二，漫塵几几，非足爲報，恐須之也。《嵩山集》卷四〇。

與蜀州袁倅劄子 五

某爲邦僅能了繩尺碎劇，不大乏興耳。每辱來牋，不有以敦厲凡薄，而飾獎過實，何也？讀之但增惶悚。《嵩山集》卷四〇。

與蜀州袁倅劄子 六

承喻皇甫甥質物已令贖還，付函使矣。迫節多事，所欲言者無窮，而臨紙吃吃不能盡吐之，幸照亮。《嵩山集》卷四〇。

與嘉州何倅劄子 一

歲暮九頂之氣，不泫寒否？伏惟參懷多暇，台候勝常。未間千萬保裔，前憑熊軾。《嵩山集》卷四。

與嘉州何倅劄子 二

稍不聞問，良劇馳思。邇來治府歲會當已趣辦，爲一道之最，別駕之功多矣。衰懶愧不能追，惟有絕歎。《嵩山集》卷四。

與嘉州何倅劄子 三

歲事便已適盡，東風已解凍矣。伏計中和之氣，多於他邦，冲衿粹溫也。未果以一番爲賀，先辱手誨，感佩重勤，無以寄言。黃柑百枚漫往，可以薦柏酒，併冀台察。《嵩山集》卷四。

與嘉州何倅劄子 四

宋景文公文章稱一世，向來在益州細史，時左右峨眉奉斫削，當日稱其風流。公能刊正其集，舉以見貺，讀之想見其勝味也。感刻感刻。《嵩山集》卷四〇。

與嘉州何倅劄子 五

某比已作報矣，今日又承寵問，欣聞比來刺史咨仰，神相賢勞，尊候勝常。未間更冀厚自持，前有最賞。《嵩山集》卷四〇。

與嘉州何倅劄子 六

某視事再浹日，尚未知爲政之方，而於風俗亦未悉也。鳬舄頃在此，良夕宜有輔其不逮，而告以未聞。何爲稱頌之言，吃吃不去口，非所望也。凌雲寺謾爲作詩，何足塵滓山中之石耶？女夫移試事，荷歷意，感刻。《嵩山集》卷四〇。

與嘉州何倅劄子 七

○。即日秋陽，堅此百穀，伏惟嘉歲之美，台候萬福。未間更祈盡珍重理，遂開宣室。《嵩山集》卷四

與嘉州何倅劄子 八

乘軾車往漢嘉，蓋踰年矣。丹稜之民，未嘗不東望歎息，不得被愷悌之澤也。漢嘉父老不知何以報別駕之功耶？《嵩山集》卷四○。

與嘉州何倅劄子 九

承將解印組，遂建蜀檣如吳下，可謂釋奧渫、升本朝之秋也。某衰懦聞之，竊壯此舉而稱快。願亟進道，佇觀騰翥。《嵩山集》卷四○。

與嘉州何倅劄子 一〇

某治郡殊不進，每念不得左右爲之助，宜致此耳。承欲過此而後東，雖向來不獲言集，某尚冀聞英偉之論於一日之間，以洗衰陋，亦幸也。貽書稱頌，不敢當，不敢當。《嵩山集》卷四〇。

與瀘州何倅劄子 一

天氣便類炎月，不省泥軾始休，起居何如？伏惟一郡矜式，神明所相，台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前有璽召。《嵩山集》卷四〇。

與瀘州何倅劄子 二

某聞英名甚久，比在廣漢始見風規，而觀爲政，殆有過於所聞，惟恨不獲從容接辭耳。某近來此邦，才短不能任劇。初視事，而左輻過之，不克挽留，爲一日之歡，愧忤蓋至今也，東向可勝邑邑。

《嵩山集》卷四〇。

與瀘州何倅劄子 三

某比見王瀘州高明磊落人，近世未易有也。左右平日抱宏偉之器，今想一登其堂，分投氣合，歡然如笙磬矣。敢遙爲其邦人賀。《嵩山集》卷四〇。

與瀘州何倅劄子 四

某恃同臭味，甫通一牋，輒有請於左右。家弟公退爲外姪孫知錄以三百緡買田於瀘川，未成券。乃爲孫知錄姊婿林子質錢二十千於林蒙之，今爲大府拘償。蒙之冒官所請奉稍，家弟欲以其田復歸其業主，取二十千納大府，餘送家弟所，不省亦可聽否？率爾謁其私，愧悚愧悚，併冀台亮。《嵩山集》卷四〇。

與方通判劄子 一

近自函使歸上記，不省信後台用復何如？伏惟邦國不空，民獲樂歲，神相善政，台候勝常。某末

涯瞻承，更祈厚頤，前刺大州。《嵩山集》卷四〇。

與方通判劄子 二

某聞往來者言，治部稱頌別駕之功滿道上，已有預畏其去者。不知區區一州，何足久留參懷耶？某來此已八告朔，屬當修護城東隄。須竹，歲往市之封內，而苦津吏算緡。某辱與左右雅游，而深識仁明，愛此邦猶其邦也。所望矜聽，不勝至禱。《嵩山集》卷四〇。

全宋文卷四六九四

晁公遯 一五

與李通判劄子 一

喜聞泥軾已還，伏惟跋涉良勞，台候涉秋，亦復勝常，行須瞻謁。《嵩山集》卷四一。

與李通判劄子 二

日者始得一見，固有中州之風氣，甚慰落南之念也。觴豆不足盡意，何辱謝焉，愧仄愧仄。《嵩山集》卷四一。

與李通判劄子 三

歸舟莫可少留，不比向來忽忽否？甚欲舉觴劇談，乃爲快也。初不知近止，不及爲問，致勤手筆先之，又有坐客，不即修報，併增慚悚，幸加亮。《嵩山集》卷四一。

與趙通判劄子 一

連辱手示，感刻感刻。秋天益澄爽，伏惟左輶將駕，台候勝常。三復來諭，敢不知雅懷，已爲再稟計庭，不遠旬朝爾。事未允者，更爲歷意。未間千萬保嗇，前趨遠大，少償期年不振之恨。《嵩山集》卷四一。

與趙通判劄子 二

雨止有相之道，伏惟與民同喜，尊候勝常。未間千萬保嗇，遂乘泥軾而歸。《嵩山集》卷四一。

與趙通判劄子 三

公之屈就於巖邑，每爲嘆嗟。昨日得計庭符許還州，端想烏牛之下，父老已辦歡迎于道也。示諭道路之傳，安可信乎？過承溢美之言，不敢當。《嵩山集》卷四一。

與樊通判劄子

辱手示，欣聞比來台候勝常。相與享野人之養，正當治野人，求有以稱之，乃無愧耳。諸訟牒能爲措懷，略皆決遣，良所望。繼今無怠，幸甚。未間千萬厚自持，自試一州。《嵩山集》卷四一。

與高通州劄子

遠辱旨信，欣省秋來關掌郡事，台候勝常。端誠近出，因相過，殊從容，甚念不得同觴酌也。瀘上今秋亦善收否？未間千萬厚頤，前建幢檠。《嵩山集》卷四一。

與何通判溫叔劄子 一

治所今夏不閔雨否？伏惟膏澤以時，煩暑自清，台候勝常。某已十四告朔，去日亦不遠矣。居間，食不足，從事力難任，深有此歎也。外屬种彥遠、彥遵、李安中芘於德宇，曾通謁否？區區末由面言，更冀厚嗇，前剖左符。《嵩山集》卷四一。

與何通判溫叔劄子 二

某遠寄益部，相距便不啻千里之遠，書問不時，每以爲愧。近承手誨，乃審淑德之配，不克偕老。遙想撫存悼亡，何以處情？不果即日以弔，今則不及哀矣，慚仄何可言！惟祈抑損無益之悲，以道自照，幸甚幸甚。《嵩山集》卷四一。

與李簽判劄子

牛刀匣而不用，幾彌年矣。今得一邦，佐刺史恢恢有餘地，殆不足盡長才。天下固多盤錯，公朝

豈容利器置閒處耶？《嵩山集》卷四一。

與程省幹劄子 一

久不通訊，忽辱來翰，欣省已履春端，尊候勝常。未間千萬保齎，前登華近。《嵩山集》卷四一。

與程省幹劄子 二

令弟去十二月已順流而東矣，養堂在此甚安，或有所屬，可垂諭也。某來此忽已旬朔，顧得充位者，賴外太府群賢芘存之耳，幸甚。《嵩山集》卷四一。

與楊判院民極劄子 一

近得瞻晤，殊忽忽，曾不得再舉一觴，至今惘然。辱手示，欣省已休里舍，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前趨大昕之朝。《嵩山集》卷四一。

與楊判院民極劄子 二

某承報以仁壽公泝沿而來，甚荷，當即遣書候其次舍也。高軒仲月再過此，向來兩懷不盡者，當併寫之。《嵩山集》卷四一。

與楊判院民極劄子 三

行李久出，遂休舍下，溪谷之清，足以偃息，尊候勝常。未間千萬自厚，前膺廟堂識察。《嵩山集》卷四一。

與楊判院民極劄子 四

某來此但知文物之邦耳，今承示以考載先賢事迹，山川主名，不待杖屨所至，粲然在目。左右博學洽聞如此，某一年初未得之，愧仄何可言！三軸復授僮幹，一軸須摹寫入石也。許自隆州過我，更期傾倒所懷。《嵩山集》卷四一。

與史主管劄子 一

近已遣步吏上記，不省台用比復何如？瓜已可削，伏惟計庭每事詢仰，退奉養堂，居處宜夏，台候勝常。某末由趨詣，更冀澡練神明，遂升清途。《嵩山集》卷四一。

與史主管劄子 二

某迂疏而爲此喬木之國，日虞曠瘵，不獲以理去。始則大懼，而繼以喜也。執事今在重部，必如仲尼於魯，豈嘗斯須忘之耶？果蒙分以鹽筴，不啻飢人之得壺飧也，敬以拜貺。某自今亦不敢不勉，春季綱已盡起，夏當餉軍前者亦繼遣，幸寬憂軫，無煩遣人程督，幸甚。《嵩山集》卷四一。

與史主管劄子 三

比辱高軒臨之，愛其枌榆而施及衰朽，幸甚幸甚。乖闊又復幾月，方切馳心，先承手誨，感愧大不可言。比來頓爾寒，伏惟神相行役，已還臺下，台候勝常。某爲郡非所堪，正爲祿食耳。賴芘已及

期年，更冀終惠之也。三書今致之文房。未間更祈保練，前有翹車之招。《嵩山集》卷四一。

與史主管劄子 四

益州風氣不至炎鬱否？伏惟主公詢仰，事就清簡，台候勝常。無由詣見，更祈怡養神和，前有崇委。《嵩山集》卷四一。

與史主管劄子 五

某爲郡不進，日苦空乏，至煩計庭憂之，分以鹽筴，微公之力不及此，豈可忘厚貺哉？既辱芘之矣，更望保惠其終。某亦不敢懈，以爲左右羞。張興已隸尺籍如台諭，併垂台照。《嵩山集》卷四一。

與史主管劄子 六

太夫人壽履康健，嬪息均安，老妻兒女曹附問，比恨不果率爾求見爾。此有委，幸不自他。《嵩

與史主管劄子 七

比日不省益州氣序何如？伏惟經調已定，神相燕休，台候勝常。某賴庇甚厚，庶幾可以飽微祿，至理去矣。女夫薛純志猥預試闈薦名，尚未得計庭帖，敢望早爲給付去騶，幸甚。未間更冀厚賚，前登端貳。《嵩山集》卷四一。

與史主管劄子 八

某計此部浩穰，不敢頻以書干聽下，以妨裁剴。不省台用比何如？數日暑特甚，伏惟計庭詢仰，神相其勞，台候勝常。某酒本如所建白，賴芘多矣。連奉施知縣處三書，感慰不勝道，所諭一事悉遵承也。未間更望厚頤，前位通官。《嵩山集》卷四一。

與何制幹劄子

某懷向盛德，靡日不勞，但無事不敢奉記，恐妨帳下籌量，而爲染削耳。即日甚暑，伏惟大府尊

嚴，退食多暇，台候勝常。未有見日，所冀調適，前升通官。《嵩山集》卷四一。

與運司屬官劄子 一

比日敢問台用何如？稻苗得雨膏沐，氣亦清潤。伏惟從容計庭，一道蒙賴，神明所相，台候萬福。某得以短淺充位于此，實自芘存，幸甚。未有見日，更祈持精養神，前上赤墀之塗。《嵩山集》卷四一。

與運司屬官劄子 二

某便道之郡，不得至幕下瞻英表而聽至論，有所矜式而來，大爲惘惘。姑奉一牋抒此意，左右爲迂覽可也。伏蒙答教，勤勤懇懇。巡屬主郡吏，乃得眷顧如此之厚，感佩之中，不知以謝。《嵩山集》

與李檢法劄子 一

辱手示，欣審比來尊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前究耆艾之福。《嵩山集》卷四一。

與李檢法劄子 二

渝上之別久矣，比在梁山，常奉來告，忽忽作答，自爾不能嗣音，每有馳懷。不謂羈旅少城，未就官次，朋友共爲稱屈。所須一騶，敬如諭。瀘南書不靳，但恐無可相處，而某之言亦不足爲重耳。更試籌之，繼以飛報。《嵩山集》卷四一。

與李檢法劄子 三

已履春端，伏惟翕受始和，台候勝常。某恨不得舉栢酒爲壽，惟冀以道養性，前膺軟輪之招。《嵩山集》卷四一。

與李檢法劄子 四

某近因來幹歸上記，并付廩直，計已通覽矣。某近准常平司遣官來封閉諸倉，收其管鑰。逐年以新陳兌支，官兵至十月開倉即撥還。今如此，即日軍兵無支矣。兼貧乏乞丐米當至三月而止，奈何！已請於使者，因白事爲言之，幸甚。《嵩山集》卷四一。

與何運幹劄子 一

伏計騎從者已至刑臺，館舍少休，台候勝常。某末由良覲，所祈厚自持，前升木天。《嵩山集》卷四一。

與何運幹劄子 二

某始視事，不得至計庭，無因一見英姿，但嘗率爾以書代面，愧仄何可言。比審奉使者印綬至嘉陽，敝邑實通道，正喜幸將遂承教接辭以慰夙心，不謂便道取疾，不獲使館人爲一日之衛，瞻望莫

及，悵然至今。輒有賤事當建白，別具錄子，敢冀矜察。《嵩山集》卷四一。

與楊提幹劄子 一

天地便有慘懍之氣，不省舍下何如？伏惟肅駕將行，尊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前上亨衢。

《嵩山集》卷四一。

與楊提幹劄子 二

某每念高才不應埋光里巷，比聞廟堂識察，俾佐常平之政。漢中蓋重部也，自茲其遂軒翥乎？此未足賀，當繼以賀爾。《嵩山集》卷四一。

與楊提幹劄子 三

比辱至郭門，屬某方弛擔，都不得劇談，至今爲恨。未就道間尚能相過，更盡從容之歡否？佇俟。《嵩山集》卷四一。

與王制幹劄子 一

春王三朝，不省起居何如？伏惟舉柏葉之觴，以介眉壽，台候勝常。未間千萬保齎，前踐世官。

《嵩山集》卷四一。

與王制幹劄子 二

向來至益州，不得數詣宇下，但如瞻孤隼於泰華之峰，稱快而已。既歸理積事，且應歲會，極忽忽，不能爲問，獻歲亦復無一牋。方切愧仄，忽辱手誨，感慰不可言也。《嵩山集》卷四一。

與王制幹劄子 三

示諭先敷文公有當得任子者，視諸故府得其狀，再爲論之天臺矣，伏幸台照。《嵩山集》卷四一。

與張省幹劄子

初未聞名迹，忽辱手誨，知己居倉氏之官。邇來尊候何如？夙夜勞乎？長者爲貺，爛然溢目，愧不足當也。未間千萬厚自持，前膺明陟。《嵩山集》卷四一。

與閻機宜劄子

遠勞一騶趼足來貺以書，并示麋角，感感刻刻。麋角之岐，編者是也。如此類東西川亦有之，復付來騶試求之漢中，不審可得否？山南氣序，今當已寒，伏惟尊候勝常。家兄所領地大且重，正須賢者爲賓佐，今段之舉可謂得人矣。相望益遠，千萬厚自持，即改中都官。《嵩山集》卷四一。

與郭運幹中行劄子

辱書，欣聞比來尊候勝常。承送中郎至廣漢，正當爾耳。某衰拙豈能更任漕輓？幸有以佐之。未間千萬厚自持。《嵩山集》卷四二。

與史主管劄子 一

非請事不敢數以書煩裁報，不省台用比何如？白露將零，伏惟計庭每事詢仰，酬酢有餘，台候勝常。某賴庇尚爾安位，末由參詣，千萬保裔，前上赤墀。《嵩山集》卷四二。

與史主管劄子 二

某來此忽忽五告朔，免汰遣者，保持之力也，感感刻刻。承內屬尚有留粉社中，敬如手誨，遣十三騶詣舍下矣。併乞台照。《嵩山集》卷四二。

與史主管劄子 三

三朔肇建，伏惟膺此百順，台候勝常。尚稽言集，更祈適神積精，前踐台牧。《嵩山集》卷四二。

與史主管劄子 四

近承騎從者至郡庭，都不肯小駐，同舉柏酒。忽已發春，咫尺不遑賀於堂上，惟遙伸善祝爾。須供帳等，並付來驪，伏幸照悉。《嵩山集》卷四二。

與朱宣幹劄子

知爲益部大家，而未得瞻承爲恨。此部蓋如崑崙，所出必瑰奇，何尚爾淹於外太府耶？《嵩山集》卷四二。

與孫洪雅劄子

相與雖同益部，便有山川之阻，渺然不多通訊，每劇懷向。非不能日遣郵，正厭世俗以書疏爲謬敬耳。今日忽奉來翰，開讀如晤言，欣快不可名也。邇來歲會已辦，邑服教化，宴居無事，何不若帳下尊候勝常。天下每患無才。有才如良臣，而識之者少。然則非無才也，可勝歎乎！譚季淵爲人如

此，今之時豈能容之？當爲作傳。顧季淵何藉斯文，要豁吾黨憤悒之氣云耳。所示訟牒，此良臣餘事，使立於朝，寧止於是耶？何時胥會，臨紙鬱鬱。未間更冀益養剛大，須有用時。《嵩山集》卷四二。

與鈞奉節劄子 一

春流尚穩，伏惟蜀柁西歸，喜見喬木，尊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前嗣宗職。《嵩山集》卷四二。

與鈞奉節劄子 二

某向來在夔部，休聲凜然，不愧先府君。今承外銓推擇，以奉節相委重，自此當奉最，必不陸沈於州縣矣。惟拱俟之。《嵩山集》卷四二。

與鈞奉節劄子 三

某去硤內久矣，每懷朋舊。忽奉來翰，并示智師諸友書，便如晤對，喜見感刻。知行及津下，佇期披寫。《嵩山集》卷四二。

與史靈泉臯劄子 一

風欲解凍，不省治所氣序何如？伏惟行遂勞農，神相善政，尊候勝常。尚賒晤對，所祈養恬，前被綸墨。《嵩山集》卷四二。

與史靈泉臯劄子 二

某樸直之性，而當風俗媮惰之久，遽欲以古道行之，其爲不悅者多矣。顧嘗佩服孔子之戒，要使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不敢憚不悅者，改其所當爲。今辱貽書稱道云云，左右真所謂鄉人善者也，念之感刻。何日飛鳥一來，慰此翹企。《嵩山集》卷四二。

與程大邑雲劄子

累承通記，皆是申論其職，官居不當爾耶？邇來綱目已舉否？疏理弊源而得其要，亦是一適。伏惟尊候勝常。人所愛者，利與名耳。小人則求利，君子則求名者，足以照映天下，而遺光及於子孫。

左右學爲君子儒，計必知之，不待告也。未間千萬厚自持，有以出於流俗之上，富貴自來逼人。《嵩山集》卷四二。

與虞火井劄子

比來眠食何如？所報宣樞已入境，具知。更有聞，無靳垂示。何日赴治所，邑下正須撫字，宜副其望。《嵩山集》卷四二。

與王導江亢劄子 一

承飛舄已至治所，四向皆山，今當殊有秋意，伏惟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願觀最狀。《嵩山集》卷四二。

與王導江亢劄子 二

治所久無令君，父老幾禱於社求之。左右能惠顧之，必有以副其望。某平日聞王能甫極口談方

正，今治此蕞爾地，計不足爲也。長牋特世俗禮耳，要相期於世俗之外，願言勉旃。《嵩山集》卷四二。

與石溫江知綱劄子 一

省告欣聞已至邑下，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即上課最。《嵩山集》卷四二。

與石溫江知綱劄子 二

府縣皆沃饒，易治也，來書何爲有懼乎？爲政無他巧，以公勤廉清行之，則不勞而舉矣。長者更踐爲多，豈待教告耶？《嵩山集》卷四二。

與張名山英仲劄子 一

承已佩銅章，山中亦易治否？涉此凜秋，伏惟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佇觀舉最。《嵩山集》卷四二。

與張名山英仲劄子 二

尚未識風儀，然平日預尊太君之游，其源清矣，知必不凡也。百里之地，姑爲發軔。願言勉旃，以趨遠大。長牋爲貺，溢於稱美，愧仄愧仄。《嵩山集》卷四二。

與宋嚴道劄子

辱書，欣聞高秋，尊候勝常。民之負枉，甚於沈痾，須得良醫瘡之。故比數以訟牒相付，幸體此意。使民無冤，幸甚。未間千萬厚自持，勉應最條。《嵩山集》卷四二。

與施彰明劄子 一

飛舄復至邑下，伏惟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益務在公。《嵩山集》卷四二。

與施彰明劄子 二

承前以紛紛之言而去，今始復還治所。《書》不云乎，「百姓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而況人臣，宜如何也？幸行之以忠恕，無加忿嫉，則民皆悅而服矣。《嵩山集》卷四二。

〔二〕百姓：今本《尚書·無逸編》作「小人」。

與張依政劄子

承以課試諸生程文及收征調、斷訟牒者相示，甚善，爲邑不當爾耶？不必勞驛隸朝夕致之也，自今邑無枉負之民，事無期會之稽，即具知治狀矣。惟冀不倦以終之。《嵩山集》卷四二。

與郭新繁劄子

辱書，欣聞比來尊候勝常。所諭賞格，已具爲狀，付來驪也。百里之內，以左右爲慘舒，凡百經

懷，乃副民望。未間千萬厚自持。《嵩山集》卷四二。

與王陰平守節劄子 一

封內氣序已有寒意否？伏惟初政勤勞，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別膺簡授。《嵩山集》卷四二。

與王陰平守節劄子 二

比承來問寢門，乃得瞻晤，恨談集不數數然耳。違闊復爾許日，懷詠何可言。遠辱手誨，併用感慰。《嵩山集》卷四二。

與王陰平守節劄子 三

治所號爲少事，亦易治乎？大門爲世吏師，必有其法推而行之，足以稱最矣。願言勉旃，佇觀諸公交論薦之章。《嵩山集》卷四二。

與張龍安劄子 一

山中天氣早涼，伏惟得百里地而治之，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前大其門。《嵩山集》卷四二。

與張龍安劄子 二

某頃與尊太君游，雖未識象賢，知當有典刑也。遠承手札，不忘此好，辭氣要自不凡，三復感歎。但衰鈍無以爲故人子重，愧仄何言。《嵩山集》卷四二。

與黎彭山劄子 一

已飲柏酒，伏惟翕受春和，尊候勝常。未間更祈厚頤，前上最課。《嵩山集》卷四二。

與黎彭山劄子 二

比承到郡庭，忽忽不甚從容接辭爲恨。不見屬耳，居處何如？邑事亦可治否？更冀勉旃。《嵩山集》卷四二。

與黎彭山劄子 三

長牋爲貺，既知食焉而怠事有殃，必與不知此戒者不同，老守所望也。自爲答，愧不能細。《嵩山集》卷四二。

與蔡綿竹劄子 一

遠辱手答，使從者足繭爲愧也。已履春端，伏惟飲此柏酒，尊候勝常。未間更祈嗇和養素，超居方任。《嵩山集》卷四二。

與蔡綿竹劄子 二

某遠承錄示韓退之《盤谷序》及蘇子瞻諸賦，皆爲之譜，得使謳者歌之。當舉酒遙相屬，不敢忘也。九丈詩，薛倩讀之，有十數字未刊正，今往，併冀照悉。《嵩山集》卷四二。

與吳青神劄子

紅花堰，一邑之利，左右能爲民竟此事，殆宰物者舉以相付，居官難遇是也。長牋偉麗，不若見於其政，更爲勉之。《嵩山集》卷四二。

與祿峨眉東之劄子

適承過訪，始識風儀，貺以五詩，何以堪此慕用之誠！今之世，文勝矣，左右之力有餘於文章，更見之於政。峨眉自杜子春去，綱維便頽敗。有以釐正之，使談者稱左右亦如以文冠蜀士時，乃所望也。盛意不宜虛辱，欲攀和，則又相與爲文勝耳，幸照亮。《嵩山集》卷四二。

與張彭山劄子

辱書，欣省涉秋，尊候勝常。邑事承歷意，郡庭所望也。比屢有民訟，更可疏理，無令稽留，使胥吏上下其手爲佳耳。未間厚自持，前有彙征。《嵩山集》卷四二。

與唐資官劄子 一

久不相聞，不知近在資官。辱書，欣聞比來尊候勝常，未間更祈自厚，前膺最賞。《嵩山集》卷四二。

與唐資官劄子 二

公滯小宰之選久矣，絃歌一邑，亦復樂否？所諭治鹽課有所逮，已下青衣迫人付縣幹也。屬往視堰，作報不能細，幸照亮。《嵩山集》卷四二。

與孫知縣劄子

相與地犬牙，而書不能時往，懷向何以自寬耶？辱手示，欣省春來滿縣花，不減河陽，尊候更當勝常，嬪息均安。淘江直從邦人所請，姑分水勢，亦如九河耳。父老謂六十年前嘗爲之，今甲子一周，殆有數然。重勤開諭，益歎遠慮也。《譚季淵傳》久已成，今往。小出視通濟堰，作答極草率，幸照亮。未間千萬自重，會有昂霄聳壑時。《嵩山集》卷四二。

與李知縣劄子 一

方念不知涉春狀，辱手示，欣聞尚留益州，旅食安穩。未間切祈自厚，更有赫赫之授。《嵩山集》卷四二。

與李知縣劄子 二

比承忠告，輒罄所懷言之，亦孔氏之門「盍各言爾志」之義也。外選推擇以石泉參佐相委重，此

邦行當不空矣，其如青衣父老何！某定用十四日至堰上，能同按行爲佳。《嵩山集》卷四二。

與張知縣劄子

南畝正皇皇望雨，連日大霽，想與民同喜。伏惟居高受涼，尊候勝常。承告以撫字催科兩勞，此老守之幸也。利州比較之期甚迫，更爲趣辦爲佳。聞嘗小失適，亦當平矣。未間更祈厚嗇，前觀公朝論最。《嵩山集》卷四二。

全宋文卷四六九五

晁公遯 一六

與眉山王尉劄子

辱書，喜聞眠食平勝。比承以親疫遽歸，今遂良瘉，殆是純孝所感，更少留無傷也。爲此付幹人，恐欲亟得報。《嵩山集》卷四三。

與丹稜陳丞劄子

辱書，知己視事，必能副封內之望，上下欣欣。伏惟比來尊候勝常。歷書已如所諭批上矣，州之征調皆自邑出，更爲勉應期會，無使郡庭負課殿乃幸。未間千萬厚自持，前膺察舉。《嵩山集》卷四三。

與郭縣丞劄子

比聞去邑下，甚相念。今承惠書，知己休甲舍，氣體和平，殊以爲慰。比來伏惟尊候勝常。今日州縣誠未易爲，乃能超然人外，疾源自當除也。所諭印歷，皆具書其考矣。未間千萬珍嗇，以究安閒之樂。《嵩山集》卷四三。

與趙縣尉劄子 一

辱書以元正爲賀，此意厚矣，感感刻刻。伏惟履茲上月，尊候勝常。邑中逋租比殊不入，何也？來翰諄諄，浮於實者多，惟勉副所期待則佳耳。未間更祈調適，前膺周令慶賜。《嵩山集》卷四三。

與趙縣尉劄子 二

辱書勤勤懇懇，不敢忘厚意。比來起居何如？所諭當示常丞也。古人去如始至，更勉旃。未間萬萬保嗇，前有光除。《嵩山集》卷四三。

與趙縣尉劄子 三

連奉來告，欣聞與令君中分而治之。公事良勞，尊候何如？比相煩覆視田訟等數條，久未報，切更歷意。正當盛年，富貴要自致，幸勿怠。《通鑑》煩印五帙，欲亟得之。未間更祈保練，前膺親親用賢。《嵩山集》卷四三。

與常知丞劄子

辱書，喜聞涉秋，尊候勝常。所致緡錢，諒勤歷意。使郡庭不失期會而負課殿，非大邑，尚誰望？然此歲課尚虧，已有移文去，便爲繼遣，待此以行也。他日最爲屬縣最，敢不察廉？未間惟冀厚自持，勉事斯語。《嵩山集》卷四三。

與程推官劄子 一

某久不接辭，故設飯相輿致，豈爲樂飲哉？乃承以在疾爲解，無乃外之，不使豫門墻雅游乎？千

萬見臨。《嵩山集》卷四三。

與程推官劄子 二

遠勤管翰，更相見存，因省秋來聖室安穩。承襄大事，近在今冬，計亦勞止。深愧無能之辭，不足爲幽堂之光，如何？未間當深寬割。《嵩山集》卷四三。

與程推官劄子 三

辱手誨，具審邇來服舍安穩。見示所刻銘文，以求虞殯之歌，敬以一章以寫先德。愧筆意短淺耳，未間當深寬割。《嵩山集》卷四三。

與張監酒劄子 一

秋氣已覺高爽，惟行道安穩，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前進清秩。《嵩山集》卷四三。

與張監酒劄子 二

辱書開讀，情辭溢於誠外，但增感愧，非所宜堪也。作報不盡萬分，幸照亮。《嵩山集》卷四三。

與張監酒劄子 三

執事出於通官之門，不應尚爾困於州縣。乃承不屑麴蘖之間，而欲爲之，此職豈足相溷？況累年酒政大壞，其虧以數萬計，主者已罷奉錢，其一以拘留，監納所虧錢矣，無乃不知之乎？執事果能任其責否？不敢不告。《嵩山集》卷四三。

與杜文學劄子

承手示，欲歸廬下，無不可者。何時再來，尚期言宴。《嵩山集》卷四三。

與唐縣尉劄子

今日又辱手誨，諄諄盈紙，衰朽殆不足當此。意平生本無當世意，爲貧驅之出，既食其祿，不敢玩歲愒日。雖自謂無愧，然知之者誰哉？左右推之，使及於前輩，則非也。承郡庭以邑事相付，正可爲斯民出力。簿書頽敗，想勞料理，眠食何如？未間切冀踐言，副所期待。《嵩山集》卷四三。

與李節推劄子

不相聞久矣，豈勝馳懷？夔門人來，知己視事帳下，宜膺察舉。伏惟慈闈增喜，嬪息均安，尊候勝常。大帥康健否？某來此已旬朔，幸不致乏興，但觸目無朋舊。回視硤內，殊惴惴也。何日會晤？更祈保調，前改中都官。《嵩山集》卷四三。

與呂主簿劄子

相望不同州部，音介便不可通，惟有懷詠耳。辱手示，知己去百里之地。外臺舉最，要復付以劇

邑，少留謁舍以待推擇。尊候何如？某於此已期年，王逸少所謂更求會稽，便自邈然，預憂無以續食也。所諭樊君，今得其報以往。未間千萬厚自頤，前升常伯之銓。《嵩山集》卷四三。

與候將劄子 一

天氣寢有暑意，伏惟列屯烏牛之下，宴處清佳，台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前尹環列。《嵩山集》卷四三。

與候將劄子 二

某比取道漢嘉，特承遠至江干，始識熊豹之顏，固已欣快。且念行路之人，何以得此？益增感愧，蓋至今也。《嵩山集》卷四三。

與候將劄子 三

某此月六日視郡事，短才殆不勝任。方懷愧懼，忽辱函使臨門，寵以過實之言，顧不足以堪之。

耳。自力修報，幸恕漫略。《嵩山集》卷四三。

與王縣丞劄子

連辱來告，感慰并深。伏惟束載就道，尊候勝常。錄子之言溢美矣，衰老良厭此語。每念是邦積敝，願相與條理之，乃幸也。未間更祈厚嗇，前膺最賞。《嵩山集》卷四三。

與宇文縣丞劄子 一

治所在此部，號爲佳山水處。伏惟涉夏以來，無復煩蒸，尊候勝常。未間更祈厚自持，佇觀舉最。《嵩山集》卷四三。

與宇文縣丞劄子 二

某頃豫先府君之游，辱知甚厚。去九月始見象賢，知風骨不凡，盛德之後，其益興乎！爲之悲喜，但恨忽忽不得款耳。遠承惠書，不忘雅好，此意則至矣，其如稱譽，實不敢當。《嵩山集》卷四三。

與劉監酒劄子

相別久矣，都不通一番之問，惟有馳心。比來伏惟尊候勝常。陸沈糟粕間乃爾久耶？諸公果察廉，亦少償其勞也。未間千萬保嗇，前進中都官。《嵩山集》卷四三。

與蘇知錄劄子

辱書，欣聞邇來尊候勝常。汲汲於進者，士之常耳。俟採聽風聲有狀即奏論，幸更勉旃。未間千萬厚自持，無忘東坡公之大節。《嵩山集》卷四三。

與李縣丞松劄子

辱書屢矣，每求論薦爲言，幸以職事相求，不當求以尺牘也。邇來尊候何如？未間千萬厚自持，使政迹有聞。《嵩山集》卷四三。

與李縣尉劄子

遠辱長書，申寫所懷，并聞已歸膝下，尊候勝常。先府君實與有連，恨不識之。象賢如此，可不論薦？所冀更加勉勵，以大其門。《嵩山集》卷四三。

與王縣丞劄子

得所馳翰，綿絡累紙，敢忘重勤？秋已過半，伏惟尊候勝常。某益厭浮語，而喜聞休聲，願言留意於此，而無事於彼也。未間勉膳，以須論最。《嵩山集》卷四三。

與楊主簿劄子

來牋爛然，修部下敬，感感刻刻。所以論薦者，正欲相勉向公耳，無負所望。比來眠食何如？涖官甫爾，凡百不可怠，要自今益更洗手效職爲佳。未間千萬厚自持，以事斯語。《嵩山集》卷四三。

與何推官劄子

累辱書翰，勤亦至矣。左右所居官當督錄諸曹，郡庭事多未舉，能爲毗佐而疏理之，誰不爭論薦也？邇來伏惟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佇觀治狀。《嵩山集》卷四三。

與張縣尉劄子

辱書，承已至尉曹，邇來伏惟眠食安佳。長牋之禮雖不可廢，自此無事於文可也。治所鼠竊爲多，左右以逐盜爲官，幸爲寘懷，使桴鼓不鳴，乃爲稱職。未間千萬厚自持，勉應最條。《嵩山集》卷四三。

與杜縣丞劄子

長書陳義甚高，比嘗相從於通義，兩懷曲盡矣，何必爾耶？因審比來尊候勝常。此部十六郡，而縣又四倍以上，求論薦者爲多，勢不能徧及，惟當拔其尤以勸郡縣耳。左右未有聞於人，又未有效於

本司，宜更自激昂也。未間千萬厚自持。《嵩山集》卷四三。

與夏縣丞劄子

貽書甚厚，感刻感刻。知爲計庭所知，付以臨邛易鹽市絹事，此美意也。何使君不能竟之，左右果能辦，當爲此部丞之最矣。今在行李中，伏惟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宜以自表見於時。《嵩

山集》卷四三。

與王縣丞偁劄子 一

承已休駕，適此杪秋，伏惟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無忘世業。《嵩山集》卷四三。

與王縣丞偁劄子 二

比過邑下，市道亦闐然，郭外皆沃壤，居之不難治也。正當佐其拊摩其民，乃不負丞矣。長牋之禮，愧不足以堪之。《嵩山集》卷四三。

與王司理劄子 一

辱書，欣聞比來尊候勝常。長書引喻甚高，其詞亦哀，聽者孰不動心焉？然論薦之法，非可以僕僕而請也。幸勉於職業，煥然有聞，敢不察舉？未間千萬厚自持，以應最條。《嵩山集》卷四三。

與賈主簿劄子

辱書，知己至官次，比來眠食何如？簿書，邑大事也，南朝名賢手自注籍，不敢忽如此。願言勉旃，佇須舉最。未間千萬厚自持。《嵩山集》卷四三。

與李清叔劄子

賢從子遣人來示所貺書，感感慰慰。治所近益昌，秋深亦有秦隴風氣否？伏惟台候勝常。白宋瑞今日有書至，云閏七月二十日就道，及南浦則遵陸，計其日須歲暮可到郡庭，幸且爲父老留也。賢從子行爲剡奏。未間千萬厚自持，前賜刺史真符。《嵩山集》卷四三。

上張待制劄子 一

某去鈴下已旬朝，不省台用何如？歲且更始，恭惟坐撫列城，純用德教，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無緣奉椒酒堂上，惟乞持精養神，遂究台相遠業。《嵩山集》卷四四。

上張待制劄子 二

頃聞豸冠風采，凜凜甚高，願見之無由。比以事至統府，但得陪賓隸之後足矣。重蒙召至尊下，酌酒飲之，從容劇談，皆經世之要，老耳未之聞也，其何幸似之！恨不可久侍公座，忽忽而去，至今悵惘。《嵩山集》卷四四。

上張待制劄子 三

某坐念吉月布和，不數日間，宜修巡屬之賀。非賀節下，蓋賀斯人得公，如萬物欣榮於春也。天子於此時當行慶賜，佇聞璽召，復立九德之朝。向來用之未盡者，於是大設施之，蒼生幸甚。《嵩山

上張待制劄子 四

某道中伏讀諸公所錄元城先生立言行己之方，爲士大夫要當如是耳。但其間所書鄒忠公疏云「膾惇之肝」者，乃蔡懋僞造，不知何故不深考之也？節下既以此書見賜，某敢不如元城先生之立言？比嘗論鎧甲事，不省可行否？更思宣撫司須牽馬人，小邦當十五名，與涪、忠諸州等，別具錄子申論，併乞台察。《嵩山集》卷四四。

上范運使仲南劄子 一

某迫於事，不得久留節下，敢問台用比何如？風且解凍，恭惟中和之政，洽於一道，貨通財阜，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奉墨牋以修下吏之敬，惟乞步趨實下，前膺圖任。《嵩山集》卷四四。

上范運使仲南劄子 二

伏聞盛德之容，粹溫而剛大，甚有似忠文公。願見之日久矣，厥路無由。比賴天相之，以事至明臺，得趨謁於前，已大欣快。乃蒙再賜坐語，教載而飲食之，所言皆足垂世，誠如拜忠文公也。至今拳拳服膺，若在齋座，幸甚幸甚。《嵩山集》卷四四。

上范運使仲南劄子 三

某惟履端之月，於《易》爲泰，蓋君子在內之時。敢以爲恩公賀，軟輪之來匪遠也。念不得與賓隸面致此意，顧寓之一牋，言辭淺陋，不盡所懷，伏紙愧仄。《嵩山集》卷四四。

上王總領珏劄子 一

某爲沈公出選夔部兵，道中兩奉手答，欣省涉冬台用休暢，歲律垂盡，恭惟餽餉流通，軍飽民悅，神明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已書吏考，更閱如是日，即辭滿矣。行伏田畝，無由叅詣，仰乞恬

養至和，前究經世之業。《嵩山集》卷四四。

上王總領珏劄子 二

某邇來愈覺榮念灰冷，不願當途知之。非是以此爲高，蓋今之貴人，正如東野畢之御馬耳。兼賦分窮薄，縱欲掀舉之，反成齟齬。向來得夷陵，良坐是也。來夏定求祠庭之祿，漸謀林下窠窟。家弟亦來相約投老，不可更爾乖離。要須對牀眠，最爲上策。遠蒙送以《前漢書》，嘗見此書中梅福因上書不報，乃隱去。其時果可上書，不須隱去；可隱去，不須上書也。恩公以爲如何？《嵩山集》卷四四。

與甄以道劄子

某平生相遇多在行李中，雖談宴，不大從容耳。比至和門，乃連日夜獲淵對，由來未有傾盡於此時也，至今慰快。殆感藏於酒炙淋漓之外，因遣人奉此牋爲謝。幸亮其略。《嵩山集》卷四四。

與王文甫劄子

某比犯寒而來，非所樂，所樂者見公耳。公似以一觴不及舉爲恨，某所得蓋在一觴之外，感慰至今。《嵩山集》卷四四。

與任似劄子

某別十餘年而得見，見又止於終食間耳。牢落之懷，其何能宣寫？違闊來每思勝味，如所酌旨酒，嚴而正也。感刻感刻。月忽建寅，伏惟計庭倚賴，神相阜通，台候勝常。某暫休行道之疲，而簿書已堆旁矣。須無能之辭，未暇錄。餘惟厚護，前登玉陛。《嵩山集》卷四四。

與石監稅劄子

辱書，欣聞比來尊候勝常。承不屑關市，而肯一來。吾夫子之於仕，固嘗不擇，而要各盡其職，會計當與牛羊茁壯而已耳。長牋三復，麗則麗矣，更冀行顧其言，以副所望。未間千萬厚自持。《嵩

與張司理劄子

辱書，知已領決曹，伏惟休舍以來，尊候勝常。永不忘通川相從，某亦追念先太君，爲愴然。左右幸思立身之孝，無曠其官，以慰九原。未間千萬厚自持，願觀善狀。《嵩山集》卷四四。

與楊監倉劄子

薦承手示，欣聞邇來尊候勝常。左右有志於世，而思穎脫於小宰選中，願使某有聞，不必累累勞音介足趼也。未間千萬厚自持。《嵩山集》卷四四。

與向邦輔劄子

正爾遐想，忽瀘上致所貺札翰，忻感彌深。因審鼓枻半道，受臨江守符以歸，雖未賜輶傳，識者未快，然免遠涉江湖，他日熊軾赴鎮便近，亦佳也。何爲不一來劍西乎？即日秋氣已清，伏惟懷綬優

游，台候勝常。某期年於此，初無可紀爲愧。有可告語否？末由良會，千萬養志和神，繼膺君遣。

《嵩山集》卷四四。

與范監酒劄子

近間伏惟涉此炎夏，尊候勝常。承已釋酒府之煩，未爲諸公挽辟，能一過此乎？良深延佇。或須人，當遣往，幸亟開諭。未間千萬自厚，前進勇爵。《嵩山集》卷四四。

與李縣尉劄子

長牋之貺，感刻感刻。具聞邇來尊候勝常。衰譜系見示，知先府君不忘自出乃爾也。改截會牒即如諭。未間千萬厚自持，益大其門。《嵩山集》卷四四。

與楊司法劄子

某二年言集公實助我，臨分殊爲惘惘。重煩遠至郵亭，若不能別者，相望渺然。尚能以書相問，

尤增感刻也。即日氣便暄淑，伏惟尊候勝常。某朝夕即西上，此去益修阻，惟冀保練，前有九遷。
《嵩山集》卷四四。

與馮都監劄子

辱書，知總尺籍於此，得同王事，必能助我者，甚慰甚慰。比來伏惟尊候涉冬勝常。何時啓行？未間尚祈厚自持，前進勇爵。
《嵩山集》卷四四。

與張監稅劄子 一

太昊已啓東節，伏惟喜此清淑，尊候勝常。未間千萬調適，前觀論最。
《嵩山集》卷四四。

與張監稅劄子 二

連奉來札，感感刻刻。果用何日就官次？此職領市廛，郡庭仰筭緡，其用乃饒。公出於大家標置，會當軼群，自今府庫之入不乏矣。他須面。
《嵩山集》卷四四。

與史頤老劄子

某政事不修，不能致陰陽之和，乃爾旱暵。民是天民，天自應恤，一雨救其焦枯，正與民同喜耳。辱詩歸德於衰朽，不敢當也。復用韻爲謝，尚期至郭下，併面究之。《嵩山集》卷四四。

與楊天祐劄子 一

即日暑未退席，伏惟林廬安居，尊候勝常。未間千萬厚自持。《嵩山集》卷四四。

與楊天祐劄子 二

固常聞從弟有在沈黎者，壻於鄉長者家。某貧不能合宗族而食，知左右之賢可依，蓋甚喜。因循未果爲問，每馳懷。遠承手誨，語及此好，慚感不可言。屬郡事少閒，亟爲裁答，不盡所欲吐也。

《嵩山集》卷四四。

與新都任知縣劄子 一

連日雨作，暑氣亦解，伏惟政成無事，尊候勝常。相與守地，未有見日。千萬厚自持，前膺最賞。
《嵩山集》卷四四。

與新都任知縣劄子 二

初未得豫英遊，又不同封部，忽辱貽書，稱誦過當，何以堪此禮？再味來旨，正爲愛弟耳，須其出，即爲施行也。
《嵩山集》卷四四。